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3
2007.6

影像＋音乐＋壁纸美图
三位一体的迷你CD-ROM



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
八万字海量剧情小说一期完结

重磅出击 ◆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逆转裁判4

官方小说 ◆
零 ZERO／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王国之心外传

增加32页


■最后的幸存者

【卷首语】

杂谈游戏编剧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了关于刚出的《蜘蛛侠3》游戏的某个帖子，当场就让我拜服了。原帖内容大致如下：

蜘蛛侠遇到一帮抢劫运送兵马俑的小面包车的匪徒，他救下守卫后，匪徒驾车逃之夭夭。守卫说‘哎呀糟糕，不知道他们跑到哪儿去了’，蜘蛛侠说‘不用着急，他们留下了线索’——向前一指，地上掉了一个兵马俑。走上前去四周看看，隔了十几米又掉了一个兵马俑……再走十几米又掉了一个兵马俑……就这样一路沿着掉落的兵马俑，走过四条街找到了匪徒的老巢……

沿路扔道标这种事以前倒也在影视剧中见到过，先不说绑匪的松懈程度，至少被绑者是有智能的人。可上面这个实例，如果不是编剧将玩家当傻子的话，恐怕就只能说我天朝泱泱大国的兵马俑是因为不堪受辱而纷纷逃生的了……

借着这件事，再谈谈游戏编剧的其他问题吧。一般来说，为了剧情足够精彩曲折，影视编剧也许会在剧本严谨性上做出一些牺牲。但游戏编剧却有些不一样，他们在编写剧本时同样会做出一些牺牲，但牺牲的却是剧情的紧凑程度，这点在RPG或SLG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向A进行询问→应A指点去寻找知道情报的B→应B要求去C地找道具D→找到D交给B才能进行下一步”。像这样的情节在各种游戏中屡见不鲜，毫无疑问它会令剧情的紧凑程度大打折扣，但现实就是，游戏诞生几十年来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多大改变。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理由一：需要延长游戏时间；理由二：需要表现游戏系统。



游戏毕竟不同于影视书籍，它属于交互性的媒体，厂商不可能允许玩家只是拿着手柄在那里看剧情（文字AVG除外），而需要战斗、寻找道具这样的交互要素增加游戏中“玩”的部分。这一弊端不是请一个名编剧就能够改善的，驰星周够出名了吧，《如龙2》里的某几章还不是照样出现了大段拖沓无聊的剧情?

对于游戏来说，编写出一个好剧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将其与游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让玩家不感到突兀。在暗星玩过的RPG中，最接近这一要求的是《寄生前夜》，整个游戏过程一气呵成毫无冷场，完全达到了电影的级别。由于这一原因，本人这些年来一直对《寄生前夜3》充满了期待，但前不久传来的那个消息却将我震撼得快不行了。

《寄生前夜》新作正式宣布开发！但机种却是……我们不可能玩到的日本手机……

去死吧，SE！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椎名优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03
2007.6











■卷首语 001
■特别企划 003
《生化危机》的世界 003
■游书苑 008
■重磅出击 010
最终幻想Ⅻ 亡灵之翼 010
逆转裁判4 035
■时光回廊 073
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 073
■官方小说 153
零 ZERO 153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183
王国之心：罗克萨斯，逝去的时光 207
■同人馆 212
童年——《格斗之王》同人 212
■游戏议会 218
皇家骑士团2 218
深渊传说 220
■四格漫赏 222
光明力量 EXA 222
罪恶装备 224
■名场面 225
潜龙谍影3——真正的爱国者 225
■幻彩花园 228
格林魔书 228
■玛娜影游秀 234
生死格斗 234
■读编往来 236
■小编寄语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生化危机》的世界

“1998年7月，浣熊市森林地带，天空阴云密布……”
正是从这一刻起，我们正式进入了《生化危机》构筑的庞大世界中。

文/LightLucifer 编/暗星

病毒、怪物、杀戮、阴谋、政府与第三势力的介入……从这些关键词来看，《生化危机》的剧情已足以构成一部上乘的恐怖动作戏。但实际上，那个庞大世界观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之后才慢慢添加进来的。CAPCOM在制作初代时并没有想到之后的发展，直到游戏大受欢迎后才开始考虑续作的剧情。他们以克里斯为线拉出了妹妹克莱尔，以书信中“约翰和艾达”这两个名字引出了女间谍，以瑞贝卡来到别墅前的故事引出了比利，而安布雷拉这个庞大的公司更是牵扯了无数的恩怨情仇，亚西福特家族、詹姆斯·马库斯博士、第三势力H·C·F等等都是因其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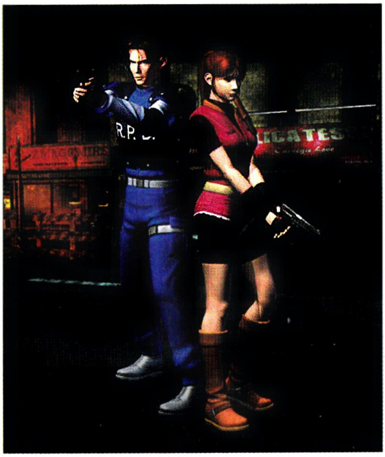
病毒

始祖病毒

由奥斯威尔·E·斯宾塞、詹姆斯·马库斯和爱德华·亚西福特3人共同发现的，能让生物基因变异丧失意识的病毒，也是T病毒的基础。研究过程中，惟一在实验后依然能够保留智能的只有哺乳类动物。在阿克雷研究所内进行的始祖病毒人体实验的实验品是建筑家乔治·特雷沃一家三口。妻子杰茜卡被注射了A样本，女儿莉莎被注射了B样本，而活下来的莉莎则成为了与始祖病毒共存的首例人体样本。

随着作品的不断推出，《生化危机》的世界观越来越庞大，登场人物和线索也越来越多，这让相当一部分原本只是冲着恐怖刺激而来的玩家慢慢被作品的故事所吸引。在这其中，CAPCOM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像形式和图片形式的《威斯克报告书一＆二》这两份对剧情进行拓展的文件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一代中双主人公的设定很受欢迎，但剧情却显得十分单薄。而从二代开始，三上真司似乎意识到了故事的重要性，因此专门邀请了剧本创作团体“FLAGSHIP”来进行负责。FLAGSHIP借鉴了好莱坞影片的成功要素，一改前作的平铺直述，游戏中某些煽情场面至今仍让许多人津津乐道。那支没有装上子弹的手枪，威廉一家的悲惨命运，安布雷拉显露出的越来越可怕的实力都令人记忆犹新，而动力炉旁里昂与艾达那诀别前的一吻更是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感动。此外，虽然细节上略有差别，ZIPPING系统的表里关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玩家对剧情的记忆。



病毒

T病毒

是詹姆斯·马库斯将始祖病毒的DNA重新排列组合研制出来的新型病毒，拥有更强的病毒特性。被感染的生物会在短时间内身体机能产生突变，变得极具攻击性。

当马库斯被暗杀后，威廉·柏肯成为了T病毒计划的主任研究员。他在马库斯的基础上对T病毒的基因进行了改造，最终研制出了以“服从命令为第一守则”的暴君。

病毒

T–维罗尼卡病毒

在“代号：维罗尼卡”计划中诞生的阿莱克西亚选择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向，她将始祖病毒移植到蚁后的基因中，再加入植物的基因组合而成了T–维罗尼卡病毒。

T–维罗尼卡病毒有着强烈的侵略性，被感染者体内的细胞会在短时间内被病毒侵蚀，惟有采用让人体与T–维罗尼卡病毒长时间低温共存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抑制病毒的侵蚀。

采用这种方法达到与T–维罗尼卡病毒共存目的的阿莱克西亚在苏醒之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并且，她变身之后的第二形态还表现出了旺盛的生殖能力。

病毒

寄生虫（Las Plagas）

这种寄生虫可以借由将自身的组织细胞孢子化的方式令身体机能停止活动，以生存相当长的时间。吸入（或植入）寄生虫孢子的人及动物便会被它们控制，而它也能在不受宿主控制的状态下影响并学习宿主的智能。



病毒

Nemesis

安布雷拉欧洲第6研究所的杰作，其最大特征就是能够让实验体拥有足够的智能来完成任务，并且还可以通过下达指令的方式来修改任务的目标。

在进入实验体内部之后，Nemesis能够在实验体的脊椎与大脑之间慢慢形成一个新的组织，代替实验体的大脑向其发出指令，从而达到控制实验体的目的。

空投至浣熊市内的Nemesis实验体的正式名称是Nemesis-T，通常被称为追踪者。因为Nemesis在宿主受到伤害之后的分泌物具有再生功能，所以宿主受到的伤害越大，分泌物就越多。不过正因为如此，过度的分泌物最终让Nemesis露出原形，彻底毁了宿主。

病毒

G病毒

由T病毒计划负责人威廉·柏肯开发的病毒，最厉害之处就在于能够让死去的生物重获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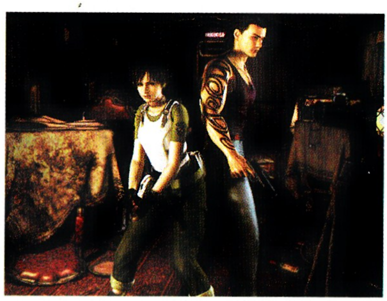
研究人员将Nemesis计划的产物——寄生生物的原型移植到女性实验体莉莎体内后，产生了这种G病毒的原型。威廉就以其为参考研制出了G病毒。

G病毒与T病毒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创造并繁殖新的物种，并且后代的能力远高于本体，是一种可以不断进化的可怕病毒。

也许是玩家的期望程度太高，之后的两部作品——《生化危机3》和前传性质的《生化危机0》在剧情方面都令人不敢恭维。前者几乎是一条直线，稍有的几次波澜也属于可有可无那种，只有最后的核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虽然在发售前针对剧情方面制造了不少噱头，但当玩家通关之后才发现，如果除去这部作品，那对整个系列的剧情还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简单与平庸——这就是大部分玩家对这两部作品的认识。

不过，《代号维罗妮卡》的出现却让所有人的不满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单就剧情方面来看，本作是全系列中最为精彩也最为曲折的。史蒂夫被迫杀死父亲时那痛苦的呐喊；墨镜被打下后威斯



事件

别墅事件

所谓的别墅，指的就是安布雷拉设立在阿克雷山区的研究所。由于T病毒意外泄漏，研究所内的工作人员都成为了丧尸，用于实验的动物也变成了生物兵器。警署派出S.T.A.R.S.前往调查失踪事件，但他们也被卷入了灾难中。在经历了噩梦般的几个小时后，克里斯、吉尔、巴瑞、瑞贝卡侥幸生还，但他们的报告却被上层无情地压了下来。

事件

浣熊市事件

在安布雷拉派遣秘密部队前往抢夺G病毒的过程中，部分残留的病毒被下水道里的老鼠带往了每一处角落。导致全市笼罩在T病毒所引起的生化灾害之下，感染T病毒而变成丧尸的市民也迅速增加。

1998年10月1日，浣熊市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变为了丧尸。美国政府在得到G病毒样本后，为了杜绝后患对浣熊市进行了核弹攻击。这次攻击导致浣熊市从美国地图上消失，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

事件

洛克福德岛事件

1998年12月27日，为了得到T—维罗尼卡病毒，H・C・F指派威斯克率军对安布雷拉设在南美小岛——洛克福德岛上的基地进行了袭击。在袭击过程中，病毒泄漏使得该地发生了生化危机事件。

在数次失败后，洛克福德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启动了自爆系统，使得基地被彻底炸毁，从岛上成功逃生的只有阿尔弗雷德、史蒂夫、克莱尔和威斯克四人。之后，几方势力又在南极基地中展开了一场战斗。

事件

光明教事件

为了控制美国政府并征服世界，这个总部处于欧洲某城堡的教会绑架了总统的女儿阿什莉，而教主塞德勒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那种可以控制信徒并令其获得强大力量的寄生虫。

不过，他的野心很快就在美国政府派来营救阿什莉的里昂，以及神秘第三势力的破坏下毁于一旦。而寄生虫的样本则落入了威斯克手中。



克那冷酷的眼神；基地爆炸前几分钟克里斯与威斯克间的精彩一战……在剧情设置上，《维罗尼卡》已达登峰造极。威斯克及神秘势力"H・C・F"的出现使得本已豁然开朗的情节一下子变得更为复杂起来。而最后克里斯那句预示着要向安布雷拉发起总攻的话语更是让人们对续作充满了期待。可是，现实却给了这部分玩家一个沉重的打击……

没有病毒，没有S.T.A.R.S.，没有丧尸，没有安布雷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舍弃了之前架构起来的世界观的《生化危机4》。CAPCOM一下子就

谜

克里斯等人的去向如何？

在《维罗妮卡》最后，克里斯曾说过"安布雷拉，该到算总帐的时候了！"这句豪气万丈的话语，但由于《生化危机4》一下子将时光拉远了六年之久，玩家一心期待的正邪大决战也化为了泡影。不过，预定将于年内在WII上发售的《安布雷拉历代记》也许会解答我们的一切疑问，按照CAPCOM公布的情报，本作可能就是他们对"安布雷拉篇"所有故事的补完。

将时光推进了六年，在这期间安布雷拉因经济危机而倒闭，克里斯、吉尔等人更是完全不知所踪。有人认为CAPCOM是无力再编下去才会选择了重新来过，但按笔者来看，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们想要通过一个新的故事来吸引新的玩家，以避免这部分人因为搞不懂之前的剧情而对《生化危机》敬而远之。

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一选择无可厚非，但也让玩家失望不已。虽然《生化危机4》的游戏性远远超过了系列任何一部作品，但其剧情的苍白平庸却令人叹息，而里昂与艾达的重逢也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煽情。不过，最后威斯克打算重建安布雷拉这件事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安布雷拉公司和病毒象征着《生化危机》的一个时代。CAPCOM在《生化4》中硬生生地结束了这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放弃那个依然能带来利润的庞大世界观。笔者相信，也许是在年内发售的《安布雷拉历代记》中，甚至也许是在《生化危机5》上，一切又将重新回到正规。

安布雷拉与S.T.A.R.S.间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谜

史蒂夫

在洛克福德岛上，史蒂夫被阿莱克西亚植入T-维罗尼卡病毒变成了强大的生物兵器。但对克莱尔的爱让他战胜了病毒的力量，以生命救下了克莱尔。

当阿莱克西亚被线性粒子炮轰成粉末，南极基地也在爆炸中消失后，史蒂夫就成为了这世界上惟一的T-维罗尼卡病毒样本。威斯克得到了史蒂夫的尸体，而从他的话语中来看，也许我们在日后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见到史蒂夫。

谜

威斯克的计划

最开始时，这位S.T.A.R.S.的队长只是一个被安布雷拉收买的小头目，但当他在《代号维罗妮卡》中再度登场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威廉送给威斯克的病毒令他在死而复生后拥有了强大力量，而且他更是成为了这世界上惟一同时拥有T病毒、G病毒、T-维罗尼卡病毒，以及寄生虫样本这四者的男子。

威斯克向往的是“权力”，正是为此他才不断变更着自己的旗帜。从《生化危机4》中，我们得知了他如今的目的是重建安布雷拉，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什么……

谜

H·C·F

谜一般的组织，我们只知道它与安布雷拉是敌对关系。H·C·F有能力制造出比安布雷拉更可怕的生物兵器，可以听从指令的猎杀者以及爪上带毒的新型猎杀者——清除者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谜

斯宾塞的真正用意

作为最初发现始祖病毒的三人之一、安布雷拉的创始人、一切计划的幕后黑手，斯宾塞却一直隐藏在黑暗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原本我们都以为阿克雷山区的病毒泄露是一起事故，但似乎斯宾塞根本是有意让这一切发生。安布雷拉的最大赢利点就是卖给各国生物兵器，从这一点上来看，斯宾塞根本没有必要引发“生化危机”。那么，他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也许我们只有等到《安布雷拉历代记》发售后才会知道答案……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光环》

著：埃里克·尼伦德＆威廉·C·迪茨（美）

由微软授权，改编自Xbox最受欢迎的游戏系列——《光环》（HALO）的小说，目前共出版了四部，分别是：《致远星的沦陷》、《洪魔》、《初次反击》和《奥星的幽灵》，其中第一、三、四部的作者是埃里克·尼伦德（曾获1997年世界幻想小说奖），第二部的作者则是威廉·C·迪茨。

《光环》的小说是经过BUNGIE正式认可的，也就是说它的剧情都是官方构筑的《光环》庞大世界观的一部分。除去第二部《洪魔》为完全忠实于游戏版《光环》第一代外，其他三部都属于游戏的外传。

《致远星的沦陷》讲述的是士官长成为斯巴达战士的经过、星盟的出现及与人类展开战争等剧情，可视为一代游戏的前传；《初次反击》讲的是士官长在打爆HALO后与找到的几名幸存者共同挫败星盟又一次攻击的故事；《奥星的幽灵》则离游戏更远，故事发生在表面上荒无人烟的奥妮克斯星，UNSC的人类舰队与星盟的舰队围绕着上古先贤的科技又一次展开了事关扭转战局的生死较量。我们可以将《初次反击》与《奥星的幽灵》视为填补一代与二代间那段空白历史的外传。

虽然加入了些许未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事件，但《洪魔》的主线剧情与游戏基本上分毫不差，几乎可以当成攻略本来看。而从可读性这点来看的话，另外三部的文学价值要远远高于第二部。在这四部小说中，《致远星的沦陷》销量达到了二十万册，而且登上了《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畅销书排行榜。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早已引进前三部小说并译为了中文版（译名为《光晕》），不过于去年10月出版的《奥星的幽灵》暂时还未引进。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上）

著：矢岛さら（日）

身为拥有个体意识的剑——守护者夏露狄耶的持有者、休格的独生子以及塞伊嘎鲁特王国的剑士，里昂·马格纳斯背负了太多悲惨的经历，与女仆玛丽安的恋情几乎成了他惟一的心灵慰藉。某天，里昂遇到了同样拥有守护者的斯坦·艾露隆和露蒂·凯特雷特，而露蒂竟然就是他失散的亲生姐姐。从那一刻起，里昂的命运齿轮开始向着破灭的方向转动了……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是一部以PS2重制版《宿命传说》为基础改编的外传小说。本书与几年前曾出版过的《宿命传说2　苍黑的追忆》属于同一系列，是从里昂·马格纳斯的角度来讲述《宿命传说》的故事的，共上、下两卷，作者同样是矢岛さら，而插画则是由游戏的人设猪股睦实亲自绘制的。

这本小说从遇到斯坦、露蒂开始，故事基本沿着游戏的剧情展开，其中与玛丽安的关系占据了里昂内心的绝大部分。目前故事只发展到上卷，预计伍德隆、杰露西、达利斯会在于5月底发售的下卷中登场。当年《苍黑的追忆》一经出版就大受FANS好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里昂在“《传说》系列”爱好者（尤其是女性FANS）中的超高人气，另一部分原因也源于本书确实有着不俗的素质。因为《苍黑的思念》目前只出了上卷，所以我们还无法给其做出定论，但由于有着前作的成功，相信这本小说应该也不会令FANS失望吧。



《寄生前夜》

著：濑名秀明（日）

濑名秀明撰写的这部处女作不但为他赢得了第二届日本恐怖小说大奖，发行量更创造了日本国内同类小说的销量纪录，而之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和游戏也取得了极大成功。

虽然《寄生前夜》小说版的世界观与游戏是共通的，但情节却截然不同。

故事发生在日本仙台市，主角永岛利明是在东北大学药学部任职的生物化学学者，而其研究的对象则是人体内提供和控制能量的线粒体。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的妻子圣美变成了“脑死者”，实质上已与死亡无异。由于生前曾在肾脏捐赠库登记过，圣美的肾脏被移植进了一名叫作安齐麻理子的少女体内。但永岛利明却无法接受妻子死亡的事实，他取出圣美的肝细胞并将其命名为“Eve”，希望妻子能以细胞的形式继续活下去。可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沉睡在“Eve”中的线粒体却在伺机利用安齐麻理子策划一个恐怖的计划……

虽然《寄生前夜》一般被归类为恐怖小说，其营造出的恐怖气氛也令人心惊胆颤。但实际上，濑名秀明为其构筑的则是硬科幻的内核。除去必要的幻想外，整个故事都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游戏版的故事发生在小说之后，相信细心的玩家还记得，前田博士曾提到“之前日本曾发生过同样的事件”，那指的就是小说中的内容。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潘妮罗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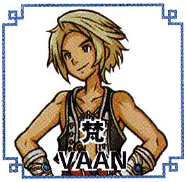
FINAL FANTASY XII
REVENANT WINGS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レヴァナント・ウイング

FINAL FANTASY XII REVENANT WINGS ——The Memories of Penelo

文/一个灵魂 编/子云

FINAL FANTASY XII REVENANT WINGS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 レヴァナント・ウイング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潘妮罗的记忆



紧握梦想的年轻空贼

《最终幻想XII》的主角，曾经历过影响整个伊瓦利斯的冒险，现在则成长为一个勇敢的空贼，脱离国家与民族的束缚，自由翱翔于蓝天之上。



飞空艇副驾驶席上的少女

梵的女友，时而温柔，时而严厉，一直在梵身边支持着他，两人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作为导航员，潘妮罗经常与梵一起在蓝天自由翱翔。



寻找心之翼的艾格尔战士

生活在雷姆勒斯的艾格尔族战士。在对事物漠不关心的艾格尔族当中，只有琉德总是好奇心旺盛，因此被称为“怪人”。



舞台上的主人公

驾驶爱舰修特拉尔的伊瓦利斯最速空贼，被誉为热爱天空与自由的义贼，也是渴望成为空贼的少男少女们心中的偶像。



最速空贼坚定的搭档

巴尔弗雷最为信赖的搭档，维艾拉族的义贼。芙兰有时会与巴尔弗雷一起乘坐修特拉尔眺望星空，她对魔雾非常敏感，年龄不详。



拉巴纳斯塔少年魔法师

将梵视为大哥的拉巴纳斯塔孤儿，曾以高超的开锁技术帮助过梵，现在正与菲洛一起以成为空贼为目标而努力着。



飞在空中的活泼少女

崇拜梵的少女，拉巴纳斯塔贫民区的孤儿。菲洛在上次的战争中留下了心灵创伤，虽然不适合长途跋涉，但她平时很活泼，擅长玩滑板。



赌博冒险的密探

在拉巴纳斯塔酒店“沙海亭”打工的青年，同时也是猎人公会的成员，不过本人并不擅长战斗。发现梵的才能并将其带入公会的正是托马西。



再次面对祖国危机的女王

曾被复兴达尔玛斯卡及向帝国复仇所束缚的公主，现在则成为了女王，每天都在为国家的兴盛和伊瓦利斯的和平繁荣而忙碌着。



守护人民的骑士

曾是达尔玛斯卡英雄的将军，现在则隐姓埋名，以“加布拉斯”的身分成为了帝国的裁判长，辅佐年轻的拉萨皇帝。



解开永恒之谜的青年

梵等人在雷姆勒斯遇到的青年，米蒂娅的恋人。在艾格尔族都不会涉足的无人岛遭到怪物袭击时，威利斯被梵等人救下，与潘妮罗的关系发展迅速。



失落种族的后裔

白色皮肤、金发短耳的异类维艾拉族少女，威利斯的恋人。失去恋人后，米蒂娅开始探求永恒之谜。



将宇宙看成一个半透明、永恒的存在，不管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用我们的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是的，生命真正的汁液就在你的体内静静流淌着。

——潘妮罗

序章：追寻“永恒”的空贼

“哟，梵！我们要准备降落了，你们可要跟上！”透过飞空艇明亮的玻璃窗，巴尔弗雷脸上明显带着戏谑的表情。

“知道啦！”梵兴致勃勃地应声道。“抓紧了，潘妮罗，要下去了！”

我微笑着望向窗外浩瀚无垠的蔚蓝色天空，纯净得不搀一丝杂质，耳边的风声呼啸着划破天际，我能感觉到自己纯粹的意识正在慢慢扩散……缥缈的记忆如洪水般泛滥开来……

三天前

“嘿，潘妮罗，巴尔弗雷他们找到了一个探险的好地方。”梵眼里闪着光。

“什么地方？梵哥哥，我也要去！带我去吧！”菲洛踩着她的滑板，在一旁嚷嚷。

“这次轮到我了，菲洛！上次都是你去的！对吧潘姐姐？”凯兹斜着眼瞪着菲洛，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由于飞空艇只能乘坐两人，所以那两个活宝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找到对抗的理由，他们浑身散发着永远使不完的叛逆情绪。嗯，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慢慢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了。我是说，他们已学会如何去面对……那场让我们失去亲人的战争了。

“好了好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打断他们，问道。

“古雷巴德斯的古代遗迹。怎么样？光听名字就已经血液沸腾了吧？巴尔弗雷和芙兰已经决定去那里逛逛了，我们也去吧？”梵语速飞快地说着，难以克制内心的兴奋。遗迹……吗？总觉得是个很令人不安的地方。

几年的时间的确能改变许多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伊瓦利斯的天空开始出现空贼这一行当，在战后刚刚恢复的萧条经济中，不稳定因素的确有很多，也许这就是空贼能在短时间内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滋生的原因吧。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梵刚好遇上了这样一个时机。这恰好迎合了他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死钻牛角尖的精神，于是他打着冒险的旗号，毫无悬念地加入了空贼这个很有前途的行业。

"我和你一起去。"

梵开始向下俯冲，穿透云层，多斯山脉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巴尔弗雷和芙兰驾驶的飞空艇已抵达遗迹，将目的地锁定后，我和梵分别拉起转动轴和方向杆，准备着陆。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在梵眼中，巴尔弗雷是接近英雄的存在，他尊敬他，崇拜他，渴望拥有跟他一样不平凡的经历，梵似乎早就已经等不及要将自己锤炼成一块精铁了。

"哟，可真是慢啊～你们是来散步的吧！"巴尔弗雷脸上带着不羁的神情，早已和芙兰等在遗迹门口。

进入遗迹内部，啊！那是……嗯，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丽了！当我跨进这个大厅的一刹那，一眼就被那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光泽所吸引了。是的，它们就在那里！两块罕见的类似水晶的宝石被分别放置在石座上，散发出的耀眼光辉征服了我们的眼球，同时也俘获了四个人的心灵。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摄人心魂的东西，以至于我竟然忽略了那座宏伟巨大而又神圣的雕像。

"有两个古雷巴德斯的秘宝。"芙兰开口说道。

"那……我们拿走一个吧～"梵咽了口



唾沫，说道。

巴尔弗雷哈哈大笑：“真是没有梦想的新人啊！”

可就在这时，芙兰突然弯腰蹲下身去，额上冒出冷汗。

“没事吧，芙兰？”她的状态很是令我担心。

“魔雾……有点儿奇怪。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流失。”芙兰颤抖着身体，看起来似乎很冷。

这时，水晶旁的魔法封印开始出现不寻常的波纹。我的耳边充斥着刺耳的噪音，一种十分强烈的压迫感袭来。几秒钟后，魔法封印处开始不断涌出一些从未见过的生物。最糟糕的是，这种势头似乎没有因为我们的奋力战斗而削减，生物反而越聚越多。芙兰在此刻好像失去了战斗能力，要知道这种现象实在是很反常。

“召唤封印……先控制那个。”巴尔弗雷沉着地说。

他的提醒很有用，我们破坏掉封印后，生物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是什么？”梵惊讶地问。巴尔弗雷沉默不语，他身上随时都散发出一股非同一般的气质，这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发挥作用。芙兰和他从来都是形影相随，听说他们曾共同经历过一段很有意思的传奇岁月。也许维艾拉族与人类一起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吧。我突然对他们为什么会找到，还有如何找到这个遗迹感到好奇。

梵向秘宝跑去。“等等！”巴尔弗雷制止道，“你知道古雷巴德斯的传说吗？”

“什么传说？”我和梵从未听说过。

“真是的，一点儿常识都没有。听好了，我可只说一遍。”巴尔弗雷摊开手摇了摇头，似乎对我们的无知感到很震惊。

“这个秘宝，据说能通向‘永恒’。”

“……永恒？”

“很难理解吧？就像一个充满迷团的女人，想要俘获她的心，就必须拥有与之相应的器量。对于你来说这种负荷太重了，所以这个秘宝，应该由我来拿。”巴尔弗雷微笑着盯着梵。

“既然如此——我就从你们手中夺过来！”梵说道。

“真是个精力旺盛的空贼啊！”芙兰笑了笑。

巴尔弗雷无奈地摇摇头，拿起其中一个秘宝扔给梵，然后去拿剩下的一块秘宝。但就在他拿起秘宝时，整个遗迹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部分建筑瞬间坍塌，一时间天崩地裂。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梵一边灵活地躲闪着落下来的巨大石块，一边问。

“总之先逃出去再说！”我大声喊道。

冲出遗迹，我才发现我们乘坐的那架飞空艇早已同断裂的山壁一起摔下了悬崖。千钧一发之际，芙兰赶忙将我和梵救到他们的飞空艇上，一起逃离了这块危机重重之地。

——发生了那种事……失去了飞空艇就像失去了飞行的翅膀，我们的旅程只好告一段落。梵说着“还会再买一架”的话，而有关秘宝的话题也还在继续……冒险，终究只是梦一般的存在吧，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在拉巴纳斯塔和平的天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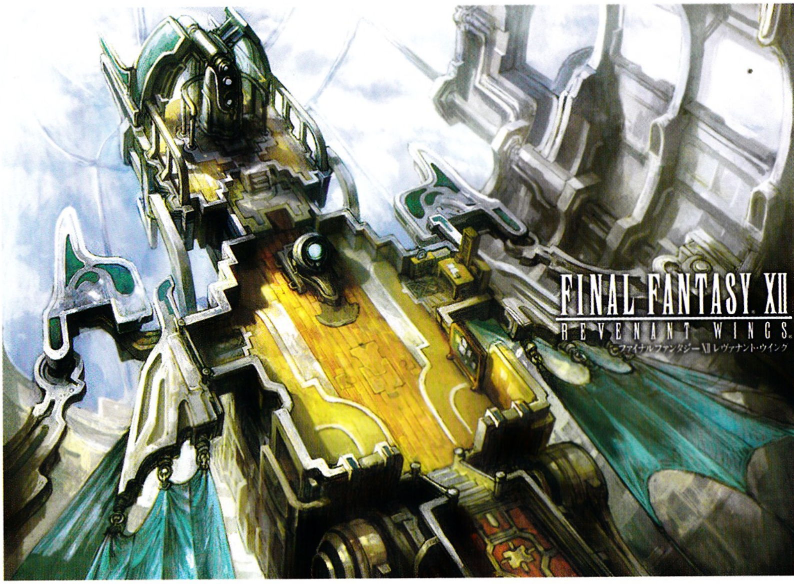
我们似乎又回到以往平静的生活中。

……直到那件事发生为止。

第一章 幽灵船飞来

后街一角

“梵那家伙，还是像以前一样啊，飞空艇都没了，还在想着那些事。”托马西笑



着说道。

“飞空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嗯，本来我们也想去的……”凯兹和菲洛嘀咕着。

“但是我在想，这样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果然还是过着和平的每一天才是最幸福的吧！啊～哈～”我安慰着他们，感觉气氛好像有点儿怪怪的。

“喂～有大新闻喔！”远处，梵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菲洛、凯兹异口同声道。

“说出来吓死你们！外面来了一架十分珍稀的远古飞空艇！你们也听说过吧，‘传说的浮游大陆’！”梵兴奋地不停比划着，我感觉他的眼睛又开始放光了。

菲洛歪着头仔细想了想，问道：“‘蓝天的彼岸还有一片不为人知的浮游大陆’，是这个传说么？”

“难道这个飞空艇是从那里来的？”凯兹有点儿不敢相信。

“首先咱们去确认一下吧！”梵笑道。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那架划过天空的飞空艇，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一艘……船。

见到那东西后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看起来……那就像是艘被诅咒的幽灵船，一股让人十分不安的邪恶气息紧紧缠绕着它，我感觉它正载着满舱的怨灵，哭诉着悲怆的生平往事，缓缓游来……我甚至不敢确定它是否真的存在于我们的世界，我是说，活着的世界。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梵用那种灼热的眼光看着那架飞空艇时，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当天深夜

“嗨，托马西，看到梵了吗？我到处都



找不到他。”

“没有。几个小时前看到过他，当时他好像说要出城一趟。对了，潘妮罗，菲洛和凯兹那两个家伙好像也不见了……”

“什么！”

与托马西对视两秒后，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幽灵船！”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错，我就知道梵会对那个东西感兴趣，但没想到他的速度这么快。当我们赶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时，眼前的一切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在那附近，几名卫兵被人袭击，正昏迷不醒。

“你没事吧？”我救醒其中一人，焦急地问。

他捂着头，意识还很模糊：“唔……飞空艇里有入侵者……”

“难道真的是梵他们？”托马西叹了口气，“果然在这里吗？”

“真是的！得赶快把他们带回去。”

出乎意料的是，这艘“幽灵船”外表看起来诡异无比，内部结构却出色得让人惊叹。不仅如此，有些装置设备我从来没有在伊瓦利斯见到过，看起来就像是远古的动力核。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疑问，不知道这艘无人驾驶的幽灵船在时空中究竟漂流了多久呢？

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意外就发生了，脚下的“幽灵船”突然动了起来！我冲进驾驶室，一眼就看见了同样带着惊愕表情的凯兹、菲洛和梵。

“你在干什么啊，梵！”

“开始新的冒险！”他两眼放光地对我说道。

第二章 蓝天的彼岸

当“幽灵船”升空的那一刹那，就像有什么力量在操控似的，它变幻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你永远都猜想不到，它是如此神奇和完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

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酷的飞空艇。它破茧而出，蜕变成了一只长有翅膀的精灵……真的有翅膀啊……

"梵哥哥，这里就是那个地方吧？传说中的浮游大陆！"菲洛指着前方不远处大声喊道。透过若隐若现的云层，一座飘浮在空中的岛屿缓缓映入我们的眼帘。不知不觉间，这个长有翅膀的精灵已将我们带到了这里。

"所以，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做？跑到这个地方来……"我问。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突然就动起来了……"菲洛撇撇嘴说道。

"喂，梵！这边的家伙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托马西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时我才看到飞空艇的尾部有一个陌生的家伙被绑得结结实实，那是个邦加族人，长着一张蜥蜴般奇怪的脸。

"怎么回事？"我盯着梵，于是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了清楚。原来并不是梵他们袭击的幽灵船，为了追击入侵船体的强盗，他们一路追赶到飞空艇核心，遇上了为宝物而做尽坏事的臭名昭著的猎人集团，这家伙好像是猎人集团团长。

"梵，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巴尔弗雷说过的话吗？"看着远方的空中岛屿，我突然想到。这是巧合吗？

梵喃喃道："通向永恒……"

凯兹睁大眼睛，问："哎？难道这个飞空艇的到来跟秘宝有什么关系吗？"

"嗯，似乎有点儿关系。'永恒'是什么东西呢？"我很是疑惑。

梵微笑着望向前方："好好探索那个岛的话，说不定一切就能解开了。"

"想劝说你们是不可能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约定。"我说。

"约定？"大家看起来有些吃惊。

我继续说道："这次的旅行，不能单单只定义为冒险吧。我希望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次的旅行找到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给飞空艇起了名字，叫做"贝露诗"。而新的冒险，也从此开始了……

翼之人

"哇～这个岛上一定有很多宝物！"凯兹夸张地叫起来。

这是一个有淡淡的雾和风的世界，就像原初之时所创立的世间，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

"是啊，怪物也很多。"望着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敌人，梵警惕地说。的确，这些生物践踏着美丽的绿色草原，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就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人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啊，不好！快救救那个人！"我惊叫起来。那是个拥有一头火红长发，长着翅膀的年轻男性。

"喂，振作一点儿！"梵正想努力将他唤醒。

"看，他背上长着翅膀。"菲洛对凯兹说道，"是住在这个世界的人吗？"

不一会儿，那人缓缓睁开了双眼，气息仍很微弱。他气若游丝地说："……已经没事了。我的名字叫琉德，难道你们也是从外面来的空贼？"

"没错！正是由我梵船长领导的贝露诗空贼团！请多指教，琉德！"梵得意地说。

琉德垂下眼睑，沉默不语。

"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好像迷路了。"我轻声问他。

"这里是雷姆勒斯，我们艾格尔族生活的世界。"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的名字，因为从来没有人证实过那个传说。突然，琉德

的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怎么了？”梵也察觉到了。

“我的朋友……”琉德指向远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们看到了一群凶残的怪物正包围着一位同样长有翅膀的人。一场恶战过后，我们总算是救下了琉德的同伴。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梵问。

“……空贼。”琉德吐出两个字，“如今，外面的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空贼来到这里，让这些幻兽暴走的就是你们——地上的空贼。这个世界原本有很强的结界，我们艾格尔族已经在这片领土上和平安宁地生活了几千年，但是……”他平静地说着，原本应该愤怒的脸上却读不出一丝感情。“……前一段时间，突然从外界冲进来一股强大的魔雾。因此，结界的一部分被开启了。”

“强大的魔雾……那难道是……”梵若有所思。

我回想起几天前的那次冒险行动，惊讶地说道：“难道是那个时候的……竟然影响到这里的空中世界……”

“那些空贼突破结界闯进我们宁静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被扰乱了。”

“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一定会帮你们追到那些空贼，还你们一个和平的世界！”梵紧握双拳，坚定地说。

“刚才往神殿那边去了，我来带路。”琉德答道。

古库玛·库尔神殿

浮游大陆的中心地带有一座由圣石建成的神殿，晴空辉映，阳光照耀下的翼形雕刻似乎在向来访者倾诉着悠久的历史。

进入神殿内部，我们看到的景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高高的台基上，一块足有三米高的巨大无比的红色水晶石被一座奇怪的装置控制着。就像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一般，它不可思议地飘浮在半空中，闪耀着那极具致命诱惑的光泽。

“啊！那不是猎人集团的成员吗？”凯



兹指着不远处的一群人叫起来。果然，在巨大水晶石的下方，那群空贼瞬间便召集了大量的怪物。

“那些家伙也把召唤兽带来了？”梵感到奇怪。

“……召唤兽？”琉德疑惑地问，“……啊，是指幻兽吗？”

梵转身望着琉德，拿出那块秘宝：“幻兽？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

“……这个世界沉睡着‘圣石’，恐怕这也是那些空贼的目标吧。”琉德解释道，“创造这个雷姆勒斯的神赋予了我们艾格尔族人力量，使用圣石召唤出幻兽界的生物。”

“也就是说，那些幻兽相当于神使吧。”我说。

凯兹急忙问：“那，这么说，梵哥哥手中的古雷巴德斯的秘宝就是这个世界的圣石了？”

琉德点点头：“与通常的圣石相比，感觉它拥有十分特殊的力量。只是，为什么地上的遗迹里会有这个世界的圣石？不过，集合这些圣石的话就能够召唤出新的幻兽，但必须拥有与幻兽交换的契约——执照之轮。”说完，他将一枚戒指样的东西递给了梵。

“谢谢你……那么，保持这种热情将他们一网打尽吧！”梵对大家说。

邦加族的宝物猎人带着嘲讽的笑容：“哟，这不是伊瓦利斯的小毛孩嘛～哼，如果拥有了晶石的力量，我们就不会再输了吧！”

没时间多说，大家竭尽全力将那几个嚣张的宝物猎人打倒了。

“是谁策划了这一切？”我质问其中的一个人。

“哼，凭什么告诉你们。”看来他们想保守这个秘密。

梵微微一笑，将托马西刚刚用特制的邦加之轮制服的猎人集团团长叫了过来，说道：“喂，邦加莫南，这些家伙就随你处置了。”

“啊！怎么是你们？”邦加莫南有些吃惊，不过很快无处发泄的邪火又让他阴险起来。

“……真是没办法啊，就告诉你们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叫‘翼之裁判’的人指使的，真正的身分我们无从得知。”果然领导的威力还是有点儿作用。

梵摸着后脑勺，问：“……裁判……难道是帝国的！”

“你是白痴啊！帝国的人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吧！那是个穿着翼之铠甲的人。”宝物猎人继续说道，“他准备将雷姆勒斯的结界完全解开，进攻伊瓦利斯，制裁生、死和一切命运。”

我听后犹如当头一棒：“进攻伊瓦利斯？不能让那种事发生！”

菲洛在旁边大声叫着：“我知道我知道，所以那个家伙才是大BOSS吧？”

梵继续审问道：“你们是按照那个家伙的指示攻击这个神殿的吗？是为了夺取圣石吗？”

“真是遗憾！这个神殿的石头并不是圣石，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巨大的圣石结晶——‘圣晶石’！”

大家惊愕地呆立在原地，那些宝物猎人也趁机跑掉了，我们赶紧追了出去。出神殿门口时，我们遇上了托马西，梵忙问：“喂，托马西，那群空贼来过吗？”

“刚刚逃走了。”他愣愣地答道。

“什么？你为什么不拦住他？”梵急忙责问道。

“拜托，你要让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去战斗吗？”托马西哭笑不得。

我白了梵一眼：“别开玩笑了，大家没

事就好。”

“空贼既然已经击退，咱们差不多也该乘贝露诗离开这个地方了吧？”

飞空艇上，我想起刚才那个人说的话，果然还是有些在意。

“琉德，刚刚那个人说的‘圣晶石’是什么东西？”梵也很想知道答案。

“支撑着这个世界的动力源。一共只有三个。那是在遥远的数千年前……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使用‘圣晶石’的力量为这片土地布下了结界，那个神的名字是‘弗尔萨诺斯’，现在他仍然在守护着雷姆勒斯。”

菲洛夸张地叫道：“假的吧？几千年前到现在还活着？”

“嗯。因为神弗尔萨诺斯拥有‘永恒的生命’。”琉德说。

我和梵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巴尔弗雷曾经说过的话——古雷巴德斯的秘宝牵絷着“永恒”……



“怎么了？”琉德察觉到我和梵的神情，问道。

“没什么，我们出发吧。琉德，知道圣晶石的所在地吗？你也想从翼之裁判的手中保护圣晶石吧。”梵说。

“我只知道一个，在这个岛的西边，浮游石凸起的大陆上……圣晶石是神的力量，雷姆勒斯的支柱，我必须保护它。”

第三章 最速空贼陨落

巨石岛中心的特贝·克尔神殿中，天然的洞窟里沉睡着圣晶石。然而入口处有十分严密的警备，看来还是被那些空贼抢先了一步。

“只有强行突破了。”梵说。

凯兹赶紧摇头：“梵哥哥，那样很危险！无谋！无策！无知！无用！”

“……好了，我只是说说而已。”

琉德悄声对大家说：“这个神殿还有个隐秘的入口，只是……要开启这个入口必须在神殿里操作开关才行。”

“那就让我去开启吧。”梵自告奋勇。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当然想跟他一起去。

“哈哈，不要担心，一个人反而比较容易行动。”

“但是……”

“就这样啦，没事的，那我们就在里面会合！”

与梵会合后，我们来到神殿深处，发现一群空贼正在对圣晶石做着什么。巨大晶体前，同样有一个奇怪的装置。

琉德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样的伤痕……结界被破坏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这个装置又是什么？”

"翼之裁判干的好事吧。"

凯兹突然大声惊叫道:"哇!有东西出现了!"

来自地上的空贼，拥有强大力量的人哟……

我已经从大家惊慌的表情猜出，刚才的声音每个人都听到了，那应该是个女人的声音吧。那个穿黑色羽翼铠甲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能直接与心对话?是翼之裁判么?

顺从我吧，只要将另外两块圣晶石交给我，我就能赐予你们任何想要的东西。

"不!"梵断然拒绝。

那么，我让你拥有伊瓦利斯的支配权，如何?

梵愤怒地喊道:"我们才不想要那样的东西呢!"

哼，空贼不管到哪里都是贪婪的生物……那么，你们想要"永恒"吗?

啊!心……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进来了，难受……

……原来……是这样吗?

这是什么?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段影像……巴尔弗雷正和翼之裁判对恃着，啊!芙兰倒在一旁，她受伤了吗?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期待'永恒'吗?"翼之裁判问巴尔弗雷。

"永恒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幻想。失去梦想的人们被囚禁在自己创造的牢笼中，依靠石头，是永远都不会改变什么的，你听懂了吗?"巴尔弗雷轻描淡写地说道。

"幻想才是真实，永恒是不灭的生存憧憬。"

巴尔弗雷举起手中的枪，击碎了圣石:"梦话还是在恋人的耳边去唠叨吧。那么，你的梦之石也在此葬送，就让我来帮你回归现实吧!"

但翼之裁判却召唤出幻兽，将巴尔弗雷无情地打倒了……

"刚刚的……是什么?"我清醒过来，发现大家都显得很迷惘。

"你们心中的景象。"翼之裁判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梵愤愤地喊道:"你究竟把巴尔弗雷怎么样了?"

"我给了他自由。脱离生的自由。"她冷冷地说。

"骗人!我绝不相信!"

"哼，将这样的愤怒、悲哀……以及一切都奉献给永恒吧。"翼之裁判将机器开启，巨大的晶体瞬间破碎了。

"不要!"

圣晶石还是被摧毁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答应琉德……

"对不起琉德，没能守护好圣晶石……"我的心中充满了歉意。

"我不懂……"琉德仍旧是一脸木讷的表情，"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不明白……"

"好了琉德，别勉强，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赶快追上他。"梵安慰道。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与利用空贼破坏圣晶石的翼之裁判战斗。巴尔弗雷的事让大家感到不安和担忧，但我们相信，他一定没事。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东边的广阔大陆，翼之裁判可能就在那里……

第四章　圣石争夺战

玛利利斯这座宏伟壮丽而又热闹的海港城市就坐落在浮游于空中的海洋上。梵在这里竟然遇到了老朋友利基和他的伙伴

们，他们目前好像正在筹备什么圣石争夺战，按照利基的说法是“闪耀吧！第一届利基杯争夺圣石选手权大赛”……随便啦，反正是场争夺圣石的比赛。

“如果想要取得圣石，就必须靠自己的双手。与别人给予的宝物相比，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宝物才更加珍贵！我们已经有这份觉悟了，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获胜！怎么样？你们也来参加吧！”利基最终说服梵参加了这次比赛。

比赛过程中，我们竟然又遇到逃跑的邦加族猎人集团团长邦加莫南。哼哼，不过，他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三两下就被打趴下了。

“我觉得他好可怜喔。”菲洛蹲下来用手指戳了戳倒在地上的邦加莫南。这时，意外发生了。邦加莫南突然跳起来一把抓住菲洛，威胁我们停止比赛。

利基在一旁咬牙切齿地说道：“真是的！我最看不惯欺负小女孩的行为了。”

“就是就是！简直有损空贼的名誉！”他的同伴们应和着。

“好了，不要叽叽歪歪了，快过来帮忙。”梵朝利基喊道。

最终在利基的帮助下，菲洛平安归队，这也算是个教训吧。

正准备返回时，突然一种熟悉的感觉侵袭而来，就好像是有个意识正在吞噬我的内心。

“这种感觉……为什么如此悲伤？”我心里有种隐隐的不安。

“是那个家伙！”梵提高语调大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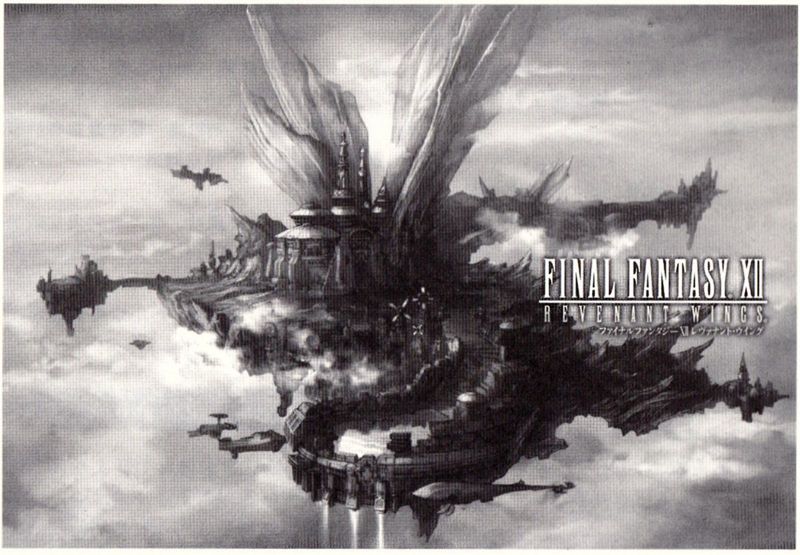
“翼之裁判？”

来到洞窟最深处，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晶体。

“圣晶石！竟然在这里？”梵很惊讶。

“这……不是圣晶石。只是普通的圣石而已。”琉德说道。

在一个魔法封印前，我们看到了翼之裁判，她正在全神贯注地举行着什么仪式。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喂，你在干什么！快停下来！”梵朝他吼道。

诞生吧！巴哈姆特！我要将所有的悲伤都毁灭……

一阵天崩地裂，洞窟全部崩塌碎裂开来，仿佛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摧毁般，大地的悲鸣响彻云霄。巴哈姆特的双翼发出骇人的声响，巨大的气流将我们的飞空艇卷入一个不断膨胀的旋涡中，正在这时，突然有个人影冲了上来……

第五章　空贼团漂流记

“可恶！只差一点儿就追上了！”梵很是恼火。

“有闲工夫生气不如来帮忙修理吧，梵船长！”托马西正拿着工具修理被冲击波震坏的飞空艇。

“梵，她在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目的？”我问道。

“好像是……召唤出了巴哈姆特之类的生物吧。”

琉德想了想，说：“不仅仅是这样，当时，好像还有谁在场。”

“我也见到了，那个人好像是来帮助我们的。”

“难道是邦加莫南？还是利基？”菲洛猜测着。

“不会吧。”凯兹说道。

托马西连忙说：“不是我嘛！喂，不要无视我啊……”

“……那个家伙把艾格尔族的故乡都夺去了……”梵低声说。

琉德依然面无表情地回答道：“这都是命运……”

梵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无动于衷，一拳狠狠地揍在他脸上：“什么啊！这才不是命运！未来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和创造的！否则你只会后悔一辈子！”

“梵！”我厉声喝道。

“……我不会道歉！”梵丢下这句话，向丛林中跑去。

就这样，没有飞空艇，我们只能开始了野外生存的漂流生活。

“这里是无人岛，不管是空气还是水，感觉都超棒！”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说道。

“神赐予的惟一一个自然界的岛屿，艾格尔族人是不可以生活在这块地方的。”琉德解释着。菲洛又惊叫起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群野生的幻兽正围在一个倒下的年轻人周围，它们流着贪婪的口水，似乎正准备享受美味的午餐。

“如果不赶快去救他……”我不敢再想下去。

被救的青年似乎对我们还存有戒心，醒来之后他就没说过一句话。

“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通常被救之后总要对恩人说一声感谢吧，喂……”梵好像对他的沉默不语失去了耐性。

没办法，只好用绝招了。我整整衣角，拿起手中的法杖，跳了一段舞蹈。我一向相信舞蹈能治愈人们悲伤的心灵，对于这一点，我还是相当有自信的。

“怎么样？”我微笑着看看他。

“……谢谢。”

没想到他竟然开口说话了！我真的很开心：“我叫潘妮罗，你呢？”

“威利斯。”

“太好了！威利斯，今后请多关照。”我开心地对他说道。

“啊，你去哪儿？梵！”梵那家伙，不知道又要去干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

跑掉了……

为了消除威利斯的顾虑，我坐到篝火旁与他聊起天来，从我们的第一次冒险开始，到如何来到浮游大陆，如何遇到翼之裁判等等所有的经历。威利斯也告诉了我有关他的故事，我们聊得非常开心，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天就黑了。

“潘妮罗。”突然梵的声音传来了。

“啊，你回来了。”我站起身和他打招呼，“原来威利斯是在找一个人。”

“谁？”梵也有些好奇。

我回头轻声问威利斯：“可以说吗？”

“……嗯。”他答应了。

我对梵说道：“威利斯的恋人，名字叫米蒂娅，跟芙兰一样，是维艾拉族人。”

“哦……”

威利斯开口说道：“因为战争……我们分开了。”

“战争？”

“纳尔比纳战役。”威利斯接着说。

“你说什么！”梵有点儿激动。

我喃喃道：“那场战役之后，帝国支配了我们的国家……”

梵继续问：“那为什么纳尔比纳的人会在雷姆勒斯？”

“那是因为……”

然而，还没有等威利斯讲完那句话，大量幻兽就涌现出来，我们不得不陷入了战斗。而战斗结束后，这个话题也被搁下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平淡而又充满了乐趣。威利斯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很懂得替别人着想，但是我却隐隐感觉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们，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着发呆，那种悲伤的眼神冰凉刺骨……

而且最近大家都怪怪的，那天我无意间看到托马西的漂流日志，吓了一跳……

托马西日志·避难 第一天

由于飞空艇出了意外，我们开始了野外漂流的生活。首先要解决食物的调配问题，呃……全能的托马西大人也顺便担任修理工和航海日志的工作，哇哈哈。

托马西日志·避难 第七天

大危机！我们的野外漂流生活开始偏离原来的航道啦！潘妮罗和威利斯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以我恋爱专家托马西大人的经验看来，两人的星星之火开始蔓延啦！怎么办，梵！

“哎——！”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就像活生生吞了一只青蛙，表情僵硬又像噎住了喉咙，脸上如彩虹般青蓝红绿地变化着。真是的，托马西那家伙，什么星星之火啊……

身后突然传来“噗嗤”的笑声，吓了我一跳。不用看就知道是凯兹。

“潘姐姐的舞蹈很棒啊。”他古灵精怪地说，“那是只跳给特别的人的舞蹈，所以……对潘姐姐来说，威利斯是特别的人吧？看来潘姐姐已经找到最重要的人了，哈哈。”他笑得很邪恶。

“什、什么啊！真是的，我只想帮助他，怎么说呢，总感觉他好像有一段不愿回想的过去，只是希望他不要太勉强了。难道大家不想帮他吗？”我反驳道。

凯兹陷入了沉思，转眼又恢复了那种欠揍的表情向我眨着眼：“咦？真的吗？潘姐姐对每个人都这么温柔啊。对了，上次我私下问梵哥哥：‘对梵哥而言，觉得潘姐更像母亲还是更像恋人？’你猜他怎么回答？”

“好、好啦！我、我才不在乎梵怎么回答呢！快做事去！”我气急败坏地对他说，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烫。





凯兹笑着跑远了。

……果然，还是有点儿……在意。

你会怎么选择呢，梵？

这天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避开大家，来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怎么了威利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我问。也许是因为惨淡的夜色，眼前的威利斯显得十分苍白。

“潘妮罗……能遇上你真是太好了。”他的语气有点儿不寻常。

我的心突然呼呼地跳起来，不会吧？……难道，他要在这里向我告白？

“怎么了？突然说出这种话？”我感觉自己的脸已经变得通红。

他继续说道：“只有你相信我……如果没有遇到你，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请你听我说，其实我……”

突然，威利斯化为一缕魔雾从我眼前消失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呼吸已经停

止，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我发疯似的跑回营地，找到梵："威利斯！威利斯他……"

"威利斯？出什么事了？"梵叫我冷静。

"我不知道……但他死了！"

"潘妮罗！不要轻易就说出别人死了这种话。"

"但是我亲眼看到了！"

让我来告诉你们……

啊！这个声音……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就像有个意识正在入侵我的内心，接着脑海里浮现出了翼之裁判的身影。

"弗尔萨诺斯，请赐予我力量！"翼之裁判吟诵着咒文，随着一道光束闪过，威利斯出现在她面前。

"威利斯……我的威利斯！"翼之裁判紧紧抱住威利斯，突然又一把推开他，尖叫着喊道，"不！你不是他！你不是威利斯！为什么？为什么！"

光影又回到现实。翼之裁判已来到我们面前。

"你来这里干什么！"梵拔出剑。

"只是想见一面而已。你们不是正在找我吗？"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不禁问道："难道你是……米蒂娅？"

"哼，无所谓，我早就已经舍弃那个名字了。"

"那个时候，你在洞窟里面做什么？"梵问道。

"……让灵魂自由。"她冷若冰霜，向我们步步逼近。

"就是因为你！"梵挥剑砍向翼之裁判，却被轻易弹开了。

"住手，米蒂娅！"威利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啊，我差点儿把你忘了。"翼之裁判举起圣石，将威利斯变成了一个龙骑士模样的幻兽。

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绞痛："威利斯！不！威利斯！"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着的两个人！他被她操纵着，带着想要毁灭一切的杀气，渐渐向这边逼近，我仍旧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将眼前这个人跟那个温柔的威利斯联系起来，我撕心裂肺地对他喊道："不要！威利斯，快醒醒！"

"潘妮罗，你让开！他已经不是威利斯了，一起来战斗吧！"梵对我说。

"不！我不能……他是威利斯啊！我做不到！做不到……"眼泪不争气地夺眶而出，我绝望地瘫软在地上，心里觉得好冷。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他们已经结束了战斗，威利斯变回人的形态，虚弱地靠在山壁旁，伤得不轻。

"……潘妮罗，谢谢你。"

我泪如泉涌。

翼之裁判冰冷的声音突然传来："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啊。哼，召唤出来的威利斯就跟艾格尔族一样，都是不完全的存在。"说完这句话，她就消失了。

梵走到威利斯面前，我一下子拦住了他："等等，梵，他是威利斯啊！你不能那么做！"

梵愣了一下，面露难色。

我突然听到威利斯一声惨叫。回过头，看到的是琉德正将枪刺进他的心里。

"对不起……威利斯，对不起……"我哭倒于地，"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像翼之裁判所说的，我们艾格尔族是没有心的不完全存在。潘妮罗，我不明白你眼泪的含义，像那样的生物，最好消灭掉。"

“琉德……”

天亮的时候，我为琉德跳了舞，但却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大家还约定，如果以后有谁失去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帮他回忆起来。托马西修好了飞空艇，他还说看到过修特拉尔，那也就是说巴尔弗雷和芙兰一定还活着……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也许每个人都会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心吧……

第六章　抢夺“永恒”的义贼

刚来到尤米尔·克尔集落，就看到芙兰正站在山崖旁思索着什么。太好了，他们果然没事！

“巴尔弗雷呢？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打过招呼，梵兴致勃勃地问道。

“……”芙兰沉默着。

梵一下子紧张起来，问道：“翼之裁判把他怎么样了吗？”

芙兰背过身去，凝视着远方，说道：“与其听我说，不如你们自己亲自去确认一下，不是更好么？”

梵挠了挠后脑勺，笑嘻嘻地说：“说得也对。”

“他就在前面的山上。”

“哎？芙兰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芙兰再次沉默。我们只好朝山上走去，不过途中遇到几个空贼全都在往山下跑。

“哎？你们要上山？很危险呀！”其中一个对我们说道。

“为什么？”梵不解地问。

“刚才有个维艾拉姐姐说了吧，要赶快去避难。”

梵更加迷惑：“芙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继续说道，“这个咱们



也自己去确认吧。"

来到尤米尔·克尔山脉，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邦加族猎人集团。原来这群空贼正在计划着干掉眼中钉，而芙兰是故意支开我们的。

"不好！芙兰有危险！"我们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下山。果然，芙兰正被一大群空贼包围着。还好及时赶到，才有惊无险。

"芙兰，和我们一起走吧，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梵说。

一路上，芙兰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沉默不语。我突然有个问题很想问她。

"对芙兰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怎么了？"她对我的好奇心感到奇怪和诧异。

"没什么……只是很想知道。"

"相互信赖的感觉吧。"

我又问："那如果……你有了永恒的生命，会怎么样呢？如果可以与值得信赖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

"时间是有限的。你记住，永恒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所以人们才会相互信任。"

我陷入了沉思。

在芙兰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第二块圣晶石。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巴尔弗雷正和翼之裁判拼死较量着。

"坚持住！巴尔弗雷，我们马上来帮你！"梵喊道。击退翼之裁判，巴尔弗雷耸耸肩说："真是的，好不容易将入口隐蔽起来，你怎么来了……芙兰，不是要你等着吗？"

"我等烦了。"芙兰言简意赅。

巴尔弗雷转身向圣晶石旁边的装置走去，说道："终于没有障碍了。"

梵紧张起来："你干什么！想破坏圣晶石？你疯了？虽然不想与你为敌，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掉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想像得那么简单，你需要用双眼好好看清楚。"巴尔弗雷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他掏出枪，毫不迟疑地将圣晶石击碎。在那一瞬间，琉德的身体放出了异样的光芒……

第七章 前篇 心之幻境

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是哪里？梦幻般的仙境，一切都是那么虚幻，突然我看到大家熟悉的身影，但却又一个一个地消失了。我能够感觉到，梵正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着，奔跑着，找不到方向，我想大声叫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琉德无法体会有关感情的美妙词汇，但梵是知道的，那些悲伤、愤怒和喜悦，我们正一起经历着，共同感受着。

梵，你能听见吗？这是你心中的世界，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现在，你对巴尔弗雷产生了怀疑？还是憎恨？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吗？梵，你还记得与大家的约定吗？寻找最重要的东西……要尽全力，现在，你最希望在自己身边的，是谁呢？

"这是什么地方？"我看到了琉德。

"恐怕是幻兽岛。与召唤封印紧紧牵繫着。"他说。

我惊愕地问："为什么……我们会？"

"巴尔弗雷破坏圣晶石时，溢出了光。是那束光将我们召唤到这里的。"

我们还是没找到梵。他到底去哪里了？

梵，你不是说过吗？当迷惘扰乱了我们的双眼，有你在就没问题。巴尔弗雷、翼之裁判、艾格尔，所有的这些，为什么要让自己一个人去独自承担？自从我们相识到现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已经习惯了你的任性，知道吗？我有时真的很害怕，但是你说有你在，一切都会好。有了你我才能在天空自由飞翔，因为，我一直相信你。

梵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令我欣喜若狂。

“……潘妮罗，我很奇怪吧。”梵低着头，轻轻说道。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拥抱着他。

终于来了，这里是我们的世界……汇聚所有沉寂心灵的世界。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接着天空中投下一束光，威利斯从里面走了出来。

“威利斯！”大家惊呼道。

“对不起……希望你们能听到我的话。”看着我们惊愕的神情，威利斯抱歉地说。

“悲伤、愤怒、活着的喜悦，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就像米蒂娅所说，我们只是不完全的存在……我诞生自米蒂娅的心，而夺取米蒂娅心灵的正是这个世界的神——弗尔萨诺斯。神在太古时期用圣晶石收集了艾格尔族人的心灵，让他们毫无情感，感觉不到悲伤、痛苦、愤怒和喜悦，被圣晶石收集的心沉睡的场所就是这里——幻兽界。所以拜托了，请你们将这些沉睡的心灵从弗尔萨诺斯手中解放出来吧！他要将所有汇聚在圣晶石中心的力量全部灌输给米蒂娅的身体，然后进攻伊瓦利斯。”

“我们要怎么做？”我问。

“赶在米蒂娅之前击碎圣晶石，解放里面的心。”威利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我们突然明白那个时候巴尔弗雷为什么要那么做。

“……最后的圣晶石在弗尔萨诺斯居住的消失的时之城，只有米蒂娅知道时之城的位置。你们必须破坏掉最后的圣晶石，打倒弗尔萨诺斯，解放艾格尔族、幻兽界以及所有的心，夺回真正懂得生存含义的世界……我们的心，一定会再回来的。”

接着威利斯告诉我们，他渴望消失。因为他相信，自己消失后米蒂娅的感情也许就会恢复一些。不得已，我只得忍住痛苦，与威利斯战斗。战斗的最后，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向我挤出一个微笑，接着幻化成了一束耀眼的光芒，这些光芒聚积成一把利剑，稳稳地落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把希望之剑——阿纳斯塔西娅。

第七章 后篇 决意化为誓言

大家醒过来时，发现已经在飞空艇上，于是我们开始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菲洛跑来告诉我们有客人正等着，什么啊，原来是巴尔弗雷和芙兰！一看到巴尔弗雷，梵就跑过去一拳打在他脸上：“巴尔弗雷！你早就知道有关秘宝的事了吧？真是的，竟然一个人去逞英雄，把我这个主角的戏份全都抢去啦！既然我也拿了秘宝，就准备好和你一起承担这份责任了。”

“好了，现在误会都消除了，是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我对他们说。

巴尔弗雷给我们简单讲述了伊瓦利斯的神奥丘利亚封印翼之人以及古雷巴德斯秘宝的传说，但就在这时，突然有无数的艾格尔族人出现并追击我们的飞空艇，他们的目标是琉德。

“你这个叛徒，你怎么敢违抗神的旨意？快跟我们回去！”



"如果能唤醒整个艾格尔族的心灵，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情愿背负叛徒之名。"琉德冷静地说。

"又出大事了！"托马西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声音又传来了，"伊瓦利斯的舰队出现了！"

"那是艾雪女王的旗舰！"望着远方浩浩荡荡的庞大飞空艇舰队，菲洛一眼就认出来了。

第八章　前往伊瓦利斯

"真遗憾，难得的再会却没时间叙旧。"艾雪仍旧英姿飒爽，银色短发干练地卡在耳后，精明中透出一股女性的成熟魅力。

"现在伊瓦利斯正被不明生物侵袭，好像是空贼用一种神秘石头召唤出来的东西。"巴修说道。

地上竟然也出现了幻兽，而在东达尔玛斯卡见到拉萨陛下更是让我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不同寻常。为此，我们决定协助艾雪女王调查此事。四处收集情报后，我们发现前段时间有一个维艾拉族女孩很热衷于浮游大陆，从知情者那里打听到，她是一个皮肤白皙、金发短耳的可爱少女，名字叫米蒂娅。

"果然是这样吗？"梵自言自语道。

"米蒂娅是对异类维艾拉的一种称谓。她们是白色肌肤，金发，耳朵比普通维艾拉要短小，而寿命却更长。由于比较罕见，很久以前就被视为异类而被赶出了森林，听说已经绝种了。"

"……原来翼之裁判米蒂娅是维艾拉族人啊。"

我们来到了帕拉米纳大峡谷，因为曾有人见到米蒂娅在这里徘徊。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万物似乎都已冻结，连同那悲伤的记忆。

“这是什么？”凯兹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碑问道。

“这是在纳尔比纳战役中牺牲的战士们的墓碑。”艾雪回答。

“快看这块墓碑上的字。”

我清楚地看到，那上面写着“威利斯”三个字，原来……突然间我仿佛感到了米蒂娅那绝望而冰冷的悲伤……因战争而分别吗？

不错，我的心丢在雷姆勒斯了。

翼之裁判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快走！”巴修冲上前，却被翼之裁判轻而易举地制住。

“哼，虚伪的家伙，煽动战争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帝国的贪婪，权力的走狗！”她轻蔑地说道，“让你也尝尝被那些牺牲者裁决的痛苦滋味吧！”说完，她召唤出无数亡灵。

我轻呼道：“这些是牺牲者的灵魂？”

“因为她非常憎恨夺走威利斯生命的那场战争。”

“现在她拥有力量了，最想做的事就是复仇。”巴尔弗雷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最初冒险的开始——古雷巴德斯遗迹去看看。”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遗迹，这时我才发现那座神圣的雕像下面有一行很小的古代文字，芙兰为我们解读了其中的含义：……我是弗尔萨诺斯，献给我美丽的维艾拉妻子和孩子们……

贝露诗是因为与秘宝反应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而秘宝是父亲留给孩子们的礼物。等等，难道说弗尔萨诺斯是为了接家人回家才制造了那艘船？如此说来，指引我们了解这一切的竟然是神的船？

迷雾渐渐散去，真相即将大白。翼之裁判米蒂娅是异类维艾拉，她失去了恋人威利斯，因此希望得到“永恒”，而“永恒”沉睡在雷姆勒斯；根据雕像上的古代文字，弗尔萨诺斯的孩子也是白皮肤、金发、短耳。也就是说，米蒂娅与弗尔萨诺斯有着某种联系，而异类维艾拉是弗尔萨诺斯的子孙。为了进一步调查线索，我们决定前往异类维艾拉居住的罗达火山。

罗达火山是一片鸟不生蛋的地方，终年只能与灼热的岩浆为伴。当我们赶到时，眼前发生的一切差点儿让我崩溃。翼之裁判正残忍地将自己的同胞一个个地杀死，鲜血与火红的岩浆混合在一起，咆哮出骇人的声响。

“不要！米蒂娅，你在干什么！”大家惊呼道。

“亲手终结我的种族。”她平静地说，“与心的迷失相比，生命算不了什么。”

米蒂娅召唤出幻兽与我们展开战斗，但很快就被打败了。突然她的身体开始散射出光芒，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段影像。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地方？”年幼的小米蒂娅天真无邪地歪头问妈妈。

“……米蒂娅，总有一天我们会居住在美丽的天之涯。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哪里都不能去，你愿意跟妈妈做个约定吗？”米蒂娅的妈妈拿出一本书递给她。

“这是？”

“我们维艾拉族留下的古文书。”

“可是，我看不懂……”小米蒂娅看着上面生涩难懂的古代文字说。

“没关系，等你长大后就懂了。”妈妈温柔地说。

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约定，我离开故乡，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在罗达火山看不到的东西，所

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还有……我遇到了威利斯，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相遇在拉巴纳斯塔，我们总是在南门见面，那是只属于我们的小天地。总有一天，我会带妈妈去看的。

但是……妈妈，我最后还是孤单一人。大家都在庆祝战争的结束，但他……没有再回来。我想起了你给我的古文书，里面记载了我们的祖先，拥有永恒生命的弗尔萨诺斯，他还有……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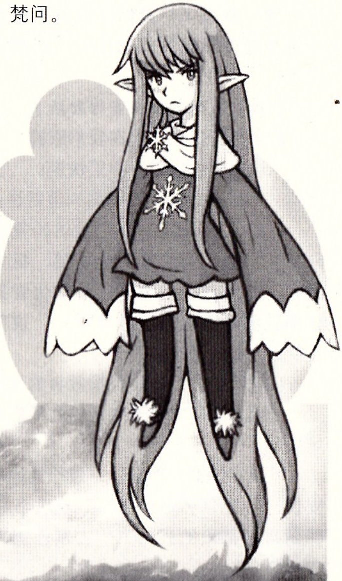
在古雷巴德斯遗迹，我感觉见到了爸爸，那是一种无比祥和的安宁，如此温暖，那才是我应该回到的地方。我累了，哪里也不想去，爸爸应该能接受我，而且能救我，连同妈妈的那份一起，给予我，关爱我。

我决定到天上去。妈妈，你曾经说过的天之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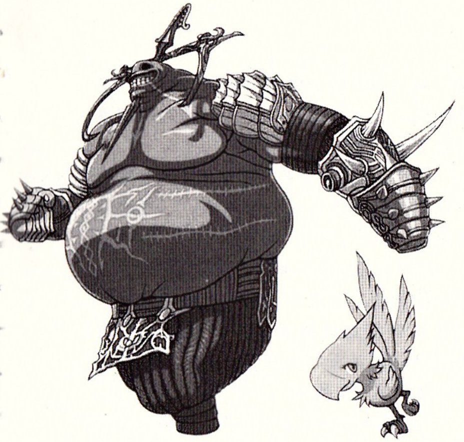
想去相信自己不是孤单一人，所以才将心也交给了弗尔萨诺斯？突然间，我非常想哭……

“弗尔萨诺斯是古代艾格尔族的族长。”米蒂娅解释道。

“那他为什么要夺取艾格尔族人的心？”梵问。







“他已经被永恒所束缚。所以，拜托了……让他获得解放吧！”

第九章 消逝的思念

我们终于来到时之城，却见到了许多艾格尔族的战士，他们手执染血的利刃，死守着城门。

他们怨恨、悲伤、不想战斗，但我们必须找到弗尔萨诺斯。杀戮，还是杀戮……

我们进入消失的时之城，看到高高的王座上坐着一名金发中年男性，他拥有一双黑色羽翼，表情庄严而凝重。他就是弗尔萨诺斯。

一切在我被放逐出伊瓦利斯的那一天开始了。为了生存，艾格尔族人在这片天空下斗争了几千年，现在只剩下伤痛和绝望。我的黑暗来自于心。为了不让我的子民永远重复这种悲痛，我只有将他们的心永远封印。

弗尔萨诺斯并没有开口，但我们却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缓缓走下王座，一袭黑色的长袍拖地随行。他与我们擦肩而过，却目不斜视，走向城外。

“弗尔萨诺斯，艾格尔族一直把你奉若神明，但你……”琉德欲言又止。

“难道你夺取了心就能够停止战争吗！”梵继续说下去。

没有了心，就不会有悲伤和愤怒。如今艾格尔族在这片天空下和平地生活着，维持了几千年的和平。

“你错了！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只不过是在逃避而已。解放你的心吧，弗尔萨诺斯！”

弗尔萨诺斯举起手中的剑：“幻想出来的希望只会成为永无止境的战争导火索，将这颗愤怒而又悲伤的心，交给我吧！”说完，他向梵射出一个魔法光球。千钧一发之际，琉德冲了过来，为梵挡下猛击，接着被震出几米开外。

“琉德！”我惊叫着上前察看他的伤势，还好不是致命伤。

“你！”弗尔萨诺斯惊恐地看着琉德，不敢相信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不，不可能！你只是一具活尸体，怎么会有保护别人的思想，不可能！”

也许这对弗尔萨诺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突然消失了。

我们重新来到王座前，这里是通向弗尔萨诺斯内心的惟一途径。来到最深处，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

那是世间惟一一座圣晶石的雕像。因为，弗尔萨诺斯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制造了最后一个圣晶石，与圣晶石永远地合为一体了……

“真没想到，他竟然连自己的心都交给晶石了。”

“但代价是沉痛的。”芙兰说。

地上的人类啊！不管这片天空最终是封印还是开启，我都会用不朽的身体背负着“永恒”继续活下去。

“活着却失去了心，和死亡有什么区

别？醒醒吧，你想想自己到底在守护着什么！”梵大声质问道。

“你甚至连自己的子孙米蒂娅都不放过。”芙兰说，“难道你不明白她是多么信任你吗？”

“你说她？”弗尔萨诺斯召唤出米蒂娅，冷冷地说道。突然，他像是察觉到异样，大惊失色：“什么！那颗心是什么？怎么可能？难道是我未能夺取、还留在伊瓦利斯的真正的心？”

“恋人的心是不会被束缚的，思念是永远不能从心里磨灭的。这份记忆，埋藏在你无法触及的心灵最深处。”我一字一句地说。

最终章　永恒之翼

这是最后的战斗了吧。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弗尔萨诺斯，如果你的翅膀是由艾格尔族人的心做成的，那么，我一定会解放他们，让他们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梵说道。是的，坚定的信念就是最好的武器。

突然间，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了古雷巴德斯遗迹的影像。那是弗尔萨诺斯与族人之间的对话。

我要将心留在这里……总有一天，它会成为飞翔的翅膀，指引我的孩子们回到我的身边。请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艾格尔族人是不会失去希望的，我坚信，那一天总会到来……

大家齐心协力拼死一战，终于将这个世界的神打败。但他却没有一丝痛苦，就好像早已知道这个结局，弗尔萨诺斯脸上流露出欣赏的神色：“琉德，艾格尔的未来就拜托你了……艾格尔族人所追求的‘永恒’是飞向天空的梦想。如果是你，一定能做到。”他将自己体内全部的力量都灌输给了琉德。

“弗尔萨诺斯，我会靠这双翅膀将你的思想播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琉德郑重地说。

“伊瓦利斯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作为战士也作为朋友指引我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就让我带着这双翅膀飞向终结吧。”说完，弗尔萨诺斯向天空中飞去，渐渐幻化为一缕青烟消失殆尽。

“琉德也会消失吗？”凯兹问道。

“不会，我不是幻兽。但是没有了圣晶石的支撑，雷姆勒斯将会坠落，我必须飞向天空寻找艾格尔族人新的家园。”

“那，我们要说再见了？”

“你们有飞空艇，艾格尔族人有翅膀，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的。”琉德说。

“……嗯。要微笑着分别啊！”我望着琉德，提醒道。

“嗯。”琉德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笑容，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微笑。

梵……琉德、菲洛、凯兹，你们已找到最重要的东西了吧。未来也许会充满迷惘，也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不管是悲伤还是喜悦，我们都会张开希望之翼去迎接明天的梦想。你们看到了吗？在蔚蓝的天空下，生命正描绘着灿烂辉煌的新天地。无论选择怎样的未来，我们的身边一定会有值得信赖的人。因为……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对吧？

——以上 最后的航海日志担当者 潘妮罗

完



文／清雨

⊙前情概要

第一次出庭辩护的新人律师王泥喜法介在成步堂龙一的帮助下识破了恩师牙琉雾人精心设计的诡计，为成步堂洗清冤屈的同时也将牙琉送进了监狱。两个月后，接到成步堂龙一邀请的王泥喜来到了成步堂法律事务所，但在办公室迎接他的却是成步堂龙一的女儿——成步堂美贯。原来成步堂龙一因为出了车祸，没办法打理事务所的工作，所以请王泥喜来帮忙。王泥喜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开始着手解决“肇事逃逸事件”，“拉面摊被盗事件”和“内裤被盗事件”，并在此过程中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为黑帮老大独生子北木泷太辩护的委托，可案件的扑朔迷离和委托人的不合作态度让他对第二天的庭审充满担忧。

登场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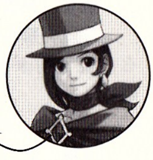


王泥喜法介

本作主人公，刚踏进法律界不久的年轻人，将法律的严肃性看得极重。为了帮成步堂龙一的忙，他开始调查几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可没想到这些小事对解决北木泷太的凶杀案有极大帮助。

成步堂美贯

成步堂龙一的养女，其敏锐的洞察力丝毫不逊于王泥喜，时常能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她被盗的内裤无意中成了本案重大的线索。





并奈美波

黑帮“北狐家”组长独生子北木泷太的未婚妻，有着温柔可人的面孔和高雅的气质，怎么看也不像是与“黑帮”有交集的人。

第二话 逆转连锁的街角（下）

同一天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四法庭

法官：现在开庭。

王泥喜：辩方准备完毕。

牙琉：检方准备完毕。

美贯：那个人就是昨天的检察官先生。

王泥喜：（牙琉老师的弟弟！）

法官：牙琉检察官，好久不见。

牙琉：因为那支本来作为消遣的乐队发展得还不错，还有三首单曲销量过百万，所以这段时间一直跟歌迷在一起。

法官：原来如此。不过说老实话，我有些担心你是否还被那件事所困扰……

牙琉：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法官大人。今天的审理比演唱会的贵宾票还要珍贵。对面的律师就是把我哥哥送进监狱的人，值得我放弃演唱会来调查这个案子。

法官：我明白了。那么先请检方作案件陈述。

牙琉：死者名叫宇狩辉夫，是宇狩外科医院的院长。案发现场是人情公园，死者被发现时正拉着一个面摊。

法官：死者到底为什么要拉着面摊呢？

牙琉：那件事……问问被告不就知道了么。是他射杀了死者，这可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王泥喜：为什么这么肯定？

牙琉：因为有一个人正好目击了流氓先生杀人的瞬间。

法官：那么请“目击证人”上庭。

牙琉：在那之前，要先向被告求证一个问题。

法官：什么事？

牙琉：“动机”。为什么流氓先生要对一个外科医院的院长开枪呢？

王泥喜：反对！被告不可能会交待这种事的！

牙琉：是么？但今天早上被告专门拜托我一定要在刚开庭的时候就问他这个啊。

王泥喜：什么！（你饶了我吧……）

法官：虽然这种情况极其少见，不过既然被告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便没有拒绝的理由。带被告上庭！

（泷太带着一副嚣张的神色走上法庭）

法官：请问你就是被告泷太先生吗？

泷太：别说什么“先生”不“先生”的！你要是敢惹我们北狐一家，保证让你后悔！

牙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敢于向国家权力挑战的黑帮。

法官：那么请被告说出你的“作案动机”吧。

泷太：那个医生是个大骗子！无论是谁知道了他的真面目都一定会把他干掉的！半年前我在他的医院做手术，但手术却没有成功！而他居然隐瞒病情让我出院！就因为这样我才得再接受一次手术！那天我终于知道了真相，所以就在当天晚上跑去找他。

法官：那么，辩方请开始询问。

王泥喜：请问你半年前是因为什么原因住进宇狩外科医院的？

泷太：在和华太义组的冲突，埋伏在一旁的杀手朝我开了一枪……

法官：之后你就被送到了“宇狩医院”？

牙琉：被击中的好像是心脏。

王泥喜：（心脏被击中过还活得这么精神……）

泷太：子弹还差一点就击中心脏。那个混蛋宇狩居然那样对我！连颗子弹都取不出来！

牙琉：手术好像完全失败了。

泷太：才不只是这样！关键是他隐瞒了这个事实，之后没多久就让我出院了！

王泥喜：也就是说那颗子弹现在仍然……

泷太：没错！那颗破烂子弹现在还留在那里！

法官：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件医疗事故，但为什么你现在才发现这件事呢？

牙琉：是在组织的健康检查中发现。

王泥喜：健康检查？

泷太：不许笑！黑帮也很重视成员身体健康的！我做好了随时献出生命的准备！

牙琉：这样一来我就放心了……

泷太：你说什么啊？

牙琉：怎么？你父亲没跟你说吗？如果不尽快把那颗子弹拿出来的话，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宇狩辉夫持有你胸口那颗“炸弹”的资料，上面说你是“命悬一线”……

泷太：开、开玩笑吧……

牙琉：证据就是这份诊断书。你也真够可以的，居然杀害了惟一可能救自己的人……呵呵呵。

泷太：混蛋……



牙琉：事情好像越来越有趣了。好！热身已经完成，我们请“目击者”出来吧。

（一名“博士”打扮的男子出现在证人席上，一脸恃才傲物的表情，手上还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牙琉：请说出你的姓名和职业。

河津：我叫河津京作，我的职业虽然原本是以向社会提供劳动力为手段来获取利益，也就是说进行的活动是为了所谓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我是被别人在现实意义下认定的无业人员，不过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另外一方面职业这个词也有目前的身分这方面意思……

牙琉：他其实是想说自己的职业是学生。勇盟大学3年级，没错吧？

河津：我是理工部的河津京作。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每一天都为了探寻真理而费尽心力……

牙琉：大概就是你的好奇心让你卷入这起事件的吧？

法官：请证人对你在案发当晚看到的事实作出证言。

河津：“看到的事实”？你描述得这么简单！由于人的眼球有两个，对得到的各种各样情报和信息进行分析、归类之后，在大脑里形成映像……

法官：证人！请开始证言！

河津：哼！案发当晚我买了东西后从公园抄小路回家，看见有个人拉着面摊，在他对面还有另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就是被告！我不会看错的，他拿手枪指着拉面摊的人，之后对死者的脑袋开了一枪。

法官：那个时候公园里还有其他人吗？

河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美贯：嗯？

王泥喜：怎么了美贯？

美贯：那个证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王泥喜：（嗯？）证人的话中矛盾很明显，根据死者的验尸报告，子弹是从死者的右太阳穴打进去的，但证人刚才却说凶手“对着死者的脑袋开了一枪”，这应该是矛盾吧……

牙琉：反对！律师先生，你还是老样子……真是古老的战术。用这些微不足道的矛盾来动摇证人。

王泥喜：不管怎么说！伤口的位置始终是个矛盾！

牙琉：那个……凸额头先生。

王泥喜：（凸额头？）

牙琉：如果你路过公园的时候看见两个人面对面站在那里，而且其中一人还用手枪指着对方。你会怎么办？

王泥喜：当然是……要阻止他们吧。大概会喊“住手”之类的话。

牙琉：河津先生，请问你当时对他们喊的是什么？

河津：没错，我刚刚想起来了。我看到被告拿着枪之后马上大喊“快住手”，我的叫声让死者朝我这边看。就在这时，枪响了。被告大概是有些害怕吧，就那样扔下枪跑掉了。

牙琉：请大家看现场的平面图。

（图纸上“犯人”、“目击者”和“死者”的位置呈三角形，犯人和死者面对着面，目击者则在他俩的中下方。）

牙琉：证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大吼的。而对他的喊声作出反应的死者将头转向了目击者的方向，也就是死者的左面。就在那一瞬间，犯人开枪了，于是便在“右太阳穴”留下了伤口。

法官：这样一来就没法反驳了。请辩方继续询问！

王泥喜：是。（扔下枪跑了，也就是说……）请等一下！请看这把手枪，上面其实是没有指纹的。

河津：大概凶手受电视剧和电影的影响，学着把指纹擦掉了吧……

王泥喜：但你刚才不是说凶手是“急急忙忙”逃走的吗？他哪儿来的时间处理指纹！

牙琉：太幼稚了……答案很简单，如果凶手戴着手套那就不会留下指纹了。

王泥喜：（犯人戴着手套？哼！根本不可能！）凶器记录上的确写着手枪上没有指纹，但我认为犯人并没有擦掉指纹！

河津：不过我看到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我看到凶手杀掉死者之后扔下凶器逃走了，而现场找到的这把手枪就足以证明这的确是犯人的东西。

法官：证人的主张就是这个，犯人到底扔下的是什么……请辩方提出你的意见！

王泥喜：（不是手枪的话……）是这个！这是在现场发现的匕首，上面留有被告的指纹。也就是说，这项证物可以证明两件事：其一，被告扔下的东西并不是手枪；其二，被告也没有戴手套。

牙琉：但是凸额头，你真的可以同时证明两件事吗？

王泥喜：哎？

牙琉：第一，证人目击到的犯人的确是被告北木泷太；第二，用匕首指着死者的被告的确是有杀意。

王泥喜：啊！（不愧是牙琉老师的弟弟……）

法官：证人的思绪看来有些混乱，还应该再多问他一些事。

法官：证人请你作出证言！在你目击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河津：看见犯人逃走后我并没有追上去，我认为不能离开现场，所以用手机报了警。直到十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没有人来过。

王泥喜：为什么不去追犯人？

河津：那可是杀人犯啊！

牙琉：刚才的证词说明被告的确在现场，而且没有其他人在。那么凶手只可能是他。

王泥喜：（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出他证词的漏洞！可是……真的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啊……没办法，等待下一次机会吧）唔……

法官：证词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牙琉：这把手枪上“没有指纹”的解释也很简单。犯人只要在行凶时戴着手套，事后再将手套扔掉就可以了。而扔手套的时候这把小刀刚好从口袋里掉出来……

法官：不管怎么说，事情好像也到此为止了。

牙琉：说句实话，我有些失望啊……看来你还不是我的对手，凸额头。

法官：对证人的询问完毕！下面宣布对被告北木泷太的判决！

（一个带着绅士帽的黑影突然出现在美贯身后，并用匕首顶在了她的脖子上。由于他把帽檐拉得很低，其他人根本看不到他的脸。）

王泥喜：美贯！

？？？：都不许动！等一下再作判决！

王泥喜：你难道是北狐一家的……

法官：北狐一家……那个黑帮！

？？？：这个可爱小姐的命现在在我手上，休庭二十分钟！

法官：你说什么！法庭是不会向黑帮屈服的！

牙琉：法官大人。即使反对也没什么意义，不如就照他说的做吧。

？？？：休庭二十分钟，不然我保证你们会后悔的。

（一眨眼的功夫，怪人和美贯就消失了身影。）

王泥喜：站住！（混蛋，居然像风一样消失了！）

美贯：（快到今天早上的休息室来！王泥喜！）

法官：只能这样了。休庭二十分钟！法警，赶快去追那个犯人！

当天上午11点17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王泥喜：美贯！你在这里吗！

美贯：哦，比我想像的来得要快嘛。

王泥喜：美贯！原来你没事啊！太好了！呜呜呜呜……

美贯：你别哭啊，王泥喜。

王泥喜：北狐家的那些混蛋！有种冲我来啊！我现在就起诉他们！

美贯：你先冷静一下，王泥喜！要不然的话……

（美贯从身后变出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人偶，难道这就是刚才的……）

王泥喜：啊！

美贯：吓了一跳吧？

王泥喜：嘿嘿，这就是美贯的拿手好戏，“帽子先生”！

帽子先生：我叫帽子先生，你好。

王泥喜：（说话了！大概是腹语吧……）

（美贯一瞬间又把帽子先生收了起来）

美贯：怎么样？怎么样？

王泥喜：不可原谅！你居然做出这种有辱法庭尊严的事！我现在就要起诉你！

美贯：你胡说些什么啊！你忘了昨天跟泷太的父亲说过什么吗？

王泥喜：说了什么？

美贯：你说了一定会救他的！

王泥喜：……但证词的确没有问题啊！我作为律师已经尽全力了！

美贯：美贯为了阻止判决下达，所以才用刚才的方法。王泥喜，请听我说！或许这也没有用，不过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能看到那个人“心的动作”。

王泥喜：心的……动作？

美贯：请你好好想一想！他有两次说出了模糊不清的证词，说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而那些证词正好全部都是有问题的。比如“犯人的确拿着手枪”这句话。

王泥喜：大概是吧……但那又怎么样？

美贯：你没有注意到吗？他每次说到这种没有自信的证词时……一定会做一个动作。说出“手枪”那一瞬间，他一定会拈书角。

王泥喜：我怎么可能看得到这种东西！

美贯：但是美贯看得见！所以爸爸他才……才能在波尔哈奇的七年里一直保持不败。

王泥喜：哎？

美贯：只要是重要的对决，美贯一定会坐在旁边。因为美贯能看见对手所有的“动作”。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难道就是靠这个取胜的吗？

美贯：因为并没有偷看对手的牌，所以不能算是“作弊”。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看见。就算爸爸他玩梭哈再厉害也不可能不败吧。

王泥喜：但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真是难以置信）

美贯：请再听一次……不对！是“看”一次那个人的证词！

王泥喜：“看”……证词？我怎么可能办得到！不可能的！

美贯：你一定可以！因为爸爸说过，你拥有那种力量！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他……

美贯：美贯一直相信你可以办到！

王泥喜：嗯！走吧。

同一天 上午11点40分
地方法院 第四法庭

法官：那么接下来再次开庭。

王泥喜：我准备好了！

法官：那个……你旁边的那位小姐……

美贯：您是说我吗？

法官：关于刚才那个“绅士帽怪人”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吗？

王泥喜：没有！我刚刚已经好好跟他谈过了。

法官：谈话？

王泥喜：因为我毕竟是个律师嘛。

牙琉：那么法官大人，可以继续刚才的宣判了吗？

王泥喜：请等一下！我请求再次询问证人！因为……刚才有些地方没记住……不好意思。

法官：刚才你已经证实证人的证词没有问题，但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所以记不住了，是吗？

王泥喜：没错。

美贯：别忘了，王泥喜，那个证人动摇的时候会拈书角！请你集中精神！一定在某个地方有弱点！

王泥喜：（集中……耳朵倾听他的话语，眼睛盯着他的动作……怎么回事？我的手镯有反应……为什么呢？手镯到底……）

美贯：果然像爸爸说的那样，王泥喜你能“看到”？你一定能找到有“弱点”的证词！

王泥喜：（但究竟是为什么啊……这个手镯，好像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找到了，是这句话！只有在说这句证词的时候书是打开的！）啊！这、这是怎么回事？

（时间就像是变慢了一样，王泥喜的视线开始能看见证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表情还是细微动作，现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王泥喜：（其他事情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趁现在！观察他的书角！然后是“看穿”！）

河津：所以我用手机通知了警察。

王泥喜：（是那句证词！）就是那里！

法官：你刚刚突然说了什么啊！

河津：别、别、别吓我啊！

王泥喜：河津先生，我请问你刚才为什么拈书角？就是在提到“手机”这个词的

时候！

河津：什、什、什么？你在说什么啊！

王泥喜：河津先生，请你现在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看！

河津：为、为什么！

王泥喜：因为看了就会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河津，那个……我今天好像忘带了……

法官：没有带？

王泥喜：河津先生，你的手机，就是这一部吧？

（王泥喜拿出在宇狩医院车库中捡到的粉红色手机）

河津：啊！那个！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王泥喜：很奇怪啊，河津先生。你的手机……怎么会在我手里？

法官：请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这部手机是我昨天调查宇狩外科医院的车库时，在紧挨着车轮的地方捡到的。

法官：也就是死者的家里么？

河津：哎！怎么可能……

王泥喜：河津先生，你为什么说谎！你当时根本不可能用手机打电话给警察！

河津：啊！案发当晚，我的确没有带手机，所以我是用公共电话报的警。

法官：公共电话？

（河津画出就在成步堂事务所旁边的公共电话亭）

法官：也就是，你其实是离开了公园的。但你为什么要说谎呢？

王泥喜：那当然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手机不见了吧。因为发现手机的地点可是“死者”家里的车库啊。

河津：你、你什么意思！

王泥喜：你在案发当晚非法侵入了宇狩外科医院的车库！这部手机就是证据！

河津：别、别胡说！简直就是在说我是杀害宇狩医生的……我没有藏在车库里意图不轨啊！

法官：但医生的确是在那一晚被害的。

河津：没有没有！您、您这么说不合规矩啊！我的确是在那里丢了电话，但凶杀案我事先一点也不知情！

法官：辩方，你认为呢？如果手机就是在案发当晚丢失的，那么的确可能跟凶案有联系……

王泥喜：（证据……）现在辩方可以提供证据！

（拿出昨天在人情公园门口捡到的那块后视镜）

法官：这是……汽车后视镜吗？

王泥喜：实际上宇狩医生的车在案发当晚引发了一场交通事故。他在人情公园门口撞倒了某个人！

河津：你在说什么啊！

王泥喜：也就是说，他是在车祸发生之后将车停入车库的，当时大概是晚上九点。如果手机是在这之前遗失的……那么车开进车库后就会把它压碎。因为手机被发现时就紧挨着车轮！

河津：那个……

王泥喜：也就是说，河津先生！你一定是在案发当晚九点以后将这部手机遗落在车库里的，那天晚上你的确非法侵入了死者的车库！

法官：难道辩方你要指证证人为杀害宇狩辉夫的嫌疑犯吗！

河津：别、别这样！你别开玩笑了！检察官先生！你说句话啊！





牙琉：顺便说一句，这个可怜的证人与宇狩医院到底有什么关系还不知道呢。到目前为止，除了这部电话以外……

法官：总之，接下来的证言相当重要。准备好了么，证人？

河津：是、是！那天晚上，我去超市买了东西之后，在回家途中遗失了手机。之后在抄近道通过公园的时候目击了凶案！我清楚地记得犯人、死者和那个面摊！

法官：但你的手机怎么会掉进车库里？

河津：因为我的手机……很容易滚动，掉在斜坡上就会落出很远。

法官：这不是一部很普通的手机么……那么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奇怪，我的手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次就靠我身为律师的洞察力来“一决胜负”吧！）证人，你刚才说“我清楚地记得犯人、死者和那个面摊”，那么我请问你，面摊门帘上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河津：请你不要小看理工科学生的观察能力。我记得很清楚，上面写的是……“烧猪屋”。

法官：辩方，这和事件有关系吗？

王泥喜：哼哼，辩方总算得到了关键性的矛盾证词。

河津：矛盾？你难道是在怀疑我的观察力么！

王泥喜：反对！证人你不会记错吗？“烧猪屋”……

河津：连教授都夸过我记性好，说我简直就是“过目不忘”。不会错的，就是“烧猪屋”。

王泥喜：这样啊……

河津：你那种眼神是怎么回事？简直就像是在可怜我一样……

王泥喜：请大家看现场的平面图。证人说他在目击罪案发生时所站的位置是这个地方……

（位于犯人和死者的下方，也就是面摊的南面。）

王泥喜：请大家仔细看门帘上的字。面摊左面写的是老板的名字“矢田吹屋”。

河津：“矢田吹屋”……怎么可能！我的确看到的是“烧猪屋”啊！

法官：看来这个证人的眼神不太好……

王泥喜：我倒是认为证人没有看错……在那个公园里，能把“矢田吹屋”看成是“烧猪屋”的，只有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证人目击案件时，其实站在这里！与你所说的位置刚好相反！

（在平面图上指出证人的位置应该是在死者与凶手的上方，即面摊的北面。）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法官大人。这个面摊如果从南面看，门帘上的确写的是“矢田吹屋”，但是面摊另一面的门帘上写的却是……

法官：啊！是“烧猪屋”！

王泥喜：但如果把这个从右向左念的话仍然是“矢田吹屋”……

（译注：“矢田吹屋”的写法是“やたぶきや”，“烧猪屋”的写法是“やきぶたや”，刚好是相反的）

王泥喜：河津先生！你其实是在死者和凶手的北侧目击事件的吧！

牙琉：反对！简直是莫名其妙。无论是在南侧还是在北侧……这有什么区别吗？

河津：没错！根本没什么关系嘛！

王泥喜：（就算是揭穿他的谎言也没起不了任何作用吗……）

美贯：是这样的吗？

王泥喜：美贯？

美贯：请你再想想那个人的证词。如果犯人和死者正在对峙时，证人是站在他俩的南面，那么在凶手举枪的瞬间，也就是证人大喊“住手”时，死者会无意识地把头向左转，面向证人的方向，之后凶手射击，这样才可能把子弹从“右太阳穴”打进去……

王泥喜：但如果证人是在两人的北

侧……所有事情就倒过来！

美贯：没错，这样一来当河津先生大吼时，死者会把头向右转，那么伤口只可能是在……

王泥喜：左侧的太阳穴！

美贯：也就是说，站在“犯人”位置开枪，是不可能在右太阳穴留下伤口的！

法官：原来如此！

王泥喜：证人所站的位置不同，伤口的位置也就会完全改变！

牙琉：原来如此。的确是这样，小姐。

法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美贯：因为死者的伤口不是在右侧的么？也就是说，子弹是从平面图的北侧射进去的……

法官：那不就是……证人河津京作所在的地方么！

美贯：没错。有可能将子弹从“右太阳穴”打进死者头部的……正是河津自己！

河津：呀！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

王泥喜：（不愧是成步堂先生的女儿……比我还早一步注意到这么重要的事！）

牙琉：反对！可以向你确定一件事吗？凸额头，你真的打算以“谋杀罪”告发这位大学生吗？

王泥喜：（不过……证人确实是一副“无辜”的样子……但又不能完全消除对他的怀疑……难道那个人就是“真凶”！）

河津：不要啊！我的确是个好人啊！朋友们都这么说！

法官：辩方，你的意见到底是什么？

王泥喜：（怎么办啊，王泥喜法介！他的确不像是会作出这种事的人。但是……从他隐瞒这么多事情上来看，他决不可能完全“无辜”！）证人可能的确没有杀人！但辩方认为他一定进行了另外的犯罪活动。河津先生！请你亲自供述！

河津：我河津的字典里没有“供述”这个词！

牙琉：怎么办，凸额头，这样一来……你只能立证了。

法官：辩方你刚才说要对这位证人其他的“罪名”提出指控，那到底是什么呢？

王泥喜：（除“谋杀”以外……）

法官：请出示证据。

王泥喜：证据……就是这个！

（拿出美贯的内裤）

法官：这是……内裤？

美贯：没错！是美贯的内裤哦！

河津：……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证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河津：事情不是这样的！

王泥喜：案发当晚九点过后，美贯发现内裤被盗后勇敢地跟着犯人追了出去，而最后犯人藏身的地点正是宇狩外科医院的车库！顺便说一句，我们是在汽车的排气管里发现这条内裤的，当时它被揉作一团塞在里面，大概是为了销毁盗窃的证物吧。也就是说，你大概的确不是谋杀案的真凶，但却是个龌龊的内裤小偷！

河津：不要这样称呼我啊！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证人，是这样没错吧。





（河津就像是用尽了力气般瘫倒在证人席上。）

法官：也就是说，你是因为没有说出这个事实的勇气才隐瞒了那么多事情……

河津：我是勇盟大学理工部的学士大人！我们理工部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万事万物抱有好奇心！我们有分析世间一切事物的责任！

王泥喜：反对！连内裤也包括在内么！

河津：看来你对我们有很可怕的误解！我只是想要解开“内裤之谜”罢了！为什么从这条内裤里能变出轮胎呢！

王泥喜：轮胎？

河津：我亲眼看到过那位小姐从内裤里变出个轮胎！锅！还有拉面！那简直是奇迹般的魔术！

美贯：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最近每天晚上都到美啤酒吧来看美贯的“魔术内裤”表演！

王泥喜：哎？

河津：我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从内裤里……

王泥喜：那个……美贯，你不能选个浪漫点的道具来变魔术么……

法官：那么证人！你就是为了搞清楚变戏法的材料所以偷走了少女的内裤？

河津：请不要随便称呼它为“内裤”，那是我重要的“研究对象”！

牙琉：那个，难道说……最近发生了很多起内裤被盗事件，全部都是你干的？

河津：实在很抱歉……但是！每当那条内裤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会思考“我是不是就要弄清内裤之谜了”……那天晚上正是这样的，虽然有那名少女在后面追赶，但我心中却充满了“真实掌握在我手中”的喜悦，当时我几乎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最终那真实却从我的指尖溜走了……

法官：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

牙琉：您是说证人的另一个“谎话”吗？也就是目击事件的确切位置其实是公园的北侧……

法官：没错。你为什么要说谎？

河津：……

牙琉：怎么样，凸额头？请问关于“目击地点”这件事证人为什么要说谎？事到如今必须要搞清楚。

法官：辩方！证人为什么要掩饰目击凶案的真实地点？

王泥喜：证据应该是这个吧……

法官：怎么又是内裤！

牙琉：你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内裤啊？

王泥喜：这是最后一条！我们在公园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这件证物。从平面图上大家可以看到，证人当时就站在那个垃圾箱旁边。

法官：这条难道也是你……

河津：案发当晚，我被追进车库后，不得已放弃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内裤！你明白我当时的感受吗？

王泥喜：我可没兴趣知道……

河津：我在车库里躲了一会儿之后准备回家，为了不被事务所的少女发现，我绕过那里朝公园南门走去。突然一座气派的大屋映入我的眼帘，这条内裤就是在那里弄到的……

王泥喜：（他好像不知道那是北狐一家的房子……）

河津：就在我为新的成果欢欣雀跃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了……

王泥喜：谋杀案……

河津：在报了案之后，我因为害怕警察搜身，所以……

王泥喜：所以你把内裤……

河津：没错，就在距真理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法官：真是莫名其妙……今天的审理就到此为止。看来这个证人的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牙琉：能允许我说句话吗？

法官：请说，牙琉检察官。

牙琉：不管结果如何，今天的审判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被告北木泷太的确在现场，而且当时他手持凶器正在与死者对峙。另外……被告也的确有明显的“杀人动机”。

法官：的确如此，不能消除对被告北木泷太的嫌疑。在现场没有第三人的情况下，行凶的只可能是被告。但还有一件事……死者右太阳穴的枪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希望检方和辩方能对此作出周密的调查。

牙琉：OK。

王泥喜：没问题！

法官：那么，今天的审理就到此结束，退庭！

6月16日 下午2点23分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王泥喜：内裤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美贯：也是对事务所的一种宣传哦。

美波：那个……

美贯：啊！美波小姐！

美波：不管怎么说，今天谢谢你们了。泷太他到底会怎么样啊……拜托了！请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王泥喜：那我提前恭喜你了。（混蛋！无论如何也不能输啊。）

美波：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全力帮忙！

王泥喜：请问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人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黑帮啊……

美波：嗯，没关系，因为泷太他人很好。虽然我家里一直反对这门婚事，不过我太喜欢泷太了，所以没办法……

美贯：美波小姐一点也不像跟黑社会有接触的人啊，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呢？

美波：嗯……我想应该是以前工作的地方吧……

王泥喜：（看来美波小姐不太想说自己的事……）

美波：说起来……北狐一家的组长好像准备退出黑道，将产业朝正常的方向发展。这是泷太父亲最近突然宣布的，下面的人也都很困惑。

王泥喜：（嗯，的确很不合适啊，穿着围裙的黑道老大……）

美波：但泷太他很反感这个，真是个有男人味的人。他经常说“要是我当了老大一定继续让组织走黑社会的道路”。

王泥喜：（这个混小子……）

美波：北狐一家最近存了不少钱，而且泷太的父亲在很多领域都开始崭露头角。但泷太说“黑社会不能只知道赚钱”……

王泥喜：另外，泷太好像在宇狩那里做过手术。

美波：是有这回事，因为泷太他很喜欢打架。

美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牙琉先生是这么说的。好像是手术失误……连这都隐瞒，实在是太可气了。

美波：那我先回去了，泷太的事就拜托你了。

王泥喜：是！交给我好了！（对了，突然想起一件事……）美贯，我们先到人情公园去。

（两人来到人情公园门口。王泥喜从垃圾箱里找出一双拖鞋。）

美贯：这个箱子……是昨天找到后视镜的那个吧！

王泥喜：没错。沾上油漆的还有这双拖鞋……说明它也是“事故”之后掉落在这里的。

美贯：不知道跟爸爸的事故有没有关系……先收起来吧。

（拖鞋的鞋底沾上了油漆，还有一块“树叶状”的空白……）

王泥喜：哎？这个是……脚趾的痕迹？那从这里也可以提取指纹了？

美贯：嗯！说不定是重要的证据！试试看吧！

（王泥喜开始用指纹粉提取脚趾的“指纹”。）

王泥喜：哦！成功了！这是大拇指的吧，快做对比！

美贯：好的！哎？指纹的样本只有刑警那里才有啊……

同一天 某时刻
北狐组门前



（当来到北狐组门前时，扫地大婶小梅又告诉了他们关于泷太的一些事情。）

小梅：我家泷太虽然整天想着当黑社会，不过骨子里却是个好孩子。半年前的事件中也是，他一枪都没有开。这件事完了之后一定要让他跟组长好好谈谈。其实组长他最在意的就是泷太，不过两个人老是闹矛盾。我想总有一天泷太会明白他爸爸的感受……说起来……那天晚上组里的确不见了一把枪。

美贯：凶器果然是这间屋子里的……

王泥喜：手枪是什么人都能用吗？

小梅：下面的人一般不允许带出去。应该只有组长，小头目，还有……泷太可以拿到吧……

王泥喜：这样啊……

小梅：这次的事件或许会招来警察的搜查……不过要来就来吧。哈哈哈哈哈！

王泥喜：（真是个爽朗的人……）

同一天 某时刻
矢田吹家门口

（与麦面先生交谈之后，发现他以前竟然是一名外科医生，而且资格比死者宇狩还要老。不过由于他一直视宇狩为自己的克星，所以对他有很强的敌意。这让王泥喜似乎发现了另一个嫌疑犯……）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王泥喜：那个……我想见见委托人。

泷太：久等了！我可爱的小骗子！啊！是你们啊！我还以为是美波呢！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王泥喜：请问你和美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刚刚问她的时候，她回答得吞吞吐吐的。

泷太：既然她都没跟你们提起……那我就更不可能说了吧，因为她好像不记得过去的事了。普通人一见到美波就有一种“想要守护她”的想法吧？因为她看起来很柔弱。

王泥喜：那个……我再仔细问你一次，你真的朝死者开枪了吗？

泷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王泥喜：哎？

泷太：在组织的健康检查中得知我心脏里有子弹的那天，我拿了把组里的枪出门了。我也要让那个医生尝尝“心脏里有颗子弹”的滋味！

王泥喜：（唔……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美贯：但你当时拿的是小刀吧……

泷太：匕首……因为我考虑得很周密！就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在公园里遇到了那个家伙。不知怎么回事，他当时正拉着一

个面摊。总之，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不过现场不可能会有第三个人开枪杀死他。大概……就是我干的吧……

王泥喜：（大概……这什么态度啊……）

同一天 某时刻 人情公园门口

王泥喜：（那辆摩托车？难道是……）

牙琉：哦，这不是凸额头么。

王泥喜：（果然……）牙琉检察官。

美贯：请问你也是来搜查的吗？

牙琉：是啊。本来已经准备回去了，没想到摩托车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王泥喜：摩托车？

牙琉：大概是排气管被堵住了吧。

美贯：明明是看起来那么贵的机车！这么简单就坏掉了？

牙琉：没办法，大概是汽油有问题吧。汽车和摩托都是一样，只要有一点毛病就……比如，排气管被堵住的了引擎就打不着。机械这种东西还真是脆弱啊。我要去修理店了，再见。反正现场主任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

王泥喜：现场主任？穿白大褂的那个？

牙琉：没错。她好像心情不太好，先走一步了。

美贯：先到公园里去看看吧。

同一天 某时刻 人情公园内

王泥喜：哎？昨天盖在地上的蓝布怎么不见了……

茜：你们两个，怎么又来了。

美贯：刑警姐姐，你今天的心情还是不太好吗？

茜：的确，烦死了。那个当当叮叮的人惹得我真心烦。

美贯：当当叮叮的……是指牙琉检查官吧？

王泥喜：我们一般说“叮叮当当的”……

茜：他一走路身上的饰物锁链就响个不停，吵死了。咔嚓咔嚓咔嚓……

王泥喜：（你还不是总发出“咔嚓咔嚓”的吃零食声……）说起来，你好像认识成步堂先生啊。

茜：我以前曾受过成步堂照顾，也可以说是被他“救”了吧。我后来为了当上科学搜查官而前往美国留学。

王泥喜：但你现在不是……刑警吗？

茜：因为最后的考试没有及格。但、但重要的不是身分，而是那颗科学的心！

王泥喜：唔……你好像对牙琉先生有些意见是么？

茜：总感觉他跟那种嚣张的人有些合不来。不过说起他……七年前，成步堂被剥夺律师资格那件案子的检察官好像就是他。

王泥喜：哎！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茜：你不是成步堂的徒弟吗？连这都不知道？

王泥喜：（徒弟……）请问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茜：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去调查，这也是为了你好。

王泥喜：另外……你从刚才开始趴在地上摆弄什么啊？

茜：想知道吗？呵呵，就是这个，前不



久邮购的，想在勘察人员来之前先试试。

王泥喜：（邮购的……）什么啊？有滚筒，有烧杯……

茜：这是鉴定足迹用的。案发当晚因为下了雨，所以现场留下了许多脚印。

美贯：难怪昨天来的时候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布。

茜：嗯，那是为了把脚印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了，今天的审理很麻烦吧？比如“偷内裤的大学生在何处目击事件”这种事……只要有了这个就很容易证明哦。要不要试试看？

（先把液态的石膏倒在脚印里，然后用电吹风把它吹干，等石膏凝固了再取出来刷上墨水，再印在白纸上，一个鞋底的图样就做好了。经过与样本的对比之后，确认了泷太和河津当时都在现场，不过还有一个足迹……）

美贯：哎？这个痕迹好奇怪啊。圆溜溜的，而且还像是沾了一片树叶的样子……

王泥喜：（树叶？难道说……）可能是这双拖鞋的脚印吧。

茜：嗯？在那种地方怎么会有拖鞋的脚印呢？

王泥喜：请仔细看看这只拖鞋的鞋底。

茜：啊！沾了油漆，而且有一片树叶型的空白！

王泥喜：这个痕迹大概是树叶沾在鞋底上踩到油漆后留下的吧。

茜：拖鞋上写着……“宇狩外科医院”！

王泥喜：也就是死者的医院，拖鞋是那里的东西。

美贯：也就是说……医院跟凶案一定有关系！刑警姐姐，拜托你一件事！

王泥喜：能让我们去搜查一下宇狩外科医院吗？

美贯：看门的那个人老是不让我们进去！他说“如果不能证明与凶案有联系的话就禁止出入”。

茜：好吧……我想想办法。把这个拿给他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王泥喜和美贯得到“宝月刑警的指令书”。）

王泥喜：真是谢谢你了！（太好了！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同一天 某时刻
宇狩外科医院

（利用指令书，两人终于顺利进入了医院，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碗。）

美贯：是麦面大叔店里的碗！

王泥喜：（这会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吗……）对了，旁边那双凉鞋是怎么回事？在空无一人的医院里……哎？上面有脚趾的痕迹！

美贯：说不定可以提取出指纹！咱们试试看吧！

王泥喜：果然有……（不过对比的事还是只有找宝月刑警才行，先放着吧）这里的走廊是通向院长室的吗？

美贯：没错，那扇门上不是写着么，也就是死者的私人房间。门好像没有锁。

（喀喇……）

美贯：啊！王泥喜，刚才门里边好像有声音！

（打开门之后，两人刚好看见有人跳窗逃走。）



王泥喜：那个人跳窗跑了！快追！

美贯：等一等！就算现在追过去也没什么用！

王泥喜：（好像是追小偷的经验发挥作用了……）那么先通知警方吧！

美贯：嘿嘿，我倒觉得先调查一下这个房间比较好！警察来了一定会把我们赶出去的。这家医院肯定跟凶案有关系！

王泥喜：（奇怪……）这个台灯怎么放在地上……啊！灯泡已经破了。

美贯：大概是小偷把它碰到地上之后摔坏的吧。

王泥喜：但就这样立在地上，感觉还是很奇怪……哎？电线上有红色的……血迹？这是血迹么？这个台灯果然有问题。

美贯：屋里被翻得乱糟糟的，是小偷在找什么东西吗？

王泥喜：的确，连桌子上的水杯都碰倒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倒出的果汁已经干了？

美贯：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刚才的小偷碰倒的……

王泥喜：嗯……时间要更靠前一些……

美贯：哎，这个保险箱好可爱啊。

王泥喜：这是需要输入四个数字才能打开的锁……啊！已经输入了两个了！“七”和“九”！难道刚才的小偷正准备打开这个么！（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啊……）

美贯：不过剩下的两个数字我们都不知道啊。

王泥喜：（有了！可以用那个！）用指纹粉吧。按键总需要手指吧，那么用这个就能知道剩下的究竟是哪两个键了。

（把粉末涂在键盘上，吹开多余的粉末后指头按过的键就显现了出来）

美贯：果然看到了！

王泥喜：不管那么多了，先把保险箱打开再说。

（按下七九五二。）

王泥喜：打开了……这是，病历吧……

美贯：只有一份，和X光片放在一起。

王泥喜：看看就知道了。唔……没法看啊……上面写的是德语……

美贯：不过名字是用的日语……啊！患者的名字是“北木泷太”！

王泥喜：应该就是那个委托人泷太了。可为什么只把这份放在保险箱里呢……

美贯：还有医生的签名。“负责医生：宇狩辉夫”。

王泥喜：哎？“病历处理”这一栏写的负责人是……

美贯：嗯……护士是……“并奈美波”！

王泥喜：就是泷太的未婚妻，原来她以前在这家医院工作啊。为什么她不告诉我们呢？

美贯：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吧。

王泥喜：（美波小姐以前在这家医院工作过……而且处理过泷太的病历……这意味着什么呢……）哎？又有新的发现，这是弹头吧。

（王泥喜从保险箱的内壁上挖下一枚弹头，由于打进了金属壳里，因此导致弹头有些变形。）

美贯：的确像是弹头……

王泥喜：（可为什么打进了保险箱里边呢……）这趟收获不小，拿去给宝月刑警看看吧。

（两人回到人情公园内找到宝月刑警，将凉鞋内的指纹和拖鞋内的指纹交给她比对，结果完全一致。剩下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两双鞋的主人。）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泷太：久等了！我可爱的小堕天使！哎？怎么又是你们！

王泥喜：那个……你打算每次都这么出

场么……泷太，你见过这个吗？

（拿出凉鞋。）

泷太：当然，这本来就是我买的嘛。

美贯：是买来送给美波小姐的吗？

泷太：没错！是她的生日礼物哦。她的脚很小，很可爱哦！

美贯：原来真是美波小姐的东西……

王泥喜：看来我们猜对了。还有这个，也请你看一下。

泷太：哎？上面有我的照片？难道说这是……

王泥喜：没错泷太，这的确是你的东西。请看看这里，“负责护士”这一栏有并奈美波小姐的签名。

泷太：哈哈，还是被你们知道了她以前是护士。

美贯：你果然是在医院里和美波小姐相识的。

泷太：的确如此，我就是在那家医院认识她的。

王泥喜：能详细告诉我们整件事情吗？

泷太：没办法，就跟你们讲讲我和美波的初次相遇吧。半年前我受了枪伤之后，多亏及时送到医院才保住了性命。我就是在那里遇到小美波的。最开始的时候她有些怕我，不过最后还是被我“恶”的魅力所感染了！她好像对那份工作有些厌倦，所以我跟她说“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这样说是不是很有男人味？然后你们猜她怎么说？

美贯：怎么说的？

泷太：她小声说“如果你跟我结婚的话……”

王泥喜：你们就是这样订的婚？

泷太：没错！我们是在病房里产生的爱情！手术完成之后，她就和那家医院说再见了。

王泥喜：（他到底是单纯还是说本来就是个白痴……）

同一天 某时刻
矢田吹大叔家门口

美贯：大叔！可找到你了！

麦面：是美贯啊，有什么事吗？

美贯：有件东西想给你这个“医生”看一看。

麦面：好久没有人这么称呼我了……

王泥喜：麦面大叔……请你看看这个。

麦面：这不是病历么，这个可不能随便拿出来啊……嗯……

美贯：怎么了大叔？

麦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我们也想知道啊！这份病历是我委托人的东西。他现在被怀疑杀了人，正要接受审判……

麦面：别开玩笑了！这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像他这种状态正好就是所谓的“命悬一线”……

王泥喜：请说得详细一点！

（麦面大叔突然取下了假发，露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麦面：根据这份病历，北木泷太患者的心脏旁边残留着一枚弹头。而且这份东西是在“手术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记述了弹头取出手术的整个过程，我们从X光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枚弹头。

王泥喜：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呢……

麦面：只有一种可能性……手术实在太过困难。弹头嵌入了紧贴着心脏的大动脉之中，但它却奇迹般地被这些动脉包了起来。只要移动它超过0.2毫米就可能引起大出血。一般的医生根本没办法做这种手术……现在这种状态本身已经是个奇迹了，如果想要把子弹取出来……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奇迹，而是超越奇迹的“大魔术”！由于心脏的跳动和肺部的活动，那枚弹头现在仍然很“活跃”，患者大概最多能活……半年。

王泥喜：但是泷太从出院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

麦面：所以我才说是“分秒必争的事”！审判之类的先推后吧。

美贯：那宇狩医生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

麦面：我想我可以理解那家伙的感受……在紧急手术时，打开病人的胸腔后却发现是这种状况……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

美贯：绝望……

麦面：他除了就这样把病人的伤口缝上以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且也说不出“弹头没有取出来”这种话。

美贯：对了！北狐一家是……

麦面：没错，这个小子是北狐一家组长的独生子。而且……就算不做手术，出院之后也可以活得好好的。但如果他当时强行取子弹，肯定会引起大出血，病人也就……之后丢掉性命的，肯定不只这位病人一个。如果利用和组织的深厚关系，想要隐瞒也不是不可能。

美贯：太过分了！这根本就是见死不救嘛！

麦面：大人的世界里到处都是这种丑陋的黑幕，与这个比起来，黑帮之间的火并是多可爱的一件事啊。真正的邪恶，与实力强大与否根本没有关系。

美贯：唔……麦面先生你也是外科医生吧！那么请你为泷太做手术……

麦面：别说傻话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也没几个人敢做这种手术。大概找遍全世界最多也就一个，或许一个也没有……

王泥喜：我有一个问题。病历上“负责护士”这一栏里有并奈美波的签名，也就是说她知道泷太的病情……但她为什么没有跟泷太本人说呢？（从常识上考虑，这根本说不通嘛……既然要结婚怎么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呢……）

美贯：那个姐姐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王泥喜：（并奈美波……）

6月17日 上午9点52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王泥喜烦恼得几乎一夜没睡，带着两个黑眼圈来到了法庭。之后从成步堂口中得知检方今天的新证人是被告的未婚妻并奈美波，但是经过昨天的调查，王泥喜完全无法猜测这个女人究竟会说出怎样的证词……）

同一天 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四法庭

法官：在昨天的审理中，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目击证人都有很大的犯罪嫌疑……不过渐渐清楚的事实是，案发时被告和死者确实都在公园内，加上目击者一共三人，现场没有发现第四个人，

牙琉：也就是说，今天要从外侧发掘这个遗憾的事件。“得到凶器的途径”、“犯罪准备”……被告的未婚妻已经全部都招了。

法官：那么，请被告的未婚妻上庭！

美波：我叫并奈美波，现在正在准备当新娘……

法官：请问你今天是作为检方证人出庭的吗？

美波：我一开始其实没打算作证，但后来还是认为有些事不能隐瞒……

牙琉：在案发当天被告北木泷太的确是跟你坦白过他的“犯罪计划”吧？

美波：是的……

法官：那么下面请证人作出证言！

美波：是。那是组织的健康检查结果出来的日子，得知宇狩外科医院撒了谎的泷太很生气，他说“要让那个医生也尝尝这种滋味”，然后拿着组里的枪出去了。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那件事……所以，犯人应

该就是泷太……

法官：看来那把手枪果然是北狐一家的东西。那么夺去死者的性命的那颗子弹也是……

牙琉：有证据证明的确是被告带走的那把枪射出的子弹。从弹头上的“膛线纹”就可以轻易检查出来。

王泥喜：那么请问证人，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计划的？

美波：就是事件发生的当天。如果知道他真的敢开枪的话，我当初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他的！

法官：我明白了，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这个人……）你为什么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泷太！

牙琉：反对！请不要对着女士大吼，凸额头。拿走手枪的的确是被告，而且泷太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能用手枪将死者射杀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被告。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

法官：的确如此，这就是重点。辩方请解释这一疑问。

王泥喜：刚才的证词其实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最后开枪的有可能是其他人！

牙琉：什么意思？

法官：嗯……那么辩方，你认为是谁最后使用了那把枪呢？

王泥喜：当然就是证人——并奈美波自己啊！

美波：你、你是说我？

王泥喜：你刚才说得很清楚，你清楚地知道“犯罪计划”……

牙琉：反对！你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啊？难道说你认为是这位小姐偷了未婚夫的手枪，代替被告去杀死院长？呵呵，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法官：的确不合逻辑。我自己就算遇到再怎么喜欢的对象也不会做出“杀人”这种事。

王泥喜：但如果……死者和证人之间有某种联系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证人有“私人性的动机”。

牙琉：真有趣，死者和证人小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美贯：看来警察果然没有调查过那个保险箱。

王泥喜：证据就是这个！

（出示泷太的病历。）

法官：这不是……病历么。

王泥喜：这是在宇狩外科医院的保险箱里找到的，但问题是上面的名字……

法官：这是……这上面有证人的名字！

王泥喜：证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波一下子变了一副面目，再也不是气质优雅、温柔可人的大小姐，转而摆出一副无赖的嘴脸。）

美波：“怎么回事”？问得真奇怪。

王泥喜：（表情变了……）

美波：我直到半年前都在那家医院工作，后来因为觉得很无趣，所以把工作辞了。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可问的。

法官：请等一下！你曾经说过“和死者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证词！

美波：现在当然没有关系了。我不是说过了么，半年前就辞职了。你们不会对恋爱对象过去的一切都要刨根问底吧，真是小气。

王泥喜：反对！“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这说不通啊。你从宇狩外科医院辞职后与那里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吗？那这个请问你作何解释！

（拿出在医院入口处找到的凉鞋。）

王泥喜：这应该是你的东西吧。

美波：呃！我、我怎么知道。说不定只是款式相同而已……

牙琉：很遗憾，小姐。你这样可不太好哦，刚才的“动摇”就是你的失败之处，你果然隐瞒了什么事情。

美波：什、什么啊……你不是我这一边的吗？

牙琉：脚底也是可以提取出指纹的，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就知道这双凉鞋到底是谁的了。

美波：哼……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是想让泷太走上正道罢了。

法官：嗯……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线索了，就再相信你一次。

王泥喜：既然医院入口处有你的凉鞋，说明案发当晚你去过宇狩外科医院！

美波：我不否认，反正反驳也没用。

法官：请证人对当时的情况作出证言，案发当天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美波：我当天的确去过医院，这是辞职半年后的第一次。可以说是“提醒”吧……我告诉宇狩泷太拿了枪在找他。因为院长胆子很小，所以不敢跟北狐一家的人提起自己的失误。就这些，我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做。怎么说医生也是以前的同事，我去提醒一下也很正常吧。

法官：“失误”是指……昨天被告自己亲口说过“手术失败了”……

美波：医生他虽然很小气，但就这样被打死的话岂不是太可怜了？所以我就跑去通知他。

法官：的确，这是很正常的事。

牙琉：但无论是谁都能看出有一件事不是很自然。

法官：是什么啊？牙琉检察官？

牙琉：当然就是落在门口的凉鞋。你穿着这双鞋到医院去，也应该穿着它回家吧，但为什么后来凉鞋会留在那里没有被穿走呢？

王泥喜：（糟了！被他抢先一步。）

牙琉：看来对这个有必要说明一下。比如……当时那里有一双很类似的鞋，所以你不小心搞错了？

美波：嗯……没错，就是这样！你很清楚么，检察官先生。

牙琉：还有什么要说明的吗，凸额头？

王泥喜：（牙琉这个混蛋……把证词的漏洞填上了，可恶……）

法官：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还好昨天发现了这个，不然事情就难办了……）这份病历是在院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这一份会放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证人，你应该知道理由吧。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宇狩院长做的手术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失败，于是他做了一份假病历拿给泷太，而把真的这份放在保险箱里。但是……美波小姐你却在这里出场了。负责处理病历的护士实际上就是你，也就是说……你分明知道手术的真相！你和宇狩医生的立场完全一致！现在你还打算声称自己跟此事无关么！

美波：哼，我当时也就是个“护士”，而负责病历内容的只有医生，我什么也不知道。

王泥喜：（又、又来了……手镯有反应！说明证人的“动摇”以无意识的“动作”表现了出来。我一定要努力粉碎她的谎言！）

（进入“看穿模式”。）

王泥喜：就是那里！你在说“事到如今没有必要为了半年前的病历而跑到医院去”这句话时……“事到如今”？其实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

美波：你在说什么啊？

王泥喜：刚才的证词……我“看得”很清楚，在提到“事到如今”时，你因为紧张，所以无意中从内侧拈动了大拇指上的戒指。

美波：呃……

王泥喜：（动摇了……刚才的判断果然没错！“事到如今”就是她证词的突破点！）病历其实根本不是你所说的“过去的东西”，而是在半年之后仍然“威胁”着你的东西！

美波：你别胡说！我已经和医院完全没

有关系了！

王泥喜：没错。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你不得不处理掉这份病历。美波小姐，已经没必要隐藏了吧，病历之所以成为了一颗“炸弹”，就是因为这个！

（拿出泷太的健康诊断报告。）

美波：这有什么关系……

王泥喜：不，这对你来说是一件不得不在意的事。因为你清楚地知道泷太的X光照片上有一块金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健康检查，才让沉睡半年的病历对你产生了威胁！

美波：不要啊！

（美波绝望地抱头大叫。）

王泥喜：以上是我的陈述，法官大人。

法官：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证人为什么突然像承认了自己在撒谎一样……

牙琉：我也感觉到凸额头那种强烈的气势。有趣，这位小姐好像的确是在说谎。

王泥喜：没错，“和宇狩医院完全没有关系”这句证词根本就是假的。如果这份病历落入北狐组的手中她就完了。没错吧！证人！

美波：是这样的……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

王泥喜：（成功了！揭穿了她的谎言！）

美波：请、请等一下！这份病历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威胁”，所以那天我才去找院长。但就只是这样而已，我告诉了他泷太的事，完了之后立刻回家了。

牙琉：看来询问还没有结束啊。证人的确隐藏了一些事情……但是！还不能确定这与本案有没有关系。

法官：嗯……那么，询问继续！

王泥喜：（可恶！就只差一步！继续吧……）你说你到院长办公室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吧……请大家看看这个。

（拿出从保险箱内壁上挖下来的弹头。）

美波：什么啊这是？好像是个被压坏的工艺品。

王泥喜：这枚弹头是在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的。也就是说，在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牙琉：反对！不要开这种无趣的玩笑好不好？警察应该已经搜查过医院了。

王泥喜：我们发现这枚弹头时它已经嵌进了保险箱的内壁里。

牙琉：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颗子弹是不是案发当天……

王泥喜：反对！你刚才说明过了吧，只要检查“膛线纹”就能知道是不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如果同样是那支被泷太带走的枪射出的子弹，那么就可以证明当晚在院长办公室内发生了“枪击事件”！

法官：法警！立刻把这颗子弹送去作膛线纹检查！

（三十分钟后，检查报告送到了法庭，报告上认定“两颗子弹的膛线纹完全一致”）

法官：果然如此……保险箱里的子弹确实是由凶器发射出来的。

王泥喜：这颗子弹可以证明当晚在院长办公室内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而且当时保险箱的门是打开的，里面放着重要的病历。

法官：那么……到底当时是谁在威胁宇狩医生，让他打开保险箱呢？

王泥喜：很明显，这个人就是证人，并奈美波！

法官：辩方，难道你是打算告发这位证人么！

王泥喜：并奈美波明知北木泷太的手术失败了，但却隐瞒事实与被告缔结婚约。她明明知道只要那颗子弹还留在被告的胸腔里，泷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大概是打算结婚之后等被告死去，夺取北狐一家的财产继承权吧！

法官：什么！

牙琉：我好像听说过，最近北狐一家一心从商，似乎攒下了不少钱。

法官：难道证人是觊觎这些财产才答应和被告结婚的么……

美波：呵呵……呵呵呵……

法官：证人你怎么了？

美波：不好意思，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王泥喜：什么意思？

牙琉：你终于打算说实话了，小姐。

美波：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看来想全身而退似乎不太可能。

王泥喜：你果然……

美波：没错。因为我太喜欢钱了。我可不想被这种事纠缠。另外，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王泥喜：什么事？

美波：你刚才说过要向我“告白”？

王泥喜：是“告发”……

美波：那么以什么罪名呢？我的确是为了得到财产而接近“少爷”的坏蛋……但实际上拿着枪的却是那个人啊。大概是在我回去以后他才开的枪吧。所以说不是我，是那个“少爷”干的。

王泥喜：但是……

美贯：你在说什么啊！明明就是你因为那份病历而担惊受怕！

美波：不过我可没有手枪啊。

美贯：那、那个……说不定你偷走了泷太的手枪……

美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会说出来吧。但据我所知他的证词里说“是我开的枪”啊，呵呵。

王泥喜：反对！他一定是为了保护你才这样说的！

牙琉：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似乎漏掉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证人的确很想得到那份病历，但如果她当时成功威胁死者打开了保险箱，应该就这样拿着病历离开啊。也就是说这份东西根本就不应该留在保险箱里。

王泥喜：（的确如此！）

法官：那么，接下来请证人说出事情的真相，包括你自己在案发当天进行过的所有活动。

王泥喜：请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证明了你当天到过宇狩外科医院！

美波：哼……我那天的确去医院见了院长，想跟他谈谈，把病历拿回来。但开枪的不是我，而且你也没有我偷走手枪的证据吧。另外有人目击了“少爷”在公园开枪杀人的瞬间，院长右太阳穴的那个伤痕不是也已经没有问题了么。那份病历对我来说的确是有些“危险”，为了能处理掉它，我才会到医院去。

牙琉：但你并没有拿到病历。

美波：最后无奈地放弃了……当天晚上宇狩就被杀了。知道这件事以后，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但因为那里已经被警察封锁了，所以只好……

王泥喜：难道说……那个时候的小偷……

（王泥喜想起了昨天在医院里碰到小偷的事。）

美波：哦，那两个是你们啊。只要你们晚来一分钟，我就能打开保险箱了。

法官：那不就是“非法侵入”么！

美波：的确如此……不过今天审理的不是“少爷”的凶杀案吗？那件事跟本案可没什么关系。

法官：不管怎么样！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承认较轻的罪行想借此逃过重罪么……）右太阳穴的伤口……但我们昨天已经证实过，内裤小偷河津是在凶手与死者的北面发出大吼……

牙琉：没错，既然内裤小偷是站在两人北面目击的事件，那么……

法官：啊！那么就不可能在死者的右太阳穴留下伤痕！辩方，你的意见呢？

王泥喜：辩方可以作出没有矛盾的假设！理由是真凶根本就是藏在一个“完全想像不到”的地方开的枪！

美波：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地方！

王泥喜：（开枪的位置，当然就是在这里！）

（王泥喜在平面图上指出位置，竟然是拉面摊里面？）

王泥喜：真要感谢你呢，美波小姐。

美波：你、你胡说些什么啊！

王泥喜：多亏你的出现我才能重新思考整个事件。假设证人河津京作的证词完全正确，那么他就是站在两人北面发出的大喊，之后死者将头转向他的方向，也就是死者的右手边，这时有人开了枪，击中死者的右太阳穴。而当时正对着死者右太阳穴的……就是在死者身后的面摊！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辩方！犯人藏在面摊里面？

牙琉：反对！请好好想一想，如果面摊里面就是犯人，那么死者为什么要把他拖在身后一直走到公园去？

美波：况且面摊里根本藏不下一个人么。拖着那么大一件东西，肯定很快就被发现了。

王泥喜：反对！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死者拖着面摊这件事本身！

牙琉：反对！我们还是挨个解决吧。死者把面摊拖到这里来的原因，无论怎么想都找不出理由啊。请你出示证明“面摊里藏着人”的有力证据！

王泥喜：没问题，证据就是这双被油漆弄脏了的“宇狩外科医院”拖鞋！

牙琉：你把这个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王泥喜：我们在紧挨着面摊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拖鞋印，而且上面有并奈美波小姐的脚部指纹。

美波：呃！

王泥喜：这就是你藏身在那个面摊之中的证据！

牙琉：反对！现场的拖鞋印只有一个，这根本不能称其为“足迹”吧。

王泥喜：反对！请你认真看看平面图！拖鞋印就在石头铺成的人行道旁边，踩上去之后根本不会留下脚印！

牙琉：反对！但那也只是个足迹而已！那里只是留下了一个拖鞋的脚印而已，有可能是装在面摊里的拖鞋掉在地上之后形成的。

王泥喜：反对！这根本就是强词夺理！

牙琉：还有一点。面摊里一般都放着营业用的器具，根本就没有能藏下一个人的空间！

王泥喜：很遗憾，我确实找到了在里面“做出”足够大空间的工具，就是这个！

（拿出麦面先生的碗。）

王泥喜：这是被盗面摊所使用的碗。

法官：那又怎么样？

王泥喜：昨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很多这种碗……就在宇狩外科医院的候诊室里！面摊的老板曾说过“所有的碗都在里面，所以没有面摊的话我根本开不了张”。也就是说，案发当晚在那个面摊之中确实存在藏人的空间！而且就是在死者的医院内“做成”的。而时间……就是在并奈美波访问医院的时候！

美波：哼！稍不注意你就自说自话地胡乱推理……不对，根本不是推理，简直就



是胡言乱语！

法官：证人，请你明白自己在这个法庭上的立场。总之，辩方已经证明证人有杀害宇狩院长的动机和时机。

美波：像这种不合情理的“逆转”，连童话里都没见过。

法官：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请作出证言。

王泥喜：（这是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当晚宇狩院长会拖着面摊，以及这个女人会藏身在面摊里……我要解开所有的谜！）

美波：那天晚上我拜托宇狩院长把病历给我，因为那件东西绝不能落到北狐一家的手中。但院长他却完全误会了，根本不和我谈。好像把我当成了北狐一家的间谍。没办法，我只好放弃，之后就回去了。真的只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

王泥喜：你果然知道“手术的失误”……因此你为了自己想要销毁病历！

美波：我不否认。而且我确实提醒了医生“少爷”知道了健康检查的结果，正拿着枪到处找他。

法官：原来如此……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果然是在说谎……）就是那里！

美波：干什么啊！突然……

王泥喜：你在说出“只是和他说了会儿话”这句证词的时候你由于紧张而不自觉地……摆弄脖子上的纱巾！

美波：什、什、什么啊！

王泥喜：（比我想像的还要有用……）

美波：请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的确已经说了真话……

王泥喜：不管怎么说，一提起“院长办公室”你就会下意识地注意到纱巾……你到底想用它来掩饰什么！

美波：你、你、你有什么证据！

王泥喜：证据就是……这个台灯！

（王泥喜拿出在院长办公室找到的台灯。）

美波：这是……

王泥喜：哼哼，又把手放在纱巾上了。

美波：唔！

王泥喜：这个台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灯泡是破的，而且电线上有红色的污渍。如果把它和“藏在脖子上的东西”联系起来的话……

美波：说话别绕圈子！

王泥喜：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很简单，请并奈美波小姐把你脖子上的纱巾取下来。

美波：唔……

牙琉：反对！这件事跟本案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泥喜：反对！到底有没有关系，只要证人把纱巾取下来我们就知道了。

美波：我……我拒绝！我可是来作证的好心人啊！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是……

法官：证人，你似乎有些得意忘形啊。你早就不是什么“好心人”了，请把纱巾取下来。

美波：不要啊啊啊啊！

（美波取下纱巾后，脖子上赫然是一条清晰的勒痕）

法官：这脖子上的痕迹，难道是……

王泥喜：那天晚上在宇狩医院果然发生了什么事！你因为无论如何都要取回病历，所以偷走了被告准备好的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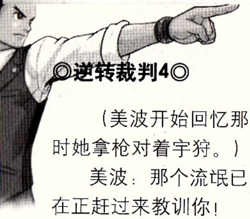
法官：请等一下！但这个台灯和证人脖子上的伤痕……根本对不上号嘛！

王泥喜：没错。案发当晚在宇狩医院里的“受害者”其实是并奈美波小姐。也就是说你本来是想威胁宇狩院长的，结果反而被他袭击了。这就是那晚发生在宇狩医院的“事件”！

（法庭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究竟事情真相是什么啊！

美波：我刚才说的是真的！那天我在他办公室里……



（美波开始回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当时她拿枪对着宇狩。）

美波：那个流氓已经全部都知道了！现在正赶过来教训你！

宇狩：这家医院大概也到头了吧……

美波：你赶快把病历处理掉啊！快把东西给我！

宇狩：嗯……其实你只是想救你自己而已吧？

美波：什么？

宇狩：我知道了，你为了能顺利嫁进去……如果这份病历被他们发现的话你也就完了！

美波：你……

宇狩：我要是倒了霉，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你可别忘了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王泥喜：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美波：他突然把我推到在地板上，之后用台灯的电线死死勒住了我的脖子……他当时是认真的，他真的想置我于死地。之后我就昏了过去。

法官：也就是说当晚的“被害者”其实是你……

牙琉：电线上的红色污渍，大概是证人的口红吧。

美波：我根本就不想回忆起那晚的事……所以隐瞒到现在。现在事情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吧。

王泥喜：什么？

美波：我当时因为差点被杀死而昏了过去，怎么可能躲进面摊杀人啊！

法官：案发当天，发生在宇狩医院的事终于弄清楚了。证人与死者宇狩辉夫之间果然另有隐情。

美波：对不起……因为我当时紧张得喘不过气。可以让我回去了吗？

法官：嗯……在这次的事件中你的行为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的话……似乎也情有可原。你认为呢？辩方？我认为这个证人身上的谜题已经全部解开了。

王泥喜：（大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对她同情起来了……）

法官：那么对这个证人的询问到此……

牙琉：反对！哼哼哼，热闹的演唱会才刚刚开始呢！作为一名律师，你果然还太嫩了，王泥喜。为什么不为了追求“真相”而坚持到底？

法官：牙琉检察官？

牙琉：宇狩辉夫将并奈美波勒昏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王泥喜：啊！但是，留下了那么深的痕迹，说明美波小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清醒过来啊。

美贯：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可以藏进面摊中啊！

王泥喜：啊！（晕倒的并奈美波……拖着面摊的宇狩医生……以及从面摊中射出的子弹……）并奈美波小姐！对你的询问还没有结束！

美波：你无论如何也想让我背上杀人的罪名吗？就连那位检察官先生也是……

牙琉：是说我吗？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美波：真相？我可不知道，被他袭击了之后我就晕过去了。

王泥喜：但宇狩院长在那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牙琉：没错，问题就在这里。

美波：总之我没有杀人。说了当时已经晕过去了嘛。

牙琉：但如果把医院的情况和公园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就能知道院长先生之后到底做了什么。凸额头！你明白了么！

王泥喜：（把美波勒晕之后……）偷走面摊的正是宇狩院长！

美波：你、你说什么啊！

王泥喜：医院里有大量的碗，这些碗原

本都是放在面摊里边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把碗拿出来呢？

美贯：嘻嘻，当然是为了“装”某件东西啊。

法官：难道说……

王泥喜：总算明白了，宇狩院长拿出碗后把并奈美波装了进去！如果宇狩院长误以为已经将你杀死的话……

牙琉：接下来要考虑的当然就是“尸体”的处理问题。

美波：你怎么突然说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

王泥喜：反对！如果继续推理就能发现宇狩本来想把你处理到“那个地方”去……而且在前往那里的途中，与被告北木泷太相遇。

牙琉：反对！那又怎么样？为什么非得到公园去？

美波：没错！院长没有理由到公园去的！那个面摊一定是被告的伪装！

王泥喜：反对！有证据能够证明死者到那里去的理由！请看平面图！死者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王泥喜在平面图上指着公园里的小河说道。）

王泥喜：理由……我想不用再专门说明了吧。

牙琉：抛尸……

美波：那个家伙打算把我……

王泥喜：这样以来所有“不自然”的状况都已经整理完毕。拖着面摊的死者和在面摊里的美波小姐。就在这时，河津发出一声大吼，让死者将头向右转，而你正好……

美波：你是说我开的枪……

王泥喜：而且有条件偷走泷太手枪的人……只有你一个！

法官：证人！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美波：哼……我想说“辛苦了”。

王泥喜：什么意思？

美波：为了救那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少爷编了这么精彩的故事。但很遗憾，你们的推理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为什么连检察官先生都没有注意到呢？

牙琉：呵呵，你真的要我说吗？

王泥喜：嗯！（难道真有什么事……）

牙琉：她想说的是汽车。

王泥喜：汽车？

美波：没错，院长不是有一台很棒的跑车么。他怎么会去偷面摊？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要运送什么东西，用汽车不就好了么。

牙琉：如果找不到死者盗取面摊的理由……你的推理根本就不能成立。

美贯：是不是那辆车是坏的……

牙琉：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

美贯：哎？

牙琉：难道你忘了吗？你爸爸的事？

王泥喜：啊！对了！当天晚上，就是这辆车撞伤的成步堂先生……

牙琉：之后死者便把车开回了车库，所以车子应该没有问题。

美波：没错，所以他没有理由放着汽车不用而跑去偷面摊吧。

王泥喜：呃……

牙琉：想不出理由的话，干脆投降如何？呵呵，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应该能从中找到答案。

王泥喜：（所有事情？）

法官：辩方！请说出你的理由！

王泥喜：（原来如此……）那天晚上，宇狩院长的车一定是出了故障。

美波：怎么可能！

王泥喜：多亏了昨天我偶然得知的一件事，而证据就是这个！

（拿出美贯的内裤。）

法官：怎么又是……内裤？

王泥喜：凶案发生的当晚，在这附近还发生了一件案子，也就是“内裤失窃案”，而这正好成为了本案的关键。内裤

小偷河津偷了美贯的内裤后，由于美贯的追赶而惊慌失措地逃进宇狩医院的车库。

美波：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王泥喜：他为了消灭证据，把内裤塞进“某个地方”之后逃走了。大家还记得“那个地方”是哪里吗？

法官：好像是……啊！是在汽车的排气管里！

王泥喜：没错。昨天我们在人情公园门口遇到牙琉检察官时他的摩托车坏了，原因就是排气管被堵，不能发动引擎。

美波：不能发动……引擎……

王泥喜：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宇狩医生不用汽车而要大费周折地去偷隔壁的面摊。美波小姐你认为呢？这下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

美波：嗯……的确如此。

（镜头转向美波在面摊中醒来的那一时刻。）

美波：（这里是……好暗啊……脖子像火烧一样……）

宇狩：你、你是谁！

泷太：什么我是谁！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太可恶了，居然一直瞒着我！

美波：（那是……泷太？）

宇狩：请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

泷太：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宇狩：等一下，骗你的人不只我一个，还有……

美波：（啊！不能让泷太知道……）

河津：你们俩在那干什么！

砰！（枪声）

美波：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切都结束了……

法官：但还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离开那个面摊的呢？

美波：开枪之后，我听见了目击者逃走的脚步声。

牙琉：河津京作也有过相关的证词。他为了给警察报案，跑到公共电话亭去了。

美波：我就趁这个机会从那儿逃走了。

王泥喜：所以才会留下拖鞋的痕迹。

美波：因为是被面摊运来的，所以当时我还穿着拖鞋。之后在北狐大屋的门口踩到了油漆，我就把它扔了。

王泥喜：这就是你的失败之处。

美波：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委托你处理这个案子，律师先生。

王泥喜：什么？

美波：当时看见“什么都做事务所”这种乱七八糟的招牌时，我就认定你一定没办法帮泷太洗脱罪名。

王泥喜：（可恶……）

法官：审理看来到此结束了。牙琉检察官，并奈美波小姐呢？

牙琉：已经认罪了，紧急逮捕手续也已经办妥了。

美贯：牙琉检察官脸色好难看啊，是因为自己输了么……

王泥喜：（牙琉他或许早已经注意到了，并奈美波就是凶手这件事……“你仔细想想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应该能从中找到答案”）

牙琉：你怎么了，凸额头？

法官：那么下面宣布对被告的判决。无罪！今天的审理到此结束，闭庭！

（案子结束了，而泷太似乎也终于了解到了父亲的心意，开始学会理解父母。看着表面上大吵大闹实际上已经和好的两父子，王泥喜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第三话 逆转的小夜曲（上）

（一场人声鼎沸的演唱会正在进行，舞台上歌手的激情表演将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潮。这是牙琉检察官所在乐队“牙琉波”的演唱会，而王泥喜和美贯也受邀来到了现场。）

7月7日 晚上8点05分
牙琉波的休息室

牙琉：啊，你们来了。

美贯：牙琉先生你好。

王泥喜：要是能把门票和邀请函一起寄来就更好了……

美贯：牙琉先生你刚才好棒啊！

牙琉：因为想要治疗你们受伤的心灵。那位贵客终于要出场了，我自己也很期待这次表演。

美贯：是有“民谣女神”之称的拉米洛小姐吧。

王泥喜：啊！宣传小册子上提到过她！好像是特别从外国请来的。

牙琉：嗯。去国外出差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她的声音，那简直是“女神的歌声”啊……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和她同台演出一次。

？？？：拉米洛小姐说“这有点表扬过头了吧”。

王泥喜：（好、好魁梧的外国人……）

牙琉：这位罗梅因·莱塔斯先生是拉米洛小姐的经纪人，也是她的翻译。

莱塔斯：非常荣幸能够把拉米洛的歌声带到这个国家来。

？？？：XXOO……（外语）

王泥喜：（什么声音啊……从来没听过这种语言，完全不明白意思。）

？？？：XXOO……

美贯：啊！是拉米洛小姐！

（一位带着面纱和头巾的优雅女性从莱塔斯先生背后走了出来，那高贵的气质的确有几分“女神”的气韵）

王泥喜：（被包围在谜团之中的歌手，拉米洛……伴着标志性的钢琴伴奏能唱出宁静、深远的歌声，现在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音乐家”）

拉米洛：XXOO……

莱塔斯：“我们也很高兴能和您同台献艺”。

牙琉：拉米洛小姐，你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啊。

拉米洛：XXOO……

莱塔斯：“您过奖了……如果没有这孩子的伴奏，我就只是个平凡的歌手而已”。

？？？：……

王泥喜：（好像在哪见过这个人……）

（拉米洛的旁边还有一位外表精致的小男孩，就像怕见陌生人似的牵着拉米洛小姐的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色的墨镜）

美贯：就是那个在舞台上弹钢琴的孩子，不仅长得可爱，钢琴也弹得很好。

莱塔斯：这位少年是马基·多拔约，他眼睛看不见，所以总是牵着拉米洛小姐的手，两人几乎走到哪里都在一起。

王泥喜：（虽说是外国人，但他们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

美贯：那个，感觉拉米洛小姐有点像是亚洲人啊，而且很神秘的样子。



王泥喜：的确……是个黑眼珠的美人。

牙琉：“视觉音乐”……她在世界各地旅行，用歌声把自己看到的风景表现出来，所以能唤起人们心中某种“温暖”的思乡情绪。

美贯：唱出……风景？

牙琉：她这次也为我写的诗谱上了曲，名字叫《恋爱吉他的小夜曲》。等一下就会表演给你们看。休息时间快结束了，下面就拜托你了，拉米洛小姐。

莱塔斯：接下来的民谣时间，乐队成员几乎不会参与，请各位欣赏马基的钢琴演奏和拉米洛的歌声。

牙琉：当然，我会作为吉他伴奏出场。

美贯：太好了！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太高兴了！

（拉米洛小姐在吉他和钢琴的伴奏下吟唱着动听的旋律，而且舞台效果也很引人注目，特别是拉米洛消失之后突然出现在几十米外的另一个高台这段表演让现场的气氛达到高潮。不过，牙琉的吉他好像突然燃了起来，是故意的还是……）

（拉米洛演唱的歌词：甜心，甜心 请将我拥入怀中 心的钥匙刚刚被盗 ……喜悦……爱的旋律 包围着我的身体 如今被放开 嗯……嗯……灼烧了胸口的火焰 让爱人也燃烧起来 爱的子弹 开火……夺去生命 火焰…… 吉他，吉他……两人 飞向空中

同一天 晚上9点05分
休息室前的走廊

美贯：真的很精彩啊，拉米洛小姐的歌声，把美贯感动得都快哭了。

王泥喜：嗯。不过牙琉检察官的吉他好像燃起来了……

美贯：那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表演”吧。做得真像啊，连我这个魔术师都吓了一跳。

王泥喜：“表演”……（如果是表演的话牙琉检察官怎么会那么惊慌呢……）

美贯：那一定是身为艺人的特质吧。美贯很喜欢这样。

王泥喜：艺人……

美贯：总之再去休息室看看吧！到演唱会的第三部分还有二十分钟！

王泥喜：那个乐队还真是多事，要演多久啊……

同一天 某时刻
牙琉波的休息室

牙琉：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事先没有人通知我！

职员：实、实在是很抱歉！负责人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牙琉：突然就燃起了大火，那有多危险你知不知道！真是的，不顺心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美贯：好像很混乱的样子……

牙琉：啊！就是你！王泥喜法介！就是你搞的鬼吧！

王泥喜：说什么啊！为什么是我！

美贯：好像跟艺人的特质是没什么关系……

牙琉：好不容易完成了《恋爱吉他的小夜曲》，结果演出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美贯：能听我说句话吗？我倒是觉得那

样的事反而烘托出了演出的气氛啊。看来那果然不是表演……

牙琉：表演？哪里有非得烧吉他的表演啊！

美贯：但拉米洛刚好唱到"灼烧了胸口的火焰 让爱人也燃烧起来"这句时吉他就燃了起来……

牙琉：啊？难道说歌迷都认为……

美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是"故意的"。

牙琉：……总之！那把吉他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珍品，不论外形、音色都……当然，价格也不菲。如果每开一次演唱会我就烧一把吉他，那我早破产了！

美贯：真是小气的摇滚歌手。

牙琉：真是的！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不顺利！摩托车动不了，连吉他盒子也坏了。

美贯：的确很倒霉。不过拉米洛小姐唱的那首歌真好听啊！是牙琉先生写的吗？

牙琉：啊……谢谢。那是和拉米洛小姐合写的。我负责歌词，她谱曲。

美贯：但她好像是用日语唱出来的……

牙琉：啊，那一定是认真练习过了吧。你看这个。

（牙琉拿出一张写有歌词的卡片。）

牙琉：歌词卡片，送给你吧。而且上面还有我和拉米洛小姐的签名哦。

美贯：呀！太谢谢你了！

牙琉：第三部分表演要开始了。

美贯：还有拉米洛小姐的表演吗？

牙琉：她只参加了第二部分，接下来又该我们的乐队出场了。敬请期待。

同一天 某时刻
休息室前的走廊

（由于王泥喜比较喜欢舒缓的音乐，因此决定暂时离开休息室到外面逛一下，而在门外他意外地碰到了一个熟人。）

茜：哎！你不是成步堂的徒弟么！

王泥喜：宝月刑警你好。（我可不是什么"徒弟"啊……）

茜：叫我茜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因为同一瓶指纹粉而联系到一起的朋友嘛。

王泥喜：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朋友……那个，茜小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茜：你没看见吗？我在吃零食。气死我了！为什么我这个刑警非得跑到这来当什么警卫啊！

王泥喜：警卫？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茜：那个当当叮叮的检察官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被偷了，所以在演唱会期间我被派到这里来负责警戒。这到底是谁的馊主意啊。

王泥喜：请问这是谁的房间啊？

茜：哦，那是拉米洛小姐的休息室。随便创进去的话我就用花梨糖砸你！

王泥喜：（你难道就没有心情好的时候么……）

（砰！）

茜：嗯？

（砰！）

（突然，从拉米洛小姐的房间里传来两声枪响。）

王泥喜：（肯定出事了！）

茜：你给我躲开！拉米洛小姐！拉米洛小姐！门没锁……我进来了！

同一天 晚上9点30分
拉米洛小姐休息室

王泥喜：（哇！好吵啊！演唱会的声音传到这里来了……啊！那是拉米洛小姐的经济人，好像叫……）

茜：莱塔斯先生！糟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去找增援的人！

（莱塔斯趴在房间深处，整个左肩几乎都被鲜血染红了。）

王泥喜：是！我明白了！

茜：好好看着，谁也不许进这个房间！还有！什么都别碰！

王泥喜：（什么啊……刚才还在和我说话，现在却……）

莱塔斯：唔……

王泥喜：啊！（还活着！）莱、莱塔斯先生！你没事吧！

莱塔斯：有人……开……枪……

王泥喜：到底……是谁！是谁开的枪！

莱塔斯：不知道……

王泥喜：什么啊！请你坚持一会儿，救援人员马上就……

莱塔斯：去问……目击……者……

王泥喜：目击者……有目击者么！是谁啊……！

莱塔斯：目……击者……女……神……

王泥喜：莱塔斯先生！

（关门声）

王泥喜：茜小姐！哎？（一个人也没有……）是谁！

茜：怎么了？

王泥喜：茜小姐！刚刚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了？

茜：没有。不过……

王泥喜：（刚才好像听见了关门的声音……）

茜：演唱会被中止了，增援马上就到。莱塔斯先生他……很遗憾，看来是已经不行了……



王泥喜：啊！（死、死了？）

同一天 某时刻
后天前走廊

？？？：会场封锁之后，我们记下了所有人员的名字和住址之后让他们回去了。

牙琉：干得不错，大庵。

？？？：我已经找人帮忙调查死者的身份，有结果之后立刻会联络我。先走了。

牙琉：搜查的事就拜托你了，刑警小姐。

茜：不用你这个摇滚检察官来教我该干什么！

牙琉：先提醒一下，这件案子要对有关人员保密。

美贯：这就是所谓的“保密命令”吧。

牙琉：请不要泄露莱塔斯先生“死亡”以外的任何信息，包括“死因”。

王泥喜：有关人员……拉米洛小姐也包括在内吗？

牙琉：没错。不能有例外。哦，对了。请凸额头先生在这上面签名。

王泥喜：什么啊这是？“协助调查委托书”？

美贯：协助调查的只有我们吗？

牙琉：因为你们毕竟是老百姓啊，所以这个程序还是必要的。

王泥喜：（真的可以签吗？没什么问题吧……签吧。）

牙琉：好的，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开始搜查。

王泥喜：（作为“发现事件的人”被问完话之后，我终于被放了出来。不过好像回不了家……只有自己调查了！）

美贯：地上掉了个东西？是什么啊？

王泥喜：好像是个……耳麦？

美贯：怎么会落在这种地方？难道是死者的东西？感觉就像是“保镖”一样。

王泥喜：不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看见他戴着这个啊……（上面有小灯，大概还能用吧……）看来没什么线索了，我们去其他地方吧。

同一天 某时刻
牙琉波的休息室

美贯：哎？一个人也没有。牙琉检察官一定是忙着去处理现场了吧。

王泥喜：现在可不是悠闲地待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啊。

美贯：那我们也不能偷懒哦！我们也要用心搜查啊！一定要用心！

王泥喜：哎？这是……

美贯：啊！是印有拉米洛小姐的明信片！上面写的字从来没见过啊……大概是波鲁吉尼亚语吧。

王泥喜：嗯，应该是……

同一天 某时刻
拉米洛的休息室

茜：哎，你们也来啦。

王泥喜：拜托了！请让我们也参加调查吧！

茜：没办法……不过可别乱动屋里的东西哦！

王泥喜：是！谢谢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莱塔斯先生的事吗？

茜：啊，他是拉米洛小姐的经济人兼翻译，好像是第一次来这个国家。

美贯：也就是说在这边没有熟人？

茜：普通人大概都会这么认为。他好像也没做过什么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事。只可能是某个人干的……

美贯：某个人？是谁啊？

王泥喜：应该是指拉米洛小姐吧。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动机的话……

美贯：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王泥喜：是茜小姐说的……

茜：我可什么都没说哦，咔嚓咔嚓咔嚓……

美贯：那么魁梧的人……如果是肉搏肯定很难取胜。

王泥喜：所以才要用手枪嘛……

茜：有关莱塔斯先生已经派人向波鲁吉尼亚求证了，结果可能不久后就会出来。另外凶手作案时演唱会正进行到最高潮，外面的人根本听不见这里的枪声，而且……

王泥喜：我们听到枪声马上就冲进了这个房间，但是并没有看到凶手……

美贯：当然了！凶手又不可能在这等着你来抓他。不过这间房子根本就无处可逃啊……'

王泥喜：的确，那个窗子实在太小……（消失的凶手……一步一步地来吧，先调查现场）

美贯：哎！好漂亮的胸针啊！茜姐姐，把这个……

茜：你该不会想说“送给我”吧……这个世界上可没有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怎么能乱动留在现场的证据呢！

王泥喜：（真是没有幽默感的刑警……不过这个胸针，好像在哪见过……）这个通风口……

茜：你是不是在想“犯人可能是从那逃走的吧”？我们刚进入现场犯人就消失了，这的确有点奇怪。或许真的是从那个通风口逃走的也说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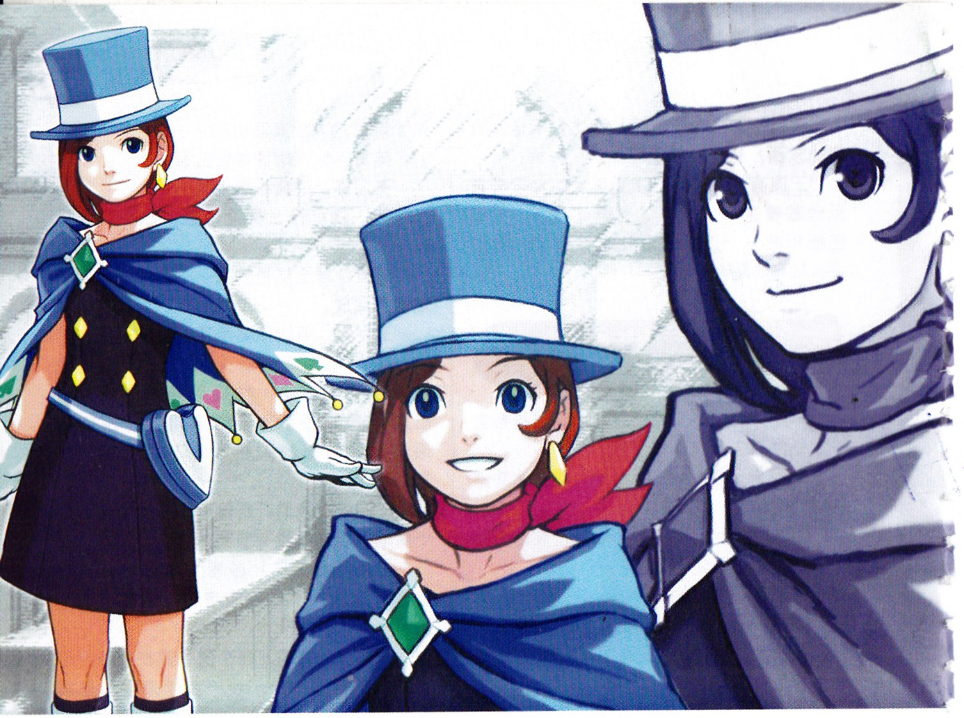
美贯：但是那么高，又那么小，不太可能吧……

王泥喜：下面不是有折叠梯么……如果像美贯这么小的身体大概能通过吧。

美贯：墙上那两个大洞……是弹孔吧？

王泥喜：应该没错。

茜：死者肩膀上只有一处枪伤，另外一



发应该是打歪了。

美贯：但明明就有两个弹孔啊？难道是两发都打歪了？

茜：凶器是点四五口径的大威力手枪，子弹穿过死者的身体打到墙上，目前只能这么认为。

（将手枪作为证物拿给王泥喜看）

茜：上面还留有火药的味道，的确是开了两枪。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王泥喜：奇怪？是什么啊？

茜：那个……算了，可能只是我神经过敏吧……

美贯：太狡猾了，茜姐姐！请告诉我们吧！

茜：总感觉这把枪有些不自然……你觉得这把枪怎么样？

王泥喜：嗯……又大又重……

茜：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大概是所有手枪中威力最大的之一。警察可不会用这么夸张的武器，而且杀人用这种武器也根本没有必要。

王泥喜：原来如此……

茜：这把枪对使用者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是你的话可能会被子弹的后坐力震得散架……接下来带你们去看看尸体吧。别拖拖拉拉的，赶快过来！咔嚓咔嚓咔嚓……

王泥喜：（离尸体那么近还吃得下东西，你已经习惯了么……）这些血，老感觉有些不自然……手里好像握着什么东西？这是……钥匙圈（而且是心形的）？

美贯：这一定是凶手的东西！

茜：有这种可能……

王泥喜：（这串钥匙的特征很明显……应该是重要的线索。）

（两人回到休息室的走廊上，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和美贯的装束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年大叔，不过转眼之后却又消失了……）

同一天 某时刻 舞台前

牙琉：今天是怎么搞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的确如此。

美贯：啊，是牙琉波的两名主力。主唱牙琉和吉他手大庵。好帅啊！哎？怎么好像在吵架？

王泥喜：是为了凶杀案的事吗？

牙琉：摩托动不了，吉他盒被弄坏了，然后是珍贵的吉他被烧，最后还死了人！而且刚才的演奏……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庵：你别拿我当出气筒！急急忙忙的，出错的不就是你么！

牙琉：别开玩笑了！我会把曲子弹错？你才是那个发出杂音的人！

美贯：看来争吵的原因是那个……所谓“音乐性的差异”吧……

王泥喜：真是两个闲人……

牙琉：嗯？是你们啊。请你们不要打扰我们好吗？我俩现在正在开搜查会议。

王泥喜：不好意思……哎？搜查会议？

牙琉：那么拜托了，请你负责通知波鲁吉尼亚共和国这件事。眉月刑警。

大庵：明白了，其他还有什么事吗？

王泥喜：怎、怎么回事啊？“刑警”？

大庵：你好，我是搜查三科的眉月大庵。请多指教。

王泥喜：啊，你好。

美贯：王泥喜，看来你对牙琉波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啊。

牙琉：没办法啊，就像以前那些人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一样。

王泥喜：（可恶……）

美贯：牙琉波可不是支简单的摇滚乐队，成员全部都是跟警察有关系的人哦。

王泥喜：跟警察有关系的人？

牙琉：这位是我的搭档，眉月大庵，一直负责吉他部分的演奏。是个自大狂。

大庵：这个家伙是个完美主义者，演奏只要出了一点差错就立马翻脸……今天也是这样。

牙琉：这次的失误特别严重！一定要对那个问题追查清楚！

美贯：刚才就听到你们在说那个……请问“失误”到底指的是什么啊？

牙琉：啊，你当时坐在观众席上，应该都听见了吧。

美贯：没听出什么问题啊？

大庵：看吧！门外汉根本就听不出来！

牙琉：不许嘲笑歌迷！你看看这个！

（牙琉拿出一个看似很高级的机械）

美贯：这是什么啊？

牙琉：是“混音机”。我们用它录下了刚才的演奏。

美贯：可以给我听一下吗？感觉挺有趣的。

牙琉：这其实就是一种录音机。虽然我们是一个五人的乐队组合，不过每个人的演奏却是单独录制的……也就是说要用这台机器把搅乱演奏的“犯人”找出来！

王泥喜：比起这个还是找出凶杀案的凶手比较重要吧……

牙琉：不好意思，如果你不帮我的忙可别指望我会协助调查。

王泥喜：（唔……这也算是检察官？）

牙琉：那么，开始吧。

（反复放音乐）

美贯：啊！没错，好像是有一段没有跟上……

牙琉：看到了吧！连外行都能听出来！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大庵：什么嘛，运气好罢了……

牙琉：混蛋！不好好演奏就是犯罪！就



是这样，外行先生。请你帮我们把弹错的那个人找出来。

王泥喜：（不难找嘛……）就是这个部分。

牙琉：呃……“吉他二”……大庵！分明就是你！

大庵：我也没办法啊……谁都会犯错的嘛……

牙琉：你以这种态度去查案怎么能抓到罪犯！

美贯：又变得夸张起来了……

王泥喜：本来就不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感觉他俩浪费了不少时间。

美贯：不过这种体验今后说不定能派上什么用场哦！

王泥喜：（这首曲子的名字是……《爱情爱情——罪恶》）那个……请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牙琉：这是……这不是我的钥匙圈么！找了好久！

美贯：啊！这是……牙琉先生的……

王泥喜：（果然……）

美贯：王泥喜！你脸上怎么是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这个钥匙圈……

牙琉：总之谢谢你们了。对了，是在哪找到的？

王泥喜：那个……它当时被死者紧紧握的手里，就像是饱含对凶手的憎恶一样……

牙琉：嗯？什么！死者……指的是罗梅因·莱塔斯先生吗？

王泥喜：没错。

牙琉：混蛋……我的噩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美贯：噩运？你今天提过很多次这个词了哦。

王泥喜：你好像说过……今天摩托启动不了？还说过吉他盒被弄坏了。

牙琉：了解得很清楚么……

美贯：因为你抱怨过很多次了。

牙琉：那是今天早上的事，全部都因为这个。

王泥喜：钥匙圈？

牙琉：你看，我的钥匙全部都在上面。有摩托车的、汽车的、还有吉他盒的。但是它今天早上突然不见了。本来是放在夹克的口袋里的。害我今天早上只能坐电车来这会场。为了把吉他拿出来，只好砸坏盒子。

王泥喜：顺便问一句，那把吉他是……

牙琉：没错，就是那把在舞台上被烧坏的吉他。之后又发生了凶杀案……简直就是一团糟嘛。

美贯：嗯……把今天的事情稍微整理一下……心形的钥匙圈被盗，重要的吉他起火，莱塔斯先生被杀……

牙琉：有什么发现吗？

美贯：难道是偶然么……

牙琉：“偶然”……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明白吗了？大庵？

大庵：干吗突然问我啊……

美贯：王泥喜，你认为呢？

王泥喜：牙琉先生的“噩运”……你还没注意到吗？

牙琉：嗯……难道是……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吧，小姐？

美贯：没错！

大庵：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你们打算把我和这个小子都晾在一边吗？

王泥喜：（真麻烦……别把我拖进去啊……）

美贯：王泥喜，你注意到了吗？牙琉先生的“噩运”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共同点。

王泥喜：（难道是……）我当然注意到了！应该是这个吧？

（拿出歌词卡片）

大庵：歌词卡片，《恋爱吉他的小夜曲》……什么啊这是？

牙琉：没错，这就是答案。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大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牙琉！

牙琉：本以为是偶然吧……小姐？

美贯：没错。从今天早上就发生在牙琉先生身上的事，这首歌全部都“预言”过了。

大庵：什么啊！说得详细点！

美贯：请一边看这张歌词卡一边按顺序回忆一下牙琉先生的“噩运”。

王泥喜：首先是……钥匙环被盗。

美贯：那可不是简单的钥匙环哦。仔细看看，那个可是“心形”的。

王泥喜：啊！歌词上写的是……“心的钥匙刚刚被盗”！

美贯：下一个是吉他烧了起来……

王泥喜：与之对应的歌词是“灼烧了胸口的火焰 让爱人也燃烧起来”……

美贯：最后是莱塔斯先生被杀……

王泥喜：“爱的子弹 火焰……夺去生命”……太巧合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大庵：今天发生在会场的所有事件……都在这首歌里被“预言”了！

牙琉：或者恰恰相反……

王泥喜：“相反”？

牙琉：凶手是照着歌词的内容来犯罪！

王泥喜：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牙琉：的确……让人有些想不通……也可能是小姐注意到了一件完全没有用的事……

大庵：但是“预言的歌词”，你怎么看？牙琉？说老实话，我不认为这是偶然。钥匙串被盗，吉他着火，谋杀……

王泥喜：那个……钥匙有可能是不小心丢的吧……

牙琉：但是它被死者紧紧握在手里这件事……很难认定它和事件没有关系。

王泥喜：的确……

大庵：怎么可能。究竟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啊……我先去解决刚才的事，向波鲁吉尼亚共和国求证莱塔斯先生的身分。

牙琉：好。拜托你了。



大庵：哈哈，考虑这种没有头绪的谜题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嘛。我先走了。

牙琉：莱塔斯先生被杀……大概还没有到头吧……但为什么要增加这种麻烦的谜题啊！

王泥喜：（大概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接下来去问问拉米洛小姐吧）牙琉检察官，拉米洛小姐现在在哪里？

牙琉：我刚才让她到我的休息室去了，和那个弹钢琴的马基·多拔约一起。莱塔斯先生的死对她的打击好像很大。

（刚才那个穿黄色披风的大叔又是一闪即逝，不过美贯似乎隐隐想起了他的身分……）

同一天 某时刻

牙琉波休息室

美贯：拉米洛小姐！

拉米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只听说“莱塔斯先生死了”……

王泥喜：哎？那个……拉米洛小姐，你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啊？

拉米洛：是的……虽然我是从波鲁吉尼亚来的，但我总感觉自己并不是那个国家的人。

美贯：但是你刚才明明还需要莱塔斯先生“翻译”的……

拉米洛：怎么说呢……他说这样做比较

有神秘感……

王泥喜：难道说这位钢琴家也是……

拉米洛：马基·多拔约是波鲁吉尼亚人，不会说你们的语言。可以告诉我吗？莱塔斯先生到底怎么了？他们只是让我呆在这间屋子里，什么也不跟我说。这让我非常不安。

王泥喜：对不起，我也正在调查这件事。可以问你一些事吗？

拉米洛：当然，只要能帮上忙，请你尽管问。

王泥喜：（和她的歌声一样能让人感到安心，果然是个好人）

马基：XXOO……

拉米洛：怎么了马基？

马基：XXOO……！

拉米洛：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马基：XXOO……

王泥喜：请问是怎么回事？

拉米洛：这孩子在陌生人面前很难受，他说想出去一下……没问题吧？

王泥喜：呃……这个……当然，没问题。

（马基走了出去。）

王泥喜：请你先说说有关自己的事吧？

拉米洛：我的祖国波鲁吉尼亚共和国，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家。我以前在酒吧里唱歌，后来被制作人发现，当了一名歌手。

王泥喜：不过……拉米洛小姐怎么看也不像是波鲁吉尼亚人啊……难道原本是这个国家的？

拉米洛：我也不是很清楚……

王泥喜：哎？这件事情也要保密吗？

美贯：哎呀，对艺人来说“形象”是很重要的！美贯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清楚哦。

拉米洛：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合同里有像“不能随便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说话”之类的条款。

美贯：不只是形象，音乐也很美。有人说她是“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说的是拉米洛小姐在全世界旅行，之后将看到的风景用音乐表现出来。这就是她的歌声如此美妙的原因吧。

拉米洛：你说得不错。“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为了能将歌声传给大家，这是很必要的。

美贯：而且最近还有人称拉米洛小姐是“民谣女神”。

拉米洛：在波鲁吉尼亚语里“拉米洛”就是“女神”的意思。不过我认为这个名字太过夸张了。

美贯：另外还有那位马基，他好可爱啊，就像个人偶一样。

拉米洛：他的眼睛不太好，所以走到哪里都跟我在一起。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演奏才能有这么强的感染力。说老实话，只有我和他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拉米洛”。离开他我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歌手罢了。

王泥喜：那莱塔斯先生呢？

拉米洛：莱塔斯……他是我的新经纪人。

王泥喜：新的？

拉米洛：大概三个月前，公司决定答应牙琉先生的请求，让我到这个国家来演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莱塔斯先生。既是事务管理人、保镖，也是翻译。

王泥喜：翻译？你不是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吗？

拉米洛：因为我还要到其他国家去表演。本来预定完成这里的演出之后到英国去，不过现在看来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美贯：莱塔斯先生是波鲁吉尼亚共和国的人吗？

拉米洛：因为我只跟他当了三个月同事，所以对他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直到他死我都不是很清楚。真是可怜啊……“民谣女神”这个名字也是他想出来的……



王泥喜：“女神”……拉米洛小姐你就是女神？

拉米洛：怎么了？这是公司想出来的名字……

王泥喜：“女神”这个名字跟本案有重大联系！我们发现莱塔斯先生时，我听到了他的遗言，他最后说“目击者是女神”……

美贯：“女神”？这是真的吗？

王泥喜：绝对不会错！

拉米洛：莱塔斯怎么会说那种话……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是否目击了事件？

拉米洛：你……好像是警察吧？

王泥喜：哎？不、不是，我是个律师。

拉米洛：也就是说……实在对不起，我想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你没有这个权利。

王泥喜：唔……（为什么啊……如果真的目击了事件就把真相告诉我啊……）

拉米洛：谈话到此为止，

王泥喜：我明白了……不过有个东西想请你看看。

（拿出胸针）

王泥喜：这个胸针……

拉米洛：啊！这……这可能是我的……我今天的确戴着它，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真是谢谢你，我正到处找呢。

王泥喜：（可问题是，这枚胸针是在杀人现场找到的！不过看她现在的态度，今天大概问不出什么东西了……）

7月8日 凌晨0点22分
休息室前的走廊

（王泥喜和美贯从宝月口中得知莱塔斯的尸体不见了，于是赶忙去找。之后三人来到尸体原本的所在地——拉米洛小姐的

休息室。牙琉和大庵也在这里调查。而大庵的吉他也从房间里消失了，怪事真是一件接着一件。）

同一天 0点57分 舞台前

（王泥喜和美贯两人发现舞台上的高台被人升了起来，而旁边正好有一副梯子。于是美贯让王泥喜爬到顶上去瞧个究竟。）

王泥喜：（从下面往上看，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可怕。但这高达五米的“塔”还真是出奇得高啊……不过，当我看到高台顶上的场景那一瞬间，我就把这种对“高度”的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我在那里看见了抱着吉他的尸体和钢琴师马基·多拔约……）

同一天 上午10点09分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王泥喜：昨晚的演唱会还真是惊人啊……

美贯：可最后为什么把马基逮捕了！

王泥喜：又不是我抓的，你冲我发什么火啊！（盲眼的钢琴师马基·多拔约，因为涉嫌杀害罗梅因·莱塔斯而被逮捕。）

美贯：那么可爱的小孩怎么可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

王泥喜：不是有证据么……

美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就算有证据也……

牙琉：早上好。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

牙琉：昨晚真是忙死了……目睹了那么丑恶的一幕。

美贯：比起这个……为什么你们要逮捕马基啊！

牙琉：说句老实话，我的立场也很尴尬，不管怎么说也是曾经同台表演的同伴。但是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凶手只可能是他。

王泥喜：各方面情况？

牙琉：拉米洛的另一个身份是波鲁吉尼亚的亲善大使，所以尽早解决事件比什么都重要。

王泥喜：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情况”导致了马基的被捕？

牙琉：你是想从我这个检察官口中套话吗？如果你以本案的代理律师身份问我的话，说不定我会告诉你。

王泥喜：代理律师？

牙琉：没错，我就是来给你带话的。他在拘留所等你，可能是想委托你帮他辩护。

美贯：好！我们快去吧，王泥喜！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会面室

马基：……

美贯：啊！马基！你没事吧！你就放心吧，只要我美贯在这，没有人会伤害你的！

王泥喜：那个……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讲讲事件的经过……

马基：XXOO……

美贯：哎？

马基：XXOO……

（马基突然表情痛苦地埋低了头，不过他说的话王泥喜他们一句也听不懂）

王泥喜：（我这个时候才第一次注意到马基·多拔约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这里的……）

待续



最终幻想 战略版 狮子战争

文/悠闲有限　编/暗星

人物介绍 Characters

拉姆萨·贝沃尔夫

Ramza Beoulve



本作主人公，军事名家贝沃尔夫家族的末子。父亲是号称为四大骑士团中最强的北天骑士团团长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母亲为出身平民的侧室。

奥维莉亚·阿朵卡夏

Ovelia Astkaasa



统治大国伊瓦利斯的阿朵卡夏王家的公主，是欧姆多利亚三世在两个王子都夭折之际(三子尚未出生)突然出现的养女，但一般人都认为她是前王德纳蒙达四世的孩子。

迪利塔·海拉尔

Delita Heiral



贝沃尔夫家的马夫之子，双亲因黑死病暴毙后，他被巴尔巴尼斯收为养子。迪利塔与拉姆萨从小就是最好的朋友，之后与拉姆萨一同进入了王立士官学校。

艾尔玛·贝沃尔夫

Alma Beoulve



贝沃尔夫家末女，与拉姆扎一样同为侧室所生。性格开朗的她一向都很受同伴喜欢。而在兄妹几人中，她与拉姆萨的感情最为深厚。

阿格莉亚斯·奥克斯



直属于阿朵卡夏王家的近卫骑士团骑士，对王家忠心耿耿。在欧姆多利亚三世死后，她被派往奥维莉亚身边担任保护工作。

贝斯特拉达·拉古



加利昂努领主。王妃的哥哥，外戚势力的代表。王国最强的北天骑士团的掌管者。

达科仕马达·高尔塔纳



泽尔泰尼亚领主。欧姆多利亚三世的堂弟，人称“黑狮子公”。性格多疑的他拥有南天骑士团，同时也是秉承王家血统的贵族元老院势力代表。与拉古公对立。

阿尔加斯·萨达尔法斯



艾尔姆多亚侯爵近卫骑士团一员，见习战士。身为没落贵族后裔的他贵族意识极端，将平民视为蝼蚁。

西多法士·奥尔兰度



被尊为“雷神西多”的南天骑士团团长。从未尝过一败的将军，也是天骑士巴尔巴尼斯惟一的挚友。对主君极为忠义。

戴茨达戈·贝沃尔夫



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长子。加利昂努军师，拉古公最信赖的重臣。

扎尔巴古·贝沃尔夫



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次子。继承了父亲团长之位。

其他登场角色

蒂塔·海拉尔

——迪利塔的妹妹，与艾尔玛是同学，两人关系很好。

阿尔冯斯·德拉克劳

——中立的莱欧奈尔领主。教会的枢机卿，在教会地位仅次于教皇。表面上是受领民景仰的慈祥领主。

圣者阿乔拉·古雷巴德斯

——1200年前在神圣尤多拉帝国时代现世的“神之御子”。其表面救世作用与实际政治作用，还有最后被叛徒出卖的下场都跟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教皇玛礼季·福奈拉尔5世

——在大陆有着绝对势力的古雷巴德斯教会最高领袖，以与神对话的预言者自居。

沃玛鲁夫·汀杰尔

——神殿骑士团团长，虽然隶属于教会，但似乎另有目的。

维格拉夫·佛尔兹

——原骸骑士团/骸旅团团长。曾经是一腔热血精忠报国的高洁的圣骑士。


战士持剑在手
拥石于胸
逝去之记忆铭刻于剑
精锻之技巧凝练石间
一切之一切
自剑伊始
以石继延
如今，来述说这故事吧……
关于黄道十二宫的勇气传说

序章 风雨故人来

这一天的伊瓦利斯如往日一般，有朝阳自东方冉起。天边积郁的灰云似远还近地跟在朝阳身畔，犹如等待吞噬每一分阳光。只是在阳光被吞噬之前，万籁俱寂的早晨里这世界依然平静，水滴自枝头滑落，掉落在波光粼粼的河流，激起涟漪片片。落叶在风中缓缓飘落，宛如乱世中的人与事。古老的石墙和破败的村庄在战后的清晨里拖曳出长长的影子，如泣如诉，低声吟诵战争的过往和如今。

寂静之中，一队骑士出现在村庄附近。他们身穿长袍披风，头盔覆面，胯下陆行鸟脚步匆匆又方向坚定。他们自远方而来，朝远方而去，踏过村庄和草地，踏过河流与密林，踏过山野河涧，踏过战火残骸。此时若从天空俯瞰，这些人就是地平线上一条笔直的线，朝着远方勇往直前。

带队的骑士脸庞隐藏在头盔里，只有一双眼眸带着坚定望向远方，只是晨光中这位骑士浑身微微颤抖，仿佛是在为什么事而激动莫名。

队伍行进途中，这位骑士稍作停顿，同队伍中的几名同伴交谈寥寥数句，便改跟在队伍后方。其余骑士则加快脚步，朝目标继续风驰电掣，陆行鸟的脚印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步痕，蜿蜒伸向远方。

骑士们前往的远方隐有雷声阵阵，他们辞别阳光，渐渐奔入积云阴影之中。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将发生什么，却并不知晓以后会发生什么。

处于历史路上的人只能看到路，但却看不到未来。

风雨之中，带头的骑士双手渐渐变得稳定，露出的双眸目光也渐而冷酷坚决。

奥本诺斯修道院的教堂中央，一位面容恬静的少女正在默默祈祷。少女身穿惹眼的贵族服饰，双手合十默默重复着同一句话语。教堂的神甫站在一旁静立等待，在神甫身边还有一位蓝色长裙的俊朗女骑士。神甫和女骑士都是以尊敬的姿态面对少女，可见少女的身分并不简单。

“神啊，请用你的神力救救伊瓦利斯的子民吧……”

在少女不断重复的祷告中，时光静静流逝。教堂巨大的天窗玻璃印有无数华彩花纹，洒落少女脸上。神像前的少女脸上略带悲伤，似乎在为何事担忧。不过，少女身边的女骑士却显得更为焦虑。

“奥维莉亚公主殿下，我们应该尽早动身。”

面对女骑士的请求，被称为奥维莉亚公主的少女没有转身，反而更加低下了头。

“阿格莉亚斯，请再稍等一会……”

她轻声说道，似乎是想为伊瓦利斯的民众多祈祷片刻。

“已经很久了，护卫队的人已经到达，您也知道，那些佣兵并非善类……”女骑士阿格莉亚斯面带难色，向公主解释道。

身边的神甫此时也开口劝说公主：“公主殿下，不要让阿格莉亚斯难办，请您快一点吧。”

奥维莉亚叹了口气，但就在她想要开口

说话时，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三名男子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径直来到公主面前。

这三名男子看似都是骑士，为首一人身穿褐色铠甲，面容苍老冷漠，眼神冷酷。背后两人中有一人约十六七岁，身穿淡紫色铠甲，神色也颇淡漠。

“怎么回事？都已经等了快一个钟头了！”

三人当中为首的年长骑士口无遮拦地大声抱怨道，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站在公主身前的阿格莉亚斯。她知道这群佣兵分明藐视一直未受皇室重视的公主殿下，因此立即对那名骑士发出了怒叱。

“在公主面前不得无礼，加夫加里安！”

阿格莉亚斯的强势态度让暗骑士加夫加里安不敢轻视而对，跟随加夫加里安的两人随即单膝跪地行礼，暗骑士自己也低头表示让步：“不要激动，阿格莉亚斯，毕竟我们接到的也是紧急任务……这样总可以了吧？”

虽然这般解释看起来像是屈服，但阿格莉亚斯清楚地知道，男子其实还是在坚持己见。

“真想不到，为人称道的北天骑士团里也有你这样无礼的人存在。”

“我们对边境护卫队长你已经够礼貌了。”加夫加里安讽刺地回应女骑士的指责，谁都知道“边境护卫队长”这种称呼中包含的蔑视，“我们只是受雇于北天骑士团，没有服从你的义务。”

“无礼之辈！”

阿格莉亚斯虽然恼火，但对这等回答也没办法，正当她还想开口时，一直低头祈祷的公主已站直回首，面容安详地对几人说道：“我知道了，我们出发吧。”

在用这句话稍稍缓解了弥漫在空气中的不快后，公主与神甫互相行礼。

“愿主与你同在。”

“老师，请多保重。”

两人话别声音未落，教堂大门突然被人猛然撞开。

一名受伤的骑士捂着伤口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如果不是神甫及时扶住的话，他险些摔倒在红地毯上。

“阿格莉亚斯队长，有敌人……”

神甫悚然一惊：“莫非是高尔塔纳的人？”

没等神甫说完话，阿格莉亚斯已抢身冲出教堂。站在一旁的加夫加里安目送女骑士匆匆离去，对着身边的紫色铠甲少年揶揄道：“总得做点什么才有钱赚，你说是吧拉姆萨？骑士就该在这种时候保护少女嘛。”

被叫做拉姆萨的金发少年缓慢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已经不是骑士了，现在我和你一样都是佣兵而已。”

“说的也是。”加夫加里安耸了耸肩，似乎并不想在这话题上继续纠缠，带领两名佣兵朝教堂外走去，“走吧，干活去！”

目送这些人一个个离开教堂，奥维莉亚公主捂住胸口轻声叹息，神情无奈而又悲伤。

“神啊……”

教堂外大雨滂沱，雨中站立的骑士们拔剑而视。率先冲出教堂的阿格莉亚斯一眼就看到了对方披风上的黑狮子纹章，惊讶之声脱口而出：“果然是高尔塔纳的人？难道他疯了，想要挑起战争吗？”

紧随阿格莉亚斯走出教堂的暗骑士加夫加里安环视战局，全然无视阿格莉亚斯的惊诧，只是向身边的佣兵鼓劲道：“全都是些蠢货，和我们一样为了钱拼命的家伙。拉姆萨，咱们干掉所有人吧，赏金在等着咱们呢。”

“这里的局面应该由我控制！”被雨水打

湿头发的女骑士猛然回头，试图修正加夫加里安的言论，但后者却对此嗤之以鼻。

“没用的，女士。这里是战场！”加夫加里安拔剑出鞘，大喝一声便冲向了来袭者。

教堂外厮杀声越来越高，奥维莉亚独自站在教堂里痛苦万分。

世人都认为奥维莉亚是欧姆多利亚三世的养女，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是前王德纳蒙达四世的亲生女儿，与欧姆多利亚三世是异母兄妹。由于欧姆多利亚三世仅有的两个儿子出生不久后便先后夭折，因此皇帝以养女的身分将奥维莉亚带至宫中，以避免皇家血脉的断绝。但就在她进宫后不久，皇后露维利亚便生下了第三王子奥利纳斯，于是，失去利用价值的奥维莉亚便再度被送到了宫外，由皇后的亲哥哥——加利昂努领主贝斯特达拉·拉古进行监护。

面对杀戮和争夺，身为伊瓦利斯公主的她却根本无能为力。教堂的烛火在风雨声中飘摇不断，奥维莉亚觉得自己就仿佛这风中的烛火，冀望喘息却无法得到。

一道闪光乍起，奥维莉亚猛然抬头，听见隆隆雷声滚过耳畔。随着雷声响起，教堂后门被人轻轻推开。卸去骑士装备的年轻剑士缓步走入教堂，脚步印在鲜红地毯上，落地无声。

意识到自己陷入危险中后，奥维莉亚扭头就想逃跑，但剑士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只是转眼之间，剑士就追上奥维莉亚并抓住了她的手腕。公主的呼救声在被雷声淹没，也被教堂外的厮杀声淹没。

奥维莉亚无法挣脱剑士的束缚，只能任由剑士带着自己不断靠近教堂后门。

“真是麻烦的公主殿下。”年轻的剑士终于不耐烦奥维莉亚的不断挣扎，一拳将公主打昏了过去。他对出拳的力度控制得很好，刚好能将公主打昏，而又不至于令她受伤。

在昏迷前，奥维莉亚只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仿佛是在讽刺她刚才的祈祷一般。

“要恨，就恨你们的神吧……”

年轻剑士将奥维莉亚带出修道院的同时，修道院正门的战斗已基本结束。如同他所想的那样，这些佣兵骑士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北天骑士团的佣兵。几乎所有人都被杀死在教堂门口，尸体横七竖八地布在地上。意料之中的牺牲没能给年轻剑士带来任何感伤，他将公主放在陆行鸟背上，甚至还抽空回头看了一眼闻声追来的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随后便驾着陆行鸟穿过教堂后的小溪扬长而去。

“混蛋，停下！”

阿格莉亚斯愤怒地大声喊道。公主就在她眼皮底下被人劫持，这份耻辱令她愤怒地不能自已，但她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坐骑的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追上骑着陆行鸟的男子。

“你觉得我会停下吗？”年轻剑士回首又看了站在小溪边的两人一眼，眼神冷漠而坚决，只是这目光好像落在拉姆萨的身上。

和低头悔恨不已的阿格莉亚斯不同，拉姆萨则是一脸地惊诧。他张大了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家伙是迪利塔……你，还活着？这怎么可能？”

望着陆行鸟远去的背影，他用只有自己才可能听见的声音自言自语道。

雨声渐大，天色冰冷阴暗，但拉姆萨却仿佛毫无所觉。那背影主人带给他的远不止是回忆这么简单，还有，许多改变……

一切的一切都从一年前开始。

那一年，拉姆萨十六岁。



第一章 弱者

少年

英雄王迪利塔之名最初出现在"狮子战争"前一年。

这一年处于所谓的"五十年战争"结束之初。"五十年战争"如其名所表，起于五十年前伊瓦利斯国王德纳蒙达二世不满邻国奥达利亚的支嗣继承王位展开。奥达利亚的君主狄旺努三世暴毙后，王位为其堂弟万洛瓦六世所篡，直系子嗣未能继承王位。身为狄旺努三世叔父的德纳蒙达二世不满支嗣继位，战争因此而来。不过，战争表面的借口下，掩盖着的是伊瓦利斯觊觎奥达利亚附属国泽尔泰尼亚的真正目的。战争初期，伊瓦利斯因准备充分而一路高歌猛进，战局进展极为顺利，甚至一度即将打入奥达利亚首都布拉。

但就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刻，德纳蒙达二世因病去世，这一变故导致伊瓦利斯全军陷入了混乱中，奥达利亚也借此展开反击，战争进入了为期两年的胶着期。随后，这种平衡又因伊瓦利斯邻国罗曼达对奥达利亚的军事支持被打破了。在两国夹击之下，伊瓦利斯唯有依靠大陆最强的北天骑士团及南天骑士团不断抵抗，新国王德纳蒙达四世甚至亲自率军出击，终于成功挺过两国夹击。罗曼达因黑死病流行而撤军，战局重新回到伊瓦利斯和奥达利亚的互耗局面。

在五十年战争中真正成为英雄的，恐怕只有伊瓦利斯的南天骑士团和北天骑士团。不管是"雷神"西多法士·奥尔兰度率领的南天骑士团，还是被称为"天骑士"的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率领的北天骑士团，都成了让伊瓦利斯避免彻底战败的真正英雄。最终奥达利亚也是因为天骑士巴尔巴尼斯不断从中周旋，才下定决心签署和平协议的。惧怕天骑士的奥达利亚人，就如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过来。这些星辰中，想必也有奥达利亚的君主一颗。

签署停战协议之后，为五十年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两国都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其中以支付巨额赔款的伊瓦利斯更为惨烈。经济崩溃的国家无法支付战后的士兵报酬，大量骑士被解雇。无数骑士对国家的怨恨化作个人行动，伊瓦利斯国内开始盗贼横行，国内局面一时动荡，尤甚战争时期。

而拉姆萨和迪利塔这两位少年，就是在这动荡时期进入士官学校成为见习战士的。

拉姆萨站在士官学校的礼堂中央，环顾四周同学，周围议论声不绝于耳。现如今正规军人手紧缺，见习学员恐怕也要加入前线战斗。学员们窃窃私语，正在讨论附近的局势。拉姆萨和迪利塔这对朋友也不例外。而在学员传递的消息里，最引人注意的一条便是官方运送的货物被"骸旅团"所劫持了。

"连续不断的作案意味着什么？"拉姆萨征询迪利塔的意见。

"我只知道加利昂努的领主拉古公似乎打算亲自来伊古洛斯。"迪利塔看似无意地说出新闻，表示他对这些动向其实非常关注。

面对这种消息，拉姆萨表现出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的惊讶："贝斯特拉达·拉古公？皇后的亲哥哥？他来做什么？"

“不仅如此，兰贝利领的艾尔姆多亚侯爵也要来。”

“这可是大新闻。”拉姆萨兴奋起来，“为什么没有官方消息？”

“大人物的到来等于大行动的开始吧？保密呗……”迪利塔分析道，“但现在伊瓦利斯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北天骑士团全都出动了人手也不够……”

身为天骑士巴尔巴尼斯末子，出身名门贵族的拉姆萨也多少听说过一点内幕，点头附和道：“没错，见习战士都要叫来帮忙，看来确实是要大干一场。”

一声咳嗽顷刻间掐灭了礼堂内的议论声，身穿北天骑士团披风的骑士长官进入礼堂，将拉姆萨的预言变为了现实。

“诸位，大家都知道现在加利昂努地区一片混乱，尤其是骸旅团这个盗贼团更加嚣张！如今我们奉命围剿骸旅团，来清扫这些叛国者。伊古洛斯城的一些骑士和其他力量也会加入到围剿行动中来，而诸位的职责，就是维护城市的安全！”

口沫横飞的骑士刚做完战前动员，有盗贼潜入市区的动态便已经被人汇报了上来。

“诸位，现在就有战斗的机会了，请加油吧！”

北天骑士团的骑士手一挥，慷慨激昂地发出了命令。

而正是这声命令，将拉姆萨等人送进了生平首次真正的实战中。

巷战比想象中容易，那时的拉姆萨是这么认为的。

在城市搜索中，拉姆萨和迪利塔很快就遇到了骸旅团的成员，这些盗贼成员不多，但多半充满自信。看到拉姆萨和迪利塔这样的见习战士，他们没有选择落荒而逃，而是发出了一阵哄笑。

“这就是来对付我们的小子吗？”

拉姆萨没有被盗贼的不屑和嘲笑激怒，而是以自己手中的剑作出了回答。

贝沃尔夫家族以其武勇闻名于世，拉姆萨本就是贝沃尔夫家的末子，和家族养子迪利塔一样自幼受到天骑士的教诲，这点盗贼们并不知晓。直到两人挥动手中宝剑之后才有盗贼发现情况不妙，但却为时已晚。

拉姆萨和迪利塔在战斗方面堪称天才，两人的剑术和战术都远超常人。随着剑光不断闪动，寥寥数人的盗贼顷刻间命丧街头。

拉姆萨的激动心情很快随战斗结束消失，手握长剑的少年眼前堆满尸体，许多尸体上的伤口是拉姆萨亲手造就。第一次杀人，即使被同伴称赞，拉姆萨心中还是充满矛盾。

“为什么要去当盗贼呢？应该有很多正常的谋生手段吧？”

不知为何，迪利塔没有回答拉姆萨的问题，两人沉默着结束了生平首次实战。接下来要赶紧前往伊古洛斯城，那里才有他们的主要工作。其实这并非拉姆萨首次见到生命逝去，一年前在自家的豪宅中，拉姆萨曾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生离死别。

那一天父亲的话，他一生都能记得。

贝沃尔夫家的卧室拉着厚厚的窗帘，只有一道罅隙留下少许夕阳残霞射入房间。两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少女面对床上的老人静默而立，各怀心事。房间中央大床上的老人用仅存的精力打量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面容安详。他知道自己已时间无多，能在最后的时刻看到子女都相伴身边，老人觉得人生已无太多遗憾。

两名中年男子中的一人身穿战甲，脸上尽是武勇英姿；另一人身穿长袍，留有长

须，一看便是身分显赫的官员。只是比起床上那病中萎靡老者，两人在气势和威严上又差了不少。毕竟老者就是五十年战争中堪称无敌的北天骑士团长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哪怕只是躺在床上，哪怕重病缠身，他也是这世上最受武人敬仰的强者之一。五十年战争里战功无数，伊瓦利斯贵族最高荣誉“天骑士”的拥有者，如今也被岁月战败，成为病痛的俘虏。

“……现在战争进展如何？”

巴尔巴尼斯向战士模样的男子询问道。即使是在重病中，这位老人依然关心着前线的。只是老迈苍白的天骑士声音颤抖，这让站立床边的十几岁少女掩面轻声啜泣。

战士模样的男子——巴尔巴尼斯的二子扎尔巴古颔首回道：“已在采取行动收复兰贝利城，赶走泽尔泰尼亚的奥达利亚军队只是时间问题。”

官员模样的男子——巴尔巴尼斯的长子戴茨达戈也接道：“送给莱欧纳尔的秘信也已收到回音，那边的领主同意了您的计划。”

两人的话让床上的老人稍感安慰，老者发出轻声的叹息：“很好……长久以来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老者的声音虚弱已极，让静立一旁的少女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父亲……”

“不要哭，我的女儿……”

面容安详的老者出言想要安慰自己的女儿艾尔玛，但这却只让少女更加忍耐不住自己的悲伤，掩面呜咽起来。

老者叹了口气，转而对一旁的两个儿子说道：“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我的儿子们……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拉姆萨，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但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他，毕竟他也是我的血脉……”

两名儿子低头承诺，这让床上的老者觉得略微放心。

“还没回来吗？都这种时候了……”

扎尔巴古忍不住看了看门外，有些不满地嘟囔道。话音未落，一名身穿学生服装的少年便急匆匆地冲入房中。

“父亲大人！”

“小声一点儿……”

长子戴茨达戈皱了皱眉头，向三弟拉姆萨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老者没有责怪拉姆萨的鲁莽，只是招呼少年走到自己床头：“你终于来了，我的儿子……让我好好看看你。”

看着一头金发的少年，老人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伸出手，轻轻抚摸少年的头发：“听说春天你就要去士官学校学习了……拉姆萨你知道，我们贝沃尔夫家族世代从于伊瓦利斯皇室，世代都是背负荣誉的战士。你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遇到问题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要始终保持骑士的正义与荣誉之心……正如贝沃尔夫之心！”

少年拉姆萨看着已如风中之烛的父亲，用了点了点头，“我明白，父亲！”

老者继续说道：“迪利塔是个好孩子，你们多加亲近对你有好处……士官学院已经同意接收他为学生。呵呵，我还能想到校长惊讶的脸……你要好好待他，让他成为你忠诚的朋友……”

随着不断诉说，老者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拉姆萨紧紧握住父亲苍老枯瘦的手，低头靠近他，仔细倾听着父亲最后的教诲。

“照顾好艾尔玛……成为一个出色的……骑士……拉姆萨……”

声音渐低，老者松开拉姆萨握着自己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叮嘱成了最后的诀别。窗外阳光已逝，时代已终结。这一天，伊瓦利斯的最高骑士天骑士巴尔巴尼斯病逝于自己家中，身边的三子一女目睹了他们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拉姆萨牢记着父亲的话，在他今后的人生里，这些话成为了他的行事准则，不断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想要到达伊古洛斯的话，就必须经过曼达利亚草原。而在经过草原的途中，拉姆萨和迪利塔遇见了一伙正在袭击一个落单骑士的盗贼。

骑士似乎受了些伤，被颓然逼在角落里，数名盗贼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正要结束骑士的生命，但路过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吸引了部分盗贼注意，骑士也因此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我们应该怎么办？”迪利塔习惯性地询问拉姆萨。

“不管怎么样，先救人再说。”拉姆萨没有丝毫犹豫，“绝不能败坏北天骑士团的名声！”

“同感！”迪利塔拔出佩剑，与拉姆萨并肩而立，正对着眼前为数众多的盗贼。

那名受困骑士比想象中状态更好一些，拉姆萨和迪利塔首当其冲突破盗贼包围，将围住骑士的盗贼断开，凭着两人的精湛剑术与骑士汇合。随后三人一同开始突围，经过首次战斗后的拉姆萨行动果断迅猛，巨大的潜力让人叹服不已。

虽然盗贼数量不少，但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他们远不是三名骑士的对手。战斗很快就以拉姆萨等人的胜利而结束了，如今的拉姆萨已经学会不再去看盗贼尸体，直接询问起受困骑士的情况。疲惫不堪的骑士在岩石上稍作休息，起身向拉姆萨和迪利塔致谢，并向两人说明了自己的身分。

这位名叫阿尔加斯的见习骑士是艾尔姆多亚侯爵的骑士团侍从，五十年战争期间著名的领主“银发鬼”艾尔姆多亚侯爵此次亲自率领骑士团参加对骸旅团的剿灭行动，却在草原地区受到骸旅团的偷袭。侯爵被擒，只有阿尔加斯一人侥幸逃出。

“请问两位如何称呼？”

“拉姆萨·贝沃尔夫。”

“迪利塔·海拉尔。”

“什么？你是贝沃尔夫家族的一员？”阿尔加斯听说拉姆萨乃是鼎鼎有名的天骑士家族的成员后，脸上顿时现出兴奋神色，“请、请您一定要帮助侯爵大人！”

见习骑士一时间的激动热情让拉姆萨不知所措，三人之中倒是迪利塔最为清醒，向阿尔加斯劝说道：“要冷静。现在侯爵生死难料，我们最先应该做的是到伊古洛斯汇报情况，再做定夺。如果盗贼只是要求赎金，侯爵生命就没有危险，如果侯爵已被杀害，我们现在怎么做也于事无补。”

迪利塔的话语让阿尔加斯也清醒了过来，见习骑士直了直疲惫的身躯，朝着伊古洛斯城的方向道：“那么，我们是否现在就要动身？”

没过多久，三人便赶到了伊古洛斯。凭着拉姆萨特殊的身分，他们很快就在城中会议室见到了拉姆萨的大哥——负责伊古洛斯城的领主戴茨达戈。

和一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拉姆萨感觉自己的大哥好像从未苍老过，也从未年轻过一样。从内心来说，拉姆萨也希望自己能有大哥这种稳重和自信。

会议室内的谈话从拉姆萨最近在士官学校的表现开始了。

“我已听说你在战场上的首次表现，那些老资格的教官都对你评价很高。你做得很好，没有辱没贝沃尔夫家族的名声。”

“……谢谢。”面对来自大哥的赞赏，拉姆萨表现得十分低调，只是小声点头说道。

戴茨达戈淡淡一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喜欢听这些话。"

拉姆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跟兄长继续争论，而是把话题转移到了刚才汇报的情况上："大哥，侯爵被绑架这件事……"

"扎尔巴古已经带人前去搜索，你不用担心。"戴茨达戈打断拉姆萨的话，继续说道，"何况盗贼团应该是有所需求，不会轻易伤害侯爵生命的。"

阿尔加斯猛然起身，向戴茨达戈请求道："请救救侯爵大人！阁下，我恳求您给我一百名士兵，让我去营救侯爵大人！"

戴茨达戈淡淡看了阿尔加斯一眼，带着一丝警示的口气对见习骑士道："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并不需要你们担心。"

"但是……"

"注意你的身分！"戴茨达戈猛然呵斥道，"阿尔加斯，你甚至不是一个骑士。这里是伊古洛斯，一切事情由我做主！"

这句话说到了阿尔加斯的要害，年轻的见习骑士颓然坐下，垂首一言不发。

"我希望你们能留在伊古洛斯继续防卫工作，毕竟这里不是那么危险。"戴茨达戈继续对弟弟说道，"我想骸旅团还没有胆量来这里嚣张。好了，你们可以回到队伍中去了。"

既然领主大人送客，三人依次朝戴茨达戈行礼后退出会客室，离开了长官府邸。伊古洛斯城风景比起士官学校那边更加秀美，只是三人心情并不轻松。当走到河边时，阿尔加斯忽然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不过，很显然他是说给身边的另外两人听的。

"如果刚才只是我自己，根本不可能见到戴茨达戈大人……这就是阶级。其实我的家族也曾和贝沃尔夫家族一样显赫，但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我的祖父被敌人捉去，为了活命，他出卖了自己的同伴。但被他出卖的同伴活了下来，于是我家族在战后被驱逐出领地……你的哥哥根本不了解我。"

就在拉姆萨和迪利塔都不知如何接续这让人不安的话题时，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呼唤。听见呼唤，迪利塔猛然抬头，眺望远方。

"哥哥！"

不远处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人赫然是拉姆萨的二哥——现任北天骑士团团长扎尔巴古，而他身边站着的少女则是拉姆萨的妹妹艾尔玛。和两人一起的还有一名黑发明眸的少女——迪利塔的妹妹蒂塔，而刚才那声呼唤正是出自蒂塔口中。

兄妹久别重逢，迪利塔立即上前拥抱住自己的妹妹蒂塔，互诉离别日子的经历。

"在学校还好吗？"

蒂塔犹豫了一下，一丝忧郁在脸上一闪而过。不过，灿烂的笑容很快就替代了先前的忧伤。

"很好啊，同学们都对我很关照。"

身边的艾尔玛静静看着这对兄妹，脸上挂着恬静的微笑，而扎尔巴古则将身体转向了拉姆萨，带着几分赞许说道："我听说你的事了，想必父亲也会以你为荣，还有，迪利塔也一样。"

就好像面对大哥夸奖时一样，二哥的称赞也没能让拉姆萨欢欣雀跃。金发少年静静看着二哥，想等他把所有话都说完，拉姆萨知道，扎尔巴古想说的一定不止这些。

扎尔巴古朝众人挥挥手，似要离开，脚步却慢得出奇："诸位，我真想和你们多说一会儿话，可是我必须去抓那些该死的盗贼了……"

拉姆萨目不转睛盯着二哥，他知道重要的内容在后面。

走了几步的扎尔巴古忽然回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不经意地说道："骸旅团要求的，是赎金。"

这一句话迅速撩动了焦急的阿尔加斯，

见习骑士急忙追问道："什么？这群下流的混蛋只是想要钱吗？"

"很难想象，这些人向来劫持贵族要人，这一次劫持领主却只是要钱。"扎尔巴古看似沉吟地摇头叹息道，"我们打探消息的间谍似乎在东部贸易都市失去了联络……"

接下来的话扎尔巴古不用详细说明，几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懂得这种暗示。仿佛为了让拉姆萨明白自己的用意，扎尔巴古还多添了一句："城市的防卫工作是不是很无聊啊？我的拉姆萨弟弟……"

说完该说的话，向来重视效率的扎尔巴古径自离开了，蒂塔和迪利塔也抓紧出发前的短暂时光边走边聊，性急的阿尔加斯去做战前准备，一时间河边只剩下艾尔玛和拉姆萨兄妹两人。河畔微风静静吹过两人发际，拉姆萨感觉到妹妹注视自己的目光中有话要说。

"其实刚才蒂塔没有说真话……"艾尔玛低头说，"在学校蒂塔总是被人捉弄，因为那些人总觉得她出身低下……"

拉姆萨一时踌躇了，不知该怎样回答。看到哥哥的表情后，艾尔玛脸上的忧郁一扫而过，很快露出了微笑。

"不过哥哥放心，我会好好保护蒂塔的！"艾尔玛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继续说道："但是哥哥也要加油哟，不要被'贝沃尔夫'这个名字给限制住了，要做好你自己！"

听到这样的说辞，拉姆萨也露出了微笑："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妈妈……"

辞别了艾尔玛，拉姆萨和迪利塔他们汇合，匆匆离开了伊古洛斯。因为拉姆萨身分的关系，出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这让身为见习骑士的阿尔加斯大为羡慕。

"啧啧，身分不同就是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年轻人已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挽救艾尔姆多亚侯爵。伊瓦利斯山雨欲来的风暴没有人知道，他们也不想知道。此时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并不知道自己要创造的历史和身边创造历史的人。

队伍在草原和沼泽中快速行进，拉姆萨开始靠近贸易都市，也开始首次靠近真相。

差异

营救侯爵的计划其实几乎等于没有，但毕竟已开始行动。拉姆萨带着众人匆匆赶到贸易都市多尔塔，多尔塔的街道繁华热闹，拉姆萨和迪利塔却专门挑僻静处行走。两人的方法很快有了结果，在贫民窟的角落北面，拉姆萨看到一名骑士胁迫另外一名骑士的场面。其中一人高大威猛，看似在向另外一名骑士逼问什么问题。高大强壮的骑士不断向前，另一名骑士后退至角落甚至重重跌倒，仿佛对那高大骑士有强烈惧意。

当拉姆萨赶来的时候，高大强壮的骑士已经结束逼问，他只是转身淡淡瞥了拉姆萨等人一眼，发现北天骑士团的标志就迅速离去。高大的骑士动作果断坚决，不给拉姆萨任何说话或战斗的机会。自从离开士官学校，拉姆萨还是首次遇到这样的人物。拉姆萨朝骑士离去的方向多看了几眼，再收回目光，正好看到了阿尔加斯抓住剩下的那名骑士的一幕。

被刚才离去的威猛骑士逼问良久，这名倒在地上的骑士已经有些虚弱，阿尔加斯抓到这样一个俘虏正要表示喜悦，迪利塔忽然好像想到了些什么，不禁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拉姆萨问。

迪利塔看着刚才骑士远去的方向，向众人解释道："我好像曾经见过那个人，他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组织的民间团体——骸骑士团的团长，维格拉夫·佛尔兹！"

"你说什么？骸骑士团？你是说……"这

个称呼让拉姆萨想到了那人的身分，顿时紧张起来。

迪利塔点了点头，说："没错，他就是骸旅团的团长。据说在五十年战争末期，维格拉夫率领志愿者组成骸骑士团，后来战争很快结束，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封赏便被无条件解散。看来，维格拉夫自己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军队……"

两人说话间，阿尔加斯已将倒地的那名骑士抓了过来。如今所有问题的突破口都在这名敌人的口供上，因此三人找了一处民宅专门审问这名骑士。

审问气氛并不友好，阿尔加斯的脾气比拉姆萨想象中更为暴躁。面对这名可能来自贫民的骑士，阿尔加斯不断拳脚相加，询问的不过就是那几个反反复复的问题，包括维格拉夫的身分，以及侯爵的藏身之处等等。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骑士一直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任凭阿尔加斯不断殴打。

"好了好了，够了。"拉姆萨看不下去了，出言阻止阿尔加斯，"你这样打下去也问不出什么。"

阿尔加斯也打累了，停手喘气的时间里仍不忘恫吓骸旅团骑士："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下贱的盗贼，你们的惟一下场就是被北天骑士团剿灭！如果你识相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侯爵的下落，我们可以额外开恩留下你的一条小命！否则你们就等待地狱业火的煎熬吧……"

躺在地上因痛苦蜷缩成一团的男子停止了呻吟，倔强地扭头咬牙说道："我们……我们不是盗贼！"

"不是盗贼？绑架，勒索……你说你们不是盗贼？"阿尔加斯缓过来了，继续用膝盖猛烈撞击男子的头部。

"贵族就像你这样吗？"骸旅团的骑士发出了冷笑，"在战争中我们为国家出力，我们战死，我们浴血，我们得到了什么？现在的我们就像国家抛弃的垃圾一样，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跟贵族不同？出身还是地位？阶级到底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绑架又勒索，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吗？"阿尔加斯继续大声嚷道。

男子愣了一下，很快垂头低声说道："绑架并不是维格拉夫阁下的意思。"

这句话让三人都吃了一惊："什么？"

"我们绝不会绑架一位战争中的英雄，还只是为了钱……"男子昂首说道，"并不是维格拉夫阁下的意思！"

"那是谁？"拉姆萨追问道。

男子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出了大家想听到的答案。

"是古斯塔夫。"

迪利塔接过话头："你是说骸旅团的副团长——古斯塔夫·马格里夫吗？"

迪利塔的解释让拉姆萨立即明白了问题所在，一旁的阿尔加斯却发出冷笑："那不还是你们这些盗贼干的好事吗？"

当阿尔加斯想要继续动手殴打骸旅团骑士，拉姆萨再次阻止了阿尔加斯："算了，住手吧。"

看到拉姆萨两次阻止阿尔加斯打人，那名骸旅团的男子也感到这位贵族和自己以往见过的略有不同。在阿尔加斯的一再追问下，即使坚持想要达成理想社会消灭阶级这样的伟大目标，男子还是说出了古斯塔夫的藏身所在。这一次阿尔加斯没听懂，反倒是迪利塔露出会心的笑容。

"原来是在'沙鼠地窖'吗？"

"沙鼠？那是什么？"

迪利塔站直身体，稍微活动手脚准备出发，同时给阿尔加斯解释道："你是外地人，当然不知道在多尔塔北部的沙漠里才有沙鼠生活。这里惟一可能有沙鼠藏身的地方，就

是泽克拉斯沙漠。”

拉姆萨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及迪利塔，忍不住追问道：“在沙漠里不是没有任何村庄城镇存在吗？”

“有一个地方。”迪利塔充满自信地转身离去。拉姆萨和阿尔加斯紧随其后，三人迅速离开贫民区。

在沙漠中惟一的据点里，拉姆萨第二次见到了骸旅团团长维格拉夫。

这一次见面的形势很微妙也很古怪，拉姆萨跟着迪利塔走进大屋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始料未及。

数名骸旅团成员的尸体躺在地上，而两名男子正在对峙着。其中一人额头宽大，神情端正，身材高大魁梧，正是骸旅团的团长维格拉夫。另外一人手持长剑站在距维格拉夫两剑距离的位置，眼神中带着一丝惊惧和恐慌，剑尖指向维格拉夫胸口。在眼神慌乱的男子背后，被捆住的银色长发贵族——艾尔姆多亚侯爵躺在地上，似乎陷入了昏迷中。

魁梧高大的男子就是维格拉夫，从他的喝斥中也能听出对方男子的身分。

“古斯塔夫，你为何现在还不放弃自己的愚行？”

“你的理想已经离现实太远了！”古斯塔夫回答道，“这个世界如此现实，我们需要的是食物和水，还有大量金钱。如今这些东西你给不了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去拿！”

维格拉夫向前逼近一步，一把拔出佩剑：“我再说一遍，你这样的做法只是徒劳，解决不了问题！”

骸旅团副团长古斯塔夫脸上虽然露出一丝恐惧，但依然摇头拒绝接受团长的说教：“算了……你要说的话如果说完了，我们就再见吧！”

古斯塔夫紧握手中长剑，朝维格拉夫的心脏刺去。谁知团长身手比古斯塔夫想象中更快更迅速，一剑刺出扎到的只是人影。

用力过猛的古斯塔夫身体前倾尚未调整，维格拉夫已从侧闪中调整好身体，疾风一般刺出一剑。剑锋迎着古斯塔夫的胸口深深没入其体内，剑锋上立刻染满血迹。

当维格拉夫将自己武器抽出的同时，背后响起的脚步声也让他察觉到了三名不速之客的存在。

三名算不上骑士的少年不约而同地亮出了武器，一时间小屋内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拉姆萨和迪利塔目光紧紧盯住维格拉夫的长剑，只有阿尔加斯一直试图冲过去救走侯爵。

维格拉夫率先开口，打破了对峙的沉默。“绑架侯爵并不是我的本意……”他朗声说着，但手中长剑依然指向侯爵的要害，这动作让阿尔加斯也不敢上前。

“你们可以带回侯爵，但条件是必须让我安全离开。”维格拉夫手中长剑慢慢逼近侯爵的颈部，似乎完全不把这几个见习骑士放在眼里。

维格拉夫的提议充满诱惑。拉姆萨和迪利塔看到房间里的尸体之后立刻得出了结论：就算三个人一起拼命，也未必能打得过这位传奇人物。现在维古拉夫肯主动放人对大家都是好事。迪利塔拦住了冲动的阿尔加斯，三人僵持片刻之后，维格拉夫开始慢慢朝门口挪动脚步。

拉姆萨牢牢盯住维格拉夫，骸旅团团长每走向门口一步，他就朝昏迷的侯爵靠近一步。四个人围绕房间的墙壁一步一步保持距离变换位置，很快维古拉夫走到门口，拉姆萨也成功扶起艾尔姆多亚侯爵。

撤至门口的维古拉夫迅速转身离开。阿尔加斯试图追击，被迪利塔出言拦住：“算了，还是先救侯爵。”

侯爵身上没有伤痕，只是异常虚弱。三人抓紧时间送侯爵去休养，随即马不停蹄远离沙漠赶回伊古洛斯城。在这里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再次遭到骸旅团的袭击。

让拉姆萨郁闷的是回到伊古洛斯城之后发生的一切。当三人回到城市中央的戴茨达戈卿宅邸报告任务时，一向温和从容的大哥却严厉喝斥了他。这让所有人救回侯爵的开心瞬间冰冷。

地点依然是在会客室里，但这一次的问候决没有上次来时那么温和。

“是谁做主的？”戴茨达戈厉声追问拉姆萨，“是谁认为士兵不应尽职尽责而擅自行动的？”

“是我！”迪利塔先于拉姆萨高喊道，“是我让拉姆萨跟我一起去的！”

拉姆萨也拼命往自己身上览责任：“不是迪利塔，是我！”

两人的行为让戴茨达戈更加恼火，正当他想要继续说些什么时，自会客室外传来的一个和蔼的声音阻止了他。

“算了，戴茨达戈卿，不管怎么说侯爵已被救回，结果总是好的。年轻人急于建功立业可以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随着话音落下，短发华服的老者出现在会客厅门口，身上洋溢一股慑人的贵族神采，即便身为拉姆萨这样的贵族名流，看见这位男子出现也不禁急忙低头行礼。

“拉古公阁下！”

身为整个阿朵卡夏王朝中权力最高的人之一，加利昂努的领主——贝斯特拉达·拉古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气度和雍容让在场的年轻人无一不为之折服。当拉古公出现在会客室门口时，只有戴茨达戈一人能够立即说出话来。其余人都惊讶地呆住了。能亲眼见到这国家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震撼。

“拉古公，您这样只能骄纵他们，要知道错误和正确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戴茨达戈没想到拉古公会为拉姆萨等人说项，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拉古公没有直接回答戴茨达戈，反而将单膝跪地的拉姆萨扶了起来。

“你就是戴茨达戈卿的弟弟拉姆萨吧？”拉古公用慈祥宽容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贝沃尔夫家族老幺，赞许道，“你看起来和巴尔巴尼斯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唔，我也觉得让你这样的小伙子守城实在太委屈了，不如我们给你换一下工作如何？”

拉古公用轻松的口气转移了话题，戴茨达戈如何能听不懂主公的意思，立即咳嗽一声道：“算了……既然已经下达了攻击令，那么我也允许你们选择一个目标进攻好了。记得好好表现，不要让我失望！”

这个回答总算是让拉姆萨松了口气，在向拉古公道谢后，他跟着迪利塔和阿尔加斯转身离去。

拉古公负手站在二楼窗口，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拉姆萨等人渐远的背影。倒是身边的戴茨达戈忽然躬身一礼：“我……很抱歉。”

拉古公回首看着自己的老朋友，面容之中渐渐萌生出一股冷傲，这才是真正接近权力巅峰者应有的脸。

“你无需道歉，戴茨达戈卿。古斯塔夫死不足惜，艾尔姆多亚被你弟弟救了，他也会照我们说的做。一切都未改变。我们的优势仍将继续，一直到所有人都按我们部署的去做……”

戴茨达戈躬身道：“我知道了，国王应该挺不了多久了，我们要加快部署……”

拉古公再次回身凝望窗外朵朵白云：“一切就靠你了，我的老朋友。”

戴茨达戈看着拉古公的背影，继续深深低下自己的头。贝沃尔夫家族的长男站在北天骑士团实权拥有者的背后，他看见两人的背影被窗外阳光拖成长长一条，正如他要走的路一样，阴暗而绵长。

以北天骑士团的名义首次出战，这让拉姆萨心中格外激动。他在沙盘地图上挑了又挑后，最终选定了一个位置。

“咱们就来这里如何？”拉姆萨询问迪利塔和阿尔加斯，却忘了贵族提出意见时平民是不会有疑问的。迪利塔和阿尔加斯都未主动提醒拉姆萨这一点，三人一同把目标定在魔法都市加里兰多南部的盗贼小站。

获得指挥权的拉姆萨选择了在雨天进攻盗贼小站，雨夜弧光闪过之后，雷声在平原之上连绵不绝。布置所有人完成了对盗贼小站的包围之后，拉姆萨拔剑遥指小站惟一的出口。

“骸旅团的盗贼们，你们的灭亡之日就在今日！”

盗贼们没想到竟会这么快遭到北天骑士团的反击，仓惶组织迎击。站在拉姆萨背后的阿尔加斯持剑首当其冲，超过了其他战士：“拉姆萨，让我们杀死这些卑贱的盗贼吧！战斗！来战斗！”

虽然拉姆萨很反感阿尔加斯这种狂热的态度，但战况已开，众人都无暇继续讨论是非。迎面而来的骸旅团成员站在小站周围频频放箭，让拉姆萨等人略感头疼。所幸阿尔加斯的冲锋吸引了大多数盗贼的目光。当这位见习骑士率先杀死一名守卫弓箭岗位的盗贼，剑刃溅出鲜血之时，防卫的盗贼们神情更加松动。

随着阿尔加斯的脚步，北天骑士团的成员步步紧逼，如死神一般逐渐收割战场上的敌人生命。

没过多久，拉姆萨便将首领模样的女剑士逼到了角落，回首战场，少年发现这里的敌军只剩下了对方一个活口。看到自己亲手造就的遍地尸体，拉姆萨忽然觉得一阵无力袭来。

“算了，你放下剑，我们不杀你。”

女剑士咳出一口鲜血，倔强地盯着拉姆萨，咬牙切齿地说道：“继续杀吧！你们这些贵族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人过？！”

溅了一身鲜血的阿尔加斯走到拉姆萨身后，高声嚷道：“杀了她！拉姆萨，赶快杀了她！她是贵族的敌人，她是贝沃尔夫的敌人，她是人民的敌人。这样的人你不杀了她，将来总有一天她会杀了你！快啊，赶快杀了她！”

拉姆萨皱了皱眉头，他没有说话，反倒看向自己的朋友迪利塔。

接触到拉姆萨的目光后，迪利塔也有些迷茫地摇了摇头：“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她……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

自称米路达的骸旅团女剑士听到迪利塔的这句话愣了一下，站在拉姆萨身后的阿尔加斯也愣住了。

“我们无权决定她的生死……”迪利塔说，“拉姆萨，她并不是动物……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无权杀死她。”

迪利塔的话让拉姆萨不断点头，却引来阿尔加斯的怒叱：“你们疯了吗？你们在对这个盗贼仁慈？你们这是背叛，你们这是……软弱！”

米路达艰难起身，在阿尔加斯和拉姆萨争执中慢慢走出布满同伴尸体的战场。阿尔加斯想要阻止，但碍于整场战斗由拉姆萨指挥也不敢轻举妄动。走出北天骑士团的包围之后，米路达回首望了众人一眼，眼中依然带着仇恨与不甘。

“没想到贵族也会同情我……可我不必你们同情！你们这些卑劣的贵族，耍这种把戏也没用！我们永远是敌人！”

金发女子消失在密林深处，拉姆萨望着米路达不见的方向，雨依然淅淅沥沥，站在拉姆萨身边的迪利塔也是一脸迷惑。

拉姆萨轻叹一口气：“我们……我们这样做……”

没有人知道是对是错，每个人心中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一天夜晚，雨中的三个少年望着远方，看见了不同的方向。

伊古洛斯城还是老样子，凯旋归来的拉姆萨第一时间回到戴茨达戈府邸打算向哥哥汇报战况，却发现站在府邸门口的卫兵比以往更多且面色凝重。

“一定是出事了。”金发少年和迪利塔急忙加快了脚步。

见到病床上的戴茨达戈后，拉姆萨终于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正因为自己和迪利塔等人急于建功立业，少了协助防卫工作的伊古洛斯城遭到骸旅团残党的袭击。骸旅团的干部高拉格罗斯带人袭击了戴茨达戈卿的府邸，企图暗杀指挥剿灭骸旅团战斗的军师戴茨达戈。圣骑士扎古巴尔及时赶回救下了自己大哥，却失手让对方劫持走了迪利塔的妹妹蒂塔。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失去理智的迪利塔立即冲出了宅邸，深知蒂塔就是迪利塔惟一亲人的拉姆萨也赶忙紧跟了上去。

“迪利塔，你冷静一点！”

已经穿过中庭的迪利塔猛然转身，冲到拉姆萨面前。他的声音因愤怒焦急而扭曲，面容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失控：“冷静？倒不是你妹妹被劫持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拉姆萨反问道，“你这样只能浪费时间。”

迪利塔因拉姆萨的失言更加愤怒，一把拽住贵族少年的衣领，厉声喝道：“浪费时间？她是我惟一的妹妹！”

两人目光对视中，拉姆萨正想说点什么，比如刚才戴茨达戈所说的“蒂塔就是我们的亲妹妹”之类的话来安慰迪利塔，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嘲讽的声音。

“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贵族永远不会和平民一样。”

拉姆萨回头看见阿尔加斯站在门口，双手环抱看戏一样望着自己和迪利塔。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让迪利塔和拉姆萨同时对他投出愤怒的目光，可见习骑士好像并不在意。

“你什么意思？”拉姆萨怒视阿尔加斯。

阿尔加斯似乎决心要跟这两人划分好立场，尤其是在战斗方面才华横溢的迪利塔。迪利塔在之前几次战斗中显露出来的天赋让贵族出身的见习骑士嫉妒心油然而生。

“如果我是拉姆萨的哥哥，我绝不会在乎一个平民女子……”

阿尔加斯的话点燃了迪利塔的怒火，他向前一步冲到阿尔加斯面前，一拳将见习骑士打倒在地。阿尔加斯并没有还手，只是擦去嘴角血迹冷笑道：“野蛮的平民，你永远成不了贵族！拉姆萨，我们才是一路人，这个贫民小子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拉姆萨也被阿尔加斯的挑衅激怒了，但在局面变得更坏之前他首先拽住了还要动手的迪利塔：“够了，你们都不要吵了！”

“嘿，你看看他，他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跟贵族中的贵族在一起呢？”阿尔加斯冷笑不断，“拉姆萨，我想你哥哥们也是这么想的，赶快离开这个家伙吧。”

“随便你怎么说，我们始终是最好的朋友，是兄弟！”拉姆萨在关键时刻保持了贵族

的冷静，没像迪利塔一样动手，但也已相当愤怒。

"我也信任拉姆萨！"迪利塔挣扎了几下，没能越过拉姆萨继续揍阿尔加斯，抛下这句话转身离去了，留下拉姆萨一人面对阿尔加斯。

拉姆萨看着这个张口闭口将贵族放在嘴边的见习骑士，扭头不愿看他的脸："你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阿尔加斯笑着走进拉姆萨："不要这样，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

"我不会再重复自己的话了。"拉姆萨一字一顿地说道，"给我滚！"

自觉无趣的阿尔加斯只好转身离去，在离开之前，见习骑士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忽然转身，冷笑着说道："刚才我从你哥哥那里偷听到了什么，好像那个可怜平民的妹妹被关在瑞凡纳什城，你们倒是可以试着去救她，哈哈……"

拉姆萨看着阿尔加斯离去，又看了一眼迪利塔离开的方向，快步追了上去。

不管阿尔加斯提供的情报正确与否，拉姆萨和迪利塔都必须一试。营救侯爵的行动让两人对自己的力量稍有自信，加上有士官学院的同僚们帮手，一行人确定了路线之后即刻朝瑞凡纳什挺进。

想要到达目的地，必须穿越莱纳利亚高地。高地下面就是著名的法文海姆平原，众人到达高地顶端时已接近日落。吩咐队伍停留一夜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双双走上山坡，站在树下遥望远方。经过阿尔加斯的事之后，两人不约而同变得有些沉默。落日余辉照在两人身上，留下一层金色涂层。

"明天越过平原，就能抵达瑞凡纳什了。希望我们能来得及……"拉姆萨看着远方，感叹道。

当发觉自己的这句话让迪利塔脸上浮上一层阴云后，他急忙试图安慰自己的好友。"不要担心……蒂塔一定没事的。"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想错了一些东西……"迪利塔打断了拉姆萨的话。他看着自己的好友，平静地说道，"很久以来，我都忘了自己的身分，摆错了自己的位置……"

拉姆萨知道迪利塔想说什么，连忙摇头试图劝解迪利塔："还在想阿尔加斯的那些话吗……"

迪利塔摆手阻止拉姆萨继续说下去："不要试图安慰我，也不要试图劝说我。拉姆萨，有些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只要你肯努力……"

迪利塔将视线从拉姆萨身上移开，他凝望着夕阳，低头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说给拉姆萨听："努力并不能改变一切，我现在才明白。如果我肯努力，贵族是不是就能接受平民呢？如果我肯努力，我妹妹是不是就不会有那样的命运呢？别天真了拉姆萨，努力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罢了。我没有力量，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软弱的人……"

这一次拉姆萨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注视着自己的好友，一直到迪利塔低头捡起一片草叶吹起调子。婉转的音乐在空旷的高地上回荡，除了悠扬之外还有一些孤单。

"还记得你父亲交给我们的草笛吗？"

拉姆萨也扯下一片草叶，跟着吹来。有了和声的调子变得不再那么孤单，两人的目光随着乐声不断传远，在平原和高地之间流动。世界在这一刻静谧而温暖，两人的乐声在这世间交叉前行，却不知前路，一直到繁星漫天。

但那时的两人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站在一起仰望星空……

次日，从高地上下来的拉姆萨等人遇到

了意外的敌人，之前曾相遇过的女剑士米路达竟然在平原上与他们狭路相逢。

看见拉姆萨和迪利塔，曾经战败过的女剑士脸上也布满阴霾。

很显然，骸旅团中也有人知道这两位最近剿灭行动中的名人，许多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胆怯的神情。

"已经无法逃走了，要投降吗？"

有人尝试着向米路达询问道，但却遭到了女子的怒斥。

"宁愿战死也不要向贵族投降！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米路达狂热而坚定的态度让骸旅团成员重新鼓起了勇气，最初遇到拉姆萨等人的胆怯渐渐消失，许多人紧紧握住武器。

"我们不想战斗，"迪利塔说，"我只想知道蒂塔哪里去了，维格拉夫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米路达知道迪利塔口中的"蒂塔"就是前几天被抓回的那个贝沃尔夫家族的少女，不过她根本不想向迪利塔吐露任何消息。

"贵族小姐吗？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不是什么贵族小姐，她只是我妹妹！"迪利塔大喊，"你们抓她当人质没有任何作用！把蒂塔还给我！"

"不可能！想想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因为你们这些贵族失去更多。我们的土地，粮食，还有尊严，都被你们践踏了，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现在你们想要把东西要回去，休想！"

无话可说的时候只有战斗，拉姆萨举剑带头冲向米路达。经过数次战斗的洗礼，拉姆萨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剑士。手中剑锋挥动，不断有骸旅团战士在拉姆萨手中蒙神召唤，很快就只剩女剑士米路达一人，这局面好像似曾相识。

"真的有必要这样战斗下去吗？到底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你真的知道吗？"拉姆萨试图重复一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却又觉得有些希望似乎永远不能实现。

米路达仿佛没听到拉姆萨的话，只是径直朝金发少年冲去："虽然不是你的错误，但你的无知也是一种罪！我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最后！"

伴随着"嗖"的一声，米兰达的话突然停住了。她低下头，难以置信地望向了已深深刺入自己胸口的那支箭。

站在队伍中的弓箭手为了拉姆萨的安全，不得不出手射杀骸旅团女剑士。箭射中目标，米路达的神情一滞，捂着伤口缓缓软在地上。

"哥哥……哥哥……对不起……"

垂死的米路达似在呼唤什么人，她口中的哥哥让拉姆萨想到这些人都如迪利塔一样，有着亲人朋友。为何一定要死亡才能解决问题？少年走近呼吸慢慢垂弱的女剑士，低头依然看见一双充满愤怒不甘的眼睛。拉姆萨觉得自己的双眸似乎有一点湿润，即使是敌人，坚持的信念也足以让他动容。

"为什么呢？迪利塔……"拉姆萨回头问自己的朋友，试图寻找答案。

迪利塔低头给米路达阖上不瞑的双眼，摇头叹息："我也不知道……"

痛失

"为什么要绑架这个女孩？难道你不知道她是无辜的吗？"

当米路达的死讯传来之际，维格拉夫正在大声呵斥绑架蒂塔的骸旅团干部高拉格罗斯。蒂塔被绑在风车磨坊的角落里，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眸看着两个魁梧的男人不断争论。软弱的少女并不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她所能做的只有默默等待。

“我需要一个人质帮我逃走……”高拉格罗斯试图向首领进行解释，但维格拉夫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你现在应该放掉她，你已经逃回来了！”

“别像对待古斯塔夫那样对待我！”高拉格罗斯退后一步，却并不妥协，“我们需要一个贝沃尔夫家族的人帮助我们逃走！这个女孩就是最好的人选！”

维格拉夫摇头：“不，你逃走了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天涯海角也还是逃亡。我们应当面对贵族的挑战……”

说话间，一名负责侦查的盗贼突然从门口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大声嚷道：“米路达战死了……而且那帮人就要追过来了，我们、我们怎么办！？”

维格拉夫呆住了。他只感到头中嗡的一声，脑海顷刻间变得一片空白，完全失去了同古斯塔夫争论的能力。

妹妹死了？

妹妹死了！

维格拉夫刚才还想能否跟贵族谈判，此刻却忽然觉得自己竟然如此软弱，甚至不能保护自己惟一的妹妹。就是那些看似动摇的贵族，他们不断用各种把戏拖延时间，现在他们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对骸旅团发动彻底的攻击了。

革命的理想没有达成……妹妹就这样死了？！

“高拉格罗斯，你组织撤退！我留在这里跟这些人战斗。”维格拉夫高声喝道，猛然转身向门外走去。此时的他只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如果有可能，他绝对不会放过给妹妹报仇的机会。

当维格拉夫离开后，高拉格罗斯独自一人在磨坊里静默片刻，猛然抬头看向惊恐的蒂塔。

“对不起，我不能死，我一定要逃走……”

他喃喃自语道，慢慢向无助的少女逼近了过去……

磨坊外，拉姆萨终于再次见到了骸旅团的团长，维格拉夫依然如之前那般高大魁梧，只是神情中似乎有着一股愤怒哀伤。看到年轻的士官们组成军队来讨伐自己，维格拉夫似乎明白了什么。

“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妹妹吗？是你这个见习士官学校的学生？”

拉姆萨此时终于明白米路达临死之前所说的哥哥是谁了，他吃惊地反问道：“天……那个女孩竟然是你妹妹？”

“我妹妹呢？我的妹妹蒂塔在哪里？”迪利塔见到维古拉夫独自出现，立即想到自己妹妹可能也在这里。

迪利塔并非贵族，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得出他没有家徽。迪利塔一开口问蒂塔下落，维古拉夫已知道高拉格罗斯抓错了人，但此时双方已是仇恨颇深，单凭语言无法化解。手中长剑一亮，骸旅团团长脸色木然：“释放那女孩不是问题，这事本就和她无关……但是在这之前，你们是否应当偿还我妹妹的血债？”

拉姆萨和迪利塔也拔剑出鞘，两人并肩逼近维古拉夫。不管为了北天骑士团的荣誉或是蒂塔，两人都有奋力一战的理由。

维古拉夫战艺精湛，无奈骸旅团已到了穷途末路，战意不足。拉姆萨更是经过连日征战进步斐然，一时间把以武勇著称的骸旅团团长逼得步步后退，甚而无法反击。拉姆萨和迪利塔利用维古拉夫后退的机会，各个击破其余骸旅团盗贼，转眼之间就只剩下维古拉夫一人面对众多见习战士。

“看来暂时是无法报仇了……”尽管处于

劣势，维古拉夫一样冷静干脆，他退到角落，试图撤离战场，但拉姆萨却并不打算让骸旅团团长就此逃走。

"你哪儿都去不了，维古拉夫！"拉姆萨高声喝道，"赶快放了蒂塔！"

听到这句话后，维古拉夫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盯着拉姆萨良久，突然大声喝道："你不是想知道绑架艾尔姆多亚侯爵的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好哥哥戴茨达戈卿！你的另外一个哥哥扎尔巴古也知道这件事！"

"你胡说！"拉姆萨怒喝，"哪有这么荒谬的事！"

维格拉夫冷笑道："两只狮子将在国王死后争权，一只是白色的拉古公，一只是黑色的高尔塔纳公。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要确定贵族们的方向。没有方向的贵族都是威胁，都必须除掉。所以拉古公同意了戴茨达戈的提案，绑架了艾尔姆多亚侯爵！"

"你撒谎！贝沃尔夫家族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你只看到了你自己的事……很多事你根本不知道呢，年轻的小子……"

看到拉姆萨方寸大乱后，维格拉夫知道自己的言语已经产生了效果，他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立即转身利用魔法消失在众人眼前。

虽然疑问在心中已经产生，但拉姆萨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纷乱的情绪。他和挚友在磨坊里搜寻蒂塔的下落，得到的却只有失望。

"我妹妹在哪儿？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

当确认蒂塔不在这里后，迪利塔有些悲观地抓住拉姆萨，沮丧地问道。

拉姆萨此时只能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阿尔加斯所说的瑞凡纳什城。没有多少时间了，两人必须马不停蹄。

北天骑士团依然是伊瓦利斯最强大的骑士团，骸旅团的所谓防线在骑士团眼中根本不值一提。攻陷敌军所有防线的北天骑士团此时已经包围了瑞凡纳什城的骸旅团火药基地。高拉格罗斯正在这里跟北天骑士团对峙，他手中的惟一筹码，就是依然神情惊恐的少女蒂塔。

北天骑士团带队的正是骑士团长扎尔巴古，随同的还有阿尔加斯。两人站在骑士队伍中注视高拉格罗斯的一举一动，从骸旅团火药基地的面积来看，这里的爆炸极有可能异常危险。正是因为这样，扎尔巴古才迟迟没有发动进攻命令。

当拉姆萨和迪利塔赶到时，对峙正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一方面高拉格罗斯疯狂地叫嚣要跟北天骑士团同归于尽，一方面扎尔巴古正在犹豫是否要发起进攻。

赶到火药库门口的迪利塔一眼便看见了被挟持的妹妹，此时北天骑士团与骸旅团的激烈争执已无插嘴余地。圣骑士扎尔巴古站在队列最前方，手中骑士剑指向高拉格罗斯："逆贼，你们的灭亡就在今日！"

剑拔弩张。

"你们住手！"

迪利塔知道在这种箭绷于弦的情况下，任何矛盾都可能令战争一触即发。于是立即冲到两队人马中央大声喊道。

"离开吧，平民。"跟在队伍中的阿尔加斯高声叫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那是我妹妹！"迪利塔接近崩溃地喊道，"你们住手啊！"

高拉格罗斯站在火药库门口不断怪笑："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同归于尽啊？只要点燃火药，大家就一起死！你们还不离开？"

"不要开玩笑了！"扎尔巴古用同样的高声喝道，"北天骑士团什么时候曾被敌人威胁过？"

“离开！”高拉格罗斯疯狂地吼道，“你们都离开这里！”

扎尔巴古猛然转身，长长的骑士披风与他的手同时在空中划过。

“全军，开始进攻！”

这一声命令仿佛地狱之召唤，让迪利塔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军团两端都已陷入极度混乱，嘶喊和风声混在一处，将世间万物绞碎。

“不要！”

迪利塔绝望地昂头高呼道，却不能让任何人把目光投向软弱的自己哪怕一分一毫。

阿尔加斯举起手中弩箭，朝着拉姆萨和迪利塔的方向狞笑了一下。

“遵命，尊敬的扎尔巴古阁下！”

阿尔加斯特别强调了发布命令者的名字，这让拉姆萨感到由衷地不寒而栗。一种不详的感觉突然冲击向少年心头，他仰头看着站在高台上的阿尔加斯，几乎是本能地跟着迪利塔一起喊道：“请不要……”

北天骑士团的总攻已开始，前进的骑士们听不见拉姆萨和迪利塔的喊声。扎尔巴古也没扭头看这两个孩子，依旧挥剑命令部下前进。

“嗖！”

无论谁的喊声都好，也不能阻止阿尔加斯手中弩箭射出。

下一秒钟，箭正中蒂塔胸口。一朵鲜血的花绽放在蒂塔胸前，少女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蒂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慢慢将目光转向位于高台下的哥哥，有些迟疑地伸出一只手。似有千言万语，但却无力诉说。

“迪利塔……”

这声轻轻的呢喃，便是蒂塔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声呼唤。相隔吊桥的迪利塔依然能听见妹妹的呼唤，也能看见蒂塔伸向自己的手。但前方蜂拥在吊桥附近的无数北天骑士团骑士却让他竭尽全力也无法冲过去。

遥望着妹妹缓缓倒下，迪利塔颓然跪倒在地。

世界忽然苍白一片，面对软弱的人，面对无能为力的人。迪利塔看着自己的妹妹渐渐失去生息，一时间竟茫然无措。

后面有骑士向扎尔巴古汇报搜索到骸旅团首领维古拉夫的踪迹，扎尔巴古吩咐阿尔加斯一声，转身匆匆追击去了。战场上只剩下阿尔加斯站在高地继续不断吩咐骑士们放箭，数名骸旅团盗贼被射伤。高拉格罗斯也不得不因伤退回到火药库之中。

同样无法阻止一切的拉姆萨看到了一切，他看到哥哥无视自己而离去，也看到阿尔加斯对战况得意的笑容。不管什么人，在此时都仿佛陌生得不曾相识。拉姆萨感觉自己好像在经历一场幻觉盛宴，甚至连迪利塔都不再回答他的呼唤。奔跑和呼喊让少年觉得自己浑身软弱。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箭？为什么要杀死蒂塔？”

冲到吊桥旁，拉姆萨愤怒地高声质问阿尔加斯。

“这是你哥哥的命令。”阿尔加斯站在高地上，看着这个从未觉得自己高贵的金发小子冷笑道，“北天骑士团的荣誉，不能为一个平民女子牺牲。”

“她是迪利塔的妹妹！”

阿尔加斯看着这个毫无自觉的贵族小子，一股妒意冲口而出：“妹妹？她只是一个平民女子，和城里随处可见的卖花女人、妓女没有区别！只是一个下贱的平民而已！”

“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无辜者的血不能白流，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拉姆萨的话让阿尔加斯更加狂笑了起来。“不要欺骗自己了，你这个贝沃尔夫家族的小孩。这些对你们家族来说只是小事罢

了。多少人都必须活在你们所领导的北天骑士团保护之下，与之相比，被利用又如何？你们家族的给予令软弱的平民得到了保护，他们就要付出。一直以来，难道你不也是在利用迪利塔吗？”

“我利用迪利塔？”拉姆萨扭头看了一眼正慢慢站直身体的迪利塔，忽然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和迪利塔在一起的种种经历，竟一时间无法反驳阿尔加斯的话。从一开始让迪利塔被父亲收养，这难道不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迷茫的拉姆萨想不到什么更好的言论反驳阿尔加斯，却发现迪利塔已径直朝阿尔加斯走去。此时的迪利塔双眼血红，步履坚定冰冷，拉姆萨试图阻止自己的朋友，却被迪利塔一把推开。

“阿尔加斯，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拉姆萨，你不用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

拉姆萨知道，刚才阿尔加斯的一番话迪利塔也听到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看着迪利塔穿梭在骑士团的阵容中慢慢靠近阿尔加斯。

从士官学校起迪利塔就是剑术天才，自认贵族的阿尔加斯试图让其他骑士阻止迪利塔的进攻，却发现那些骑士并不认同自己这个所谓的“贵族”。从一开始，阿尔加斯就也不过是个软弱的人罢了。

迪利塔疯狂如自杀的进攻没有人敢阻拦，阿尔加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生平应写入辉煌的一场指挥战斗只能以这样的情形收场。迪利塔不断逼近阿尔加斯，最终一剑刺穿了这个做了一生贵族梦的骑士胸口。

贝沃尔夫家族的人参与了内讧，这让其余北天骑士团的人不得不尽早撤退。战场上没有什么活人，只剩下拉姆萨和迪利塔站在吊桥旁。吊桥一边是蒂塔的尸体，另一边是阿尔加斯的尸体。刚才还在紧绷如弦的地方，现在只剩两个生者和两个死者。

迪利塔慢慢走过吊桥，有什么东西飘落在他脸上，有些冰冷。原来，此时竟然下雪了，天上开始飘下片片雪花。寒冷的春天还有雪花飘落，迪利塔不知道这是不是送给妹妹的悲悯眼泪。低头紧紧抱着蒂塔尸体，迪利塔跪在军火库门口。他仰头想要狂啸，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一点声音。

贵族和平民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迪利塔痛恨自己竟然一直没发现这道鸿沟。一直到妹妹死去，迪利塔才明白自己永远也走不过这条裂痕。然而此时所有的后悔都晚了，他只有抱着妹妹的尸体无声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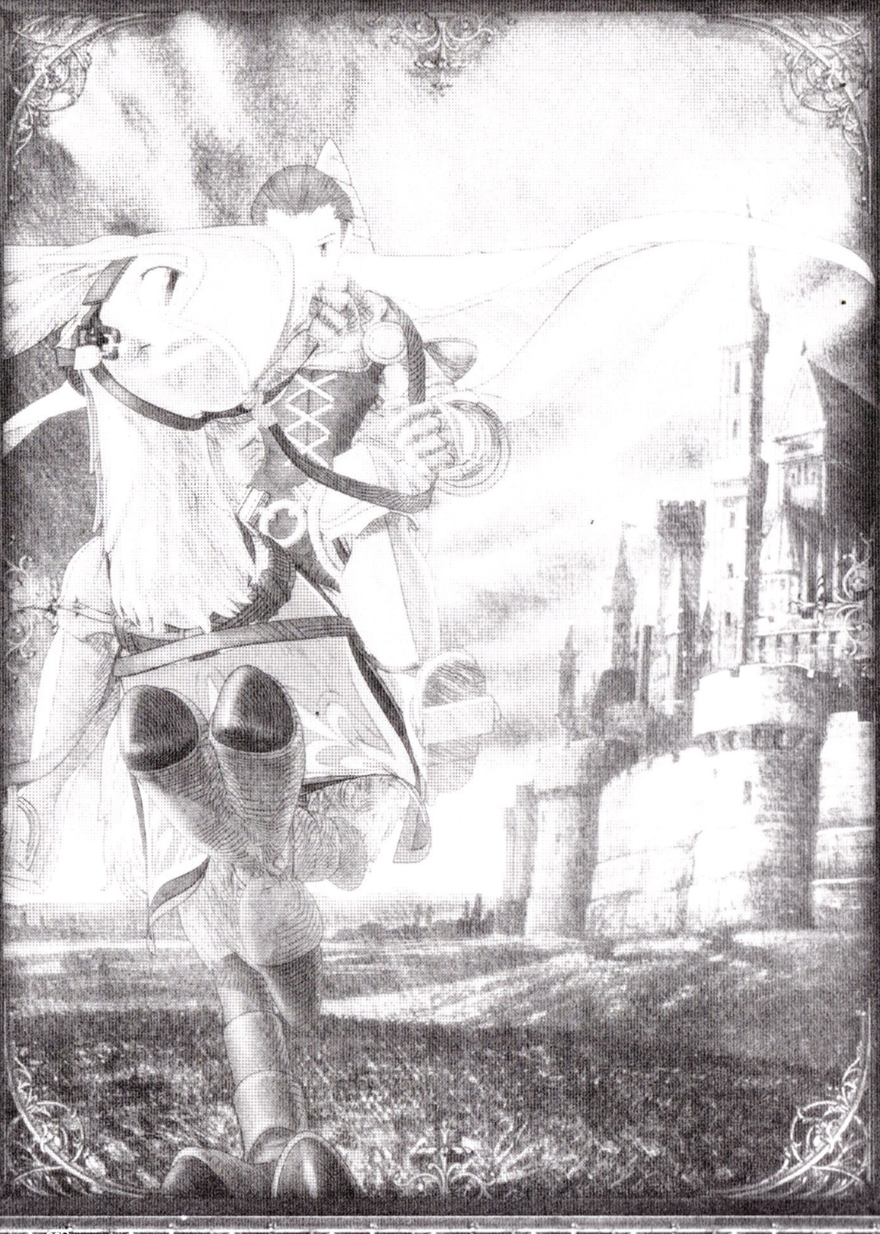
拉姆萨站在远处看着迪利塔，他不知该如何上前劝说自己的朋友。扎尔巴古发出攻击命令的瞬间记忆犹新，这一切的罪责到底是在贵族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格承担一个贝沃尔夫家族成员应有的责任？自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罢了……

两人似乎都忘了有人还活在军火库内，忽然，一阵毫无征兆的震荡从地下迅速向上扩散，最终成为一道热流，将拉姆萨眼前的一切都摧成一片白色。

军火库爆炸了，高拉格罗斯从内部点燃火焰，打算跟北天骑士团同归于尽。

吊桥一侧的拉姆萨眼看连锁爆炸不断产生，想要冲过去救回迪利塔，却因更大的爆炸被掀翻在地。火光盛起吞噬了迪利塔和拉姆萨眼前的一切。拉姆萨昏迷之前最后看见的，是迪利塔被淹没在火光中的背影。

那背影离自己好远好远，遥不可及。



第二章 玩偶

重逢

一年前那个曾远离自己的背影如今又带着奥维莉亚公主远去，这一次拉姆萨看着那个背影，心中百感交集却不知该向谁诉说。雨声沥沥，少年站在奥本诺斯教堂后面的小路上，心中不知该想些什么。

他转过身去望向一脸懊悔的女剑士阿格莉亚斯和神甫西蒙，正当想说点什么时，看出他有心事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直截了当地抢先发出了疑问："你认识那小子？"

拉姆萨摇了摇头，倒不是不想承认，只是想起那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他就觉得心中一阵烦闷。

"带着公主，他跑不了多远。"

阿格莉亚斯蹲下身去，仔细辨认了一下陆行鸟的足迹后得出了结论。

"打算追击吗？"加夫加里安向面色凝重的女剑士问道。

"吾等侍奉公主，必当竭尽全力！"

暗剑士摇了摇头，说："算了，这可不在委托书的协议里。"

加夫加里安的反应早在女剑士意料之中，阿格莉亚斯昂头收起佩剑，傲然说道："这事本就与你无关，你甚至不是一名骑士。"

女骑士不再理会加夫加里安，在安慰了西蒙神甫几句后就要骑上陆行鸟追击劫持者。而在此时，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拉姆萨忽然开了口。

"请带上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拉姆萨身上，加夫加里安显然看出了什么，问："你果然认识那个人吧？你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个质问得到的依然是沉默的回应，拉姆萨并不愿意提及过去一年的种种经历。

"算了，随便你了。"加夫加里安挥手放弃劝说，"记得不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哭鼻子就行。"

事已至此，阿格莉亚斯率队追击挟持公主的犯人，加夫加里安带着其余佣兵走自己的路。拉姆萨跟在阿格莉亚斯队伍当中，心中回想的是一年间伊瓦利斯的风云变幻和自己的风雨飘摇。

失去了迪利塔和蒂塔的拉姆萨已离开家族庇护一年有余，如今的少年早已不再相信自己曾信仰的一切，毅然改用母姓成为一名佣兵。伊瓦利斯的阿朵卡夏王朝因国王欧姆多利亚三世的病逝而变得愈发风雨飘摇，外戚和皇室正统继承人之间的争夺更加趋于表面化。一方面是拉古公利用皇后哥哥的身分暂时控制了政权，拥立第三王子奥利纳斯为王；另一方面身为王家分支，拥有皇室正统血脉的高尔塔纳公则受到多数官员的拥戴。在两位皇子死后，被收养的公主奥维莉亚此时就成为了众人争夺的焦点。

此次拉姆萨等人被雇来保护公主就是拉古公的意思。拉古公非常清楚，高尔塔纳想要得到和自己同等的地位就必须掌控王子或公主中的任意一人，因此才匆忙命令骑士团雇用佣兵转移公主到安全位置。现在出现绑架公主的事件，所有矛盾焦点都集中在高尔

塔纳身上。如果让人选择最有理由绑架公主的人，便只有高尔塔纳这位黑狮子家纹的拥有者。

拉姆萨一行自奥本诺斯修道院失去公主的行踪之后，辗转来到曾首次与维格拉夫会面的贸易都市多尔塔。出人意料的是，在多尔塔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不仅遇到敌人伏击，还碰见了已经跟他们分别一段时间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

在暗剑士的协助下，敌人的伏击也变得不堪一击。顺利击败敌人后，阿格莉亚斯跟暗剑士汇合了一下两人的情报，共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挟持公主的人惟一可去之处只有高尔塔纳领地中最为坚固的要塞比斯拉要塞。不过，这个结论让众人都觉得颇有些棘手。比斯拉要塞易守难攻，如果公主真被送到那里，眼下这些人恐怕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拉姆萨的运气比预料中要好得多，一行人顺着通往要塞的路猛赶之后，竟在一个山涧附近偶然发现了挟持者的身影。只是情况比拉姆萨预料之中更为复杂，北天骑士团的人将公主和绑架者逼入一条吊桥，情势略显微妙。

拉姆萨这一次终于确定了，那绑架公主的人就是迪利塔。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脸，只有眼神和穿着变化不小。迪利塔身穿正规军用的骑士铠甲，但拉姆萨也不清楚他现在投靠的究竟是何方阵营。陡然看到分别已久的挚友，拉姆萨心中一时恍惚，竟不知说什么好。一年来的辛酸苦辣和生活磨砺让拉姆萨忘了自己当初想说什么，正如许多人在前往理想的路上忘记理想一样。

北天骑士团正对迪利塔喊话，言辞了无新意，无非是承诺交出公主饶迪利塔不死云云。拉姆萨既惊讶北天骑士团如何能这么快追踪到公主下落，也对迪利塔的安危担心万分。局面微妙，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也不知该如何出面，在低声商量了几句后，两人决定暂时静观其变。

“小子，交出公主你就可以走了，我们以北天骑士团的名义发誓……”

“然后由你们亲手杀死公主吗？别做梦了。”

面对骑士们信誓旦旦的承诺，迪利塔发出了冷笑。

北天骑士团隶属拉古公，一直以来照顾公主的就是这位加利昂努的领主，包括这次拉姆萨等人被雇用护送公主离开奥本诺斯修道院也是拉古公的意思。迪利塔的这番话让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都感到非常惊讶，不明白突然冒出的绑架犯为何会有这般说辞。

北天骑士团一方的长官总算察觉到了身后的这群不速之客，当看到拉姆萨队伍中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原来是你呀，来得正好，赶快干掉这些人吧！”

这句话让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大吃了一惊，而加夫加里安接下来的回答，更是让两人感到不寒而栗。

“虽然不明白为何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不过我接受您的请求！”

暗剑士朝骑士团长官微微躬身，面无表情地说道。

事已至此，拉姆萨顿时明白了加夫加里安代表的立场。倒是一旁的阿格莉亚斯还不太明白。

“加夫加里安，难道你要背叛我们？”

“背叛？您恐怕搞错了，尊敬的女骑士。”暗剑士拔出自己嗜血的剑，说，“从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不伤害公主的情况下绑架她，不过现在你们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就只好杀人灭口咯。”

这样的解释总算让阿格莉亚斯明白了一切问题的所在："绑架……原来是北天骑士团的人策划的？"

加夫加里安持剑向前一步，傲慢地说道："反正要成为皇帝的公主是个大麻烦，我的工作就是不让她活着。"虽然口中说得坚决，但在奥本诺斯教堂门口一役中见识过阿格莉亚斯实力的暗剑士依然不敢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北天骑士团的攻击命令。

虽然处在包围中，但迪利塔看起来却显得悠闲自得。察觉到拉姆萨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后，少年终于开了口。

"又见面了，看来这次应该是你帮我了……"

在众人炯炯注视中，迪利塔忽然高声喊道："拉姆萨，咱们又见面了！请你用自己的智慧想一想，如果高尔塔纳绑架了公主并将她杀害，是否一切都将归罪于他，摄政王的位置是否也将永远与他无缘？照此推断，这次绑架对谁最有利，是不是立王子为王的摄政王拉古公呢？你的天才哥哥戴茨达戈想必也参与了这次计划。你有分辨是非的智慧，那么，你同意我的推断吗？"

迪利塔的每条追问都显得那样条理清晰，拉姆萨尚未作答，加夫加里安已经给了他标准答案。

"这小子说得没错，我们干掉他吧，拉姆萨。"

听到暗剑士的话后，拉姆萨缓缓转身。他凝视着加夫加里安，目光冰冷而坚定。

"又一个权力的牺牲品吗？你们还要再创造一个蒂塔出来吗？绝不！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现牺牲者了！不过……"他猛然将身体转向迪利塔，厉声问道，"迪利塔，难道你在为高尔塔纳工作？"

迪利塔耸了耸肩："别傻了，我只为自己工作，我就是不希望公主成为牺牲品。"

加夫加里安哼了一声，对这种说辞嗤之以鼻："小伙子，你也一定是为了钱吧？"

"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所有事都扯上钱吧？"迪利塔的言辞比想象中更锋利，刺得暗剑士脸上一阵抽搐。

"你的意思是说，你只是一个忽然出现的想要保护公主的人？别开玩笑了，说出你的雇主吧，小子！你的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

这时，被迪利塔控制着的奥维莉亚公主也开始疑惑起来，并最终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谁？"

迪利塔低头悄悄摸住剑柄，低声答道："一个普通人……"

阿格莉亚斯此时已跟拉姆萨带队逐渐逼近北天骑士团，女剑士手也靠在剑柄之上，面容坚定："公主殿下，我们一定会救你走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杀害皇室成员的举动！"

"皇室血统才是她真正的死因！"加夫加里安终于打算跟拉姆萨等人撕破脸了，大声吼道，"不管是谁，能给我带来利益的我都会利用。你们这些人又懂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利益，只有属于你自己的利益！"

话说到这般地步已无余地，阿格莉亚斯拔出圣骑士之剑，举剑向天，这动作正式宣布两队人就此开战。拉姆萨知道此时已不能再插进去任何回旋的余地，率先朝北天骑士团队长冲去。

剑锋相交，拉姆萨不知是自己变强了，还是敌人太弱。此时他手中的剑已不是昨日少年懵懂的剑，守在队长身前的骑士转瞬间就被其一剑砍杀。拉姆萨谨慎地靠近敌军首领，阿格莉亚斯在一旁牵制自大的暗剑士，迪利塔则帮拉姆萨斩杀了两名骑士。

保护弱者不能心存犹豫。拉姆萨手中的剑不似一年前那般软弱，有着坚决之心的他将骑士队长一剑刺倒在地，加上迪利塔的奋

力搏杀，战局转瞬之间已近尾声。

半个多钟头后，只有暗剑士凭着过人技艺负伤逃走，其余北天骑士团派来追杀公主的人马无一幸免。

肃清战场之后，拉姆萨终于和迪利塔面对面站在了一起，此时公主已躲到阿格莉亚斯身后。女圣骑士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迪利塔，拉姆萨却还一厢情愿想着自己和朋友的往日情谊。只是此时的迪利塔和自己所认识的那个少年已判若两人，现在的他更加成熟内敛，仿佛有着千言万语都藏在心中，一如当年的痛苦。

“真高兴你还活着。”拉姆萨衷心地说。

这句话勾起了迪利塔对往事的伤感，少年垂下头，沉默了一下才说道：“是蒂塔……”

“什么？”

“是蒂塔救了我……”迪利塔语焉不详，却也让拉姆萨无法追问。

两人相视静默良久后，迪利塔终于提出了问题：“不要追问我的事了，你们有何打算？公主还是跟着你们比较安全。”

拉姆萨根本没想到这么多，被好友一问顿时语塞：“这个……”

“北天骑士团一定会派人追击，你们已成拉古公的心腹大患。”迪利塔冷静地分析道，“皇家也不可靠，高尔塔纳更是不可信任。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路可走，你想过吗？”

一番追问让拉姆萨不知所措，佣兵生涯也未曾让他想过如此多的问题。

看到拉姆萨一脸的茫然后，迪利塔摇了摇头，纵身乘上坐骑。

“后会有期。”

留下这句话后，没等拉姆萨回过神来，迪利塔便乘着自己的陆行鸟消失在了远方。

迪利塔一走，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也开始一筹莫展。拉姆萨为了公主殿下已同北天骑士团翻脸，家族的力量也就无法运用，加上各方势力虎视眈眈，两人都不知究竟该何去何从。

两人相对无言了片刻，倒是神圣骑士出身的阿格莉亚斯想到一个去处。

“我们可以去莱欧纳尔城，那里是教会的势力，德拉克劳枢机卿的领地，古雷巴德斯教会有独立主权。或许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阿格莉亚斯如此信任教会自有其理由，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教会目前的第二主教阿尔冯斯·德拉克劳曾是著名骑士。如今时光匆匆，骑士已经成为古雷巴德斯教会的二号人物，五十年战争后的教会也逐渐成为中立态度最为明显的机构。在国内除了皇室之外，权力之大影响之广也只有教会。自从五十年战争后，位于伊瓦利斯南部的莱欧纳尔城就被誉为了正义与和平之城。

纵观整个伊瓦利斯，恐怕也只有莱欧纳尔才有可能容纳公主藏身吧。

通往莱欧纳尔的路并非坦途，拉姆萨一行人必须经过城塞都市萨兰多。对伊瓦利斯全境并非十分熟悉的拉姆萨正为如何进入城塞发愁，却意外发现在城门口竟然有小规模战斗发生。

一群佣兵将一名留着短辫的长发青年团团围住。青年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身穿工作服一般的衣裤，虽然他脸色苍白，但面对这一群围攻者却毫无惧色。

“穆塔斯迪奥，只要你交出‘圣石’，我们就能保证你父亲平安无事！否则的话……”

被称为穆塔斯迪奥的青年跳上墙头，高声喊道：“回去告诉你们的路德维奇子爵，如果想要得到‘圣石’，就别动我老爸一根汗毛！”

穆塔斯迪奥的话激怒了围攻他的人，为

首者挥手让包围圈缩小："既然你选择这样……兄弟们，抓住他！"

拉姆萨并非首次见到这种场面，这般似曾相识让少年忍不住拔剑而出："我们反正要通过那里，帮手吧！"

阿格莉亚斯刚受过拉姆萨恩惠，又推崇骑士精神，自不会反对拉姆萨的行为。女圣骑士紧跟拉姆萨身后，两人说话间已到穆塔斯迪奥身边。

战局因这两名真正战士的加入瞬间改变，名为穆塔斯迪奥的青年眼见强援从天而降，顿时精神大振。三人合力，倒让围攻穆塔斯迪奥的人莫名慌乱。尤其穆塔斯迪奥竟然使用一种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当场射杀了一名骑士。

片刻之后，战场上不再有敌人存在，拉姆萨也撤回了自己高举的剑。那被围攻的青年浑身松懈地席地而坐，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对拉姆萨道谢："多谢你们的帮助，要不刚才就完蛋啦……"

"不客气。那些人为什么追你？"

穆塔斯迪奥喘了几口气，吐字比刚才更为流畅："他们是巴特商会雇来的打手。"

"巴特商会？你是说那些贸易商贩？"对大陆的状况颇为熟悉的阿格莉亚斯惊讶地脱口而出。

"如果只是普通的商人就好了……"穆塔斯迪奥收起自己造型独特的武器叹道，"他们还从事走私、贩毒，甚至奴隶贸易和暗杀，是个什么都干的组织。"

拉姆萨没想到一问之下竟然问出这些来，又随口问道："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穆塔斯迪奥没正面回答拉姆萨，反而问起金发少年："你知道什么叫'机工士'吗？"

长发青年似在转移话题，拉姆萨却一脸茫然。倒是身边的大陆辞典阿格莉亚斯脱口而出："据说'机工士'是驾驭古代超文明的一种存在……当圣·阿乔拉还在世的年代，机械和人类共存，天空布满飞艇。最后那个时代结束，没有人真的能证明它们存在过……"

穆塔斯迪奥打断阿格莉亚斯，语气坚决："文明真实存在过，我们的故乡就挖到很多。而我们'机工士'都能驾驭这些远古科技！"

"但是那些商人为什么要追杀你……"拉姆萨意识到穆塔斯迪奥似乎并不打算说实话，继续追问。

这一次穆塔斯迪奥仍未回答，只是拉着拉姆萨的手迫切地问道："听说你们是要去见德拉克劳枢机卿？他可是五十年战争里的大英雄啊，莱欧纳尔的人民都景仰他。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挽救国家，也只有他能挽救公主……那么你们能不能带上我一个？"

"为什么？你还没说他们为什么追杀你。"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一样好奇。

穆塔斯迪奥摇了摇头："……我现在还不能说。"

"那就不能带上你。"

"求你了……相信我吧……"

此时一直一言未发的奥维莉亚公主忽然开口道："阿格莉亚斯，就带上他吧。"原本还在坚持的阿格莉亚斯见公主已开口，便不再反对。听说自己能跟着拉姆萨等人一同拜见德拉克劳枢机卿，穆塔斯迪奥兴高采烈跟在众人后面。一行人穿过城塞都市萨兰多，继续向莱欧纳尔挺进。

前往莱欧纳尔的阻力自从与商会打手一战后轻松了许多，一行人且行且息走了几日后，莱欧纳尔的轮廓已能在山坡上远眺见。山坡上依然有五十年战争期间残留的废墟，拉姆萨建议队伍在这附近休息。

一路奔波之后，奥维莉亚公主依然忧心

忡忡。眺望远方城堡轮廓，奥维莉亚忽然问阿格莉亚斯："你说……德拉克劳枢机卿大人能帮助我吗？"

阿格莉亚斯从未考虑过这问题，公主的提问让女圣骑士略感意外，也觉得微微心酸。这位公主殿下自被野心家视野包围之后，受到无数磨难仍能保持一颗宁静之心，不知是多少不为人知的苦痛造就。

"德拉克劳枢机卿大人一直对皇家忠心耿耿，在拉古公和格尔塔纳公的争斗中也始终保持中立。我坚信他不会将您交给那两人中的任何一人，那样有违正义的信条。"

阿格莉亚斯的安慰并未让奥维莉亚放心，公主只是悠悠叹息："希望如此……"

"以枢机卿大人在教会的地位，应该也可以让您加入到教会中去……"阿格莉亚斯继续安慰道。

奥维莉亚低头揉捏手中细嫩树叶，待手中树叶随风飘走后才对女圣骑士说道："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公主。从我出生开始，到病重的国王收养我，我一直都只能看到修道院里的小小天空。如今或许我并不该抱怨这些……可人们不断死去，只因为我是公主，这真让人痛苦万分。"

"请不要责怪自己，全都是那些想要利用您身分和地位的人，是他们的问题！"阿格莉亚斯继续试图安慰公主，却总觉得自己言辞如此无力。

奥维莉亚摆弄手中树叶，低头不语，显然是明白这道理却又心中无奈。过了片刻，公主忽然话题一转："当我在奥本诺斯修道院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儿。她也是从小在修道院长大，我们曾经谈论过彼此的经历……现在想想，这样的经历真的很有趣呢。"

"您是说那位贝沃尔夫家族的女孩——艾尔玛小姐吗？"阿格莉亚斯记忆出奇地好，竟然能记起公主那位好友的名字。

只是随口一句话，却让身处于废墟断墙后的拉姆萨心头一颤。转眼间时光匆匆，一年多就这样过去，妹妹她还好吗？虽然自己现在和妹妹同在一块土地上，但感觉相隔万水千山。

说起艾尔玛，奥维莉亚的脸上渐渐绽放笑容："她是我惟一的朋友……"不过，公主的笑容很快便消失了，对自己的命运的担忧让她无法开心起来："我依然不放心，枢机卿德拉克劳是不是也想要利用我呢？"

这一次阿格莉亚斯真的找不到任何安慰公主的话语了，只能沉默无语。

善解人意的奥维莉亚为了不让女圣骑士为难，故意尝试吹动手中树叶，无奈她未受过专门训练，吹不出任何响声。

一直默默站在废墟后的拉姆萨走出来，撕下一片树叶给公主示范。

"应该像这样轻轻地吹……"

奥维莉亚抬头看见这个为自己选择对抗之路的少年，落日的阳光正从天边洒来，把拉姆萨和奥维莉亚的脸上都照出一片光辉。公主照着拉姆萨的方法轻轻吹动树叶，果然有悠扬的回声从山坡飘荡远方。

"啊，我成功了！"

奥维莉亚的兴奋和快乐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这些人围着沉浸在快乐中的公主静静沉默。不管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也希望这样天真的女孩不要再被欺骗和利用所摆布。成为大人物们的玩偶，便再也不会有学吹笛声这种快乐。在一旁看奥维莉亚的欢笑，拉姆萨心中仍存深深忧患。

当天夜晚，拉姆萨独自一人去找穆塔斯迪奥。

"还是不肯说为什么吗？"

"对不起……现在不能说。"

拉姆萨决定放弃追问，即使众人面对巴

特商会的首脑路德维奇子爵时，他也不再坚持追问。正如拉姆萨有自己的理由成为佣兵一样，穆塔斯迪奥也应该有属于他的理由。

拉姆萨并不知道，当自己在为保护公主奋战之际，有人已在败退之后退回到伊古洛斯。此时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已来到了戴茨达戈府邸，正在谒见拉姆萨的大哥——拉古公手下最为得力的军师戴茨达戈卿。

“尽快把奥维莉亚公主带回来，至于阿格莉亚斯那群人，一个不要留都杀了！”

当听完加夫加里安的汇报后，天才军师向暗剑士怒斥道。

“那……拉姆萨呢？”

面对这个提问，戴茨达戈陡然起身，语气冰冷：“拉姆萨……这家伙令贝沃尔夫这个名字蒙羞，也阻碍了我们的计划。当初我让他离去，本是希望能够磨练他，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没想到现在……”

暗剑士语带讽刺：“这小子强烈的正义感来自于他的父亲吧？”

“就算是又如何？”戴茨达戈语气变得更加冰冷，“父亲过于溺爱他了……你再看吧，如果他能服从我的意志就无所谓，如果不能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嘿嘿，这是亲哥哥说出的话吗？”加夫加里安怪声怪气地揶揄道，“真是让人作呕啊……那么枢机卿怎么办？有那个老家伙在，就算是拉古公恐怕也无法太过张扬吧？”

戴茨达戈对暗剑士的讽刺毫不在意，冷静说道：“对此我已早有准备，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我知道的越多，你就越难办呢？”

戴茨达戈猛然转身，一双冷眼如冰锥刺入加夫加里安的骨髓：“既然你明白这些道理，就小心一点！我随时能要了你的命，你明白吗？”

拉古公手下重臣认真起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暗剑士慌忙摆手道：“别别……我可不像你那个弟弟那么顽固，我是您忠实的仆人呀……”

“那就别再犯错！”

戴茨达戈所指的错误是奥本诺斯教堂一役，那一次竟然在两方势力混战中让公主丢失，实在有失暗剑士之名。想到当时出现的那个神秘的年轻人，暗剑士不由紧皱眉头：“说起来你到底派了什么人去绑架公主？怎么好像有人插了一脚的样子？当时我们在多尔塔居然受到伏击……”

戴茨达戈对一切仿佛都胸有成竹，淡淡道：“似乎有人伏击过我们派出去的人……不过这没什么，现在奥维莉亚和阿格莉亚斯都在明处，想要得手依然容易。”

“希望如此……”

加夫加里安带着一丝不安告退，两人的谈话正如历史上的无数次谈话一样，淹没在其重重迷雾里。

伪善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抵达莱欧纳尔的众人仰望城墙前，古城沧桑的容颜上有教会千百年来辉煌与磨难并重的历史。

“我是圣骑士阿格莉亚斯·奥克斯，请敞开大门吧，我们也是前来朝拜圣·阿乔拉的虔诚者！”

望着城门口的古雷巴德斯教守门者，阿格莉亚斯高声说道。

比想象中简单了许多，莱欧纳尔的大门缓缓打开，众人被迎进去，带往德拉克劳枢机卿的府邸。

华贵的府邸中，随着阿格莉亚斯等人的

讲述，慈祥的老者脸色慢慢严肃。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现状，随后我会派人前往福奈拉尔教皇所在的圣地姆罗德揭发拉古的阴谋，让公主殿下远离阴谋与邪恶的困扰。”

德拉克劳枢机卿郑重向众人作出了承诺，不过，阿格莉亚斯仍怀有忧虑：“这件事真的能让教皇大人出面吗？”

“不必担心，还有我在。您也要坚强起来，否则公主也会感到不安。”德拉克劳温言安慰女圣骑士，“不如你们两位暂时留在我的城堡里，直到圣地方面传来消息为止。”

阿格莉亚斯躬身行礼：“衷心感谢猊下的帮助。”

“愿圣·阿乔拉与你同在，我的孩子。”还礼完毕后，德拉克劳又转向面带忧虑的穆塔斯迪奥：“我的孩子，你还在担心自己的父亲吗？我即刻会派人前往机工都市，摧毁巴特商会。”

“啊，万分感谢……”

面容慈祥的枢机卿微微摆手：“没什么，但你能告诉我为何他们要追杀你父亲吗？”

穆塔斯迪奥即使面对枢机卿的询问依然摇头：“对不起……我不能说……”

老者笑了，那笑容意味着他已凭借自己的智慧洞悉了一切。“没关系，我大概知道是为了什么……”

说毕，枢机卿从教会长袍下取出一枚闪闪发光的水晶，水晶巨大无暇，红色光泽映在每个人脸上，透出众人的惊奇和不解。虽然这块水晶是如此地巨大而美丽，但拉姆萨完全不懂为何会成为枢机卿的谈话重点。

“这是什么？”拉姆萨还没提问，阿格莉亚斯已率先问道。

面对水晶，枢机卿的脸色也略有激动：“你可曾听过‘黄道十二宫勇士’的传说？”

“在教会里听说过，是个不可思议的传说。”阿格莉亚斯如实答道。

德拉克劳的语气逐渐严肃：“正是……这传说此时就在你的眼前，这是教会告诉你们的真实！”

阿格莉亚斯低头不语，倒是一旁的奥维莉亚公主对教会传说如数家珍：“传说在久远之古昔，大陆与今日不同。曾有十二位勇士守护大陆，战胜恶魔之王。经历恶战之后，勇士们送恶魔重回地狱。十二位勇士各获一块水晶，上面铭刻黄道十二宫星图，他们被称为‘黄道十二宫勇士’。从此之后，无论何时，只要大陆陷入黑暗，必有十二勇士挽救民众。”

“殿下知道得相当清楚，胜过我来解释。”德拉克劳枢机卿赞道。

“是奥本诺斯修道院的西蒙神甫告诉我的，他说是圣·阿乔拉和黄道十二勇士拯救了伊瓦利斯。”

德拉克劳举起手中水晶，奇异红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我们把它们称为‘圣石’，也就是‘黄道十二圣石’。”

“没想到圣石竟然真的存在。”奥维莉亚赞叹道。

“他们说这圣石有超越魔王的力量，因此才能帮助十二勇士打败魔王。虽然我也能感觉到其中的能量波动，但这些石头对我来说也只是水晶石罢了。”德拉克劳枢机卿微笑道，继而问穆塔斯迪奥，“小伙子，在机工都市也发现了一样的石头，对吗？”

看到枢机卿也拿着圣石，穆塔斯迪奥终于说了实话：“是……机工都市有巨大的文明遗址，有无数破败的机器。只要拿着圣石走近那些机械，它们就会重新活动！”

德拉克劳缓缓颔首道：“这么说，商会就是要抢这些石头了？”

穆塔斯迪奥点了点头：“我不知这些石头能做什么……但巴特·路德维奇似乎想用这

东西打造武器，我父亲告诫我绝不能把石头交给他，结果他们就抓了我父亲！”

“不必担心，穆塔斯迪奥。”枢机卿语重心长地说道，“教会将派人前往机工都市解救你父亲，抢回圣石。”

此时一直沉默的拉姆萨忽然对穆塔斯迪奥道：“我会和你一起前往机工都市。”

“啊……万分感谢！”穆塔斯迪奥对拉姆萨的决定喜出望外，连忙向其道谢。

既然事情这么定下来了，拉姆萨决定不在莱欧纳尔继续逗留，立即跟机工士等人一起动身。

“十分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分别之前，女圣骑士阿格莉亚斯对拉姆萨行礼道。紧随女圣骑士的致谢，奥维莉亚也走到了拉姆萨面前。

“我也希望自己能分担大家的忧虑，可惜……拉姆萨，保重。”

拉姆萨叹了口气：“你已经比任何人做的都多了。没关系，我只是去帮穆塔斯迪奥一个小忙，很快就能回来。”

辞别奥维莉亚的拉姆萨跟随穆塔斯迪奥离开了莱欧纳尔，此时城堡沐浴在落日余晖中。想到上一次看到夕阳时还在教公主吹草笛，拉姆萨唯有感慨人生无常。既然公主已安顿，眼下最重要的是寻回穆塔斯迪奥父亲行踪，或者说亲眼见证一下巴特商会的覆灭，毕竟枢机卿大人已派人前往机工都市。

机工都市位于莱欧纳尔西部的伊瓦利斯西南半岛，穿过沼泽和海湾，一行人在最快时间内匆匆赶到机工都市高古。

有穆塔斯迪奥带路，进入机工都市倒不困难。这座城市比想象中更让人惊讶，从未见过这许多机械集结在一处的拉姆萨也忍不住赞叹，遥想科技文明兴盛的时代。惟一让人意外的是城市里一切井然有序，决然不似发生过一场争斗，同时也见不到任何巴特商会的人。

“很奇怪，这里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穆塔斯迪奥环顾四周，疑惑地自言自语道。最终，他下定了决心，说道：“不如我一个人去打听一下，贫民窟附近应该没有商会的人，还算安全……”

人生地不熟的拉姆萨同意了，在街头等候穆塔斯迪奥打听消息归来。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但年轻的机工士始终没有回来，只是夜幕渐渐降临。头顶的天色也开始变化，雨淅淅沥沥洒下，继而顿作倾盆。天空中一道紫色闪电划过，阵阵雷声让拉姆萨想起曾经重逢迪利塔的那日。

雷声渐远，雨声依旧。黑暗中似乎有人慢慢靠近，拉姆萨猛然抽剑面向黑暗处。

“你是他的朋友？”

“谁？”拉姆萨持剑靠近黑暗一步。

黑暗中的来者终于露出面孔，这是一张拉姆萨曾经见过的脸，凶恶中带一丝暴戾，紧随那人身后，不少人推搡如粽子一般的穆塔斯迪奥走出。

“对不起，拉姆萨……”

此时拉姆萨终于看清来人的长相，这人竟然就是巴特商会的头目路德维奇子爵。路德维奇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挥手之间他的手下已在痛打穆塔斯迪奥，每一拳都殴出几滴鲜血。刚打了几拳，一干手下又拖出一个更虚弱的中年男子。

“父亲……”穆塔斯迪奥在痛苦中叫出了那人身分。

“我很实际的。”商人表情诚恳地面对穆塔斯迪奥，“交出圣石，告诉我们你把那玩意藏哪儿了；我就放了你父亲。”

“不要……不要告诉他们圣石在哪里……”贝斯洛迪奥虽然咳嗽个不停，但依然不忘阻止拉姆萨和自己的儿子。



路德维奇脸色骤然狰狞："是么？那么要不要试试？"

穆塔斯迪奥看得出这位商会首领是认真的，在犹豫了片刻后，他还是无奈地选择了放弃："……算了，石头就在拉姆萨旁边的烟囱里。"

听到圣石下落，路德维奇渐渐露出笑容："这才对嘛……拉姆萨，听到没有？挖出石头，交给我！"

拉姆萨俯身寻找了一下，真的找到一块巨大的水晶，黄色的光芒照在少年脸上，却让少年觉得这石头并非善物。遵照路德维奇的话，拉姆萨准备交出圣石，同时也不忘提出自己的要求："放了他们……"

"交出石头！"

拉姆萨坚持一下之后就不再强硬，将手中的石头扔给了路德维奇。接过圣石的子爵脸上笑容渐渐扩张成狂喜，抱住黄色水晶石大声笑道："哈，黄道十二圣石之一总算到手了。这一次枢机卿大人一定会夸奖我嘿嘿……拉姆萨和迪奥你们干得也不错嘛，我真想夸奖你们几句，不过……现在你们应该安息才对啊。"

撂下这几句话后，路德维奇径直转身离去。从子爵背后涌出更多杀手，这些人无一例外阴着脸握着武器，冷冷盯着穆塔斯迪奥父子和拉姆萨。

拉姆萨手持武器和这些杀手保持一定距离。金发少年此时脑中想的并非是自己和机工士父子的安危，而是刚才路德维奇那句话中的"枢机卿大人"。难道说……和蔼温和的德拉克劳竟然也是一个心机重重的阴谋者？穆塔斯迪奥所遭遇的埋伏也是这位主教大人所赐？

雨声阵阵中，一道白光闪过，沉思中的拉姆萨意识到自己必须先摆脱困境才能再做打算，于是一个箭步贴近穆塔斯迪奥，出剑，救人。一瞬间拉姆萨从一个妥协者化作战斗的艺术家，顷刻便杀死了一名试图靠近穆塔斯迪奥的杀手。

一出人命，双方的僵持立刻撕破脸。拉姆萨毕竟久经考验，又有著名武家贝沃尔夫战艺在身，几个商会等闲杀手哪里是他的对手？在经过北天骑士团一役后，此时拉姆萨更添几分决断，瞬间就断送了杀手团的前途和性命。

事实证明，从一开始巴特商会就低估了拉姆萨，也低估了穆塔斯迪奥。

将迪奥父子两人救下后，拉姆萨带两人到安全角落休息。穆塔斯迪奥的父亲贝斯洛迪奥尚未完全恢复，但比起自己的伤势，他更对圣石的下落忧心忡忡。

"我们倒没什么……可路德维奇子爵拿走了圣石，会唤醒城市中许多威力巨大的武器。德拉克劳枢机卿也会利用它，他们都是一伙的！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听到这句话后，穆塔斯迪奥不知为何忽然笑了起来。

"这个问题您不必担心。"说话间，机工士变戏法似的又从衬衣里拿出一枚黄色圣石，与刚才拉姆萨交给路德维奇的那枚别无二致。

"你……你做了个假的？"贝斯洛迪奥又惊又喜。

"嘿，他们现在应该正在气得发疯！"

圣石虽无恙，拉姆萨却更担心另一件事，并对机工士父子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德拉克劳枢机卿也是巴特商会同伙，公主殿下现在恐怕已经很危险了……"

"我、我不相信枢机卿会这么做！"

年轻的穆塔斯迪奥对教会依然抱有信任，拉姆萨则不同，此前的多次磨难已让他明白了这世界的真实和复杂。沉思片刻后，拉姆萨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仔细考虑一

下，德拉克劳为何要收集圣石？最近几年伊瓦利斯深陷宫廷斗争漩涡，人民面对这些巨大灾祸。如果德拉克劳收集齐了黄道十二宫圣石，他则有可能重现十二勇士传说。这样一来就能控制整个国家。如果德拉克劳对圣石有兴趣，也就说明他对这个国家的权力宝座很有兴趣。”

“这个年轻人说得没错，我们绝不能把石头交给那群家伙。”贝斯洛迪奥点了点头，显然他比儿子更清醒，知道得也更多。

谈话说到这里似乎也该结束了，拉姆萨开始准备动身。

“那么咱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救回阿格莉亚斯和奥维莉亚公主，你们觉得呢？”

“没错……”穆塔斯迪奥想起待人温柔的公主，便不再坚持枢机卿无罪的论调，“既然对方从陆路回程，我们不如走水路，应该可以尽快提前赶到。”

水路行进的方式比原先预计更为顺利，一行人经过短暂航行后在莱欧纳尔北部港口城市下船。此时伊瓦利斯已是战争山雨欲来，码头周围静悄悄的，只有一个拉姆萨完全没想到的人在等他到来。

看到那人的影子，拉姆萨的心不知为何竟又有些激动。

“迪利塔，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要小看‘我们’的情报网……”迪利塔显得比拉姆萨更有自信，也更从容，“我来见你，只是想说一件事。”

“什么？”

“回去吧。”迪利塔看着自己曾经的挚友，口气异常坚决。“回到伊古洛斯城，回到你大哥身边。不要管这些事，不管是公主的事还是圣石的事。”

迪利塔所知道的远比拉姆萨想象的多，这让金发少年悚然一惊：“你什么都知道？迪利塔你这是什么意思？”

“从拉古公手下救出公主并不能解决问题，能完全解决整个事件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迪利塔了解拉姆萨，知道这样的谈话不会再有进展，转身准备离去：“你不需要明白。你无法帮助奥维莉亚，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等一下！迪利塔，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在计划什么？”拉姆萨在后面高声叫道。

迪利塔转身，一年前清澈的眸子如今已冰冷凌厉：“不管是拉古、高尔塔纳，还是你的哥哥……这些人都是一路货色。我现在想要做的，也仅仅是推翻这个残酷的现实而已……”迪利塔没有理会拉姆萨是否听懂自己的话，忽然转换了话题，“拉姆萨，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说完这番话后，迪利塔转身扬长而去，留下金发少年一人站在码头遥望朋友远去的背影。这样看着迪利塔离去的背影多次后，拉姆萨已渐渐明白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挚友开始变得不同，至少两人所走的路已不相同。少年迷茫地看远方，心中隐约又响起小山坡上的草笛声。

拉姆萨急行军赶回莱欧纳尔的同时，几个原本看似并不相干的人物在德拉克劳枢机卿的府邸碰面了。以面目慈祥的枢机卿大人为首，其身边陪站着另外两人，一个是暗剑士加夫加里安，另一个则是刚抢回了假圣石的路德维奇子爵。这三个人站在一起，分别代表了三种势力和主张。

“这么说你打算以公主为诱饵来获得圣石了？”加夫加里安照旧语带嘲讽，即使面对的是枢机卿这等大人物。

路德维奇也是商会领袖，对这种讽刺反应异常激烈："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笨蛋当初让他跑了？"

"那可不是我们的错！"加夫加里安毫不畏惧这位巴特商会首脑，手按在剑上露出满脸杀气。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德拉克劳枢机卿出面打圆场，只是脸上渐渐阴沉的表情和他的身分略有不符，"我会按照约定将奥维莉亚交给戴茨达戈。但是加夫加里安，你也必须给我干掉那些知道绑架内幕的人，一个不剩！我拿到圣石，你们用公主做饵，这样大家的目的就都能达到。"

"是个不错的提议，不过……"暗剑士故意作出为难模样，"我怕万一……"

政治嗅觉灵敏的枢机卿如何看不出加夫加里安的心思？老狐狸冷笑一声："我会给你安排足够的人手，而且也会给你准备足够的筹码，你觉得如何？"

"那自然最好。"暗剑士笑道，"我总比某些人可靠一点。"

被这句话讽刺的路德维奇子爵勃然大怒："你敢嘲笑我？"

德拉克劳枢机卿未给两人继续争吵的机会，挥手让暗剑士离去："加夫加里安，去干活吧，不要让我失望。"

看着加夫加里安离去的背影，路德维奇子爵第一次尝到被藐视的滋味，他略有不甘地追问枢机卿大人："大人，为何要把事情交给这个不可靠的家伙……"

路德维奇子爵的话说到一半，空中一道寒光突然在他眼前掠过。

带着十二万分的难以置信，路德维奇子爵震惊地看到一把匕首竟然深深地扎进了自己的胸口。在疼痛和麻痹中，巴特商会的首领才想起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秃头略胖的老者的另一个身分——五十年战争期间的英雄领主。

五十年战争的英雄出手杀死一名商会领袖，无论从技巧还是身分上来说都足够了。

德拉克劳枢机卿脸上的笑容依然和蔼，就是在路德维奇眼中有些模糊。

"失败太多次的人要负起这个责任啊，路德维奇阁下……"

拉姆萨终究晚了一步，当他离开港口城之后，首先遇到了独自逃脱的阿格莉亚斯。女圣骑士武技依然强横，但信仰被摧毁却让她的理智几近崩溃。

"德拉克劳那个老狐狸，他本就跟拉古公是一伙的！这个人欺骗了我们！"

一见到拉姆萨，阿格莉亚斯就抓住他的手放声痛哭。

拉姆萨来不及安慰阿格莉亚斯，听说奥维莉亚即将被公开处刑，拉姆萨决定闯一次莱欧纳尔南部的处刑场去救公主。

晴日午后的处刑场冷清得几近肃杀，拉姆萨带人行色匆匆直奔行刑广场。在高高的斩首台上，被捆成一团的奥维莉亚跪在木板上，正低头等待刽子手断绝希望的一刀。

看到刽子手还没动手，拉姆萨明显松了一口气。

"幸好赶来了……"

行刑者看到拉姆萨一行人出现，竟然放下手中屠刀，扯掉面罩露出本来面目。山羊胡和一双残暴的小眼睛——加夫加里安又一次出现在拉姆萨面前。

这一次不仅有暗剑士，刑场周围缓缓走出大批伏兵，甚至连那高台上的公主都撕掉伪装，露出真实的佣兵面孔。彻头彻尾的陷阱让拉姆萨立刻陷入包围之中。

"怎么样，小伙子？"加夫加里安得意洋洋地说道。

拉姆萨看了看周围的人，手紧紧握住剑柄，冷冷问道："真的公主在哪里？"

"在城堡里面，不过你最好先说出圣石的下落。"

"圣石？"拉姆萨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但加夫加里安显然不会被他骗过。

"别装了！你从枢机卿大人手中偷走的圣石，现在还回来！"

"那么……"拉姆萨向前迈了一步，持剑傲然说道："你要先打倒我！"

经过无数战斗磨练，拉姆萨此时对暗剑士的技艺已不陌生，与其交手虽处在下风，却也不至很快落败。你来我往几招之后，加夫加里安稍占上风，便开始洋洋得意起来。

"怎么样小子？如果你现在回心转意回到伊古洛斯城，你的哥哥们也许会原谅你哦，哈哈哈哈！"

拉姆萨将手中的剑握得更紧了一些："不，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错误？你在开玩笑吗？你是贝沃尔夫家族的人，你有你应当做的事。有些事命中注定，你也无法更改，不要继续犯傻了！"

"为了个人理由发动战争吗？这和恶魔有什么区别？"

加夫加里安举剑朝拉姆萨缓步靠近："没有任何牺牲能完成什么事业？没有牺牲这个社会甚至无法进步，历史都无法继续！你看看伊瓦利斯吧，这个腐败堕落的国家，必须有人来改变这一切。你的哥哥正作出尝试，这样也是错误吗？"

"这不是看蒂塔死去束手无策的理由！"

"忘掉那件事吧！那不是你能左右的，你是贝沃尔夫，你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拉姆萨一瞬间陷入沉默之中，甚至连高举的剑都渐渐垂落。暗剑士的话仿佛刺进了少年内心，令他产生了剧烈的动摇。

"是这使命让蒂塔死去的吗？是我们杀了她，为了私欲……恐怕也包括我自己。看来，我被蒙蔽得太久了……"拉姆萨喃喃自语道，一时间竟陷入悲伤之中，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拉姆萨的意外举动让加夫加里安也感到有些吃惊，生性多疑的暗剑士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后退几步观察拉姆萨。等到他确认面前的少年并非作伪后，立即毫不犹豫地一剑刺向拉姆萨的要害。

既然戴茨达戈卿说可以不得以而为之，就杀死这个少年吧！

但就在此时，让加夫加里安恐惧的事发生了。

暗剑士之剑刺出的瞬间，少年陡然抬头，眼中的迷茫和悲哀都已消失。拉姆萨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加夫加里安看似完美无瑕的一剑，甚至反手以利剑在暗剑士的手臂上留下一道伤痕。

"这么强？"

加夫加里安心中一惊，恐惧令他顿时丧失了战意，二话不说便转身逃去。

解决了暗剑士布下的陷阱后，拉姆萨迅速带领众人进入了城堡。

开战

拉姆萨进攻莱欧纳尔之时，奥维莉亚公主并不知情。地下室紧锁声音和秘密，只留下孤独的公主，以及一个曾经绑架过她的年轻人。

拒绝进食的奥维莉亚和迪利塔在这里僵持似有一段时间了，餐盘和食物一直就放在公主面前，可却丝毫未动。

"你不能一直不吃东西。"迪利塔仍在尝试劝说，可公主却只是低头沉默不语。

这一次迪利塔换了一种口气："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死而悲伤，事实上他们也许会很高

兴。所以你不能死，快点吃东西吧。”

“……我知道你跟枢机卿是一伙的，可是如果你不把我交给拉古，你想把我怎么样？”

迪利塔面对这位冷静的公主，平静地说道：“我会把你带到应属于你的地方，仅此而已。”

听到这句话后，公主忽然显得非常愤怒，大声喊道：“你也是在利用我吗？我才不是你们的玩偶！”

“如果你想要生存，就没有其他选择。”

“你说什么？”

公主还想追问，但两人的谈话却因枢机卿的到来而被迫中断了。德拉克劳进入了地下室，与其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威猛的中年骑士。

“她就是公主吗？”当看到奥维莉亚后，中年骑士立即扭头向德拉克劳问道。

德拉克劳枢机卿没有回答中年骑士的问题，倒是笑嘻嘻靠近奥维莉亚开始问候这位可怜的公主：“你还好吧，公主殿下？如果你再听话一点，我是不会把你关在这里的。”

中年骑士注视着被枢机卿称为公主的女孩，轻轻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几分赞许的表情。

“嗯，作为公主的替代品，她显得太像真的了……”

奥维利亚猛地抬起头来，震惊地望向陌生的骑士。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她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这个并不和善的访者，从刚才的那句轻描淡写中，奥维莉亚听出了一丝让人极其不安的味道。

德拉克劳看着奥维莉亚的眼神依旧慈祥，只是口气更加讽刺：“沃玛鲁夫·汀杰尔，她还不知道真相呢……”

“我明白了，真是可怜的姑娘……”陌生骑士的语气里实在找不出可怜他人的成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奥维莉亚着急了，她隐约觉得这人并不简单。

被称为沃玛鲁夫·汀杰尔的骑士靠近奥维莉亚，用清晰缓慢的语速说道：“你并不是奥维莉亚本人！”

“什么？”

沃玛鲁夫站直身体，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真正的奥维莉亚公主早就死了，你不过是个替代品罢了。”**

“你撒谎！”尽管并不相信来人所说的一切，奥维莉亚还是觉得对方可能知道某些秘密，这种不祥的预感让少女恐惧又绝望，她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我没有撒谎。”沃玛鲁夫看着几乎哭倒在地的公主，话语中依然毫无感情，“你并不是奥维莉亚·阿朵卡夏，那些反对皇后的老议员们创造了你，为的是有一天你能坐上皇位，赶走真正的王子……老家伙们杀掉了皇后的两位儿子，当然表面上他们都是病死。然后这些人让你成为公主被收养，等到先皇病死，你就是新的皇帝。可惜的是，皇后竟然生出了第三个儿子奥利纳斯——虽然没人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王子，但也无所谓了。反正为了让亲生姐姐成为真正的皇太后，拉古会一直在他姐姐身上种下种子。现在来看，那些元老们的计划算是破产了。”

“你撒谎！这不是真的！”奥维莉亚放声哭喊道。

“你是不是公主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确实当你是公主殿下……”沃玛鲁夫冷冷说道，“我们对你的要求，也不过是继续作为‘公主’而存在罢了。”

“你们、你们到底想要我怎样？”

“继续当公主罢了……”骑士淡淡说道，“还能怎样？”

“没有人能控制我，我的生命是自由的！”

沃玛鲁夫笑了，笑容中透着一份从容。“如果拉古抓住你，肯定会杀死你吧？而我们只想帮你戴上皇冠。”

奥维莉亚的哭泣渐渐停住，少女抬头望向壮硕的骑士，颤声问道：“你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沃玛鲁夫淡淡一笑：“我们既不跟拉古结盟，也不替高尔塔纳卖命，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而已……现在算是暂时的合作者而已。”

眼看沃玛鲁夫就要把自己的底细和盘托出，德拉克劳忽然插嘴道：“算了，让她冷静一下吧。一旦她真正想通了，也就不会拒绝我们了。”

“说得也是。”沃玛鲁夫点点头，对迪利塔做了个手势，“我们走吧，迪利塔。”

骑士和枢机卿走了，曾经绑架过自己的少年也走了，留下奥维莉亚独自一人颓然坐在地上，全然不顾这是冰冷的地下。此时公主的脑海中一片混乱，究竟何去何从，究竟应该怎样？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的少女此时也陷入绝望和迷茫之中，犹豫不定……

而与此同时，拉姆萨也正要面对严峻的挑战。

莱欧纳尔城堡后门看似缺乏守卫，实际伏兵众多。拉姆萨试图独自一人打开城门，却遇到了刚才受伤撤退的加夫加里安。

“拉姆萨，你想从这里走出去就必须打倒我，来吧！”

这一次两人的正面较量便只有这方寸之间，拉姆萨和暗剑士的剑刃都几乎能碰到对方的脸了。城门外部队被包围，拉姆萨知道自己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决出胜负。否则面对众多伏兵，自己的队伍必定凶多吉少。

带着这样的想法，拉姆萨手中剑化作道道白光，攻得暗剑士连连后退，不断格挡。挡着挡着，加夫加里安忽然感觉似乎有哪里不对劲。低头一看他才惊恐地发现，手上剑柄部分似有裂纹缓缓延开。

“天！武器破坏！”这个可怕的念头顿时自暗剑士脑海中冒出，他做梦也没想到，拉姆萨竟然学会了这种高深的技能。

不过，等他发现时为时已晚，拉姆萨的剑将暗剑士手中武器斩成两截，手中再无武器发挥暗剑术的加夫加里安想要逃走，却发现城门未开，自己完全陷入到绝境之中。

这一次拉姆萨也不打算手下留情，让加夫加里安活下去意味着更多人会死去。就算为了这种交换，拉姆萨手中的剑也握得愈加坚定。

厚厚的铠甲被利刃划开，年纪毕竟已大的加夫加里安受不了拉姆萨的一再重创，终于不支倒地。

拉姆萨并未乘胜追击，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位曾风云一时的北天骑士团名人，等待他重伤自然死亡。

加夫加里安在地上不断挣扎呻吟着，就如同被他杀死的无数人死前一般。可惜此时只有一名金发少年，隔着重重城门目睹他的死亡。

时间静静流逝，暗剑士的呼吸终于停住。拉姆萨收回目光，一脚踹在了城门的开关上。

隆隆声中，城门缓缓落下！

城堡内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枢机卿大人——面容依然慈悲的阿尔冯斯·德拉克劳手持圣石站在大堂中央。

拉姆萨看到这位权重之人，脚步顿时停下，他大概能想到这位秃头胖子的自信从何而来，因此抬起了手，示意身后的部队不要轻举妄动。拉姆萨并不是路德维奇，他没有忘记，这位枢机卿大人也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的英雄。

“加夫加里安看来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强大……当然或许只是运气问题。总之你现在让人很惊讶，拉姆萨，你的贝沃尔夫血统果然不同凡响。”德拉克劳面对整齐的队伍，口出狂言，“我们不会再被你干涉了！我最后说一次，留下石头快滚，否则我将毫不怜惜地杀死你！”

“奥维莉亚公主在哪里？”拉姆萨显然更关心这个。

德拉克劳脸上尽是一片祥和之色：“公主已经被带去泽泰尼亚了。她最终选择了我们来帮助她，而不是你。”

“你撒谎！”

德拉克劳这等人物只有一个好处，就是面对何种指责都能无动于衷。枢机卿笑得依然敦厚祥和，言辞却一点也不含糊：“公主殿下显然开始为自己考虑，她并不信任你，于是选择我们，毕竟我们能将她送上皇位。我看你也加入我们好了，你可以像你的大哥一样获得显赫地位，然后我们一起改造这个世界，你看如何？”

“我从未想过要改变这世界！”看着这个从头到尾都在伪善的枢机卿，拉姆萨的心声脱口而出。“我不希望有人因为某些所谓贵族的私欲痛苦死去！你以为真的有人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活吗？我不是那种愚蠢的人！”

德拉克劳一愣，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你也拥有圣石吧？你知道那是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掌握绝对真理的力量吗？让我展示给你看吧！”

枢机卿掏出那块他号称毫无用处的圣石，炽烈的光焰自水晶中冉冉腾空，洒在圣堂每寸角落。一股肉眼可见的波纹在空中荡漾，拉姆萨不自觉地后退数步，不知该如何应对。

光芒越来越强，终于将所有人视野屏蔽。拉姆萨紧握剑柄，知道可怕的情形即将发生。果然，不久之后光芒渐渐淡去，而出现在拉姆萨面前的，竟然是一头肥硕巨大的怪物！

“吃惊吗？”德拉克劳化身的怪物——不净王丘克莱因嗓音低沉，“用你们的生命让我兴奋一下吧！来，让我聆听你们的恐惧尖叫，还有痛苦及哭泣！”

面对如此怪物，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都感到了一丝颤抖。两人相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停住了后退的脚步。

“真理不是强大，是正义！生命不是玩偶，是奇迹！”

拉姆萨厉声喝道，高高跃起跳上圣堂祭坛，一剑刺中怪物肩头。那怪物发出一声低沉嘶吼，手中不知名黑色液体喷涌而出，几乎要洒在拉姆萨身上。

“不动无明剑！”

阿格莉亚斯手中剑光闪动，道道剑光化作寒冰阵阵落在怪物身上。不净王发出一声痛嚎，伸向拉姆萨的巨爪转而向女圣骑士招呼过去。

阿格莉亚斯想到公主就是被眼前这人出卖，心中愤怒终于找到发泄之处，正要举剑迎上。不净王背后的拉姆萨已一剑砍中怪物肩头，一股黑血汩汩流出。

“再来！圣光爆裂破！”

变身后的德拉克劳枢机卿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两人没有畏惧自己变化成的不净王，反倒迎头杀来，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强大。一轮轮猛攻之下，不净王肥硕的身躯不断后退，动作也开始迟缓。

拉姆萨并未放过穷途末路的不净王。随着两名骑士的合力强攻，不净王的黑色血液终于快要流不出来了。

拥有强大力量的不净王难以置信：“我，我是不朽的……”说话间，它的身体上已漏出缕缕光芒，仿佛圣石透过伤口照出。

“我，我不能死，我要等到它重生……”

这是德拉克劳枢机卿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继而一道更强的光芒自天空中缓缓绽放，点亮了一场强烈的爆炸。

爆炸过后，只有一块完整的黄道十二宫圣石静静置在断垣残壁中。

看着这块圣石，拉姆萨心中充满了矛盾。受到万民景仰的领主是个阴险的小人，可这件事说出去不会有人相信。人们只会知道他犯下了杀死枢机卿的重罪，而即将而来的结果就是面对无数异端审问官的追杀。

现在惟一能做的，大概只有追寻奥维莉亚下落这件事了。少年看着走近自己的阿格莉亚斯，默默想道。

下定决心的拉姆萨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玩偶，少年朝着自己的队伍挥手，果断又坚决。

“出发吧！”

奥维莉亚的行踪并不隐秘，几日之后泽尔泰尼亚城堡之中，秉承皇家贵族血统的高尔塔纳公站在谒见礼堂里带领随从接见风尘仆仆赶来的迪利塔，正是这个人带来了他梦寐以求的奥维莉亚公主。

一名年长的男子站在格尔塔纳公身旁群臣队伍中，这名男子目光锐利，神态威严，正是曾和天骑士巴尔巴尼斯齐名的南天骑士团团长西多法士·奥尔兰度，号称“雷神西多”的当世最强武者。

高尔塔纳公的身材和拉古公正成反比，略显肥胖的男子身穿华贵服饰，威严直慑人心。此时迪利塔刚进入谒见厅，他用目光扫过诸位大臣，目光在一个看似软弱的大臣身上停留片刻。

思忖到自己已将气氛营造得接近完美时，高尔塔纳沉默了片刻，首先发问道：“就是你救了奥维莉亚吗？”

从这个贵族皇家继承人的口气中，丝毫不见他对公主殿下的尊敬。看到这等连伪善都懒得粉饰的人，迪利塔心中反而镇定了一些，毕竟这种人比起德拉克劳那个老狐狸要更容易对付。

“我是迪利塔·海拉尔，隶属于格里姆斯男爵的黑山羊骑士团，我接到男爵的命令营救公主，如今已完成任务！”

“海拉尔？似乎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一个大臣在旁边疑惑地喃喃自语道。

高尔塔纳毕竟是宫廷老狐狸了，很轻易地忽略了这个问题：“格里姆斯在上个月镇压暴乱的战斗中死了……现在的黑山羊骑士团好像没头儿。那么公主殿下呢？”

一旦确信自己拥有绝对优势，高尔塔纳的优雅谈吐也上来了，从直呼名字改成公主殿下。

一个大臣接道：“正在睡梦之中……殿下吃了很多苦啊。”

西多法士·奥兰多仔细观察眼前的年轻人，也出言询问道：“我听说你还带了一个俘虏？”

迪利塔挥手让人将俘虏带进来，这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年轻人貌似有诸多不满，只是身上无数伤痕让他不得不屈服在迪利塔的威严之下。

“快说，你为什么要绑架公主？”迪利塔站起来，走进那俘虏。

“为了阻止高尔塔纳公摄政……”

“是谁的命令？拉古公吗？”

“是高尔塔纳公亲信中的一人，他想要加入拉古公旗下。”青年男子不堪迪利塔的逼问，颤声答道。

此时一个大臣慌忙跳出，大声喊道：“这怎么可能！你住嘴！”

高尔塔纳此时显示出一方领主威严，沉

声喝止那名大臣："继续让他说！"

那名大臣沉默了，一双惶恐的眼睛盯着格尔塔纳，又不断飘向被捆绑的年轻人。看到这位大臣恐惧的眼神和慌张后，迪利塔嘴角轻轻扬起一丝冷笑。

"快说！"

"说出来，你就会放过我吗？"囚犯小声问道。

迪利塔仰头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格尔塔纳，从领主的眼神中领会意思之后，低头喝道："好吧，我向你保证……你说出他是谁就行。"

那名囚犯顿时朝着刚跳出来的不安大臣喊道："就是他！格尔宛奴大臣！"

迪利塔立时逼近格尔宛奴，双眸冰冷严酷，气势骇人："是皇后收买了你吗？"

"荒唐，我什么都不知道！"

迪利塔没给格尔宛奴大臣更多机会分辨，一个箭步已至大臣面前。高尔塔纳众多手下中，只有武人身分的西多法士看清了迪利塔出手的瞬间。迪利塔只拔刀一记斜斩，格尔宛奴已惊呼着血溅红毯。

一刀斩杀格尔宛奴后，迪利塔收起武器朝高尔塔纳谢罪："反叛是极其严重的罪行，请高尔塔纳公恕吾独专之罪！"

未等高尔塔纳公说话，迪利塔又进言道："高尔塔纳公阁下，如今当务之急应是派遣南天骑士团进驻首都！既然对方想要通过绑架公主的罪名让您退贤，我等也可先一步控制奥利纳斯王子和皇后，进而推举奥维莉亚公主为新皇！"

迪利塔所言真正击中高尔塔纳内心的，正是最后追加的这两句。以高尔塔纳的心机和运筹，怎可能不知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己的致命弱点，倘若奥维莉亚公主落入拉古手中，自己大义上的名分岂不是荡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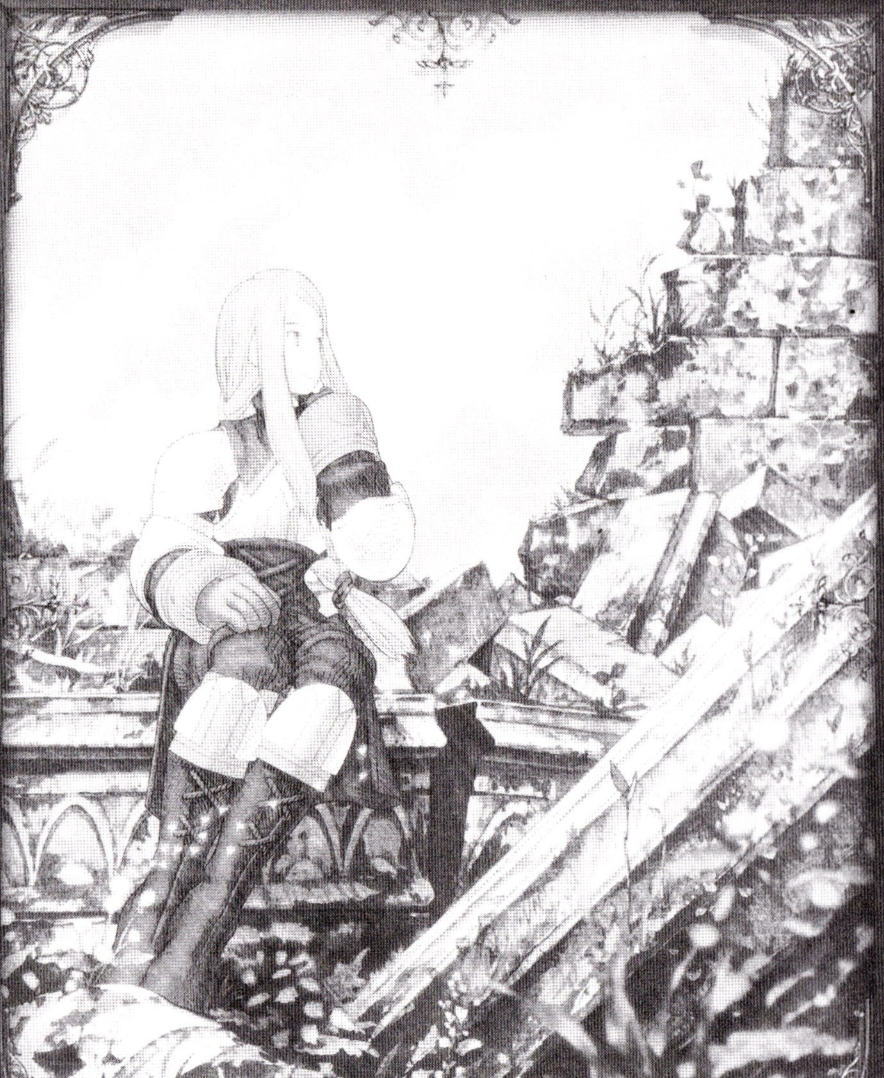
低头看着台阶下的年轻人，高尔塔纳公完全没有察觉到年轻人无畏冷静的目光，充斥在他脑海中的只有权力和希望。

惟一的翻盘机会，绝不能犹豫！

时年为伊瓦利斯与邻邦奥达利亚五十年战争停战后第二年，原国王阿朵卡夏·欧姆多利亚之兄长达科仕马达·高尔塔纳忽然挥军闯入首都莱萨里亚，以阴谋绑架并企图杀害公主奥维莉亚·阿朵卡夏为罪名，将皇后露维莉亚·阿朵卡夏捉拿并囚禁。数日内迅速推举奥维莉亚公主为伊瓦利斯新皇，高尔塔纳自任摄政王。皇后兄长拉古公闻讯立即宣布，只有小王子奥利纳斯·阿朵卡夏才是王朝合法继承人，自己作为王子监护人才应是摄政王。随后拉古公以奥利纳斯王子之名率领北天骑士团进军囚禁皇后的贝斯拉要塞，企图救出被囚禁的皇后。高尔塔纳迅即以奥维莉亚公主之名派出南天骑士团誓死捍卫王权。

是年，曾同以狮子为标记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捍卫国家的两支军队，开始了一场为了各自领主的权力而展开的战争。

这是黑白狮子旗飘扬的年代，史称"狮子战争"……



第三章 勇气

兄妹

贝斯拉要塞位于伊瓦利斯中部，如今的这里已被南天骑士团填满，高尔塔纳的众多幕僚和要员们聚在此处商讨战局。

此时距狮子战争开战已有一段时间，面对战争无人轻松。曾被拉姆萨救过的艾尔姆多亚侯爵，南天骑士团长西多法士·奥尔兰度，加上高尔塔纳公的其他重臣等人全都聚集于此。

“我军损失目前约两万人，对方也差不多，战争总计死亡士兵四万人左右。此外我军还有大约二十万的伤员。”

一位大臣首先汇报了战况，而艾尔姆多亚侯爵亦显得忧心忡忡：“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目前税收毫无来源，领地食物短缺，我们库存已消耗过半……”

“拉古方面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领地因为干旱少雨，农作物几乎毫无收成。”另一名官员说道。

南天骑士团长奥尔兰度终于发言：“更严重的问题是动乱和饥荒，根据奥兰的报告，现在约有二十万难民正在朝首都莱萨里亚移动。”

“哈哈，很好！看来拉古即将面临很大的麻烦了……”此时竟然有人笑出声来。

奥尔兰度怒气顿发，大声喝斥道：“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们也面临完全相同的状况！大量难民朝我们涌来，现在正是开始和谈的最好时机！”

听到南天骑士团团长说要和谈，高尔塔纳公不禁郁闷无比：“我明白你的立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停止战争。增加百分之三十税收，确保谷物粮食的低价供应，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难民状况。”

“拉古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们不能谋求和平谈判吗？”奥尔兰度坚持道。

高尔塔纳对这位战功无数的骑士团团长真正发怒了，高声喝道：“够了！没有和平的可能！必须彻底打垮拉古！”

“国家的存在是因为人民吧？我们的存在难道没有人民支持就可以了吗？”奥尔兰度激动地站起来，高声反驳道，“五十年战争已经让农民经受太多痛苦了，再继续增加税收只能让他们绝望！前线的士兵同样因为粮食缺乏正在受苦，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不能继续这场战争了！”

高尔塔纳闻言更是怒气冲天：“精神上？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胆小鬼的？”

奥尔兰度没有被高尔塔纳的怒气吓倒，言辞更加激烈：“五十年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现在呢？现在我们为了什么？”

南天骑士团的团长在这种场合反复驳斥自己，让高尔塔纳更加恼怒：“你是说这场战争没有正义可言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谈论这些神圣的东西了？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绝不能允许像拉古那样阴险的人霸占国家，领导人民！我们因此而战！”

这时有人来劝奥尔兰度：“主公是对的啊，团长。或许再没多久战争就结束了嘛，我们可不希望看到人称雷神西多的您变得如

此软弱。”

“很快就能结束？怎样结束？你的乐观让自己眼盲了吗？”奥尔兰度对那人高声喝道。

“您这是在侮辱我吗？”对方明知打不过奥尔兰度，也要装模作样强硬一番。

“够了！”高尔塔纳喝止双方，“奥尔兰度，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样下去你只会毁掉自己！”

“……”

见双方都重新坐下，高尔塔纳宣布道：“我不想重复自己的话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马上离开。明白了吗？奥尔兰度阁下！”

南天骑士团的战前会议便在这般总结中落幕。随后爆发的首次会战的战场就在首都附近的平原上。因两军实力相当，损失也都极其惨重，战局继而进入僵持阶段。

随后的会战频发，曾经闻名一时的“银发鬼”艾尔姆多亚侯爵也在战斗中意外身亡。

拉姆萨得知这一切，但却无能为力。

思度良久后，拉姆萨认清了战争现实。既然迪利塔号称要改变时代，打算努力去做些什么，拉姆萨也不允许自己闲下。民众无力阻止战争，这命运的齿轮着实残酷。听闻迪利塔不久之前已接手黑山羊骑士团成为团长，皆因“救助公主有功”。拉姆萨知道自己从前的好友又离目标近了一步。只是经过德拉克劳枢机卿那件事之后，少年对教会和隐藏其中的更多事实开始怀疑。他一直在苦苦思考，战争之外那个更可怕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经过考虑，拉姆萨决意前往莱萨里亚，向二哥扎尔巴古述说当前复杂事态。

漫漫归乡路并不坎坷，经过几日颠簸，拉姆萨回到伊瓦利斯首都莱萨里亚。时值扎尔巴古去图书馆查阅典籍，拉姆萨顾不得等候和礼节，匆匆赶了过来。

拉姆萨进门时，风吹动图书馆内书页翻动，一派蓬勃气派的景象。扎尔巴古置身其中，似毫无察觉般依然低头看书。

“你来了，找地方坐吧。”

“我很吃惊你居然身处此地而非前线，艾尔玛也在这里吗？”

扎尔巴古头也不抬地继续看书，没有对其进行回应。

“二哥，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

“这是妄想。”圣骑士仍未抬头。

“可是这场战争究竟有何意义？”一说起这个话题，拉姆萨便开始激动起来，“贝沃尔夫家世代肩负保卫人民的责任，而不是抢夺王位这种事！你看现在……”

“你什么都不明白！”扎尔巴古还未抬头，只是口气开始暴戾。

“你才不明白呢！这场战争是某些人暗中操纵的！”拉姆萨激动起来，开始不顾一切地说出事实，“有人正在利用拉古和高尔塔纳他们！”

扎尔巴古的头终于抬起，圣骑士目光中带着万分惊讶直视拉姆萨：“利用？你在说什么？”

话说到这份上，拉姆萨也不做任何保留，直言道：“我知道得并不详细……但是戴茨达戈大哥想要绑架公主嫁祸给高尔塔纳，有人却极力想将公主送给高尔塔纳。如果当时公主被杀，恐怕高尔塔纳早被当作叛国贼被除掉了。”

“戴茨达戈策划了绑架案？”扎尔巴古啪地一声合上手中书本，一步步紧逼拉姆萨，“拉姆萨，你在指控自己的亲哥哥参与这种阴谋吗？”

“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吗？”拉姆萨后退中不忘反问。

拉姆萨的言行彻底激怒了扎尔巴古。圣骑士厉声喝道："你这个蠢货！你居然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吗？赶快滚，滚回伊古洛斯去！"

面对二哥的态度，拉姆萨虽然竭力想要保持冷静，但心头也不禁慌乱起来："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不尊敬大哥的混小子？我曾经非常照顾你，因为你也拥有一半的家族血统。现在看来我错了，你的另一半血统糟透了，你根本不配当贝沃尔夫家的人！"

两人争执已到顶点，就要爆发，忽然门外有人闯进。一名骑士匆匆赶来，看了拉姆萨一眼后向扎尔巴古汇报道："大人！前线报告雷神西多已率军队突破多克拉！"

"什么？"扎尔巴古闻言吃了一惊，"我以为他们依然会退守贝斯拉要塞，看来我们必须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快去通知所有的军团长官，我们会议室见！"

"遵命，大人！"

扎尔巴古头也不回地随骑士离去，看都不看留在房中的拉姆萨一眼，这让少年颇感无奈。原本他还想再与二哥谈论一下德拉克劳枢机卿和圣石的问题，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既然首都已没什么自己可做的事，拉姆萨决意悄悄离开。

从后门向外走出才几步，一名少女欢快地从背后追上。

"等一下，拉姆萨哥哥……"

"艾尔玛……"

艾尔玛比上一次看见时更美丽几分，脸上的神气表情让拉姆萨毫无办法。这个妹妹有多厉害，只有他最清楚。

"你想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

"我只是讨厌说'再见'……"

拉姆萨的话让少女一阵难过，艾尔玛微微垂头："你不会再回来了，是吗？"这个问题如此尖锐，让少年不敢正面回答，也不敢直视妹妹的眼睛。

"迪利塔还活着，并且救走了公主。"

"什么？"拉姆萨的新话题成功让艾尔玛转移了重点，少女眉头紧锁，继续追问道："那么……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拉姆萨低头认真沉思了一阵，而后缓缓说道："我一开始认为迪利塔是想要加入高尔塔纳那方面来对抗我们……但现在他似乎加入了更为复杂的势力里面，就是那些人阻止了杀害公主的计划。"

艾尔玛双手捧心："戴茨达戈哥哥真的参与了绑架一事吗？"

拉姆萨沉重地点了点头："是的……我确信他有自己的理由，但我并不知道原因。"

"那么蒂塔呢？"艾尔玛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忍不住问道，"蒂塔她……"

"蒂塔没有活过来……"少年无奈地摇头。他看着低头抽泣的妹妹，轻声说道："艾尔玛，认真听我说。我不知道是谁隐藏在迪利塔背后，不过现在他很危险，这个人似乎想利用这场战争。"

"是说迪利塔背后的那些人吗？"

"我不知道……"

"你要和他们战斗？"

"……是吧。"

刚才还在哭泣的少女忽然停住啜泣，抬头用坚定的目光看着自己兄长。这种目光拉姆萨不止一次见到过，只是现在给他的感觉不是很妙。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战斗。"艾尔玛语气坚决。

"……你在胡说什么？绝对不行！"拉姆萨有些慌了。

不过，艾尔玛却丝毫不为所动。"我必须亲自证明你所说的是真的。"

"不，不行！"拉姆萨依然拒绝，却预感

到自己的说辞对妹妹似乎没什么用。果然，才说完艾尔玛已过来抓住他的肩膀不住摇晃："我不想看到另一个蒂塔！"

"艾尔玛……"听到蒂塔的名字，拉姆萨的口气不再那么坚决了。艾尔玛的双眸清澈干净，贝沃尔夫家族的幺女就这样静静看着自己的哥哥。风从两人之间吹过，少女的头发在空中荡出一片金黄，拉姆萨在这金黄色中感到了一丝温暖和安慰。

真让人开心，妹妹还是善良的……

拉姆萨看着艾尔玛坚决的眼神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声音忽然从远处传来："是拉姆萨·贝沃尔夫吗？"

年长的老者带着数名骑士快步走到近前，拉姆萨看清了对方的服饰，心中猛然一沉。果然，还未等拉姆萨肯定自己的判断，那老者已开口说道："我是异端审判官扎尔摩·路斯纳达。如今吾等将抓捕异教徒之汝，并施以异端审判！请服从吾等并随吾等离去，任何反抗都将受到神之惩罚！"

骑士们拉开架势包围拉姆萨和艾尔玛，这些人目露凶光，手持武器，看起来都并非善类。

"异端审判官？"拉姆萨沉声问道。

"哥哥，快走！"艾尔玛急忙推了拉姆萨一把。

老头扎尔摩大声喝道："汝无处可逃！抓住这名异端，杀掉也可！"

"开什么玩笑！"

拉姆萨迅速拔出剑来，飞快地逼近异端审判官扎尔摩。几名骑士尚未来得及动手，年老的异端审判官已被拉姆萨一剑伤了胸口，神职华服也被毁了一半。

扎尔摩见势不妙，发动转移魔法消失在空气中，留下一群骑士围攻拉姆萨："杀、杀死他！"

"没用的。"拉姆萨面对这些教会派来的骑士，亮出身经百战的架势。此时的少年已再无犹豫和迟疑，拉着妹妹艾尔玛倚墙而立，且战且退，没有人能成功伤到这兄妹二人。骑士们尝到的是围攻贝沃尔夫家族的两人的苦涩果实。

肃清敌人之后，拉姆萨终于理清了头绪。"这些人应是教会派出的……"他皱着眉头说道，"大概是冲着德拉克劳的事而来。难道这些人不知道黄道十二圣石的事吗？或者说……是有人隐藏在迪利塔和古雷巴德斯教会背后……"

艾尔玛抓住拉姆萨句子中的关键，脸上显出了惊讶的神情："圣石？你是说传说中的'黄道十二宫圣石'吗？它们真的存在？如果是真的，可能我还见过……"

"什么？在哪里？"

"那你答应带上我一起了吗？"

"不要说笑了！你没看见有多危险吗？我不能带着你一起。"

"哦……那我还是不告诉你我在哪里见过吧。"

拉姆萨急了，抓住妹妹肩膀哀求道："求求你告诉我吧……这不是游戏也不是玩笑，你可能会因此而死！"

艾尔玛任性又理智地甩开哥哥的手："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吧？刚才我已经和你这个异教徒一起对付教会的人了，现在我也是异教徒。戴茨达戈会不会因为顾全家族名声而除掉我呢……"

艾尔玛的分析不无道理，拉姆萨一时语塞了，他想不到什么办法反驳，只能继续引导妹妹："这个……还是不行啊。你去向二哥扎尔巴古解释一下，然后请求教会宽恕。"

"我看到那个石头是在奥本诺斯修道院。没记错的话，石头上有处女座的标记。"

"处女座……不能让它落在教会的手上。真是太谢谢你了，艾尔玛。现在你去找二哥

扎尔巴古吧。”

艾尔玛狡猾地眨眨眼睛：“是哦……你怎么去奥本诺斯呢，异教徒先生？在教会势力范围内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拉姆萨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妹妹的当。

“还是需要我对不对？嘿嘿，带上我吧。”

“……真是被你打败了。但是只能到奥本诺斯，到了那里你就必须回来。”

“成交！”

真相

有了艾尔玛的帮助，前往奥本诺斯修道院的路变得轻松了许多。拉姆萨对这个地方和艾尔玛一样熟悉，就是在这里少年再次见到了往日挚友，也是在这里，公主奥维莉亚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重回奥本诺斯，拉姆萨却发现气氛大为不对。修道院地下图书馆的大门敞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在空气中弥漫，拉姆萨和艾尔玛跑进图书馆，发现的是重伤倒地的神甫西蒙和满地尸体。

“西蒙！西蒙先生！”

艾尔玛跑过去查看老神甫的伤势，西蒙似乎受伤很重，但神智仍清醒。听到艾尔玛呼唤后，神甫慢慢睁开了眼睛

“艾尔玛……你，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

西蒙喘了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这里……太危险了……快逃……他们是为了……处女座的……黄道圣石而来……”

“果然！”拉姆萨站起来，遥望地下入口，“艾尔玛是对的。”

“那颗圣石是皇家世代流传的宝物……当奥维莉亚公主来这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把圣石一并带来作为皇家身分的证明。”

“他们是谁？现在是谁要抢石头？”拉姆萨隐约觉得这才是战争背后的真正阴影。

西蒙看了一眼拉姆萨：“你就是艾尔玛的哥哥拉姆萨吗……不要深入这件事了，你会被杀的……”

拉姆萨听见地下室内隐约有声音传来，证明那里确实有人在查找圣石下落。少年对西蒙神甫的警告毫不在意：“我现在已经是教会通缉的‘异教徒’了，正是由于圣石的原因……请你快告诉我，到底幕后的是些什么人？”

西蒙此时说话已比刚才连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了拉姆萨。“教皇和他的教派试图恢复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首先，他们先利用战争消耗拉古和高尔塔纳的军事力量，一旦战争开始，消耗的将不止是这两个领主的实力，也是整个伊瓦利斯帝国的实力。”

“为何还要收集黄道十二宫圣石？为了重现黄道十二勇者传说吗？”

“当然……那是为了获得民众的信任。”

拉姆萨低声说道：“据我所知，德拉克劳枢机卿已因圣石的力量堕落，成为传说中魔王卢卡维的仆从。这些所谓的圣石是必须被毁灭的邪恶力量！”

西蒙神甫看着拉姆萨的目光中透出丝丝欣慰：“你和你的哥哥们完全不同……简直和你父亲巴尔巴尼斯公一样。或许……你能毁灭他们的……野心……”话还没说完，西蒙便因伤势过重昏死过去。

拉姆萨低头查看了一下西蒙伤势，旋即面向地下室入口的大门道：“艾尔玛，你留在这里照顾神甫，我下去追那些人。”

“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能留下神甫一个人在这里！你们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吧。”拉姆萨劝妹妹。

看看已经昏迷过去的西蒙，艾尔玛也只

好点了点头。"……好吧，你们小心。"

拉姆萨掏出怀中的天蝎座黄道圣石交给艾尔玛，沉重的水晶让少女差点没端住。

"小心拿着这东西，如果我没回来，一定要把它扔到大海里去，知道了吗？"拉姆萨认真向妹妹交代道。

艾尔玛拿着圣石嘟起了嘴，显得有些伤心："真难过……不能多帮你一点。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个男孩……"

拉姆萨摩挲着妹妹的秀发，柔声说道："别傻了，你现在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呀。"

"哥哥……"

拉姆萨也想多跟妹妹说几句话，但时间明显不够，他拍拍妹妹肩膀吩咐道："照顾好西蒙。"转身钻入地下图书馆的更深层入口。

拉姆萨从没想过，奥本诺斯修道院地下竟有如此宏伟的建筑，深深的图书馆似乎与这朴素的修道院完全不符。拉姆萨觉得，教会似乎隐藏着更多秘密，而自己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真实。

深入地下图书馆不久，拉姆萨发现来者竟是教会所属的神殿骑士，带队的骑士是一个自称伊兹路德·汀杰尔的帅气青年。

"没有想到你居然在这里，异教徒拉姆萨！把圣石交给我们！"

"为何不把你的交给我们呢？"拉姆萨守住出口，拔出武器，"这样你们就能活着出去了。"

伊兹路德隔着书架高声喝道："为什么一定要忤逆神圣的教会？身为贝沃尔夫家族一员，你竟然违抗自己兄长的命令，你到底为何会这么做？"

"正因为我是贝沃尔夫家族的后代，我才要反对他们！"拉姆萨回答响亮，"这个名字不应成为私人争名夺利的工具，而是为了维护正义！我父亲是为了阻止敌国侵略保卫人民而战。贝沃尔夫从来不会为了所谓的皇室而战，只会遵循高贵的正义与荣誉！"

神殿骑士脸上露出笑容："很好，那么我们应当并肩作战才是！我们的理想如此相同。拉姆萨啊，古雷巴德斯教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这是圣·阿乔拉所提倡的世界，是一个'神'的世界。你知道吗？人们从来也不信任皇室和贵族，而我们正为伊瓦利斯国家的未来战斗！"

拉姆萨此时已非懵懂少年，他仰头反问道："挑起战争的是你们教会，战争也是神所希望的吗？"

伊兹路德并不在意这话题："变革总有牺牲！衰败颓废的皇室和权贵要付出代价，这是为了人民！现在为了人民加入我们吧，就像你的朋友迪利塔那样。"

"听起来还不错，尤其是你以人民为借口的时候……但是你们真正想的不过是拥有恶魔的力量，以此建立军队控制民众而已。"拉姆萨经过德拉克劳一役之后，再也无法对教会产生任何信任。

"恶魔的力量？这些石头是圣石，是神圣的！我们要利用神的力量来保护人民，怎么可能是恶魔？"

拉姆萨摇头："你知道德拉克劳枢机卿堕落成恶魔卢卡维仆从的事吗？如果那还不是恶魔的力量，我也不知那是什么。"

"分明是你抢走圣石杀了枢机卿大人，你在胡说！"

谈话到此为止，双方再次兵戈相见。对于普通骑士来说，神殿骑士的强大几乎令人难以想像。但在如今的拉姆萨面前，伊兹路德很快就只剩下了招架之力。眼见败局已定，神殿骑士无心恋战，忽然祭起一个转移魔法，瞬间消失于拉姆萨面前。

"不好！"

拉姆萨想到一楼还有妹妹在，立即转身跑向地面一层。不过，当他赶到时已经晚了一步。

“放开我！”

伊兹路德果然抓着艾尔玛离开了，拉姆萨清楚教会这种转移魔法的有效距离并不远，眼见妹妹被神殿骑士抓走，他立即快步想要追去。可就在此时，一个令他绝对意想不到的人拦在了他的面前。

“在这里，拉姆萨你的对手将是我！”

高大威猛的男子缓缓走来，冷冷看着拉姆萨说道

“你与教会为敌，必将毁灭你自己！而我，也终于可以祭慰米路达的在天之灵了！”

拉姆萨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前失踪的骸旅团团长维格拉夫此时竟然身穿着神殿骑士的重铠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这个变故让金发少年震惊不已。

“维格拉夫，你居然还活着！”

“不行吗？”

“你成了教会的走狗吗？你的信念呢？你背弃它们了吗？”

面对拉姆萨的质问，维格拉夫发出了冷笑：“可笑，你怎么会明白实践梦想有多困难……拉姆萨，无论你的信念如何伟大，不能实现还不是狗屁？如何实现才是最重要的！力量，强大的力量是这个世界生存的准则之一。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没有力量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你说我是肮脏的走狗？说吧，你可以蔑视我，但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我将不会再动摇了！”

“……是吗？”拉姆萨低声说道，忽然举剑猛劈了过去。

此时的拉姆萨心中只有妹妹艾尔玛的安危，手中剑锋坚定又锐利。此一别两人各自走过千山万水，少年也想确信自己是否真有实力对抗神殿骑士。

剑锋交错，银光四射。拉姆萨不断逼近维格拉夫，几乎将神殿骑士当场斩杀。

“不能在这里……我是黄道十二勇士的一员，我不能……”

维格拉夫信奉力量的同时也开始变得怯弱，眼见实力不如拉姆萨转身便走。拉姆萨追到教堂外的空地上，却看见了正准备带着昏迷的艾尔玛匆匆离去的伊兹路德。

“维格拉夫，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快走。”

伊兹路德见势不妙，留下维格拉夫带着艾尔玛飞奔而去。而此时已身负重伤的维格拉夫则独自拦住了拉姆萨的去路。

“我不能这样就去见米路达，我不想死……”

维格拉夫不断低声重复着这句话，声音越来越低。忽然，一颗圣石自骸旅团团长胸口滑落地面，瞬间绽放出湛蓝色的光芒。

拉姆萨猛然意识到有些事即将发生，他急忙后退了一步，目视着那被维格拉夫求生意志激发的圣石冉冉升空。而在此时，一个飘渺的声音也在空中若有若无回荡着。

“神圣之石的持有者，向吾许下愿望吧……”

维格拉夫猛然抬头，注视空中光波流转的圣石：“这就是圣石的秘密？”

“垂死的愤怒与不甘，唤醒吾之奇迹，现在许下汝之愿望……”

“不要！不要唤起它的力量！”

“救我！”维格拉夫毫不犹豫地大声喝道，完全不顾拉姆萨的阻拦。

一阵白光撕裂了众人的视野，圣石光芒汇入维格拉夫体内。维格拉夫在白光萦绕下不断膨胀变形，一如当初德拉克劳唤醒圣石的模样。

白光过后，青白色皮肤的怪物呈现世人面前。双角巨大的羊头怪物站在拉姆萨面

前，声音激动又畅快。

“这就是圣石的力量，多么伟大多么让人激动！不仅是力量，还有数个世纪的知识在我脑海中翻滚。以后再见吧，拉姆萨！”

拉姆萨还未来得及阻拦，白羊座圣石幻化的怪物已狂笑消失。留下少年独自一人紧握剑柄站在教堂门口不知所措。

“这是……”

一个颤抖的声音自背后传来，将不知所措的少年拉回现实。拉姆萨转身看到西蒙颤抖着走出教堂，赶忙冲过去扶住老人。

“西蒙……你还好吗？”

重伤的神甫从怀中掏出一本厚厚的典籍，交给拉姆萨：“拿着这个……《盖尔摩尼克圣典》。”

“这是什么？”

“是圣・阿乔拉的信徒所写……曾一度流失……我在地下图书馆里发现了它……上面记录了关于黄道十二宫勇士传说的全部细节……”

“不要再多说了，你在流血！”

“没关系，我是个罪人……我早就知道教会的阴谋，却什么都没说……仔细看看这本书吧，粉碎他们的阴谋，救回艾尔玛……”

说出自己的愿望后，西蒙眼中光辉渐渐黯淡下去：“终于可以休息了……拉姆萨，你真是和巴尔巴尼斯年轻时一模一样啊……”

老神甫死了，拉姆萨抱着这位曾经知道教会阴谋的老者，浑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局面让自己如此被动，而妹妹也被抓走了，他一时也不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在此时，一个声音忽然传入了他的耳中。

“去里奥冯斯城吧。”

拉姆萨猛然抬头，而映入他眼中的，是站在自己不远处的一名神秘的术士。敌友未明，拉姆萨立即摆出了迎战的姿态，不过，面前的男子似乎无意与他为敌。

“去冯伯汉姆领的里奥冯斯城。”术士重复了一遍，“记住，一定要带着那本书。”

“喂，等一下！”

看到术士转身想要离开，拉姆斯急忙冲上前去，不过却晚了一步。在他即将抓住术士时，后者已经用瞬移魔法离开了此地。

“《盖尔摩尼克圣典》……”



拉姆萨低头看着手中的那本书，低声自语道。此时他才意识到，西蒙究竟给了自己一件多么重要的东西。

在犹豫了一下后，拉姆萨翻开了手中的书本。

《盖尔摩尼克圣典》所存年代相当久远，作者是圣者阿乔拉的第十三门徒盖尔摩尼克。这位第十三

使徒在传说中是出卖了圣者阿乔拉的人，他写的书居然保存至今，这让拉姆萨大为惊奇，好奇心也更为强烈。

伊瓦利斯历史上的黄道十二宫勇者传说乃是说上古时代一位野心家召唤出了魔神，但却反被其杀害。而后，十二名以黄道十二星座为标记的勇者出现了，并以神圣的力量击败了恶魔。自此黄道十二勇士传说流传民间，成为伊瓦利斯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而古雷巴德斯教世代传诵的圣者阿乔拉故事中，传说这位神之子年少时以预言使人们避免瘟疫，为人民尊崇。成年后恰逢伊瓦利斯的统治者召唤恶魔，民间盛传圣·阿乔拉将收集十二颗黄道圣石击败恶魔，随后，这传说也果真得以实现。

战胜恶魔后的圣·阿乔拉及其追随者引起了当权者的恐慌，为神圣帝国尤多拉和当时的教派所围剿。加上第十三使徒盖尔摩尼克的出卖，最终被抓获并处决。但因为圣·阿乔拉是神之子，他的死触怒了天神，神降下神罚毁灭了神圣帝国尤多拉和当时第一大教派。圣·阿乔拉的灵魂则送往天国，成为真正的神之一员……

但是，历史和真实往往完全不同。拉姆萨翻开这本十三使徒写成的默示录之后，看到的竟然是一个和传说截然不同的版本。

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圣·阿乔拉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不仅拥有人之常欲，甚至还是一个爱好安逸和平的人。其所创立的新兴宗教古雷巴德斯教也并非完全出于正常考虑，而是作为敌国间谍搜集情报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才被剿灭。圣·阿乔拉确实曾经试图搜集黄道十二宫圣石。而号称出卖了圣·阿乔拉的十三使徒盖尔摩尼克其实是尤多拉帝国派往调查阿乔拉的间谍。惟一与古雷巴德斯圣典中一致的描述是，后来古代的姆罗德地区确实在阿乔拉死后因为巨大的自然灾害沉入海底，这也是历史上的重大疑点。

这本由盖尔摩尼克撰写的圣典在窥见教会部分真面目的拉姆萨看来具有一定真实性，历史也许并非都会留下真实的痕迹，惟有勇气与信念才能探求真实。如今拉姆萨终于知道了恶魔竟也跟教会有关，他不禁更加担忧妹妹的处境，也开始担心这世界的未来。

遥望远方，少年收起圣典继续前进。勇气之路自此踏开。

成为废墟的教堂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的产物，泽尔泰尼亚地区曾是两国战争争夺的重点，如今这里再受战火侵袭，人迹稀少，只有一位华服女孩坐在废墟一旁的草地上，双手抱膝，脸上犹有泪痕。

迪利塔找到这里的时候，如今已该被称为女王的奥维莉亚正擦去脸上泪迹。

“原来你在这里……”看见女王的身影后，迪利塔紧绷的脸略有轻松，“每个人都在到处找你。你这是怎么了？哦……对不起我失礼了，我不该对一位女王用这种口气说话。”

“请不要这样……”奥维莉亚低头小声反驳道。

“我最崇高的女王陛下……”迪利塔故作恭敬地弯腰鞠躬道，“托您的福我才……”

奥维莉亚虚弱地抗议道：“我说……请你不要这样……”

大概是从奥维莉亚身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影子，迪利塔终于低头认真道歉：“对不起，我道歉……”

已是女王的奥维莉亚并不愿意正视迪利塔的眼睛，将头低得更深：“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你知道我并不是奥维莉亚，我对你已经没有价值。我甚至没有什么意义

继续活下去……”

“是的……你不是奥维莉亚，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和身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贵族还是一个平民。”迪利塔并不否认这些。

“那么我这些年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成为一个替代品吗？真是讽刺……一个人安静生活在修道院的时候，我经常想身为公主为什么要过那样的生活。那时我总认为自己多受一点苦就能让伊瓦利斯和平，就完全值得了……现在看来这些悲伤和孤独的经历根本就是一场幻梦……”

听到这般表述，在沉默了半晌后，迪利塔默默在女王身边坐了下来。

“你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不幸生活，被人利用……那些人还假惺惺地跟我说‘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报’，都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上位者才有可能得到回报，甚至不用付出什么，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法则……大多数人不得不老实遵守，甚至毫无怨言。”

奥维莉亚讶异地抬起头，凝视着身边的男子。

迪利塔语气一转，声音陡然高亢：“可是休想让我也屈服于这一切！我绝不会再成为旁人的玩偶，我要利用他们！每一个曾经利用过我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奥维莉亚看得出这名骑士心中也有无限痛苦，忍不住问道：“你打算做什么？”

迪利塔伸出双手，轻轻扶在公主肩膀，凝视女子双眸：“相信我，奥维莉亚，我将建立一个符合你想法的国家！我将让你的生命发出夺目光辉，我将守护你到永远！所以，请不要再继续哭泣了，好吗？”

奥维莉亚愣住了。片刻之后，她轻声问道：“我可以信任你吗？真的可以吗？”

迪利塔用力点了下头：“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以我死去的妹妹蒂塔之名起誓……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这是第一次……出生至今颠沛流离的奥维莉亚第一次见到了真心关爱自己的人。少女望着一脸认真的迪利塔，心中充满了矛盾。但是，一切矛盾都在迪利塔以自己死去妹妹名义起誓的瞬间土崩瓦解。奥维莉亚生平首次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又强大的人依靠，这种感觉让她不由自主地投入迪利塔怀中。

“哭吧，尽情哭吧……也许你还能哭，而我的眼泪早已流干……”

迪利塔抱着如今的女王陛下，静静凝望着远方，凝望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给我勇气吧，蒂塔，让我继续努力走下去……

意外

拉姆萨的运气并不太好，也不算太坏，离开莱萨里亚北上之后，他就遇到了南天骑士团围剿逃兵的行动。这场意外的战斗让拉姆萨遇到了雷神奥尔兰度的义子奥兰·杜莱。这个占星术士看上去和拉姆萨一样并不喜欢这场战争。两人没有因狮子战争的缘故战斗，这点倒让人感到欣慰。

“战争看似永无完结之时……”占星术士奥兰·杜莱对拉姆萨说，“你的哥哥们还用剑指着我们，所以和平绝无可能。”

拉姆萨摇头否定了奥兰·杜莱的说法：“战争并非拉古和高尔塔纳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些全都在另一股势力操纵之下，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如果你能见到南天骑士团的奥尔兰度先生，请转告他我这番话。”

“为什么是奥尔兰度？”奥兰·杜莱很奇怪白狮子方的人竟要传话给义父。

“我父亲曾经说过，他是自己惟一的挚友……”

“明白了，我会切实转告义父的。”

拉姆萨大感意外：“你相信我的话？”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何要搜集黄道十二圣石……如果是为了人民，我不会干涉。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想义父也不会答应。他将以雷神西多的名义击败他们。”

沉默了片刻后，拉姆萨盯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问道：“你知道教皇的计划吗？”

“一点点，但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还会继续追查下去……或许你知道的更多一些。”

“如果有确实的证据，可以停止战争吗？”拉姆萨犹豫了一下，忍不住说道。

奥兰·杜莱惊道：“你已经有确实的证据了吗？”

“盖尔摩尼克的默示……”拉姆萨正想说时忽然想到，教会根本不会承认这个东西，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不，还没找到。”

奥兰·杜莱也不相信拉姆萨已经获得教会阴谋的证据，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而后挥手离去。

“你不是孤军奋战的，拉姆萨。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否停止，但我将是你的朋友！”

两人在暮色中挥别，却不知已为将来的重逢打下重重伏笔。

辞别占星术士之后，拉姆萨遇到了一次意外的袭击。

在要塞城市的住宅区附近，拉姆萨被一群暗杀集团的人团团包围。而之前曾吐露过妹妹行踪，并提醒自己翻看《盖尔摩尼克圣典》的神秘术士竟然也身处其中。这名术士年纪不大，但法术的高明程度却让人惊讶。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拥有超过神殿骑士的实力罢了。”神秘术士——天冥士玛拉柯·伽尔忒纳哈对拉姆萨高声喊道：“异教徒，你的终点就是这里！”

此时，让人意外的状况出现了。一名暗杀队伍中打扮与天冥士相似的少女忽然尖叫一声“救命”，开始朝拉姆萨这边猛跑过来。

拉姆萨犹豫了一下，冲过去拉住少女，一剑斩杀了妄图刺伤自己的忍者。

在少女拉珐——天冥士的妹妹天道士的帮助下，玛拉柯的力量虽然独特，却也只能和自己的妹妹拉珐打成平手而已。对上拉姆萨这等经历过无数战争考验的强者依然不能获得怎样的优势，片刻之后，暗杀队伍只剩天冥士一人独撑局面。

“可恶！”玛拉柯咬了咬牙，恨恨地瞪了妹妹一眼，转身离开了此地。

等敌人退走后，拉姆萨带着拉珐来到僻静角落，询问起详细的情况。拉珐向拉姆萨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和哥哥的身分。两人都是伊瓦利斯北部冯伯汉姆领主盖尔卡拉尼斯·巴林顿大公麾下的暗杀者者。这位号称武器王的巴林顿大公同时也是一位佣兵王，一直试图在乱世里寻些机会。

显而易见，巴林顿的目标也是皇位，训练暗杀部队也是出此考虑。拉姆萨觉得眼下势力更加混乱，千头万绪中似乎隐约能见到黑幕背后蠢蠢欲动的身影。只是要怎样才能揪出这黑影，又怎样才能救回妹妹？此时拉姆萨仍然无法找到答案。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拉姆萨问眼前的姑娘，“我必须赶去里奥冯斯城救我妹妹，你呢？”

“我要去救哥哥……”

“你们怎么会为巴林顿做事的？”

拉珐身体颤抖了一下，似在回忆往昔往事，神情之中饱含愤怒和痛苦：“我们都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的孤儿，巴林顿一手杀害了我们的家人，又收养了我们。最初我还很敬仰他……”

“我听说巴林顿在战时建造孤儿院培养杀

手，看来此事不假。”

“还有更可怕的……”拉琺闭上眼睛，浑身因激动而颤抖，“杀死我们全部家族的人，留下我和哥哥被他利用……还有……他是个禽兽……”

从少女悲伤的语气中，拉姆萨听出了一丝阴暗的味道。他看着紧紧抱肩浑身颤抖的拉琺，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怜悯。

正当他想说些什么，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咒骂。“听着，拉姆萨，赶快去里奥冯斯城，否则你妹妹就没救了！”

两人急忙循声望去，发现声音竟从一只青蛙口中发出，很显然，这是天冥士用魔法操纵的结果。

“你敢碰艾尔玛一根头发试试！”拉姆萨愤怒地喊道。

“拉琺你也要来，否则拉姆萨的妹妹一定会死！”

“可是……”

“我没有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

传话结束后，那青蛙化成一缕烟雾消散于夜色中。

拉姆萨和拉琺对视一眼，两人连夜出城后，奔向了里奥冯斯。

拉姆萨和拉琺抵达里奥冯斯城之际，冯伯汉姆地区的领域盖尔卡拉尼斯·巴林顿正在自己府邸接见一批人。这些人身穿重铠，面色倨傲凝重，竟是神殿骑士团的沃玛鲁夫和维格拉夫等人。双方气氛并不融洽，尤其巴林顿大公的态度恶劣，似乎非常轻视眼前的神殿骑士。

“大驾光临的各位喜欢这里吗？这里的每一分设计都为战争而生，比起那些华美的城堡强多了……话说现在伊瓦利斯强者为王……”

“说重点吧。”沃玛鲁夫看不惯这胖子的自吹自擂，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看来你们相当急躁。”巴林顿笑了笑，充满自信地站起身来，“那么咱们开诚布公好了，可以合作吗？”

“什么意思？”

“如我所说，强者为王。现在最有实力的难道是南天骑士团和北天骑士团吗？都不是吧，应该是神殿骑士团的你们才对。在握有圣石力量的你们面前，那两个骑士团根本就不值一提。”

沃玛鲁夫心头一震，他没想到，这个看似愚蠢的领主竟然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圣石含有巨大的魔力，根据古老传说所言，古代姆罗德城的陷落跟它们有关……”

沃玛鲁夫摇头笑道，“哈哈……想不到您这样的领主也会对传说有兴趣。”

“你是说你不相信这些？”巴林顿笑眯眯看着神殿骑士团长，“据说德拉克劳枢机卿的死就跟这些石头有关嘛。”

“死于疾病的枢机卿大人啊……”沃玛鲁夫忍耐着继续打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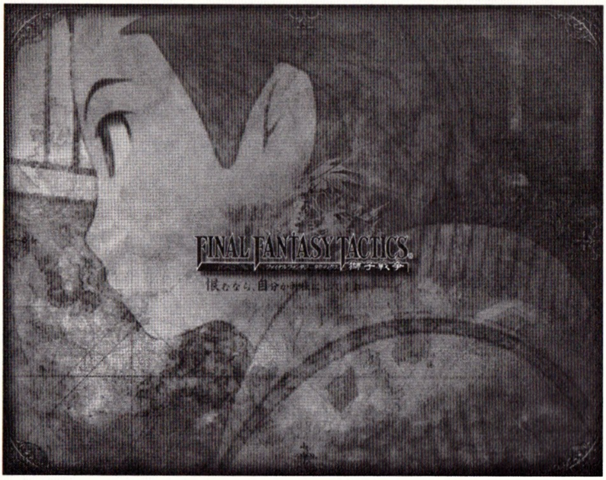
巴林顿步步紧逼：“哦？那么你们为什么执着于贝沃尔夫家的小儿子？指责他是‘异教徒’？”

“我们神殿骑士从不过问异端审判的事。”

巴林顿这次没给沃玛鲁夫留面子：“你是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算了，我们帮你努力回忆吧……叫玛拉柯进来！”

巴林顿喊来的玛拉柯还带着一人，竟是奥本诺斯修道院一战中挟持艾尔玛逃走的神殿骑士伊兹路德。伊兹路德脸色沮丧，看见沃玛鲁夫一躬到地：“对不起，父亲……”

沃玛鲁夫知道事情已无可抵赖，冲过去挥手一巴掌将儿子打倒在地，怒声喝道：“没用的东西！”



此时，有人进来汇报拉姆萨等人已开始攻打城堡，巴林顿挥手让玛拉柯前去对抗，自己则继续跟神殿骑士谈判。

“你到底想要什么？”沃玛鲁夫的忍耐度几乎到了极限。

“我说过了，我想要帮助你们。”巴林顿以为形势尽在掌握，好整以暇地坐下，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如果我拒绝呢？”神殿骑士团长终于开始失去耐心，冷冷说道。

巴林顿眯起眼睛：“那么我就揭露教会的阴谋行径，你看如何？”

“你拥有圣石也无法证明什么。”

“是啊……”巴林顿密切注视眼前的男子，“如果加上那本盖尔摩尼克留下来的羊皮书呢？不管拉古、高尔塔纳还是帝国的那些老不死们恐怕都会有兴趣吧……”

“那东西在哪儿？”沃玛鲁夫双眼紧紧盯着巴林顿。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巴林顿的藐视举动让沃玛鲁夫怒极反笑。神殿骑士团团长回首吩咐维格拉夫道：“去，出去，跟在刚才那个巫师后面，我要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要轻举妄动！”巴林顿腾地一声站起身来，他没想到在这样的局势下沃玛鲁夫仍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得火冒三丈：“别想耍花招！局势可对你们不利！”

沃玛鲁夫看着维格拉夫匆匆离去，猛然逼近巴林顿大公：“局势？你以为像你这样软弱的人类能干什么？”

沃玛鲁夫的话让跪在一旁的伊兹路德觉得有些奇怪，他正要询问，却见空中忽然掠过几道闪电，房间光线也渐渐黯淡。

巴林顿也感觉到不妙，转身从背后的窗口跳出，同时召来一群士兵包围住沃玛鲁夫等人，怒喝道：“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神殿骑士团长脸色平静：“想要动武？很好，我来给你们展示圣石的力量吧……”

他冷冷望着巴林顿，全身忽然笼罩上了一层诡异的光芒。巴林顿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异变。他想要扭头逃跑，却发现腿完全不听自己的使唤，反而双腿一软瘫倒在了地上。

下一个瞬间，死亡的惨叫从房间内骤然响起！

天冥士和天道士兄妹两人再次相逢，也再次摆开战斗姿势。拉姆萨站在拉珐背后，看到这对兄妹便能想起自己的妹妹，这种想

念让他心急如焚。

“玛拉柯，停止这一切吧，我们一起离开！”拉珐依旧试图劝阻兄长，换来的却是玛拉柯的大声反驳。

“你也知道我们平时怎么对付背叛者！你将会和你的新朋友一起走向灭亡！就算你要逃走，也是过着躲避追杀的悲惨生活，我可不想那样！大公已经向我承诺过，这次工作完毕，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你相信那个人？你知道那只是谎言！如果我们现在不走，一辈子都会继续是他的奴隶！”

“我相信大公！只要杀了这个人拿走圣典，就能够获得自由！”

拉姆萨看着这个试图杀死自己的人，心中依然只想着一件事：“艾尔玛在哪里？”

“我知道你担心她。”玛拉柯冷笑道，“把书给我，我就放了你们所有人！”

拉姆萨有些动摇，身边的拉珐却阻止他道：“别相信他。巴林顿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后会毫不犹豫杀掉你我的，绝对不能把想要的东西给他，这样他们也不敢动你妹妹！”

兄妹之间太过熟悉让玛拉柯无法再向拉姆萨承诺什么，双方只有开战一途。拉姆萨早已熟悉天冥士的那一套，再也不会中招。这一战毫无悬念，拉姆萨又一次将玛拉柯逼到死角。

看到身边拉珐哀求的目光，拉姆萨心中一软，没有追杀下去，反倒放了一条生路给玛拉柯。天冥士也不领情，转身便走。

拉珐追着兄长的身影跑入城中，门口又留下拉姆萨一人思考如何寻找妹妹。忽然，城堡内电闪雷鸣，没多久，一名浑身浴血的骑士从门口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怪物！怪物！”

那名骑士一边逃命一边恐惧地大声叫道，他的脸因恐怖而剧烈扭曲，显然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拉姆萨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飞步向城堡里冲去。

“千万不要出事，求求你了妹妹……”

少年这样祈祷着。虽然，那个神已不再是他心中的神。

拉姆萨的运气实在不太好，没有找到妹妹，却因为狭路相逢碰到维格拉夫。自从上次在教堂外落败之后，维格拉夫似乎又强大了不少，两人一见面，拉姆萨也知道自己不拔剑绝无可能了。

“又见面了，拉姆萨。”维格拉夫举起自己手中的骑士剑，“来吧，我们来打一场。”

当发现拉姆萨只是静静望向自己时，维格拉夫顿觉自尊心受到侮辱：“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可怜……”拉姆萨拿着武器慢慢靠近维格拉夫，“为了复仇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之王卢卡维，如果米路达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复仇？”维格拉夫狂笑道，“现在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复仇了，我还要让这个世界以混乱和恐惧为终结。不过这都无所谓了，拉姆萨，现在让我来亲手解决你！”

“这石头是恶魔的石头……”拉姆萨恨恨地说，“什么黄道十二勇者，都是谎言！”

“对啊，神的奇迹之类都是谎言，是政府和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地位伪造的故事！”维格拉夫带着一腔不满高声喊道，“你没有理由谴责那些创造奇迹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软弱到希望有‘奇迹’发生。无止境的抱怨，散漫的懒惰……这些就是民众真实的一面！政府不过是抚慰他们的不安全感罢了，只是这样民众就很满足，这些人满足于被利用。‘神’不过是他们的精神依恋罢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努力，什么事都等到神来帮助

他们！”

“你不也在依赖所谓的‘奇迹’吗？”拉姆萨一语直中维格拉夫要害，“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你这个软弱的人！”

“少废话，那是因为人类不可靠！”

维格拉夫持剑冲了上来，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就此展开。拉姆萨手中武器幻化成道道银光，瞬间扑灭维格拉夫妄图近战的愿望。维格拉夫虽然强悍，但对拉姆萨的剑仍有一定的惧怕心理。拉姆萨正是出于这等考虑，几个迂回招数之后，一剑将维格拉夫砍翻在地。这是拉姆萨第三次打败维格拉夫，仍然是毫无悬念。

发现情况不妙，维格拉夫急忙手持圣石逃走。但没逃多远，他就转身停住了脚步。

“你又要逃走吗，维格拉夫！”

“不，这次我们还是来作个了结吧……”维格拉夫缓缓从怀中掏出圣石，这个动作也让拉姆萨心中悚然一惊。

圣石力量瞬间发动，阵阵波纹在空中荡漾，恶魔的身躯于光辉中现身。这是白羊座的恶魔仆从——魔人贝里亚斯，除了声音依然是维格拉夫的之外，它已和人类没有一丝关联。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候了。”维格拉夫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优越，魔神随即又召唤出无数下等仆从。

拉姆萨回头看了一眼跟自己一同进入城堡的同伴，深吸一口气后，率先迎面而去。

“来吧，维格拉夫，和你失去的信念一起走向毁灭吧！”

维格拉夫怎么也没想到，拉姆萨早已与魔神交过手，自己无论怎样召唤下等仆从，抑或袭击拉姆萨等人，都未能产生任何效果。金发少年在挪腾闪避之间，双眼始终毫无畏惧，这与维格拉夫期待的人人心中充满恐惧相去甚远。

“为什么……为什么你心中会这样充满勇气？”看到败局已定，维格拉夫震惊地问道。

“不需要有改变世界的心。”拉姆萨一剑刺入白羊座魔神体内，冷静地回答道，“只要有爱就有勇气，你已经不会明白了。”

同样身为圣石拥有者的拉姆萨似拥有神奇力量，武器刺入恶魔体内发出道道波纹。白羊座的魔神低头审视自己身上伤口，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类……”

一道绚烂光华闪过，瞬间化成灰烬的恶魔消失不见，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了一颗白羊座的圣石。

拉姆萨弯腰捡起圣石，没有说话，默默向着城堡中走去。

城堡中被禁锢的艾尔玛知道兄长已经来解救自己了。此时牢房里已没有什么看守，外面隐隐传来惨烈的呼喊声和兵戈交锋之声。惨叫声从隐隐约约扩大至此起彼伏，让艾尔玛觉得有些害怕。

哥哥已经可怕到如此地步了吗？

少女心存疑问，正要靠近门口听个仔细时，牢房大门突然被撞开了，一名受伤骑士冲进了牢房。

血液从骑士身上的巨大伤口处汩汩流出，艾尔玛还未抓住骑士的手说些什么，后者已奄奄一息地对少女发出了警告：“有……有怪物……快跑吧……太危险了……”

说完这句话后，重伤的骑士便歪头死去了。艾尔玛将骑士的尸体在地上摆正，侧耳倾听门外惨叫声的方向，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奔逃走。

巴林顿府邸地牢出来即是大堂，艾尔玛经过大堂时恰好遇到重伤的伊兹路德。神殿

骑士正靠在墙壁一侧痛苦地呻吟着。

“你还好吧？”艾尔玛并不恨这个绑架自己的神殿骑士，走过去轻声询问。

“我的……我的剑呢……”伊兹路德用尽力气摇头，“必须要……必须要击倒他……唔，为什么好黑，我什么都看不见！”

“不要担心，已经不需要战斗了。”少女安慰伊兹路德。

伊兹路德听见艾尔玛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告诉你的哥哥……那些石头……真的有着‘恶魔的力量’……那个人……那个人不是我父亲……这魔力让他变成了魔王的黑暗眷族……咳咳……”

“请不要再说话了……”

伊兹路德没有听从艾尔玛的劝告，继续挣扎着说道：“拉姆萨说的是真的……这世界面临灾难。如果不杀死他的话……告诉每个人，没有时间内战了……必须联合起来……我、我的剑呢？”

艾尔玛在心中叹气，温言安慰道：“不必担心，我哥哥已经杀了它……尸体就在大厅的另一侧。所以你不要担心，不用继续战斗了……”

“真的吗？太好了……对了，石头……石头放在我的衣服里面。交给你的哥哥吧……”

艾尔玛照着话从伊兹路德衣服里找出石头，放在自己口袋中：“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转交给他的。”

“好累……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伊兹路德·汀杰尔说完最后的话后，终于安静地死去了。艾尔玛看着年轻人渐冷的尸体，心中无限悲伤。无论伊兹路德曾经做错过什么，他都是个一心希望这世界变得美好的人。看着这样的人一个一个死去，艾尔玛不禁低头轻声抽泣起来。

虽然艾尔玛的哭泣声很小，但依然引来了另一个神殿骑士。神态威严的男子缓步走入大堂，不是别人，正是伊兹路德口中那个“不是自己父亲”的沃玛鲁夫。

“哦，你还在这里啊？那么，我就把你送往天国吧。”

艾尔玛看到这名残暴的男子，紧张地步步后退，沃玛鲁夫也不着急，慢慢地步步跟进。两人对峙之际，城外突然传来一声沃玛鲁夫熟悉的惨叫。

“哦？白羊座居然被杀了？看来你哥哥真有恶魔都不曾有过的好运……但是现在你嘛……”

沃玛鲁夫举起右手，准备对艾尔玛施以杀手。但就在此时，他怀中的圣石竟然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怎么可能？为什么处女座会有反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神殿骑士吃惊不小，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些什么，猛然抬头，讶异地望向面前的少女，“你……你不会是……”

他大步上前，一把将艾尔玛搂在怀中，不顾艾尔玛的挣扎谩骂，仔细端详着少女的面庞。当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后，沃玛鲁夫忽然显得异常激动。

“很好！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我已经找了你整整一百年了！连做梦都想着你呢！”沃玛鲁夫狂喜地抓住艾尔玛，“我不会杀你，不必害怕。来吧，跟着我走！”

他狂笑着一拳将少女打晕，扛着艾尔玛施展魔法离去。

由于过度兴奋的缘故，他没有注意到，艾尔玛怀中的圣石已经掉在了地上。

拉姆萨赶到城堡内部之际，正看到巴林顿大公手持火枪对准天道士拉玹即将开枪。天冥士玛拉柯已倒在妹妹怀中，看似心脏刚停止跳动不久。

“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孩子……”巴林顿

大公一脸惋惜地叹息道，“我抚养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死我吗？”

“你这个杀人犯！”拉珐已泪流满面，抬头怒视着这个衣冠禽兽，“你杀死了我父母，欺负了我，现在还杀死了我哥哥……”

“你们兄妹的感情真让人羡慕啊……”巴林顿假惺惺地也跟着抹眼泪，“兄长为了救妹妹挡住子弹……嘿嘿，早知道真应该把你们解决掉！”

拉姆萨来了，巴林顿也不慌张，对着赶来的少年冷笑道：“你就是拉姆萨吗？你们都别轻举妄动，要是想救刚才中弹的孩子，就让拉珐把石头给我！”

圣石呈现在众人面前，拉珐一时间成了众人焦点。就在巴林顿以为圣石即将入手之际，一个黑影静静靠近大公，一把扭住了领主大人的脖子。

细微的骨节断裂声之后，巴林顿大公从屋顶被抛下，这位拥兵自重的领主就这样惨叫一声死去，至死还坐着王家的美梦。

“喂，女士，可以把那石头交给我吗？”

这个优雅的声音让拉姆萨和拉珐同时大吃一惊。出现在屋顶的男子一头银色长发，面容俊秀，竟是传闻中早已在平原地区战死的艾尔姆多亚侯爵！而在其身后还站立着两位冷若冰霜的美女。

“你怎么会在这里？”拉姆萨意识到事态可能不妙，迅速摆出了迎战的态势。

拉珐连忙将圣石揣入怀中，这个动作让艾尔姆多亚显得有些不满：“不要这样吧女士，把它给我。”

“别给他，拉珐。真正的艾尔姆多亚侯爵早在平原会战的时候死去了，这个一定是假货！”

“拉姆萨吗？”艾尔姆多亚侯爵看了少年一眼，“异教徒啊……我还应该为当年的那件事感谢你呢。我虽然不会像沃玛鲁夫那么粗暴，可你最好还是要明白一点，如果把石头交给我，我或许可以让沃玛鲁夫把你妹妹还给你。”

“艾尔玛她在哪里？”听到妹妹的名字，拉姆萨立刻急了。

“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请把石头给我。”

拉珐以目光征询拉姆萨的意见，少年犹豫了一下，随后立即作出了决断：“不，绝对不要把圣石交给他。”

“也就是说，你打算放弃自己的妹妹咯？”艾尔姆多亚冷笑一声，“我还以为你是来救她的呢。”

随后，这位侯爵以优雅的姿势向后退了几步：“我本不想动粗，但是现在似乎没办法了……你们两个，去拿圣石吧。”

守候在侯爵身边的一对美女神情冷漠，看似纤弱的她们刚才悄无声息地杀死巴林顿之后，脸上没有一丝情绪波动。拉姆萨深知只有杀人无数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样，于是立即抢到拉珐身边守住少女。

“尽量不要杀人……”

心中默念信条的少年挺身迎向了两名美女杀手，与她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子每次出手都是杀招，如果应战者不是拉姆萨的话，恐怕早已经死了十次百次。拉姆萨提起十二分精神认真与两人周旋着，并最终抓住机会刺伤了其中一人，

“算了，住手吧。”艾尔姆多亚似乎很重视这对姐妹花，立即挥手命令两人停止战斗。“我明白为什么它们会输了，我们暂时撤退吧。”

拉姆萨占据的位置并不有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艾尔姆多亚撤离。而在临走之前，侯爵大人还撂下了一句话。

“你不可能是那种对妹妹见死不救的人。去我的都城吧，即使明知那里是地狱你也会



“不，拉琺，它是……”拉姆萨还未说完，拉琺手中的圣石已跃上空中，洒出无限光辉。道道魔法光辉在空中照耀玛拉柯的尸体，光辉炙热强烈，渐渐汇聚成一道光柱冲破天际。

“这是什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让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本已死去多时的玛拉柯竟然蠕动了一下，甚至发出了呻吟：“唔……唔……嗯……”

还未等拉姆萨和拉琺做出反应，玛拉柯已坐直身体：“拉琺……这是哪儿，发生了什么……”

“哥哥！哥哥！”

拉琺的兴奋与开心已不能用语言形容，猛扑在了玛拉柯怀中。

“哈哈，别，别这样……疼……”

玛拉柯的复活让拉姆萨重新审视这些圣石。刚刚复活的天冥士仔细回忆自己刚才的感觉：“似乎有某个声音在呼唤我，我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也不知道是谁……它只是说‘回到正确的意志那里去吧’……”

拉姆萨越发不懂了：“这石头到底蕴藏怎样的力量？”

“应该不是神制造的东西。”拉琺发表意见，“也不像是卢卡维他们为了入侵这个世界而造的东西……”

“应该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的东西，只是根据使用者的意志不同而发挥威力。”

去的，对吧？”

所有的敌人都撤离了，战场迎来了片刻的安宁。经过漫长又凄凉的一夜，朝阳照在屋顶。拉姆萨回头看见拉琺守护着兄长的尸体，心中微感酸楚。

“哥哥……看，日出。我们一起看过多少次日出啊……我一直都说想要旅行，远离这场战争，可是现在……哥哥……”

拉姆萨再次转过身去，心中再度升起了对妹妹艾尔玛的思念。

毫无征兆中，一阵熟悉的能量波动在空中蔓延。拉姆萨转过身来，惊讶地看到拉琺怀中那块圣石竟发出眩目的光芒。拉琺也被这股光芒吸引，从怀中掏出了圣石。

曾两次亲眼目睹德拉克劳和维格拉夫等人发动圣石状况的拉姆萨不禁大为恐慌。难道拉琺因为玛拉柯的死伤心，因此想要引发圣石力量？难道拉琺也要……拉姆萨不敢继续想下去，他有勇气面对敌人，却无勇气面对朋友。

“你也对哥哥的死感到难过吗？”少女眼中透着温柔，凝视圣石的神情如此安详。

对圣石的讨论无法深入，皆因众人都没有切实的根据。现在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考虑如何解决当前问题。

“神殿骑士不包括后来的艾尔姆多亚的话，最初来的有三人……”熟悉巴林顿军情的玛拉柯说，“仅仅三个人就干掉了整个里奥冯斯的守军，这种力量太可怕了。”

拉姆萨低头沉思：“维格拉夫被我干掉了，另外一个伊兹路德也死了……剩下那个应该就是抓走我妹妹的人。”

“他们会不会回到圣地姆罗德？这些人接受的应该是教皇的命令吧？”

对此拉姆萨倒有自己的见解：“你这么看？我觉得未必，我怀疑教皇根本不知道圣石的秘密。维格拉夫也是偶然召唤出白羊座贝里亚斯的力量……伊兹路德是因为和恶魔战斗才死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天冥士兄妹似乎明白了。

“有什么更为隐秘的力量控制了现在的战争和整个局势……那力量比教会更强大。教皇这一次应该不会是单纯想要利用圣石来欺骗民众……”

“你的意思是说教皇也被利用了？”天冥士倒觉得这个推论很有可能。“是那个叫沃玛鲁夫的人抓走了你妹妹。”

拉姆萨收起武器，眺望远方：“或许他就是隐藏在幕后的主角。”

“你打算怎么做？”

拉姆萨瞬间下定决心：“我要去见迪利塔，去泽尔泰尼亚。”

“就是那个现任的黑山羊骑士团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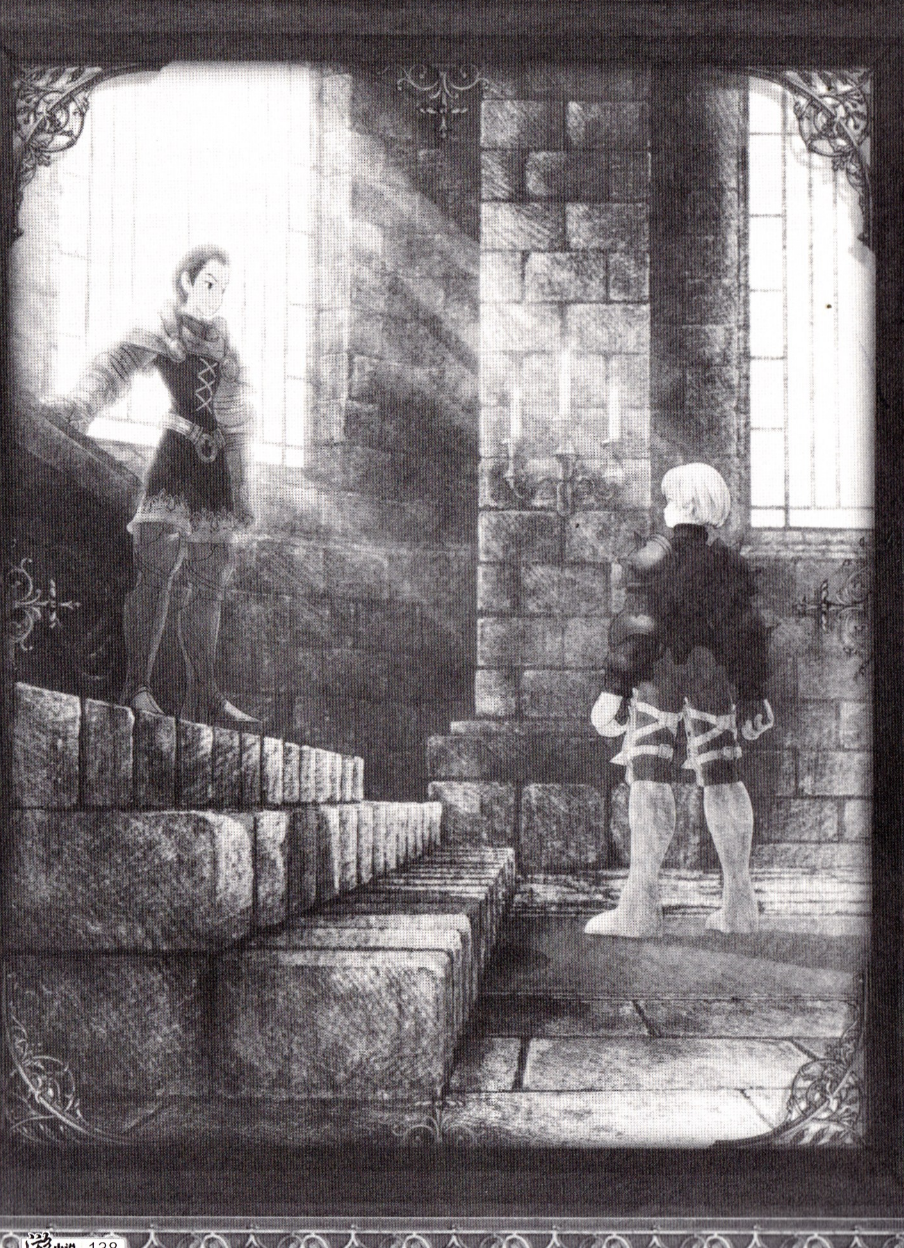
拉姆萨点头：“迪利塔也被神殿骑士和教会控制着，我想他应该知道一些真相。”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玛拉柯拍拍拉姆萨的肩膀，“前途未卜，一起好了。”

少年回头看着天冥士兄妹，默默点头。在这属于巴林顿的城堡里，新的一天和新的旅程就这样开始。

此时，战争已蔓延到伊瓦利斯全境，新的局面已开始。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战争僵局让双方都陷入资源耗尽的边缘。拉古公决意在一次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以获得王位。因此北天骑士团下达总动员令，前线的八成士兵开始朝贝斯拉要塞集合。按照拉古的预想，如果能一举攻破要塞，势必对高尔塔纳造成沉重的打击。以要塞为踏板，泽尔泰尼亚境内也不成问题。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时刻日益迫近。

带着种种无奈和希望，拉姆萨再次上路。在上路前拉姆萨又一次做出祈祷，却是凭借妹妹的名义。在这失去神和信仰的路上，只有亲人和正义才能给自己勇气，让自己勇往直前。



第四章 爱是一切

泽尔泰尼亚境内的一所教堂里，拉姆萨跪在神像前静静祈祷。背后教堂大门发出轻微响声，身穿骑士团长华服的迪利塔走近拉姆萨，看见这一幕忍不住嘲讽道："一个异教徒居然在教堂里祷告……真是可爱的胆量。"

拉姆萨起身回首，正色道："你来了。我没有多少时间闲聊，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为什么教会高层们会派你到高尔塔纳那边去？"

"辛辛苦苦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迪利塔面色坦然，"好吧，我告诉你。我的任务就是暗杀高尔塔纳和雷神西多。"

这句话声音不大，但却令拉姆萨脸色巨变："你说什么？"

"别那么大声。"迪利塔神态依然平静，"这可算是机密计划了……我们一直努力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发起义或反叛。南北天骑士团会因此不断削减实力，不过这显然不够，所以才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

"……原来一直以来的暴乱都是你们的计划吗？包括这场战争！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迪利塔看着这个天真的朋友，笑了："这些仍然不够。按照计划……在战争中拉古和高尔塔纳两个人都必须死，两个骑士团的首领也必须要死。南天的奥尔兰度和北天的扎尔巴古，还有戴茨达戈……失去了这些领导人，战争自然就会轻易结束。"

"然后教会出来当好人吗？"拉姆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关键。

迪利塔摊了摊手，说："民众到时候会无条件支持教会的，也只剩下教会了。更何况他们还会看到黄道十二勇者传说。"

"可是那些石头是……"拉姆刚想说什么，却发现迪利塔的目光冷了一瞬。

"现在教会最大的妨碍不是别人，是你。"迪利塔语气中透着一股杀意。

"……难道，你也在搜集圣石吗？"拉姆萨自圣坛附近后退了几步，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我可不是为教会工作。"迪利塔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两人之间的紧张，"不用担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利塔没有再看拉姆萨，转而低头凝视教堂的彩色玻璃："如果逼不得已的话……我大概也会杀掉你。"尽管口气依然淡漠，拉姆萨还是感觉到了对方语气中的一丝颤抖。

拉姆萨也不想再看这个老朋友的脸，将目光垂下。

"你不用担心，我们虽然理由不同，但至少目的相同。"迪利塔尽量想让自己口气轻松一些，"只要我们的目标还一致，就不会是敌人。"

"我们可以联手吗？"虽然这么说，但拉姆萨其实对此并不抱任何希望。果然，迪利塔轻轻摇了摇头。

"不行，她还需要我。"

"她？"

"公主或者说是女王……不过一旦她被控制住，称呼就不重要了。反正教皇一派的最终计划也不过是建立傀儡政权。"

拉姆萨对迪利塔的言辞异常敏感："你也是在为自己的野心利用奥维莉亚吗？"

"我不清楚……"迪利塔似乎打算结束谈话，"不过……"

“不过什么？”

“我愿意为了她付出我的生命。”迪利塔扭头说道。“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两人的谈话因门外一阵骚动中止，有人在教堂外高声喝道：“拉姆萨，你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安静地走出来！”

拉姆萨挠了挠头，说：“这个声音好熟悉。”

“是异端审判官扎尔摩·路斯纳达吧？”迪利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出去吗？”拉姆萨看着迪利塔，“跟我在一起你会很麻烦。”

“无所谓了。”迪利塔跟着拉姆萨并肩走出教堂，面对门外异端审判团。

当看见迪利塔后，扎尔摩露出了诧异的神情。“黑山羊骑士团团长海拉尔，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已经看见我了，所以绝不能让你回去。我们上吧，拉姆萨！”迪利塔抽出佩刀，对准了异端审判官。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教皇和神殿骑士们的阴谋……如果你解释，他们或许会撤退……”

迪利塔冷笑一声：“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小心迎战吧！”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迪利塔？”觉得自己被深深藐视了的异端审判官大声喊道，“你在帮助顶级的现行通缉犯！你一个小小的黑山羊骑士团长，居然敢违逆异端审判官吗？”

迪利塔嗤笑一声：“我又不是不认识你，正因为认识才要在这里干掉你啊，亲爱的扎摩尔大人。”

“你这个大胆狂徒！你是在亵渎神的威严吗？你想与神为敌吗？你一定已经堕落成异教徒了！”

“呸！渎神？神的威严？你这个无知的蠢驴，除了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还会干什么？利用神的名义控制人，你们这些人渣！”

扎摩尔的话真正激怒了迪利塔，年轻的圣骑士手中刀光一举便收割一条生命。血光四溅中，迪利塔宛如魔神走来，步步逼近扎摩尔。

异端审判团的骑士们轰然围上，实力却不像他们的信仰那么强大。拉姆萨和迪利塔两人并肩前进，无人可挡。

“啊……神啊，请你惩罚这个邪恶的人吧……”

扎摩尔最后的哀嚎尚未结束，迪利塔已经一刀穿过他胸膛。剩余的异端审判者也被杀得七七八八，留下拉姆萨和迪利塔两人面对教堂门口无数尸首。

迪利塔对生命的逝去无比麻木，目光都未在异端审判团尸体上停留多久，扭头向拉姆萨问道：“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有两个理由来泽尔泰尼亚。”拉姆萨对迪利塔如实相告，“一个是来见你，另外一个是要见奥尔兰度伯爵。”

“雷神西德？”

“是，我想跟他合作揭开教会的阴谋。”

“怎么合作？”迪利塔眯起眼睛。

拉姆萨对此倒很有信心：“我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指那本盖尔摩尼克写的默示录圣典吗？”

“差不多……当我遇到奥兰·杜莱，也就是伯爵义子的时候，他向我承诺如果我拿到证据，他们就能阻止教会高层的阴谋。”

“这样啊……”

迪利塔沉思之际，一名女魔导士宛如鬼魅出现在他身旁。拉姆萨惊讶之余警觉地望着女孩，手始终紧握武器。

“没关系，这是自己人。教会从圣姆罗德派了几个人来帮忙，她就是其中之一。”

“帮忙？”美丽的金发少女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说是监视还差不多吧？”

“算了，不用这么直接……”迪利塔笑着放松话题，“她知道所有的一切，也是高尔塔纳军中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

女孩盯着拉姆萨年轻英俊的脸，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年轻的勇士咯？我的名字是巴尔玛弗拉·拉楠度，很高兴认识你。”

“你来做什么？”迪利塔对这个女孩跟自己朋友搭讪并不在乎，单刀直入地问道。

“北天骑士团已经开始移动了。”

“贝斯拉要塞吗？”

“奥尔兰度刚刚离开了比斯拉要塞，现在是高尔塔纳在领导军队，还包括你的黑山羊骑士团。”

迪利塔点头：“看来晚了一步，局势终于无可避免了。”

“我不会放弃的。”现在的拉姆萨比起以前更加坚定，也更沉稳，“我会去劝说奥尔兰度伯爵，避免再多的伤亡。”

“那么又要说再见了。”迪利塔看着自己的老朋友，“你小心保重。”

“你要活下去，迪利塔。”

“你也是……”

时隔许久，两个朋友的手再次握在一起，但却代表了分别。两人抬头仰望教堂穹顶，钟声在此时响起。拉姆萨看着这个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朋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所有人的安全，然后匆匆离去。

目送拉姆萨在视线中消失后，巴尔玛弗拉问迪利塔：“你就这样让他走了？”

“我知道他会做什么，无所谓了。”

“你这是在利用他吗？利用你惟一的朋友。”

迪利塔扭头注视巴尔玛弗拉，目光中带着少许痛苦和愤怒：“你给我闭嘴！你又知道什么？”

“男人们的计谋真让人受不了。”巴尔玛弗拉哼了一声，不再说话，扭过了头去。

“动身吧，多说无用！”

迪利塔和女魔导士匆匆离开教堂，钟声回荡在两人背后。

在被誉为“即将改变狮子战争局势”的贝斯拉要塞一战开始之前，一切计划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拉姆萨带人赶到要塞附近时，正看见几个神殿骑士朝风中撒出什么事物。这些人看到拉姆萨都意外地起身相迎：“哟，这不是拉姆萨么，真不想在这里碰到你。”

说是迎接，神殿骑士们亮出的都是兵器而非鲜花。

“居然是神殿骑士，你们撒了什么东西？”

“这个！”为首的神殿骑士巴尔克·芬佐尔扔出小玻璃瓶，瓶子在地上破碎之后，液体化作一股绿色浓烟，显然是毒药。

“如果把这个散布到北天骑士团阵营里，你说会发生什么呢？所有的士兵都将因恶心难受而无法继续战斗！”

“教皇到底想干什么？”

“嘿，如果北天骑士团的人因为这个失去战斗能力，南天就会很容易地攻占要塞。这样的机会难道不是除掉奥尔兰度和高尔塔纳的最好机会吗？当然，吸入了毒气的拉古就更容易干掉了……”

“现在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啊。”神殿骑士巴尔克微笑道，“战争啊，无聊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教会将是权力的中心，而你们这些贵族即将退出舞台！”

命运之神没有眷顾神殿骑士，曾经连魔王仆从都能打败的拉姆萨轻松战胜了放毒的

神殿骑士们。在神殿骑士撤退之后，拉姆萨也意识到，整个战争的高潮似乎都被人所控制了。

局势相当不妙。

如同拉姆萨所想的一样，迪利塔回到高尔塔纳身边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军令调来奥尔兰度伯爵。这位剑圣大人在进入要塞之后即刻受到骑士们的武器欢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怀疑我是同谋？”

高尔塔纳的出现解释了西多法士·奥尔兰度的疑惑：“你居然和教会的人一起共谋对付我！”

“胡说！这是教皇的阴谋！”

“阴谋？”高尔塔纳冷笑，“虽然没你的骑士团我不太可能打赢战争，但是现在很可惜……来人，把雷神西多大人带走！”

奥尔兰度被骑士们带走，不知何时迪利塔出现在高尔塔纳身后。脸上表情虔诚的他身边还跟着一位美女，自然是巴尔玛弗拉。

“大人，您的决断异常明智！”

“继续你和教会的接触吧。”高尔塔纳做出慈祥宽和的表情看着迪利塔，“想要颠覆拉古的势力，还得教会多帮忙宣传。”

“教皇和高层们早已有了决断，请您不必担心。”

高尔塔纳知道眼前的年轻人是个战术天才，点点头道：“我将马上颁布任命状，你不久后就会成为南天骑士团的团长，也将被册封为圣骑士！”

“衷心感谢您的恩赐！”

高尔塔纳亲热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迪利塔，接下来可就要靠你了，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迪利塔的脸色丝毫没有变化。

迪利塔成为圣骑士的同时，贝斯拉要塞附近的北天骑士团营地里，无数中毒的士兵倒地不起。圣骑士扎尔巴古前来前线视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惊了。

多数骑士说不上一句话就昏迷或是死亡，只有在远处营房里的戴茨达戈还摇摇晃晃，看似中毒不深。

“将莫斯风古斯胞子中的毒素抽出，再散播在空中……”戴茨达戈虚弱中一语道出事实，却因体力不支几欲倒地。

“大哥！”

“不必担心，我还挺得住……倒是大公阁下在哪里？”

一个虚弱的声音自阵地上方传来，扎尔巴古跑上阵地最高处，看见倒地气喘吁吁的拉古公。扎尔巴古急忙跑过去问候：“拉古大人，您没事吧？快叫医生过来！”

步履蹒跚的戴茨达戈也跟过来：“……您感觉如何？”

“心口刺痛，很难过……不过休息一下应该没什么事了……”拉古公说话声音听起来倒无大碍。

戴茨达戈瞬间站直，脸上的表情一变：“那问题就麻烦了……”

“你说什么？”拉古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好友兼幕僚。

下一秒钟发生的事让圣骑士扎尔巴古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戴茨达戈瞬间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拉古公胸口。拉古公还未看清状况，便已惨叫出声。

“啊唔……啊啊……你，你这是……”

“哥哥，你这是干什么！？”

自震惊中恢复的扎尔巴古急忙想要阻止兄长，但当接触到戴茨达戈那冰冷的目光后，他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动作。

“不要拦着我，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扭

头看了自己弟弟一眼，继续让匕首深入。

“你……你背叛了我……我以为你杀了巴尔巴尼斯是为了自己在贝沃尔夫的地位，原来你……”

拉古公的话说到一半就中断了，戴茨达戈将深入的匕首猛抽出大公胸口，一股鲜血喷洒在地上。看到拉古带着不甘断气，戴茨达戈才放松下来。

“大哥……难道是你投的毒？”

“呼……不是，不是我……是为了让我们贝沃尔夫家族能登上伊瓦利斯之巅的盟友……”

“可是这种阴谋……！”

戴茨达戈猛然转头，紧紧盯着自己弟弟：“拉古公战死在战场上，我们家族继承了大公未完的遗志……”

扎尔巴古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可是……”

“没有可是！”戴茨达戈看着紧张的二弟，干脆利落地说道，“随便把匕首塞给一个战死的士兵手里，就说是高尔塔纳派来的杀手。你明白了吗……”

说完这句话后，戴茨达戈吸入的毒气也终于发作了。他两腿一软，昏倒在了地上。

扎尔巴古呆呆地看着昏迷过去的大哥。此时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来就不认识面前的这个人一样……

混乱还在继续。

为了阻止两军对垒造成更大伤亡，拉姆萨释放了贝斯拉要塞的储水，洪水隔断了正在厮杀的双方。因为投毒事件而痛苦莫名的两军终于得以暂时修整。

进入要塞的拉姆萨听说了奥尔兰度伯爵被捕的消息，带着赶来的奥兰和巴尔玛弗拉一同前往牢房营救剑圣。

巴尔玛弗拉本身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营救异常顺利。拉姆萨很快见到了这位父亲惟一的挚友。

“接下来要怎么办？”剑圣奥尔兰度问拉姆萨，“孩子，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巴尔玛弗拉警告奥尔兰度：“高尔塔纳明日要公开处决阁下，就算为了自己的生命，请赶快逃走吧！”

“明白了，我会跟拉姆萨一起去揭露教会的阴谋。”

“父亲，请让我跟你一起去。”奥兰请求义父。

奥尔兰度摇头：“你要赶去泽尔泰尼亚保护奥维莉亚的安全，如今她是王位继承人，你要尽力保护她。”

“……明白了。”

战争的真正高潮不会只有一个。就在拉姆萨救走剑圣奥尔兰度同时，高尔塔纳正在愤怒地注视着中断战斗的洪水。这位领主越来越有皇家的脾气了。

“这是谁干的？”

迪利塔快步走进来，朝高尔塔纳单膝跪下：“阁下，是您在叫我吗？”

“赶快集合所有士兵，向北天骑士团发动总攻！”

迪利塔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因为有洪水，我们无法挺进。”

“他们也不能，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高尔塔纳试图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们以为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彻底击垮他们！”

迪利塔耸肩：“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说什么？”

迪利塔没有再回话，只是默默起身，突然冲上去一剑刺穿了高尔塔纳的胸口，他的动作安静娴熟，仿佛演练过无数次。

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突变的高尔塔纳面

对这一剑没做出任何躲避的动作，只是震惊地盯着迪利塔，嘴张得大大的。

“没人希望你这种猪成为国王的。”迪利塔轻声在高尔塔纳耳畔说道。然后他抽出武器，任鲜血在地面上汩汩成河。

“进来吧。”迪利塔不再理会即将死去的高尔塔纳，将身体转向了大门。

两个人安静地走进会议厅，前面一人是巴尔玛弗拉，后面的一个竟然是雷神西多。不过仔细观察才能看出他和真正的西多有细微区别，只是个冒牌货而已。

迪利塔面容平静，横剑在那“奥尔兰度”面前。

“知道吗？你不会白白牺牲的……”

化妆成雷神西多的古雷巴德斯教徒躬身行礼，也显得平静如常：“一切都遵照圣·阿乔拉的旨意……”

迪利塔不再说话，举剑刺入假奥尔兰度胸膛，一幕完美的暗杀戏码就此完成。巴尔玛弗拉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这个坚决又阴险的男子完成一切。

“真正的奥尔兰度已同拉姆萨一起逃走了。”

迪利塔看都不看地上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很好……希望拉姆萨能珍惜这短暂的休息。”

战争的双方同时失去最高领导人，按照最初的计划，教会开始出面调停。但因贝斯拉要塞一役中双方实力都未受损，教会的调停失败了。

此时，对战局有所了解的拉姆萨追随妹妹的踪迹已经来到兰贝利领，而少年的目标则是教会的圣地姆罗德。

能温暖我心的人只剩下艾尔玛了吗?

少年这样想着，脚步不停。

扎尔巴古最近的情绪并不好。而困扰他的，就是最近兄长戴茨达戈那神秘的行径，

自从拉古公“英勇战死”之后，原本握有北天骑士团重兵的贝沃尔夫家接收权力只是瞬间的事。随后戴茨达戈拒绝了教会提出的停战调停，似乎在等待什么。

经过上次的事件后，圣骑士扎尔巴古对兄长的行为已不如往日那般信任。因此，当一个秘密客人再度前来拜访戴茨达戈时，扎尔巴古决定偷听一次兄长的谈话，看看大哥还隐瞒了什么。

他躲在门外仔细聆听，发觉来人竟是神殿骑士高层——据说在神殿骑士团权力仅次于团长的罗法尔·沃德陵。身穿苦修袍的神殿骑士站在华贵的戴茨达戈府中，显得与这环境格格不入。戴茨达戈显然早就料到会有此次来访，温和的态度中也带着少许强硬。

“看来贵方是打算拒绝我们教会的调停了？”罗法尔对戴茨达戈的不愠不火没有太大反应，只是淡淡问道。

“没错，拉古公的意思是统一整个伊瓦利斯……除了这条路，直到奥利纳斯王能够真正处理政务之前，我们都不会停战。只要有贝沃尔夫存在的一天，我们就不会放弃。”

神殿骑士阴恻恻地反问：“阁下认为是谁谋杀了拉古公呢？”

戴茨达戈完全不为所动，反而质问神殿骑士道：“你这是什么话……拉古公不是被南天骑士团的人谋杀的吗？或者……您的意思是说教会杀死了拉古公吗？”

对方明白戴茨达戈的意思：“这么说阁下明确表示不愿合作了？”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很容易就消灭你们神殿骑士团的势力。”戴茨达戈淡淡描述道，“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罗法尔嗤笑一声："我们？哈哈……您知道那些投散北天骑士团阵地的毒药吗？"

"我想那些毒药来自于莫斯风古的胞子吧……"

神殿骑士微微一笑："没错，除非摄入大量毒药，否则你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戴茨达戈脸色微变，没有说话。

罗法尔仔细观察戴茨达戈的表情，继续说道："普通人仅会发生好像伤寒一样的症状。一般来说都可以救治，除非持续摄入……直到病入膏肓。"

戴茨达戈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躲在门外的扎尔巴古心中暗暗吃惊，身上不断冒出冷汗。圣骑士隐隐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接触某件事情的真相，但是，那个真相也许过于恐怖，令他完全无法接受。他甚至想就这样一走了之，哪怕永远都不知道也无所谓。

如果说现在他还心怀侥幸的话，那么，罗法尔的下一句话终于令他的心彻底坠入了深渊。

"对了，令尊好像也是死于伤寒。"罗法尔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及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戴茨达戈这般深厚的城府也终于忍不住了，腾地一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罗法尔悠然自得地继续说道："因为这种毒而死的人，即使尸体掩埋之后，毒性也仍然会扩散，您也知道这一点吗？"

"……"

罗法尔觉得自己所加的筹码已差不多时，话锋一转道："这些都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其实，这次我带来了一份来自教皇大人的礼物。"

说完，不容戴茨达戈反驳，罗法尔自怀中已掏出一样神奇的事物。他将散发着奇异光泽的水晶放在桌上，流光在戴茨达戈脸上扫过一道道波纹。

"这是……"

罗法尔笑容诚恳而又亲切："这就是黄道圣石了，我从圣·姆罗德带来的。为了展现那个人的诚意，希望您能笑纳……"

被人抓住把柄，又有厚礼相送。戴茨达戈陷入沉默之中，大约算是默许了神殿骑士的所谓交易。站在门外的扎尔巴古听得浑身发冷，他转身蹑手蹑脚离开伊古洛斯，快步朝着父亲的墓地奔去。

追寻妹妹足迹的拉姆萨来到兰贝利城外同时，艾尔姆多亚侯爵正同神殿骑士团的首席沃玛鲁夫坐在壁炉前讨论形势。艾尔姆多亚侯爵一直是古雷巴德斯教的虔诚教徒，如今跟随神殿骑士也在情理之中。

"死了两个了……还有一个同伴没有出场，摩羯座的灵帝会在哪里降临？"艾尔姆多亚对前途似有忧虑。

沃玛鲁夫毫不在意："不用担心它，它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躯体。"

"什么？它已经发现了？"

"没错，是圣石自己选择的身体。一直都是它们选择我们，石头选择身体。"沃玛鲁夫说道。

艾尔姆多亚望着窗外的破败城堡喃喃道："果真如此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准备召唤'血涂的圣天使'了……等到那时，我们就不必通过石头和身体这样的媒介也能随意出入这个世界了。不过现在有合适的身体接受'圣天使'吗？不要告诉我就是那个女孩。"

沃玛鲁夫口气坚定："仅仅只有一具躯体适合接受'圣天使'，就是那个女孩。现在我们只需找到通往死之都姆罗德的路就可以了。"

两人正在谈话，杀手姐妹进入房间汇报拉姆萨的行踪。"他已经来了，我们将他引诱

进了城堡，接下来该怎么做？”

“该报报仇了。”艾尔姆多亚站起身来，说，“我等他很久了。”

沃玛鲁夫提醒艾尔姆多亚道：“你要小心，他很强，甚至打倒了白羊座贝里亚斯。”

“别担心，你只要花心思寻找通往死之都的路就可以了。”

说完这句话，艾尔姆多亚便带着姐妹杀手离开了房间，没过多久便找到了身处于大厅中的拉姆萨。

此时拉姆萨正在城堡内部慢慢搜索，见到艾尔姆多亚立即亮出武器大声喝道：“艾尔玛……艾尔玛在哪里？”

“打败我再说吧。”

艾尔姆多亚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双方投入战斗片刻之后，拉姆萨已让他气喘吁吁。银发的侯爵盯着少年，心中实在不明白这小子为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算了……看来这个身体无法击败你，到地下墓地来吧，你妹妹在那里……”

最后一句对拉姆萨的作用毋庸置疑，艾尔姆多亚进入地下墓地的同时，拉姆萨也毫不犹豫跟了上去。最终，侯爵在两具棺木中间停住了。

拉姆萨意识到了艾尔姆多亚想做的事，但已来不及阻止了。手中圣石射出光辉的同时，一个更为庞大可怕的魔神降临在众人面前。

“这里全都是死者的灵魂，是我发挥力量的地方！”变身成魔神的艾尔姆多亚发出咆哮，“也是你的葬身之地！”

恰好，伊兹路德的姐姐梅莉亚特·汀杰尔由于想为弟弟报仇，也一路追踪拉姆萨来到了墓地。而当亲眼目睹了侯爵变身的一幕后，女圣骑士终于幡然醒悟。

“圣石的力量？弟弟难道是因为……”

“就是这样！”拉姆萨持剑奋力抵挡两姐妹化身的魔神狂攻，“你弟弟发现了真相，所以没活下去！”

“神啊！难道说父亲……也知道？”

“当然！”

只是瞬间的交流，原本认定拉姆萨是杀弟仇人的梅莉亚特转而拔剑为拉姆萨的正义而战，也为兄长的仇恨而战。

女圣骑士的剑和拉姆萨的剑织成一道复仇风景，切碎了艾尔姆多亚的一切美梦。侯爵身上的伤痕渐渐增加。

*一定要赢，一定要活下去，艾尔玛还在等着自己！*少年在心中不断激励自己，终于彻底断绝了艾尔姆多亚的一切生机！

光辉闪烁交织着这位曾经伟大的领主的死亡，拉姆萨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待到空中缓缓落下那颗人人争夺的圣石之后，梅莉亚特将之收入手中。

“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弟弟……甚至维格拉夫都不知道圣石的秘密。”拉姆萨看着女圣骑士，说道：“我可以肯定，可能连教皇都被沃玛鲁夫利用了。”

“这些怪物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强……”梅莉亚特沉吟道，“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拉姆萨摊手，“如果他们愿意，我觉得他们可以毁灭所有的势力，就好像在里奥冯斯那样。但是他们没有疯狂利用这种力量，我想一定有什么理由……”

“或许不能方便地使用这种力量？传说中卢卡维是一个无敌凶猛的怪物。”

梅莉亚特将手中圣石交给拉姆萨：“这个给你，还有一颗摩羯座的圣石，沃玛鲁夫好像交给了戴茨达戈领主……”

“给了我大哥？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拉姆萨陷入了沉思中。

泽尔泰尼亚领的都城里，奥维莉亚正在

自己房间难过得浑身发抖。就在刚才，受伤的奥兰·杜莱闯入她的寝室，对她说出了让人震惊的事实。

“并不是义父杀死了高尔塔纳公，也不是共犯……义父已和拉姆萨一起逃离了要塞，他们正一起为了粉碎教会高层和恶魔的阴谋奋战……”

“那么是谁杀死了高尔塔纳公？是谁？”

奥维莉亚未等到奥兰回答，门外士兵已闯进寝室抓住奥兰。此时迪利塔出面解决了争端，命令所有人离开寝室。

让奥维莉亚真正震惊的是迪利塔和奥兰的对话，迪利塔说出了让人吃惊的事实——原来高尔塔纳公的死是迪利塔一手策划，栽赃给奥尔兰度也是迪利塔亲手炮制。

“为什么要这样做？”奥维莉亚猛然起身，质问迪利塔。

“我要让你成为真正的女王。”迪利塔看着被自己俘获芳心的女子，口气坚决，“我告诉过你的。”

“你只是在利用我，你骗人……”

迪利塔抱住奥维莉亚：“看着我，奥维莉亚，你不相信我了吗？”注视着女王的双眸，迪利塔的口气略微松动：“我现在想要跟奥兰单独谈谈，你回自己的房间好吗？”

“你……不要伤害他……”

“好的，我保证。”迪利塔伸手发誓。

奥维莉亚并未回到自己房间，而是站在房间外偷听两人谈话。结果谈话的内容让人大吃一惊，迪利塔居然开始劝说奥兰为自己工作。

“我必须打倒北天骑士团建立奥维莉亚的王国。当然，也必须除掉教会的那些废物，我才不是他们的走狗！”

“你到底想干什么？”奥兰·杜莱觉得自己根本看不透这个年轻人。

迪利塔说出了让奥维莉亚和奥兰都震惊的话：“我将成为正确的一方……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正义。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普通的见习战士，成为骑士，最后掌握世界。这样清晰明白的人生，不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所谓‘英雄’么？”

这些话如冰锥刺入奥维莉亚心中，女王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最后终于忍不住逃回自己的房间，即使在床上痛哭，依然无法阻止身体的颤抖。

迪利塔并不知晓奥维莉亚偷听了自己的谈话，他依然淡淡看着眼前的占星术士，正要继续说些什么，背后的巴尔玛弗拉忽然掏出匕首朝迪利塔走来。

“我知道你是教会派到我身边的间谍，如果我背叛了教会，你就来杀死我是吧？”迪利塔面对巴尔玛弗拉手中的武器，异常平静地说道，“你现在来动手吧，用力刺进来……”

看着迪利塔面容平静地靠近自己，巴尔玛弗拉忍不住尖叫了一声。无论如何，这一次教会交给的任务她恐怕真的无法完成了……冷静、残酷、温柔，种种情绪都在这一个男子身上出现，这是巴尔玛弗拉至今从未想过的。

伊古洛斯——这个城池中每一处都充满了拉姆萨的回忆。阔别多日此地依然如故，只是拉姆萨从这里的安静嗅出一丝不安。

进入哥哥府邸门口后，少年瞥见一只陆行鸟正在低头啄食，那正是扎尔巴古的坐骑。心中隐隐觉得不妙的少年跑进大厅，恰好看到了两位兄长对峙的一幕。

“扎尔巴古，你疯了吗？”

官邸中的戴茨达戈看着步步逼近自己的圣骑士，高声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哥哥，你还有脸自称贝沃尔夫家族的人吗？”扎尔巴古看着自己的兄长，咬牙切齿地

说道。

“你是说拉古公？他迟早要死的！你想想，他没有我们的帮助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像他那样挑起战争的人本来就错了！”

“杀死拉古的确没什么！但是父亲……这绝不可原谅！为什么你要杀死我们的父亲？！”

“你在说什么？”

“拉古临死前所说的我本来并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切！哥哥，你为什么要杀死父亲？”

两人争吵引得门外骑士闯进：“戴茨达戈卿，怎么了？”

拉姆萨进入房间时，正赶上戴茨达戈率领众多部下意图围攻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毕竟是政治老手，瞬间就恢复了冷静：“扎尔巴古疯了，你们赶快抓住他！”

三弟及时赶到给了扎尔巴古最强有力的援助。“拉姆萨，你是对的！”圣骑士对弟弟大声说道，“我们的哥哥挑起战争，杀死领主，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这个可耻的人……不能原谅！”

“你这个蠢货！”戴茨达戈对扎尔巴古吼道，“为什么不乖乖服从我呢？只有强者才能对弱者制定规则，这才是我们的职责！即使是皇家失去了力量也必将没落，我们要做的只是获得家族应有的地位罢了！这才能证明我们拥有力量！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你的心中已经没有正义感了。”扎尔巴古剑锋指向兄长，“贝沃尔夫的名字象征勇气和信念，如今的你已不配拥有这样的名字！”

“正义？哈哈……你以为这就是人民支持你的理由吗？没有我的那些手段，你怎么可能会被称为英雄？你有今天的地位，应该感谢我而不是轻视我！”

老大和老二的谈话终于标志着两人的彻底决裂，拉姆萨扫视着周围的骑士，默默站在二哥身边。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扎尔巴古常年在战场上磨练，区区几个骑士也无法阻挡北天骑士团长的强大技艺。愤怒的圣骑士杀死了所有拦在戴茨达戈面前的守卫，靠近自己的兄长。

“用你的生命向父亲谢罪吧！”

扎尔巴古重剑挥出，戴茨达戈身上顿时裂开一道无药可救的伤口。伊古洛斯的领主捂着伤口垂死挣扎几下，带着愤怒和不甘叫道：“蠢货！如果……如果没有拉姆萨和你的阻碍……伊瓦利斯就是我们的了……是我们家族的了……”

强烈的怨恨和不甘自戴茨达戈体内涌出，汇入胸前的圣石中。圣石再次自动从拥有者身上滑落，又冉冉升空。拉姆萨明知发生什么，却无法制止，只能看魔力之光席卷众人视野。光辉散尽，山羊状的愤怒之灵帝——摩羯座阿德拉梅莱克现于众人面前。

“这就是圣石……我明白了！”化身成愤怒之灵帝的戴茨达戈兴奋不已，“我告诉你，确实是我杀了巴尔巴尼斯。家族曾经有过爬上权力顶峰的机会，但都被他放弃了，那个白痴老头！因此我杀了他……毒药是强者最好的敌人，不是吗？”

一道光芒自灵帝手中闪过，扎尔巴古瞬间被恶魔击倒，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话就当场毙命。愤怒之灵帝扭动着它的山羊脖子，将头转向了拉姆萨。

“下一个就是你了，拉姆萨！”

对于拉姆萨来说，同魔神们战斗已不是新鲜遭遇，即使这暗黑眷族是由自己哥哥变化也无区别。少年看着大哥戴茨达戈幻化的怪物，默默念诵艾尔玛的名字。

妹妹……请保佑我，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哥哥……你在这里安息吧！

愤怒之灵帝并非拉姆萨对手，交手片刻后灵帝体力已渐不支。落败的它化作一阵烟雾消散空中，只留下圣石熠熠生辉。拉姆萨收回圣石，默默环视惨烈战场，这里长眠着他的两位兄长。少年终于意识到，昔日荣光无限的贝沃尔夫家族似乎终于走到了光辉的尽头。

“这就是我们家族最后的结果吗……”

拉姆萨呆呆地站立在原地，良久一动不动，一阵悲凉在心头油然升起。但是，现在还不是他悲伤的时候，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艾尔玛……一定要等到我来救你！”

离开伊古洛斯的拉姆萨匆匆赶往圣·姆罗德的大圣堂。来到之时却发现这里已没有任何生气，圣地的活人几乎都被神殿骑士杀光，甚至连自己的二哥扎尔巴古的尸体都被骑士们挖出来充当战争傀儡。拉姆萨不仅没有找到艾尔玛的踪迹，还要面对神殿骑士的合力围攻，甚至扎尔巴古的尸体。

再次亲手杀死自己兄长的无奈和痛苦让少年心中充满愤怒，对亲人的爱成为支撑他的惟一力量。扎尔巴古的力量此时已不足以和拉姆萨对抗，在拉姆萨的剑下，扎尔巴古也和大哥一样化成粉末消散空中，得到了彻底安息。

“沃玛鲁夫，我不会放过你的！”

对着扎尔巴古消失的方向发下誓言，拉姆萨继续追踪沃玛鲁夫的踪迹。在大圣堂中央祭坛附近，拉姆萨终于见到了一直隐藏在幕后的教皇——玛礼季·福奈拉尔5世。但是，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被神殿骑士挟持身负重伤的教皇此时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奥，奥本诺……”

曾是狮子战争幕后黑手的教皇挣扎着说出了最后这几个字，而后停止了呼吸。拉姆萨带领众人离开教会圣地，重新奔赴奥本诺斯教堂。据说在教堂地下书库的最深层，有着能进入让人惊异之路的入口。

奥本诺斯修道院，这是拉姆萨首次守护公主之所在，也是拉姆萨再次重逢迪利塔之所在。他在这里发现了《盖尔摩尼克圣典》，在这里送走了老神甫西蒙的生命。这里夹杂了太多回忆。起始与终结，过去和未来。重新回到奥本诺斯修道院，拉姆萨闻到了阴谋尽头的味道。

神殿骑士团因拉姆萨的打击不断削弱，沃玛鲁夫因此才决意将兵力集结，用来打开死之都通路。神殿骑士的剩余力量似乎都集中于此，拉姆萨首先遇到宵小阻拦，在清理了这群虾兵蟹将后，他在地下五层遇见了神殿骑士罗法尔。

圣石拥有者们号称拥有永恒生命，拉姆萨却不信这套，依然击败了罗法尔。魔神都无能为力，神殿骑士又如何？然而，罗法尔在临死前发动了死之都召唤，将拉姆萨等人送入了死之都——姆罗德。

上古时期的姆罗德与今日的教会圣地不同，乃因神罚陷入毁灭沉没于地下。罗法尔发动咒语瞬间切裂周围一切，将众人带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这里将是你有去无回之路……”垂死的罗法尔看着拉姆萨，口气里竟带着一丝揶揄，“我毁掉了入口，你就只能继续前进了……下面有你的妹妹在等你……去吧……”

罗法尔用尽最后力气毁掉了入口传送器，拉姆萨一行只能选择继续深入。

死之都姆罗德充满黑暗气息，死者的悲鸣和各种隐约嘶吼在空中飘荡。拉姆萨早已认不出方向，只凭手中圣石感应寻找目标。

神殿骑士最后的防线就在死之都，无数

拉姆萨见过的面孔拦住去路。拉姆萨此时心中已无杂念，只想夺回妹妹。神殿骑士在拉姆萨阵阵冲击下节节败退。

一层一层，一幕一幕，拉姆萨一路向前，义无返顾。

拉姆萨终于击溃几乎所有敌人，来到了死之都的尽头。飞空艇墓场上，悬空飞舞的碎片残骸伴随着一艘破败的飞空艇。而在那里，拉姆萨终于见到自己最大的敌人——正在飞空艇上祷告的沃玛鲁夫。

此时的沃玛鲁夫正对平躺在地面上的艾尔玛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

"沃玛鲁夫·汀杰尔，到此为止了！赶快把艾尔玛还给我！"

沃玛鲁夫回头望向拉姆萨一行，脸上笑容渐渐涌出。

"伟大的'血涂圣天使'主人啊……圣·阿乔拉死去这么多年，无数鲜血为他而流，可明显还不够。下面我将把这少年的血献给您，让您得到最彻底的觉醒！"

掏出怀中圣石，沃玛鲁夫化身成魔神朝拉姆萨袭来。此时血涂圣天使尚未觉醒，拉姆萨怎样都可以对付眼前这名敌人。众多魔神的锤炼让少年果断出击，片刻间即控制了局面。

只是无论拉姆萨怎样呼唤，艾尔玛都似沉睡不醒。

沃玛鲁夫所唤醒的也不过是黑暗眷族中一员，拉姆萨很快击败对手，他不顾垂死的魔神，径直走到艾尔玛身边。

"艾尔玛，艾尔玛……"

拉姆萨呼唤声中，艾尔玛竟真的缓缓醒来！已化身为狮子座——统治者巴修玛利姆的沃玛鲁夫绝望地发现，醒来的真是艾尔玛本人，而非什么圣天使之类。

少女缓缓坐直身体："哥哥……是拉姆萨哥哥吗……"

"我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统治者巴修玛利姆耗尽力气嚎叫，"我将奉献自己的血和生命，献给'血涂的圣天使'！"

说毕，他双手用力击破自己胸膛，血液喷薄而出。此时一道光芒自他体内爆出，另一道蓝色光泽自艾尔玛头顶不断下落。光芒闪耀之中，艾尔玛的头发竟然变成全白。

圣·阿乔拉出现了。

而在这时，更为惊异的景象再次出现。兄妹之爱竟然令艾尔玛和拉姆萨心灵相通，圣·阿乔拉身体不受控制，在空中蓝色光泽照耀下。圣·阿乔拉和艾尔玛竟然分裂成了两人。

"艾尔玛，你没事吧？"

"我没事……哥哥，我们必须杀掉阿乔拉……快！"

拉姆萨目光转向那位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眼神中透出一股坚毅："恶魔之后是天使吗？教会可耻的谎言……"

此时的圣天使已化作真正形态，天空中蓝色光泽洒遍，白发的美丽女性躯体浮于空中，周围环绕无数恶魔仆从。

"接受制裁吧……弱小的……人类。"圣天使阿尔缇玛声音优雅。

即使面对恶魔时也未曾胆怯过，拉姆萨此时更是首当其冲，正面一剑砍向圣天使。剑起剑落，剑光自圣天使胸口切开一道长长伤口，更多鲜血血汩汩流出。

"我们渺小，可我们还有彼此！"

又一剑。

圣天使外表光鲜，内里却虚弱之极。拉姆萨奋战不久，圣天使即受伤后退至空中。更多华彩自空中洒落，圣天使因流血和他人的血终于彻底进化。隆隆声中，宛如圣光的淡蓝辉影光耀万道。仰望捂着面容崩溃的圣天使，拉姆萨隐隐感觉到自己终于在最后接近了真实。

缓缓化身，露出丑陋真容，宛如圣石中现身的怪物，这才是真正的血涂圣天使阿尔提玛。

拉姆萨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盖尔摩尼克所写故事中的人类最终会受到神罚，也明白了教会尊崇的神是何等面目。历史的传说和见证的真实交织，少年手握武器，继续与血涂圣天使正面周旋。

这种时刻已不需要语言，在不为人知的黑暗深处，拉姆萨默默战斗着。

没有了家族，没有了名誉，没有了世人敬仰的目光，没有了贵族光环，甚至没有了多年挚友……拉姆萨依然奋战。

为了和平，为了弱者，为了他人的正义，为了名誉……

拉姆萨在十字架的圣光之中屹立，手持长剑，怀抱圣石。黄道十二宫的勇士传说是真是假？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坚持，是真是幻？不能允许这种存在降临人间，不能让神殿骑士的野心毁灭他人生活。

如今吾等即为黄道十二勇士！剑与石来证明！没有恐怖，没有凄苦，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

只有爱。只因爱是一切。

高高跃起在空中，拉姆萨将手中佩剑深深刺入血涂圣天使体内。

血涂圣天使发出哀嚎，宛如圣石吸收的不甘和怨恨："更强的力量……更强……啊……"

下一刻，不可一世的神迹也宣告毁灭。火光自血涂圣天使体内点燃，包围一切，燃烧万物。

炽烈光焰自地心冲天而起，吹散一切，最终消散空中。

拉姆萨凝望着破灭的偶像，心中却是一片平静。

——终于……尽力而为了。

——父亲，我真的做到正义与荣誉了吗？您是否满意？

——不管是迪利塔，还是其他人，都应该会好好活下去吧？

…………

………

……

…

光焰吹散死寂的飞空艇墓场，传说中的真神未能降下神罚，却寂灭在了金发少年的手中。

最终，一切归于沉寂，一切归于宁静，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尾声 真实

拉姆萨于奥本诺斯修道院爆炸行踪不明后不久，迪利塔终于利用教会与贵族的矛盾成功掌权，并娶女王奥维莉亚为妻，登上王位统一全境。自此，平民成为英雄王的故事为万民传诵，结束狮子战争的伟大功绩更让后人所景仰。

雷神西多之义子——占星术士奥兰因守护女王奥维莉亚得以幸存，后根据亲身经历耗时数年写成《杜莱白书》，描绘真实历史中的拉姆萨与迪利塔，更揭露教会阴谋。新教皇即位期间，奥兰公布《杜莱白书》，因拒绝收回著作被教会囚禁，后以异端名义被处以火刑，《杜莱白书》也被教会封存禁锢了数百年之久。

贝沃尔夫家族兴旺三百年，至狮子战争期间彻底没落。戴茨达戈与扎尔巴古战死，硕果仅存的小儿子与幺女亦死于奥本诺斯修道院的奇异爆炸中。虽然曾传言说有人见过这对兄妹，但却没有人能证实这一说法。

…………

历史再度向前推进数百年。

掌握了权力，推动了时代，战胜了敌人，又能如何？

生者，逝者，掌权者，苟且者，胜者，败者，显贵者，贫贱者，能者，弱者，执着者，卑怯者，拥有者，失去者……战火纷飞时的城墙依旧，那些人却随风而逝，纷纷逝去的人们留下历史之碎片。往昔的历史让迪利塔英雄王之名为人敬仰，如今历史成烟，烟消云散。且让吾等讲述另一个勇气传说。还英雄以真实，赐过往予真相。

黄道十二宫之勇者传说。默默无闻之英雄拉姆萨，吾等将一直赞颂你的英姿，直到永远。

后记

恰如每次音乐盛典得奖的一定要故作姿态地感谢MTV、CCTV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经纪人之类，虽然仍有许多遗憾和瑕疵，在病痛中终于彻底完成了这篇东西，因此也想学那些作品并不咋样却愿意大发感慨的同学们多嘴几句。《最终幻想战略版》原案如此伟大，我只希望尽量能呈现部分风貌给诸位，希望大家能够容忍我的谬误和拙劣。

刚开始准备动笔的时候恰逢汉化版出世不久，有幸能踩在前辈的肩膀上深入加工，这才让废柴我能完成这篇东西。工作期间不断翻阅天幻诸位前辈们的随笔、英文剧情小说和杂谈等，希望能够更多理解作品的精髓。在此衷心地感谢诸位热爱本作的爱好者们，没有长年累月的积累，肤浅如我也不会这么快写完本文。同时也要极力感谢我的好朋友Cait.Stray同学，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为我解惑，任劳任怨。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叔叔你实在是个好人呀……

最后要大力感谢孟凡勇和杨洋两位老朋友，感谢你们帮忙解决金手指卡和PS的问题，让我不必忍受模拟器和某版本的拖慢。你们也是好人……真的。

下次再也不用翻译体写东西了，我以煎饼果子的名义发誓……

零

ZERO

原著/雏咲真冬　译/夜蓝

前情概要：

为了寻找失踪的哥哥，雏咲深红也来到了冰室邸。虽然兄妹二人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却无法相见。难道他们真的处于不同的时空中么？还是另有隐情……

真冬经过调查，发现这间宅子中所发生的奇怪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名字——雾绘。她究竟是谁？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雏咲兄妹最后是否能够逃出这间宅子？

故事终于发展到了高潮，而结果却是如此出人意料。

人物介绍



雏咲真冬

记者，深红的哥哥。为了解开所有的谜团并找到妹妹深红，他来到了冰室邸。



雏咲深红

学生，真冬的妹妹。与哥哥一样，她的身上也有继承自母亲的灵力。



高峰准星

神秘类小说作家，真冬的恩师。他在事业上给予了真冬很多关照。



平坂巴

高峰准星的助手兼秘书，也有一点儿灵力，能够感受到灵体的存在。



绪方浩二

高峰准星执笔的杂志的责任编辑，与高峰一同前来冰室邸进行取材工作。



小雾绘

出现在冰室邸中的神秘小女孩，屡次帮助深红逃出危机。



雾绘

冰室家世代相传的裂绳仪式的最后一任巫女。

第三章

与御神镜（五神镜）有关的传说

在五个神社中供奉的御神镜也被称为“五神镜”。

传说五位神衹曾降临此地，在离开凡间前，他们将神力注入镜中，并将镜子放在村里以保护村子免遭灾厄侵害，这就是“五神镜”的由来。

而在另一个传说中，镜子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

为了封住灾厄（无法确定是否为祸刻），必须要集结五面镜子，以其神力举行某种仪式。

这个仪式是否与冰室家的仪式有关这点不得而知。不过据记载，镜子在冰室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现在还无法确定所谓的“御神镜”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来，传说的真相也就更不可能被查清楚了。

仪式中所使用的面具的意义

在冰室家仪式中使用的众多面具都有各自的含义。

其中“目隐面具”是在“鬼游仪式”中使用的，这个面具在眼部位置有两根钉刺，是要让参加仪式的人戴上面具，刺瞎其双眼后再进行“鬼游”（捉迷藏）。

文献中的记载是：一边躲避鬼眼，一边伺机进入绳殿进行仪式。

照此看来，目隐面具大概就是进入绳殿的关键吧。

似姿面具

祭神仪式中冰室家家主所戴的面具被称为“似姿面具”，传说那张面具既似鬼又似佛。

我想大概指的是这个面具能根据佩带者的表情而产生变化吧。

根据记载，冰室家有个专门收藏面具的“面具房间”，而似姿面具就是进入那个房间的关键。

在记载中，家主于最后的仪式中必须要令面具变成鬼面才行。

仪式中其他面具的意义

御缚仪式以及鬼游仪式都是由冰室家家主亲自主持的，而在执行仪式时，家主必须戴上面具。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教诲巫女不应再对这个世界有所留恋。

在仪式中，家主、巫女，以及参与鬼游的角色都是由冰室家族的人担任的。换句话说，无论是祭品还是执行者都是亲属关系。

在仪式中，为了让巫女对亲人不再有任何留恋，或者是让巫女看不到亲人脸上的表情变化，才必须戴上面具。

而在目隐之鬼仪式中，之所以要将眼睛弄瞎，可能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

（以上出自宗方良藏的研究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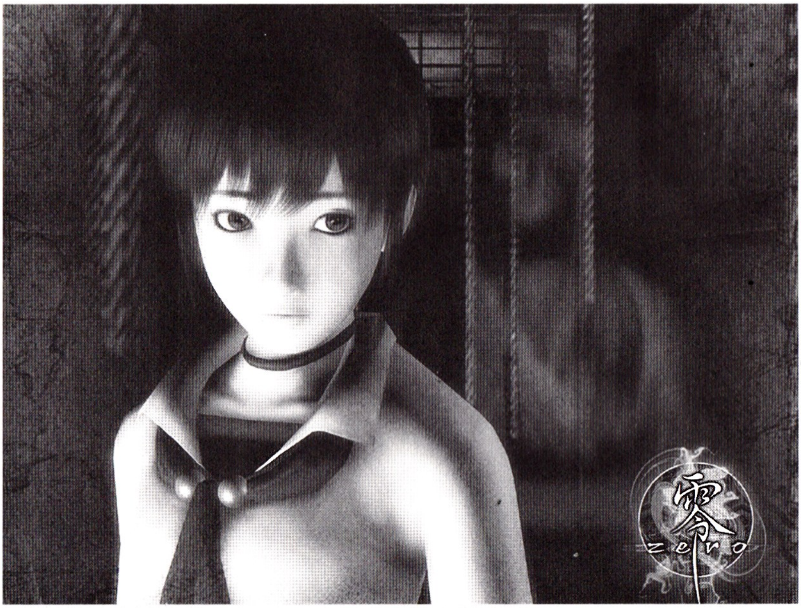
※ ※ ※ ※ ※ ※ ※ ※ ※ ※

雏咲深红

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又一次在深红的耳边响起。

“在那个种着樱花树的院子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养鱼池。从那里可以到一个有井的院子，然后再沿着树林中的小路就可以找到一个神社。我希望你能够去那里救‘那个人’。”

深红猛然抬起头，放在墙边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被点亮了。烛光忽明忽暗，深红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影躲在衣柜的阴影中。



“你是刚才的……”

正是刚才深红在受到瞎眼女鬼袭击时，帮助过她的那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

“虽然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情，不过她自己其实也很痛苦。所以，求求你了。”

“是谁在那个神社？”深红问道。

那孩子眉头紧锁，撅着小嘴，好像在努力地思考着深红的问题。可是随即就哭了起来，哽咽着说道：“也许那个人现在十分生气，可能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可是现在我只能拜托你，所以……”

深红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孩子的痛苦，还有对自己的依赖。这个孩子的心灵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深红知道这个孩子已经不是存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了，但是心灵的创伤令她即便在死后也无法安息。在那幼小的心灵中无法抑制的辛酸和痛苦都强烈地传达给了深红。

面对这些，那颗滑过深红脸颊的眼泪说明了一切。她完全能够理解这孩子的痛苦，对于小时候就拥有灵感，所以总是和其他小朋友保持距离的深红来说，对这一切都感同身受。

“我去那个神社，然后劝慰那个人，好么？”深红温柔地说道。

那孩子听到这些话，吃惊地瞪大了双眼看着深红。看到深红微笑着冲她点头，这孩子用小手擦干眼泪，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雾绘。”孩子答道。

听到这个名字，深红觉得自己的脊梁好像被冰锥刺到了一般。

那个变成怨灵的编辑曾经说过，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雾绘”。在平坂小姐的笔记本上也写着，那个叫雾绘的女人也许是盘踞在这个宅邸中的怨灵的本体，但是眼前的这个孩子却拜托深红去找雾绘。

“果然还是不行么？”

那个孩子敏感地察觉到了深红有些动摇，与此同时，她心中悲伤的情绪如同流水一般传达给了深红。

深红感到害怕，感到恐惧，但是她却不能逃避。如果现在断然拒绝的话，这个孩子就会一直怀着这种悲伤的怨念而无法成佛，只能终日在这个宅子中徘徊。如此年幼的孩子，却只能孤单地在这个宅子里……

“当然没问题，我去见雾绘，然后努力地劝慰她。”

深红的这句话不光是说给孩子听，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

听到这句话后，那个孩子的表情比刚才更加高兴。可是随即又非常严肃地说道：“在路上，你也许会碰到非常恐怖的东西，但是不要输给他们哦。我也会暗中帮助你的……”

“放心吧，我不会输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深红还是一边在心中对自己说：“我有这个，妈妈会保护我的。”一边紧紧地握住了射影机。

“谢谢你，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的好人。”孩子的声音飘荡在空气中，逐渐地越来越远。

虽然没有一丝风，烛光却熄灭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一直以来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深红也在心中默念着，然后打开手电，走出了这个房间。

※ ※ ※ ※ ※ ※ ※ ※ ※ ※

雏咲真冬

“危险！深红，不要去！”我大声说道。

“这可不是我们制作的游戏中该有的情节，莫非那小孩想拜托深红去救雾绘么？”

像是故意要让我吃惊一般，柴口先生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刚才他还是一副狼狈的样子逃跑了，现在却又摆出一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平静表情。可是我却无法继续保持冷静，他不光是蛊惑我，而且还戏弄深红，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走到柴口先生跟前，双手抓住他衣服的胸襟，他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等、等一下。雏咲真冬，他、他的性格不是这样的。请、请你冷静……”

“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我强硬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确实从来没有对别人使用过暴力，但是凡事都要有个限度。柴口先生此时一脸痛苦的表情，我又向他靠近了一步。

“你这是怎么了？雏咲先生，请你冷静一下。”井冈先生突然出现了，强行将我们两个分开。

先是柴口先生突然现身，现在井冈先生也出人意料地登场，我满肚子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抓住了我。”柴口先生一边整理夹克，一边对井冈先生诉苦。

“还好，好像没受伤。”井冈先生背对着我，拍着柴口的肩头安慰他道。

几分钟之后，柴口先生恢复了平静，

于是井冈先生向我这边走过来。

“怎么了？我才刚刚离开了这么一小会儿。”

“一、一小会儿？”

“是啊，我去小便，也就离开这里三、四分钟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我一直觉得你脾气挺好的，可刚才怎么……”

我紧皱着眉头盯着井冈先生。

井冈先生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好像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着他，感觉他并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这下子该我感到困惑了。

“你离开这里真的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么？”我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喂，柴口先生，我说的没错吧？”井冈先生随即转头向柴口问道。

柴口先生点了点头，说：“是啊，最多不过五分钟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你和雏咲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想知道，我正在这儿整理资料，雏咲先生突然就抓住了我。”

就在井冈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笑容。

一瞬间，我只觉得血气上涌，又向柴口走了过去。在我马上就要抓住他的时候，井冈先生从我身后一把将我抱住。

“你要干什么，雏咲先生？”

我觉得井冈先生开始只是感到困惑，现在却是有点儿愤怒了。我从他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他一定是以为我疯了。

“我没事，我只是想理清头绪而已。”我张开双手，向井冈先生表明我并没有敌意。

我深吸了一口气，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向井冈先生问道：“虽然总是问相同的问题有点儿失礼，不过真的只是过了这么短的时间么？”

虽然井冈先生不知道我为什么问这种问题，不过他看到我一脸的严肃，于是还是耐着性子跟我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据井冈先生所言，我们三个人来到这个宅子进行取材，才刚刚过了一个小时而已。我们三个走累了，于是决定在这个地方休息片刻，因为井冈先生想要小便，所以离开了一小会儿。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之前一直都很和睦的两个人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他只说对了最后的部分，其他的完全是胡扯。不，说胡扯也许有点儿不太准确，至少从井冈先生那真挚的表情来看，他好像真的是那么认为的。但是柴口却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在井冈先生出现之后，他的行为跟之前完全是判若两人。这一点从他刚才偷偷向我吐舌头的狡猾表情就能看出来。

可是我究竟该如何跟井冈先生解释呢？我尽量使用慎重的语言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重复了一遍：在井冈先生消失之后，响起了高峰老师的声音，而且连柴口先生也消失了。还有我的妹妹深红也来到了这个宅子，而且我还能够体验到她的经历等等……

“哈哈哈，我很敬佩你对工作的热情，不过你的确是游戏玩多了。”井冈先生笑着说。

我克制着焦急的心情耐心地解释，可是井冈先生却完全不相信我。我只好苦笑着偷偷观察柴口的表情。

这时柴口得意洋洋地说道：“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其他地方将游戏进行了重新设置啊？”

“对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啊！”我如梦方醒。

一定是柴口做了某项操作，将井冈先生的记忆重新进行设置，那么井冈先生真的是错过了一段时间。想到这儿，我感觉到另一种恐惧正在向我袭来。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所在的世界就是游戏中的世界，这不正中了柴口的下怀么！

柴口闪身让过正在发呆的井冈先生，向我靠了过来。

“正如你所想的那样，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咬紧嘴唇盯着他。

柴口悠然地避开了我的视线，嘟哝道：“深红小姐这会儿也该到神社了吧，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很期待啊。”

“柴口先生，你在说什么啊，接下来的取材……”话没说完，井冈先生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身体到处布满了色块，而且那些色块渐渐地开始闪烁起来。

“少罗嗦，你还是消失一会儿吧。”柴口的话音刚落，井冈先生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柴口看着吃惊的我，嘴角掠过了一丝微笑。

※ ※ ※ ※ ※ ※ ※ ※ ※ ※

雏咲深红

走出房间，深红按照小女孩的指示，来到了那个种着樱花的院子。

夜深了，空气如寒冰般刺骨。



虽然深红的目的是找到哥哥，可是又无法拒绝那个孩子恳切的委托。她甚至有种预感，如果自己拒绝了那个孩子，这个宅子里所发生的怪异的现象是绝对不会平息的，或者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到那时就不光是给来到这个宅子的人带来厄运，幽灵的怨念也会变得更强大，也就是说怨灵们的悲怨也会渐渐地激化。这是深红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的。

正如小女孩所言，那个叫雾绘的女人可能有着超乎想像的悲惨命运，死后才会变成幽灵。虽然深红在脑海中想着的都是这个幽灵有着怎样的苦恼，背负着如何悲惨的命运，可是她的内心却有着另一种感觉——恐惧，无法言表的恐惧。

如果雾绘就是导致这一切惨剧的怨念源头，那么她将拥有多么强大的灵力呢？虽说自己是去劝慰她，不过也很有可能被她杀掉。就像刚才出现的那个编辑一样，还有哥哥的恩人——高峰老师，以及平坂小姐，虽然很遗憾，不过他们已经不是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

深红在心里胡乱地想着，她发现自己要去劝慰那个叫雾绘的幽灵，已经不光是因为那个小女孩的托付了。在杀害了高峰老师他们之后，接下来被杀的一定是自己的哥哥。所以自己一定要在哥哥惨遭毒手之前，找到雾绘并劝慰她。

好可怕，好恐怖。如果可能的话，深红根本不想去做这种事。可是所有的命运都在召唤自己去往雾绘那里，就好像已经为她铺好了路一样。

深红在种着樱花的院子里转了一圈儿，果然找到了一个有鱼池的房间。房间的墙壁由石块堆垒而成，屋内温度很低，好像冷藏库一样，昏暗的鱼池上铺着几块板子，就算是临时的桥。

深红打开手电照了照，因为室内的空气潮湿，木板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苔藓。深红踏上木桥，脚下一滑，险些跌进鱼池。木板上的一颗石子掉进水中，发出“咚”的一声。随即又响起“咚”的一声，接着又是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击打着水面。

深红屏住呼吸，身体仿佛被冻结一般，提心吊胆地将手电照向鱼池。密密麻麻生长在水面的苔藓在手电的映射下发出了妖艳的绿色，水面也好像粘稠的浆糊一样，深红看到有什么东西的影子在水下缓缓游动。

深红反射性地往后退了一步，这时那个影子“噗”的一下将嘴伸出了水面。

原来是黑鲤鱼！

好大一条黑鲤鱼，身长大概超过五十厘米。而且在这条鱼的旁边，好像还有一个更大的影子在强行拖着这条鱼游动，深红将手电往旁边一晃，只见一条又细又长的东西在水下弯弯曲曲地游动着。

蛇……水中的长虫……这些印象在深红的脑海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她想起来曾经在学校里学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俗语。但完全想不起是在什么课上，什么时候听到的。只记得这个俗语的意思是：一旦被蛇咬过，以后看到绳子也会感到害怕。

可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学到的呢？关于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的记忆一点儿都没有，只有这个俗语在深红的脑海里疯狂地蔓延，粗暴地蹂躏着她的神经。这时在深红的脑海中浮现的是那本拣来的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雾绘——绳之巫女——绳子

又增加了一根——绳子……”

“莫非我真的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样，只不过是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而已？不，怎么会……”

深红拼命地摇着头，想要将那种想法甩掉。正在这时，她听到了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哼着歌。虽然声音很微弱，不过深红还是听得很真切。

忽然，歌声消失了。在这个阴暗的房间内取而代之响起的，是一种“锵、锵、锵”的声音。

深红屏气凝神盯着鱼池的对面，她看到在这令人恐惧的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一闪一闪的。深红迅速将手电关上，整间屋子顿时又漆黑一片。她在黑暗中适应了一会儿，隐约能分辨出刚才一闪一闪的是烛光。

这个房间并不宽敞，最多也就是半个排球场那么大，潮湿的空气如同烟雾一般弥漫在房间内，使本来就微弱的烛光更加昏黄。深红大气都不敢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那烛光越来越近，同时还伴随着“锵、锵、锵”的声音。这间屋子的空气十分潮湿，四周的墙壁也湿漉漉的，还长满了苔藓，在烛光的映照下发出了淡绿色的光芒。凭借这微弱的光，深红总算能看清四周的情况了。

“为了祭祀活动，又要开始忙活了。”不知不觉中，人影已经来到了深红的面前。原来是一个厨师打扮的男人，刚才“锵、锵、锵”的声音就是这个男人手中握着的菜刀发出的。板子上放着一条黑鲤鱼，男人一边说着话，一边低头专心地刮着鱼鳞。

“祭祀……什么祭祀啊？”深红小声地问道，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啊，冰室家的主人每年都要在家里招待村民们啊。哦，不对，以前是每年一次，不过后来好久都没有举办过了。”

还是不要问了，最好不要和这些东西扯上关系。

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比起内心的那种恐惧，男人的话更引起了深红的好奇心，令她心痒难耐。

“为什么后来不举办了呢？”

男人放下了菜刀，将那条鲤鱼拿在手中，被剥光鳞片的黑鲤鱼依然不停地甩着尾巴。

“当然是因为发生了那件事情啊。”男人又拿起菜刀，一下子将鲤鱼的脑袋砍了下来。没了脑袋的鱼还是不停地摆动着身子。

“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呢？”深红问道。

深红自己也无法相信，她觉得自己和那个男人之间有着很奇妙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象自己被囚禁在了与现实不相关的另一个空间里。

“我家主人是个家教非常严格的人，所以受到了家人和村民们的敬重。可是后来他却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过错，由于无法忍受自己犯下的这个过错，所以他疯了。在将所有的家人都杀死之后，他也自杀身亡。”

“无法弥补的……过错……是指？”

危险，快跑！

在深红的脑海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深红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过最后还是那仅存的好奇心占了上峰。

“他没能理解‘绳之巫女’的内心，而且还杀害了巫女的心上人。所以后来‘裂绳仪式’失败了，而且最终引发了‘祸刻’。”

“那么这个‘绳之巫女’又是谁？”

“你也认识她啊。”男人放下了菜刀。

“我也认识？”

“就是雾绘啊。”男人抬起了头。

他的脸上竟然没有眼睛和鼻子！光秃秃的脸上，只有一张鲜红的嘴带着嘲讽的笑容。从他的嘴角流出了鲜红的血，滴滴答答地落在鲤鱼的身上。刚一沾上他的血，那条鲤鱼就开始不停地蠕动，形状也发生了变化。

那正是刚才在鱼池中看到的蛇……无头蛇……绳子……

深红在心里这么想着，而那条鱼也好像顺应着她的想法一样，鱼鳞变成了蛇鳞，最后又变成绳扣。转眼间在涂满了鲜血的木板上，一条鱼变成了一根破旧的绳子。

这条绳子仿佛具有了生命一般缠上了那个男人的手腕，他用绳子在自己的脖子上勒出一道血痕，随后手起刀落，深红只听见“喀嚓”一声，那男人的脑袋应声而落，砸在木板上，掉进了鱼池中。

“啊——啊——”

深红的惊叫声在屋子里回荡着。

※ ※ ※ ※ ※ ※ ※ ※ ※ ※

深红从无头人的身边闪过，逃出了这间屋子。穿过一条两边围着竹篱笆的小路，深红来到了一个院子里。一个四周挂满灯笼的高台矗立在院子中央，一个穿着大褂的男子正站在高台上敲着大鼓，台下挤满了身穿和服的男女老少，他们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

正如刚才那个男人所言，此时大家正在举行某种祭祀活动。

“从高高的千岁山上～啊，缓缓地飘落而下～啊～啦啦，于是我们爬上山啊～那里洞穴密布～啊，我们不停地寻找啊～那些已经衰败的花啊～那些正在盛开的花，啊～啦啦～让我们亲手摘下啊～让我们亲手摘下啊～啦啦～”

不能看，不能靠近！

深红紧贴着身旁的竹篱笆，低着头猫着腰着加快了脚步。

“哈哈哈”，忽然响起一阵无邪的笑声，只见一群穿着和服的孩子正在互相追逐嬉戏。

深红瞟了一眼，发现那些孩子的脸个个都像是熟透的石榴一样。他们脸上的肉被大片地割开，从伤口中流出了黑色的黏液，将几块皮肤勉强粘在脸上。

“别过来，求求你们了，千万别过来。”深红一边低声自语着，一边加快了脚步。

这时一个孩子的小手抓住了深红的裙角。“不要！”深红喊了一声，连忙推开那个孩子。那孩子被推倒在地，膝盖撞在了地上。

“对、对不起。”深红急忙站住，对那个孩子说道。

那孩子用双手捂住小脸，放声大哭。这时，鼓点突然停了下来，深红回头一看，那些跳舞的男女老少也都停下脚步纷纷望向自己这边。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血肉模糊的脸，有的人眼珠被挖了出来，有的人耳朵和鼻子被削掉了，还有的人嘴角被豁开一直裂到耳根，甚至还有人手脚全被剁掉，鲜红的血将和服染成了红黑色。这时那些人全都伸出双手，一齐向着深红这边走来。

“不、不要啊……不要过来……你们不要过来啊……啊……”

深红被吓得惊慌失措，尖叫着跑开

了。那些人追着深红的身影，在后面紧跟不舍。深红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停地收缩着，心跳越来越快，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可是她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脚步，就会被后面的那群人抓住。如果被抓住的话，那些人一定会将自己撕成碎片，也许还会被他们生吞活剥。深红被这种紧张与恐惧驱使着，踉踉跄跄地逃出了这个院子，踏上了前面的石头台阶。

这好像就是那个孩子所说的通往神社的路。

这段石头台阶很长，经过了刚才的狂奔，此时的深红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是身后那些幽灵带给深红的恐惧如同无数的钢针一般扎在她的后背上，深红别无选择地迈上了台阶，继续奔跑。

终于，就在深红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的时候，她终于跑到了石阶的尽头。在那里果然矗立着一个鸟居，而在前面不远处隐约有一个古老的神社。不管怎么说，深红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回头一看，追赶在她身后的幽灵已经踪迹全无。

知道自己安全了，深红终于松下一口气，在石头台阶上坐了下来，不停地喘着粗气。汗水沿着额头流进了眼睛，与泪水混合在一起。

"你好……"一个声音说道。

深红抬起头，只看见自己的身边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少女，看上去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深红刚刚松懈下来的内心又一下子又绷紧了。她就那样看着眼前的女孩，身体已经僵硬得无法动弹。那个少女温柔地看着深红，紧闭的双唇微微上翘，露出了一丝笑容。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深红在脑海中搜索着，应该就是最近见过这个女孩。虽然自己也不确定，但是总觉得一定见过这个人。

"你是……"

面对深红的问题，那个少女并没有做出回答。"来，擦擦汗吧。"她平静地说道。

此时的深红应该感到迷惑，甚至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可是就连深红也无法相信，自己对这个少女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害怕，反而对她有一种亲切感。

"谢谢。"深红接过那少女递过来的手帕，轻轻地将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擦干。然后她站起身来，将手帕叠好，"对不起，把你的手帕弄脏了。"

面对深红还回来的手帕，少女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客气，送给你了。"说着，少女背对着身红缓缓地朝着路边茂密的树林走去。深红则凝视着她的背影，只见少女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间，在夜里散发着艳丽的光泽。刚看到这个少女的脸孔时，深红以为她和自己差不多大，可是现在看到她的背影，却又觉得这个少女比自己要年长许多。

这是为什么呢?

深红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个极为抽象的想法，虽然这想法有些模糊，但也能猜出个大概。

是因为悲伤。

背影比语言和表情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可是深红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能够震撼到自己内心的背影。这个少女寂寥的背影所传达出的，是一种深不见底而又阴郁的悲伤。那种悲伤根本就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形容，表现出来的也只是一种冷漠而又孤独的感情。深红用那个少女送给自

己的手帕擦了擦眼泪。

少女并没有回头，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那是带着无尽哀愁的声音。

"但是……"那少女的语气突然一转，周围的空气也跟着一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你到底是……"

深红想说的"谁？"并没有说出来，因为这时深红已经知道她的身分了。

她一定就是雾绘。

在来到这里之前，深红无数次地在脑海中描绘着雾绘这个形象，可是眼前的这个人与自己想像中的相差实在太远。所以深红还是问了一句："你是谁？"

这句话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深红想要确认。

"你是雾绘小姐么？引发这个宅子中灾难的雾绘小姐，真的就是你么？"

"嗯。"穿着白色和服的少女回答道，还是背对着深红。

"我就是雾绘，可是引发灾难的，却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深红没有说话，她等着雾绘继续说下去。但那个少女却没有说更多的话，取而代之的，从少女的背影中传达出来的孤独感更加深刻了，如同静静降下的雪花一样，冷酷的孤独感越来越浓厚。

虽然深红和那个少女只是相隔两米左右，可是她却觉得那个少女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深红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由于自己感受到了这个少女的悲伤，应该还有其他理由，可究竟是什么，连深红也说不清楚。

可是深红觉得自己与少女之间，比起记忆和意识，还有更为深切的联系。那种奇妙的感觉将深红的内心冻结，只能以眼泪来表露自己此时的感受。

"看这个。"那少女伸出了一只手，手中握着一个古老的卷轴。

深红接过卷轴，一边用手电照着，一边浏览卷轴上的文字。

为慰藉绳之巫女之亡灵
将五体之亡佛
供奉在魂灵五肢的痛处

为感谢五神的守护
将代表五镜的御石
放入正确之处

为令巫女断绝私情
将满受苦痛的手脚绑上御绳
由右手开始，绑起双手
由右脚开始，绑起双脚

裂绳仪式
十二月十三日
三六六九日之间
断绝与现世的牵挂
将巫女以御绳加以撕裂

目隐之鬼之仪式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年之后，为了裂绳之仪式做准备
由大于七岁九个月又二十五天的女孩之中
选出隐藏有巫女神力的女孩

引发祸刻之灾厄
天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裂绳之仪式失败，引发祸刻
瘴气如地神的愤怒狂呼猛号
失去一三四七之亡灵

“这是……”

“虽说要安抚我的亡灵，但其实我是不想死的，我想和那个人在一起……可他们还是在我的手、脚还有脖子上绑上了绳子，然后将我活生生地五马分尸……”

话音刚落，少女的身体突然炸裂了。深红被这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震得向后退了四、五米，蹲在了那里。深红用双手护住脸部，望向少女那边。站在那里的人和刚才那个安静柔弱的少女判若两人，虽然可以肯定那个人就是雾绘，可是她的容貌却变得如此可怕。

只见雾绘张开双臂，从她的身后升腾起熊熊燃烧的火焰。不，那不是火焰，而是无数的怨念。就连灵力十分敏感的深红都将其误以为是火焰，由此可见这股怨念是多么强大。在少女的四周还散发出臭鸡蛋一样的味道，这股恶臭就是邪恶的东西所独有的特征。虽然深红也曾经闻到过怨灵发出的刺鼻气味，不过她还是第一次闻到如此浓烈的恶臭。

这时又从雾绘的身体里升起一团好像黑烟一样的东西，这团黑烟慢慢地幻化成为无数亡灵的样子。这些都是被雾绘的怨念所杀害的人的灵魂，他们由于雾绘的诅咒而无法成佛，从而被束缚在她周围的空间里。这些怨灵们不停地挣扎，撕心裂肺般地咆哮着。

“呜呜呜呜呜，好痛苦啊！我的手脚被扯断了！头也被拧掉了……”

“哦哦哦哦哦，救命啊！”

“啊啊啊啊啊，永远……这种痛苦要永远持续下去。干脆……下地狱……干脆让我下地狱吧。”

“住手，让他们走。”深红捂着耳朵哀求道。

而这时，雾绘所发出的怨念变得更加强烈，她是在用行动否定深红的哀求。这些亡灵们的惨叫声对深红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再这样下去她一定会被这些可怕的叫声折磨得发疯。

此时深红的脑海里却闪过了刚才雾绘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又一次在内心呐喊，

拜托你了，住手吧。让他们走吧……

“他们跑不了的，我要让他们尝尝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痛苦……”

雾绘的叫声如雷鸣般轰响着。

不行了，再这样下去，深红也要成为这些怨灵中的一员了。在暴风雨一般的怨念的压迫下，深红拿出了射影机。刚一对准雾绘，取景器内便闪出苍白的光芒。

“对不起……”

深红对着取景器里的雾绘小声说着，然后按下了快门。

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随着快门不断地被按下，雾绘的怨念反而像火上浇油一样变得更加强烈。

“你也要尝尝这种痛苦，我要把这种痛苦带给你。”

说完雾绘猛然转过身来，她的脸上带了一张狰狞可怕的鬼面具。那张面具的眼中充满了憎恨的火焰，嘴唇的两边一直裂到耳根。

不，那不是什么鬼面具，那是雾绘的本来面目。

想到这里，深红的全身好像被锁链紧紧捆住，甚至连射影机的快门都无法按下。雾绘的怒吼直接刺进深红的身体中，剧烈刺激着她全身的神经。

“我要让你尝尝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痛苦……”

深红全身的神经被这种可怕的噪音震



撼着，仿佛被炽烈的火焰灼烧一样。

“不要啊……啊……”

深红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 ※ ※ ※ ※ ※ ※ ※ ※ ※

雏咲真冬

我选择了逃跑，如果就这样和柴口待在一起的话，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井冈先生在我眼前消失这件事带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所以我想要逃到一个柴口看不到的地方，因此拼命地在宅子里四处乱跑。

可是即便如此，我这样做到最后会不会也是徒劳呢？

刚想到这里，一种令我坐立不安的想法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井冈先生不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人。那样的话，我从井冈先生那里接受工作委托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井冈先生是柴口虚构出来的人物，那么就表示我从一个不存在的人那里得到了工作委托。

不，等一下。

在和柴口见面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井冈先生了。那么说，我之前的记忆——和井冈先生一起为杂志工作的过去都变成了不存在的事情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我介绍给井冈先生的高峰老师也是不存在的吗？深红和我都是虚拟存在的人物吗？

想到这里，我渐渐变得暴躁起来，只能用奔跑来发泄此时的情绪。我也知道这么做完全是自暴自弃，因为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让我停下脚步的是掉落在走廊上的一条围巾，因为我觉得那块红色的围巾很面熟。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捡起围巾。

我突然想到，这是深红的围巾。深红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总是把它围在脖子上。在我的印象中，深红来到这个宅子的时候也围着它。

我环顾四周，原来这里是深红与那个叫绪方的编辑展开战斗的地方。我紧紧握着围巾，这种布的清爽触感唤醒了我心中的自信与活力。如果深红是被虚构出来的人物，那么她掉落下来的围巾就不应该残留下来。既然这条围巾能够残存下来，那也就证明深红是个实际存在的人物。虽然这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不过对处于混乱中的我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剂强心针。

我打开面前的壁橱，一猫腰钻了进去，反手关上壁橱的门抱着膝盖坐了下来。我让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将至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情重新思考一遍。

首先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刚才井冈先生消失的场面，单从这件事上来看，还不能断言井冈先生是个虚拟人物，但是同样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刚才的那个人就是真正的井冈先生。不过刚才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他丢失了一部分记忆，这和我之前所认识的井冈先生有点儿不太一样。

接下来我想到的是柴口一系列奇怪的举动。他先是对我说的话反应很过激，然后回答得吞吞吐吐，之后突然消失。继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重新现身，然后以盛气凌人的口吻捉弄我。他的言行和态度前后转变得太大，让我感到有些不自然。依我看来，柴口倒更像是虚拟的人物。

想到这里，忽然在我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与其说柴口是虚拟的人物，倒不如说他是被某些东西操纵了。在这一连串的骚动中，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他都扮演

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不，是被迫扮演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因此，即便是柴口也无法分清现实和游戏中的世界，而且他也无法用自己的意志来判断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本身也是神志不清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谁才是幕后主使呢？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这款叫做《零 ZERO》的游戏当中存在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环将我和深红，还有高峰老师他们都卷了进来，让我们混淆了现实和游戏中的世界。

究竟是谁？他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原本混乱的想法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好像一块块的碎片重新拼合在一起。虽然还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是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线索。至少我现在知道这次卷入的事件不单是别人委托我将游戏改编成小说这样的工作而已，而是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计划，而且对于这个计划来说，我是必不可少的。

这让我感到异常兴奋，也许是作为记者的天性敏锐地察觉到这其中肯定有重大的谜团。

那么，接下来我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一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感到烦躁起来。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不，事态渐渐变得谜雾重重。

“不要着急。冷静，要保持冷静。”我自言自语道。

当我在面对超出自己想象的事态时，我的思维就会变得极其混乱，脑海中变得一片空白，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高峰老师也指出过这点。

“如果你因为焦急而打算轻率地解决问题，这样做只会让事态陷入无法收拾的地步。无论多么大的谜团，你首先一定要找到突破口，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最后解开事实真相。如果这样做不能很快地解决问题，当发现在煞费苦心之后你找到的不过是一堆纠缠在一起的绳子中的一根，那么在这时是否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会因此感到急躁，就是区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标准。”

要冷静，一定要冷静。首先我要找到解决这次事件的突破口。

我对自己说道，这时一个想法自然而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深红。

当务之急就是要先找到她。

在寻找她的过程中，一定能进一步发现其他的线索。

不，我最担心的还是深红，她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首先要找到深红，我将目标锁定，可是接下来该如何去找呢？我最后看到深红时她跑上一条石阶然后到了一个神社。在那里深红遇到了一位名叫雾绘的女性，之后……

我急忙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资料，写有故事梗概的部分已经残破了，刚才能看到的部分我都已经看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忽然我发现在这些残破的纸张里夹着一张不知道由谁写的便签，在每个场所之间画着箭头，字迹有些潦草，看起来好像是整理游戏流程时使用的东西。只见便签上写着：

有鱼池的房间→有水井的后院→树林中的石阶小路→鸣神神社

这一定是刚才深红走过的路线，我觉得沿着这个路线前进的话，从这个游戏中

逃离出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这样我就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来寻找深红。我把目光重新投到那张便签上，在这条路线的后面还写着：

深红来到鸣神神社，并在这里遇到雾绘。之后失去知觉。第一夜完结→第二夜开始・深红在放置日式人偶的房间醒来。

日式人偶的房间。

刚来到这间宅子，我和柴口还有井冈先生曾经四处察看过，在一个房间里有铺着红布的展示台，台子上并排摆放着日式人偶。也许就是那里吧。如果没弄错的话，或许在那里可以遇见深红。

我在心中打定主意，于是站起身来走出了壁橱。可是刚一出来，我就发现刚才为了避开柴口在宅子中乱跑，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连自己究竟身在何处都不清楚。

※ ※ ※ ※ ※ ※ ※ ※ ※ ※

第四章

月读堂

冰室家中庭有一个名叫“月读堂”的小祠堂。根据记录，那些被当成仪式祭品祭祀御灵的巫女就是被供奉在这里的。

堂中有个被称为“月之井”的空井，传说在仪式之日月光可以直接照到井的底部。仪式进行前，绳之巫女必须在井底接受月光的洗礼以完成净化。

月之井的底部连接着某个地下通道，据说只有绳之巫女才可以通过井进入地下通道。

记载中说初代巫女的遗体就被放在月读堂里祭祀。但我在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初代的绳之巫女到底被供奉在哪里呢？

佛龛之谜与月之井

月读堂里的月之井是由佛龛的机关保护的。

我认为，在正确操作后应该可以移动佛龛，令通往月之井的入口出现。不过，如今还不清楚正确的方法。

尽管我查阅过冰室家留下来的文书，但其中只有一些暗示。

“扯裂之四人可得印记”

“出示冰室家之主的证明”

我觉得要打开机关，就必须要有执行仪式的四位神官家传的印章，而且要有冰室家家主的证明之物。

可冰室家血脉此时早已断绝，那又该如何得到印记和证明呢？

冰室仪式与异界信仰

据说执行裂绳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关闭某扇“门”。

这扇门是分隔两个世界的界线，而裂绳仪式可能与这个地方自古相传的异界信仰有关。

此地自古以来便有着对“常世之国”以及“根之国”的信仰，根据异世界的信仰来看，“门”的另一侧指的就是“黄泉”，也就是说，“门”是阳间与阴间的交叉点。

传说的“祸刻”指的可能就是打开门后发生的大灾难，那时黄泉所发出的瘴气能够令死者复活。据此我认为，之所以执行裂绳仪式，就是要以巫女的力量封印住门，以阻止祸刻的发生。

（以上出自宗方良藏的研究手稿）

※ ※ ※ ※ ※ ※ ※ ※ ※ ※

雏咲深红

“八重，在这里睡觉会着凉的。”

在不知被谁的声音唤醒后，深红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间不大的日式房间，屋子中有一个展示台，上面并排放置着制作精良的人偶。

“我怎么会……在这里……”

深红迷迷糊糊地坐起来，那个声音又说道：“怎么了，感觉有些不舒服么？”

深红抬起头，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位陌生的男子，大概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抹着发油的头发整齐地梳着三七分，身上穿着灰色的西装三件套。虽然这男人打扮得不错，不过却显得相当古老。男子戴的眼镜也是圆圆的，应该是古董一类的东西。

“您是哪位啊？”

深红的这句话一出口，那个男子的表情一瞬间凝固了，不过马上就又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一定是累了，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我帮你把褥子铺上。”

说完，男子打开壁橱，将被褥一一拿出，开始给深红铺被。深红马上站起身来，向后退了几步，警觉地盯着面前这个男子。

“你、你想干什么？”

“什么……你怎么了，八重？难道你看不惯我穿西服吗？你不也穿着那种西洋式的衣服吗？”男子一边看着深红的身体一边说道。

深红马上用一只手扯住裙角，另一只手挡在了胸前。这么做倒不是因为现在她的身体非常暴露，而是一旦被人盯住深红就会反射性地做这个动作。

可是那个男子却并不是用猥亵的眼神看着她，可以说那种眼神有点儿慈爱，甚至让深红感觉很温柔。

虽然乍一看感觉很恐怖，不过他也许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对不起，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男子好像有些悲伤，一脸深情地说道：“什么地方……啊，没事。你先休息一会儿吧，美琴的早饭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用担心。我用现成的东西事先做好了。八重，我给你也做点儿粥吧。”

说完，男子出走了房间，只留下深红不明所以地站在那里。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深红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回忆了一遍。

自己在那个宅子中寻找哥哥，后来遇到了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那个孩子拜托自己救一个叫雾绘的人，于是又向着神社出发。在那里遇到了雾绘，可是自己被她那强烈的怨念折磨得失去知觉。于是再次醒来，就来到了这里。

射影机呢？

深红急忙环顾四周，原来射影机就放在刚才自己躺着的地方。捡起射影机，深红将它紧紧握在手中，然后靠近刚才那个男子出去的那扇门，屏住呼吸倾听门外的情况。

好像没有其他人。

深红小心地将门拉开，透过门缝观察屋外，不知不觉中天色早已放亮，透过窗户能看到种植在中庭里的樱花树。好像还有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面玩捉迷藏。

深红趁着没被人发现，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了屋子里。就在她重新分析当前事态的时候，深红发现了一件事情。在这间似曾相识的房间里，好像有什么地方很奇怪。

啊，这里是新的。

昨晚在寻找哥哥的时候，自己确实来过这个房间。那时这里虽然也摆放着一样的人偶，不过到处都落满了灰尘，而且还结满了蜘蛛网。同一间屋子，深红昨天晚上看到的是长时间都没有人住过的样子，可是现在却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而且昨晚深红觉得整间宅子里是没有通电的，可是现在这里的家具虽然很古旧，不过却开着电灯。

就在深红思考的时候，她的视线落在了放在展台旁边的皮包上，应该是刚才那个男子留下来的。

也许包里面会有什么线索吧。

虽然擅自打开别人的皮包有些不礼貌，不过深红也无法忍受就这样压抑内心的好奇一直盯着看。

对不起。

在心里向那个男子道歉后，深红拿起了皮包。

那是一个很气派的黑包，一看就知道使用了很长时间。打开金属卡子，包里面放着几本书和笔记本，深红将放在最前面的笔记本拿了出来，笔记本的封皮上用钢笔写着“宗方良藏”。

这可能是刚才那个男子的名字。

深红翻开第一页，发现这是一本日记。

五月二十日

总算搬进冰室邸了，费了好大功夫才得到了当地人的许可。

正如我所料，这里的环境和空气都很好，对八重的身体很有益处。

女儿美琴似乎也很喜欢这里，而且没过多久她就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

不过，八重觉得这间旧房子有些诡异，让她感到很不舒服。等研究告一段落后再来把房子好好整理一下吧。

更可喜的是，只要住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了，名副其实地在家里就可以做研究。而我也总算能好好陪伴八重了。

六月二日

搬到冰室邸后，我的研究也有了出乎意料的突破。

我找到了冰室家最后一任家主的文书，他在前不久斩杀全族人之后自杀身亡。

这间房子里隐藏着许多秘密，甚至有些房间根本就不在地图上。

我认为，一定还有更多资料藏在这里。

六月五日

这个地方非常封闭，所有人都不想告诉我与仪式有关的事……

绳之巫女、御神镜、祸刻……这些关键词应该就是解开仪式之谜的钥匙。

六月十三日

在屋子里捉迷藏的时候，美琴捡到了一个像是照相机的怪东西。

我问她到底是在哪里捡到的，她却说是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孩给她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

六月十四日

我调查了那台相机，不过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概是什么人来这里调查后顺手丢掉的东西吧。

六月十五日

今天天气不错，八重的身体也好多了，我们一家三口便到山里去散步。

由于好长时间没有出门了，八重看起

来非常开心。好像她对美琴捡到的相机很感兴趣，在路上不停地拍照。

六月十八日

这几天，八重总是拿着美琴捡到的相机在房子里四处拍照。

我问她在拍什么，她却说是“看不到的东西”，说得很含糊，似乎很难向我解释清楚。

六月十九日

回想起来，从那天散步后八重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了。

今天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日记就记载到这里，在文中出现的八重好像是这个叫宗方良藏的人的妻子。他和妻子，还有女儿美琴，三个人一起生活在这个宅子里。

但是深红想了想，昨天晚上来到这个宅子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其他人生活在这里的迹象啊。这么说来，刚才那个男子——宗方良藏，就称呼她为“八重”，难不成是误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妻子了？

就在深红越来越搞不清状况时，她突然发现在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相片。那是一张十分古老的相片，相片中是一个男人，大概有三十几岁的样子，脸上充满了自信。

这是谁的照片呢？

疑惑的深红低下头又从皮包里拿出另一本笔记。翻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用钢笔写下的文字，好像是一本备忘录。字迹写得十分潦草，所以读起来很困难，不过深红还是努力地在里面寻找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原来，这本备忘录上记载的都是有关冰室家世代相传的仪式以及各种谜团。首先引起深红注意的是“目隐之鬼的仪式”这部分内容，深红随即想起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眼睛被刺瞎的女鬼，她一定是在这个仪式中被弄成那个样子的。接下来深红看到的是“有关绳之巫女之谜”，作为祭品的巫女的双手、双脚，还有脖子都要被绑上绳子，共计五根。这时在深红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雾绘的样子，她一定也是作为“绳之巫女”被当成了活祭的牺牲品，而且那个时候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雾绘的怨念残留了下来，并一直到今天还在作祟。

“虽然不是很准确，不过她的确是个牺牲品。”从屋子的角落传来了充满童真的声音。

深红抬起头，发现一个人偶变成了那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

“啊，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刚才的那个男人……宗方良藏先生，他是什么人？还有……”深红一下子问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是雾绘的力量让你回到了过去，现在这间宅子是大概五十年前的样子。虽然以前这里好长时间都没人住过，不过那个叫宗方良藏的民俗学者为了做研究，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搬到了这里。”那个小女孩用大人的口吻解释道。

“回到了过去，那么说我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小女孩没有回答，反问深红道：“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带回这个年代么？”

“为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么？”

小女孩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那么，你认识宗方美琴么？”

“应该是刚才那个叫宗方良藏的人的

女儿吧？”

“那么雏咲美琴呢？”

“雏咲美琴应该是我外婆的名字……她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不过我听妈妈说起过她。”

“宗方美琴和雏咲美琴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什、什么……可是，那么……为什么……名字……”

深红觉得脑海中一片混乱，一下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那个小女孩递过来一本笔记，说道：“你看看这个，宗方八重的日记。”

那是一本装订得十分漂亮的老式线装笔记本。深红接到手中，翻开一看，里面都是用毛笔写的楷书，字体十分秀气。

六月十日

美琴好像很喜欢这间房子，今天也在和住在附近的小孩玩捉迷藏。

这么大的房子确实挺适合小孩子玩耍的，但对于我这个病人来说就感到有些过于宽敞了。

六月十五日

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天。

我和老公还有女儿一同去山里散步，感觉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走起路来也没有以前那么吃力了。

真的很高兴呢。

六月十八日

这个相机有着奇异的力量，可以照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向美琴借来了这台相机。虽然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但绝对不能让美琴拿着它，我不想让女儿和这台相机扯上任何关系。

不知为何，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六月二十四日

美琴一直没回来。

她明明告诉我是和朋友玩捉迷藏，应该不会离开屋子啊。

她把那个相机带走了。

美琴和她的朋友……一共四个人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六月二十七日

美琴失踪已经三天了，自从搬到这里后，自从捡到那台相机之后，一切也都开始变得不对劲。

如果连我也变得异常的话，那……

而且，即使没有那台相机，我现在也能看得到了……

日记到这里结束了，深红翻到下一页，夹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两个大字“遗书”。

“是遗书……”

深红拆开信封，里面放着一张便签：

遗书

良藏：

都是我的错………

那一天是我将相机交给女儿的。

都是因为我才会害女儿被那些东西抓走了。

都是我害的……

八重

如果正如小女孩所言，宗方美琴是深

红的外祖母，那么宗方八重就应该是她的曾祖母。那么深红现在看到的就应该是自己曾祖母的日记还有遗书。

“日记当中提到的相机，指的就是那个……”小女孩指着放在深红身旁的射影机说道。

“就是因为这台相机，我外婆的妈妈才会……”

“没办法啊，都是因为这台相机里面……”小女孩轻轻走过来，将相机拿在手中，然后使尽浑身的力气将射影机摔在墙上。射影机的镜头碎了，皮腔也被摔裂了。

“你干什么？”

“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小女孩说道。

深红一脸疑惑地捡起了摔坏的射影机，从破裂的皮腔中，她看到相机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镜子的碎片。

“为什么相机里会有镜子的碎片呢？”

“那是御神镜的碎片。”

“御神镜？”

“在黄泉之门的前面放置着一面被称为‘御神镜’的特殊镜子。这面镜子放在那里照着黄泉之门，可以将门中散发出来的瘴气反射回去，而且还可以减弱黄泉之门的力量，也就是说御神镜的作用就是封印黄泉之门。可是由于祸刻的冲击，镜子破碎了，并被分成了五块碎片。其他四块碎片都已经被拼回了原样，可是却没有人发现剩下的最后一片，因为它一直都被藏在这个射影机里。”

“是谁干的呢？”

“是我。”这个声音并不是小孩子发出的。

深红猛地抬起头，发现成年的雾绘就站在自己面前。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那么做？”

雾绘用可怕的眼神盯着深红，可是随即就移开了视线。

“宗方良藏的笔记中有关于‘被称为祸刻的灾厄’的记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这就告诉你。”

雾绘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接着将她那些漫长而又悲伤的往事向深红娓娓道来。

※ ※ ※ ※ ※ ※ ※ ※ ※ ※

“在这所宅子的地下，有一个从很久之前就存在的遗迹。那是一个由很多石头堆砌而成的门，被称为‘黄泉之门’。”

“黄泉之门？”

“对，传说那个门可以通往黄泉，而且人们还认为当门被完全打开的时候，就可以将生者和死者的世界连接起来，所有的死者都可以复活。”

“死者……”

“从古代开始，这个地方的村民们对黄泉之门既惧怕又崇敬，而负责守护黄泉之门并担任将其封印任务的就是冰室一族。冰室一族为了将这个门封印起来，所以要举行‘御缚仪式’。在仪式中需要一个纯洁的巫女——他们将其称为‘绳之巫女’，这个巫女不能踏出冰室邸一步，他们将她关在冰室邸的牢房中，这么做是为了断绝她对外界的所有留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在她的双手双脚上系上绳子。一直到十七岁，她的脖子被绑上最后一根绳子，接下来就可以举行‘裂绳仪式’了。”

“什么？”

看着吃惊的深红，雾绘继续说道："绑在绳之巫女四肢以及脖子上的绳子都是用特殊方法制成的，这些绳子就被称为'裂绳'。想要封印黄泉之门，只能使用这种绳子。这样一来，冰室一族为了封印黄泉之门就要不停牺牲本族的巫女。可是就在最后的那个绳之巫女的裂绳仪式中，意外发生了。"

说到这里，雾绘的唇边浮现出一丝悲哀的笑容，接着又用无比凄婉的声音说道："在那个时候，这个习俗已经变得不是十分严格了，所以允许巫女走出牢房在宅子里散步。就这样，最后的绳之巫女喜欢上了一个频繁出入这间宅子的年轻人……于是，巫女带着对人世的留恋参加了裂绳仪式，结果导致仪式失败，并引发了祸刻……从黄泉之门的门缝中喷出了大量的瘴气，参加仪式的人都受了重伤。冰室家的家主也由于吸入了瘴气而发疯，最终导致他开始残杀当时在宅子中的人们。那天的惨剧就是后来被称为'发狂的冰室家家主将族人全部斩杀的惨案'。"

"莫非，那个最后的绳之巫女……"

面对深红的询问，雾绘的眼眶湿润了。

"我知道我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与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只是牺牲我一个人还好，可是连我喜欢的那个人也被他们杀害了。只是因为与我相识，他们就连那个人都一起杀掉，那时我的悲伤心情，还有那份深深的孤独感转化成了强烈的怨念。于是我就……"

话说到一半，雾绘再也说不下去了。

深红的眼神中也很自然地流露出同情，她逐渐明白了雾绘的悲伤与怨念。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哥哥，引导我来到这里的是曾祖母和外婆、妈妈，甚至还有雾绘——

“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帮上忙的么？”深红对雾绘说道。

对于此时的深红来说，她只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雾绘。

※ ※ ※ ※ ※ ※ ※ ※ ※ ※

雏咲真冬

“不对，那些全部都是假象。”

在恢复自我后，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道。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房间里有一张很古老的相片，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北池先生！因为深红没有见过北池先生，所以即使看到他的照片也一定不会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北池先生……”

不，我首先还是要救出深红，她所经历的事情说到底都是在游戏中发生的，但是她自己却浑然不知地将游戏和现实混淆在一起。如果不能使她复原的话，我也就无法救出她。我在心里拼命地呼唤深红，可是不管我怎么喊她都听不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在现实世界中遇到深红。

我拼命地翻找游戏资料，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深红的接触点。在资料的最后，原本已经不见了的游戏梗概的后半部分竟然又出现了。不对，我之前看的时候，这部分资料的确已经是残破不堪了啊！怎么现在突然又……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急忙接着读下去。

民俗学者·宗方良藏

为了调查冰室家的神秘仪式，民俗学者——宗方良藏带着妻子八重，女儿美琴搬进了冰室邸。

在捉迷藏的时候，美琴与她的伙伴一起神秘失踪了。

宗方想要建造一条通往禁忌绳殿的地下通道，从而希望能够找到传说中的黄泉之门。

射影机与母亲的记忆

宗方的妻子八重因为拿过那个女儿捡到的不可思议的照相机，心灵遭到了侵蚀。因为那些在宅子中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于是八重在中庭的樱花树上上吊自杀。

深红在看到那个幻觉的瞬间恢复了记忆，她的妈妈……深雪也是在自家庭院中的树上上吊身亡的，在这个宅子中捡到的照片与母亲留下来的照片一样，两张照片拍摄的应该是同一个地方。

深红的母亲所使用的照相机，实际上原本就是这个宅子里的东西。

神秘失踪后美琴的行踪

美琴在玩捉迷藏的时候被怨灵袭击，于是逃出了宅子。

在逃跑的时候，美琴手上拿着射影机。她受到了射影机的保护所以幸免遇难，但却因为受到刺激而失去了全部记忆。

她忘记了伙伴们被怨灵袭击，忘记了只有自己逃了出去，甚至还忘记了自己曾在冰室邸生活过。

美琴后来被雏咲家收养，她也就是深红的外祖母，之后将射影机传给了深红的母亲。

宗方的末日

当宗方推开门的一瞬间，遭到怨灵们的袭击，最后被拉进黄泉之门中。

也就是说，宗方在打开这扇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那么这扇门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在这条禁忌的地下通道中，只留下宗方面目全非的尸体。

当深红伸出那只握着御神镜碎片的手时，雾绘再一次出现了。

“雾绘这次该向深红下手了么？”

我开始焦躁起来，到底该去什么地方才能找到深红呢？我拼命地在资料中翻找着。

“有了，这里。”

在资料的最后还有一项，标题是“与哥哥的再会”。

与哥哥的再会

当深红来到镶嵌着御神镜的石碑前时，真冬出现了。可是他的眼神十分呆滞，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一样。

深红呼唤着哥哥的名字。

此时，雾绘出现在真冬的身后。

“从今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雾绘曾经喜欢上一个年轻人，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因此被害。

这种后悔最后变成了愤怒，迫使雾绘变得更加疯狂。

雾绘将真冬想像成自己心上人，并发出了可怕的怪笑。

“在地下，我要去地下。”

我急忙展开这个宅子的平面图，首先在图上确认了自己的位置，很快就找到了我与深红相会的地点——存在于地下的“黄泉之门”。

※ ※ ※ ※ ※ ※ ※ ※ ※ ※

我按照平面图的指引快速向目的地走去。在种着樱花的中庭深处，有一个叫做“月读堂”的小祠堂。

我走进祠堂，打开了微弱的手电，然后掀开地板找到了那个通往地下的洞穴，我顺着搭在洞口处的快要腐朽的木制梯子下到通道中。这个地下通道仿佛一个钟乳岩洞一般，里面充满了水气和常年积累的潮湿空气，令我感到呼吸不畅。

我用深红掉落的红色围巾代替防毒面具，将自己的嘴和鼻子捂住继续前进。在狭窄的洞穴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腐朽的尸骨，单从尸骨上看就能想象到他们被害时的悲惨情形。

好像这些人的怨念要故意捉弄我似的，生长在岩石上的苔藓让我的脚下湿滑无比。但是最让我感到厌恶的不是潮湿的空气也不是这些尸骨，而是随着我每走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强烈的邪恶灵气。

这股强烈的灵气如同暴风雨一般吹打在我的身上，仿佛我一旦松懈下来就会被这股暴走的灵气卷走，不知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此时正在走向一个绝对不可以靠近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救出深红我只能前进。

我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洞穴也渐渐开阔起来，迎面吹来的灵气暴风忽然停了下来。这绝对不是因为灵气衰弱了，事实上刚好相反。就好像是进入了暴风的风眼中一样，我已经来到了灵气爆发的中心地带。

前面的岩壁上挂着草绳，在岩壁中央

镶嵌着一面镜子。碎成五片的镜子又被重新拼合在一起，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御神镜”吧。我急忙绕过这块岩石向更深处走去，在宽阔的洞穴中央矗立着一扇巨大的石门——那正是连接阳间与阴间的“黄泉之门”，深红和雾绘就站在门前。

“深红！”

我踩着坑坑洼洼的岩石拼命跑向深红。

“哥哥！”

深红也认出了我，同时向我这边跑来。

这时我的胸中流过一股暖流，终于见到她了。时空不再交错，我们终于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了。就在相距不足一米的地方，我们俩同时停下了脚步，互相看着对方。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深红的思绪，她的恐惧、她的悲伤、她对我的思念，这所有的一切。她所有的记忆连同至今为止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感情都一股脑地涌现出来，完全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于是从我的眼眶中流下了两行热泪，深红好像同样感受到了我的内心，从她的眼睛里也流出了大颗的泪珠。至此，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和深红之间的隔阂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以前我绝对不会当面对深红说的话，此刻也像流水一般从我的嘴里说出：“深红，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哥哥。”

说出这样的话，果然还是有些难为情，我腼腆地低下头，视线所及之处发现我的手里还握着深红的围巾。

“啊，对了，你的围巾……”

“怎么会在哥哥手里？”

“这样可不行啊，这可是很重要的东西。”

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很危险，可是只要见到了深红，我就觉得很安心。

“嗯，这条围巾是妈妈买给我的。”

“不要再弄丢了。”

我靠近深红，将围巾轻轻地围在她的脖子上。

这时在洞穴中响起了脚步声，我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个人，是挂在人偶房间中照片上的……”看到来人后深红说道。

她不认识那个人很正常，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北池先生。

“能够看到如此唯美的兄妹亲情，真是让人感动啊！”北池先生一边拍着手一边说道，在他的身边还站着柴口以及月原小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问道。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目的？”

“对啊，雏咲先生，我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兄妹二人带到这个地方。既然现在你们已经来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其他的小花招了。”北池先生满意地说道。

他又一次地把我弄糊涂了。

“你所说的小花招是什么意思？”

“所有这一切，包括这次制作的游戏《零 ZERO》、还有创作出柴口和井冈这样的角色、以及拜托你将游戏改编成小说，这一切都是我的小花招。”

“等、等一下。你说我是游戏中的角色，这是怎么回事？”柴口突然向北池先生问道。

“喂，让他消失。”北池一脸的不悦，向月原小姐命令道。

于是月原小姐拿出笔记本电脑，随便按了几下，柴口的身影随即就消失了。

“哥哥……”深红向我靠了过来，我能够感觉到她有些发抖。

“其实在你第一次来Tecmo参加碰头会的时候，我就已经暗示过你了。”北池先生说道。

“暗示？”

“我当时对你说‘那确实是个非常恐怖的宅邸，对这一点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还记得么？”

“那时……的确是……”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确实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却没有多想。

“你对我的那句话没有任何疑问，我明明给过你机会的，可惜……算了，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些全都是我创作出的设定，包括那个女人。”北池说着，手指向雾绘。

雾绘还在刚才和深红在一起的地方一动不动。身上不停地闪烁着，就好像是电视中静止的画面一样。

“雾绘小姐……”深红的声音有些发抖。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愤怒地盯着北池先生。

“我说过了，就是为了将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过，请放心，你们并不是存在于游戏中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人。在我安排的一连串的事件当中，只有我、月原和你们兄妹俩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柴口和井冈都是不存在的，那么高峰老师呢？”我问道。

“他当然也是虚拟出来的。”

“可是我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之前就认识高峰老师啊。”

“你的那些记忆都是后来才移植进去的，当然不是我干的，这只有手段高明的催眠师才办得到。”

“为什么，你们要……”

“你还没明白么？《零 ZERO》这款游戏只是个幌子而已，它的作用就是要掩盖事实真相而已。你知道么，想要掩盖事实，最好的手段并不是说谎，而是制造出与事实相近的假相。”

“也就是说，这款游戏中包含了一部分事实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这样的。像冰室一族那样，负责守护人间和黄泉之间平衡的家族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宅子中，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那扇门。”说着，北池抬头仰望着“黄泉之门”。

“莫非，你就是负责封印这门的……”

“答对了。”听了我的话，北池鼓着掌说道。“没错，我就是世世代代守护这扇‘黄泉之门’一族的后裔。正是因为我们家族封印了这扇门，这世上的芸芸众生才能得以苟活于世。”北池先生一边看着我，一边得意地说道。

“不管怎样，我们家族为了封印这扇门，必须要献上活祭品。所以这次我拼尽全力才将如此完美的活祭品给弄到了这里。”

“活祭品？”

“就像游戏中的雾绘一样，必须要有一个活祭品，但是成为活祭品的条件是拥有灵力的十七岁少女。而你的妹妹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说实话，像你妹妹这样合适的人选即便是在我们家族漫长的历史中也是很少见的。不仅如此，真冬先生，你也是这次祭祀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北池先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正准备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样的痛苦……我要让你尝尝……”

那是雾绘的声音。刚才一直静止不动的雾绘此刻开始拼命地挣扎起来，那个样子就像是被绳子紧紧绑住，令她痛苦不堪。

“北池先生，又来了，雾绘要暴走了。”月原小姐一边操控着电脑一边说道。

“真冬先生，我之所以让你也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她。”北池先生说道，同时在他的嘴角又浮现出一丝微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刚才一直静止的雾绘马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出了许多疑问，正在这时，只听到深红小声地说道：“我知道原因，雾绘小姐并不是游戏中的角色，她也是真实存在的……人……”

我看着深红的眼睛，忽然一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与其说她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不如说她是真实存在的灵魂。也许她的确是作为游戏中的角色被创造出来的，不过也有真实的灵魂寄居在她的身上，所以她可以不受电脑的控制自由移动。

“不愧是真冬先生，很完美的推理。你的想法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是离正确答案也不远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你才会成为这次的活祭品，也许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啊。”

“我是受害者？你是什么意思？”

“正如你推理的那样，雾绘虽然是虚拟的角色，但是她却拥有我们无法控制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不管我们用多少个十七岁的少女做活祭品，这扇‘黄泉之门’都无法关闭，我觉得这是雾绘的怨念在捣乱。所以为了镇压住雾绘的灵魂，就需要另一个活祭品。”

听了这些话，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如果相信北池的话，我们兄妹就是他理想中的活祭品，而此时我们兄妹都受到诱惑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无异于飞蛾扑火，让我追悔莫及。

当我在接受这次工作发现自己和深红在游戏中登场的时候，就应该问个清楚。读过资料之后，我更应该提高警惕，那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至少也可以防止将深红卷入危险之中。

“不要那样，不要把深红卷进来……”我低声说道。

不过，北池对我的哀求根本无动于衷：“不要垂死挣扎了，好了，已经到时间了。”

说完，他伸手指向“黄泉之门”。

刚才还关闭着的门伴随着“嘎吱……吱……”的声音，慢慢地打开了一道缝。一下子从门缝中吹出了夹杂着无数惨叫声的冷风，在场的人听到这惨叫声之后，全都觉得不寒而栗，这些惨叫声仿佛将人带到了无底的恐怖深渊。

“北池先生，快点儿。再不把雏咲深红绑到那扇门上的话，门就要开了，那些魑魅魍魉就会从黄泉来到人世。”月原小姐慌张地说道。

“马上给雾绘编制程序，让她去抓住雏咲兄妹。”

“住手，如果我们失踪了，我们的熟人就会向警署提交搜索申请，那样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公之于众的。”

“你们的熟人？你说的是谁啊？”

对于北池先生的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

亲戚也好，朋友也好，此时我一个都想不起来。就连一直照顾我的高峰老师都是不存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关心我和深红的人了。

北池先生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

“你们不用担心，所谓的‘活祭品’并不像‘绳之巫女’的遭遇那么残忍。他们只不过是被封闭在某个空间里，并且永远都不能转世罢了。”

“某个空间？”

“是啊，换句话说你们可以永远活在我所制作的游戏《零 ZERO》中，玩家们绝对不会想到游戏中的角色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哦。”

“北池先生，没有时间了。”月原小姐对北池说道。

“好的，来吧。”

月原小姐开始全神贯注地操作笔记本电脑。

“啊……啊……啊……”站在不远处的雾绘用双手抱头，并大声惨叫着。

“你们对雾绘小姐做了什么？”深红紧张地问道。

“放心吧，我们只是进一步麻痹她的思想，虽然她现在很痛苦，不过马上就会安静下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成人之美，给她重新编写程序，让她能与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

我看着雾绘，抱着头一动不动的她也慢慢抬起头看着我。那一刻，她的脸上露出了十分吃惊的表情。

“啊，雾绘，你的心上人就在那里。不要再妨碍我们封印黄泉之门了，去找你心爱的人吧。你们可以一起生活在那个世界，哈哈哈。那样的话我就会成为家族的荣耀。我这个分家将会超越本家，作为本族的荣耀被人们所铭记。哈哈哈……哇哈哈哈……”北池眼看胜利在即，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不禁放声大笑。

在笑声中，一直在看着我的雾绘动了动嘴唇，“我……好……想……你……啊……”虽然并没有说出声，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雾绘小姐。”

紧靠在我身后的深红小声地说道。

随即我就感到后背有种湿热的感觉，那是深红的眼泪，她为雾绘感到悲伤。

“可怜的雾绘小姐，从命运到她喜欢的人，这一切都是设定好的程序，太残忍了。”深红小声说。

“少女的情怀总是感伤的，可惜你错了。确实有东西附在雾绘的身上，不过现在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雾绘此时的表情忽然变得可怕起来。

“不要啊，雾绘。”深红好像祈祷一样小声说着。

这时我看到从深红的身体里发出一股苍白的灵气，这股灵气刚一出现就向雾绘飘去，笼罩住她的全身。雾绘的表情随即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可怕，在她的眼中充满了悲伤的神情。

而北池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现在的她没有意识，在心爱的人面前，就完全按照程序编写的那样，一对有情人历经坎坷如今终成眷属，这种喜悦已经让她浑然忘我……”

北池先生的话突然中断了，他那洋洋得意的表情此刻却变得异常痛苦。两根绳子从雾绘的手中飞出，紧紧勒住了北池的脖子。

“这、这个混蛋……”

不光是北池先生，月原小姐同样也被

绳子勒住。

“游戏中的角色……竟然……反噬制作人员……”月原小姐拿着的笔记本此时也掉落在岩石上摔坏了。

两个人拼命地想要解开绳子，可是他们越是挣扎，那绳子勒得就越紧，两个人的脸被憋得通红，还从嘴里吐出了白沫。

“我要让你们尝尝……同样的痛苦……我要让你们尝尝……”雾绘恶狠狠地说道。

说完，她双手向上一举，从她的身后冒出如同熊熊火焰一般炽烈的灵气。这些灵气在空中仿佛绳子一样缠在一起，势不可挡地扩散开来。

危险！

失去理智的雾绘，在弄死北池他们之后，接下来也不会放过我们吧。我连忙挺身上前将深红挡在我的身后。

只要深红能够得救，即便是牺牲我自己也无所谓……

我坦然地闭上了眼睛。

拜托你，放过深红吧。

我在心中向雾绘乞求道，我将心一横，做好了被绳子绞杀的觉悟，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与束缚。

突然两声可怕的惨叫在我耳边响起，我睁开眼睛一看，北池先生和月原小姐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他们的脸都被憋得淤黑。雾绘的眼睛里充满了憎恨，她猛地挥舞起手中的绳子，将北池与月原抛向空中，像甩链球一样将两个人扔进了“黄泉之门”。伴随着惨叫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黄泉之门”中。

“雾绘小姐……”深红轻声说道。

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只是无言地看着雾绘。

“我所受的苦已经足够多了。”雾绘看着我说道，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此时那些强烈的怨念如同退潮一般散去了。“对不起，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雾绘小姐。”深红从我身后走出来，向雾绘的方向走去。

“不可以哦，你不要过来。”一个充满童真的声音响起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站在了“黄泉之门”的前面。

“是你……”

“谢谢你，我该走了。”小女孩对深红说道，紧接着又对着雾绘说：“好了，我们走吧。”

说完，小女孩一转身走进“黄泉之门”，十七岁的雾绘也跟在她的身后。就在她的身影即将消失的一瞬间，雾绘转回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会想你的，永远……永远……”她两眼含着泪水，嘴唇微微地抖动着，还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是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然后她好像要挣脱什么东西一样，背对着我们向门的深处走去。就这样，年幼的雾绘与十七岁的雾绘一同消失，随即门也“咣”地一声关上了。

“雾绘小姐。”深红喊道。

但是没人回应，地下的洞穴中死一般的寂静。

我忽然想到些什么，于是从夹克的口袋中拿出资料，连忙翻找起来。在资料的最后有几张游戏中配角的照片，其中的一张就是我想要的答案。那是雾绘在世时心上人的照片，当然那也是用CG制作出来的，但是毫无疑问他看上去就是我。

“雾绘小姐不是游戏中的角色，她与普通的女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心上人。”深红说。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轻轻地点点头，并搂住了深红的肩膀。

我们俩就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黄泉之门”，心中想着关于雾绘的点点滴滴。

※ ※ ※ ※ ※ ※ ※ ※ ※ ※

终于又恢复了平凡的日常生活，我和妹妹回到东京，两个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我还是一名外勤记者，整日跑东跑西做采访，写新闻。

深红马上就要升高三了，是继续升学还是工作，她经常跑去和好朋友们商量，不再只是依赖我这个哥哥。

自从那件事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兄妹的灵力消失了，而现在我和深红更是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灵力。

就这样我们每天都很忙碌，但是又觉得很充实。

只是在无法入睡的夜晚，我常常会想那个“黄泉之门”到底是北池的妄想，还是真的存在呢？如果是现实的话，没有了绳之巫女的门真的会关闭么？

于是有一天，一个委托工作的电话找到了我。

“要不要试着做一下将游戏改编成小说的工作？”对方说道。

我想了想，刚好这个时候深红在家，于是我说：“请稍等一下。”然后捂住话筒，对深红说道：“是委托工作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做将游戏改编成小说的工作。”

可是深红却一脸“不要什么事情都问我”的样子对我说道：“挺好啊，加油吧。”

于是我就把这份工作接了下来。

第二天我准备出门去游戏公司开碰头会的时候，深红还一脸笑容地将我送出门外。

那个游戏公司在JR市谷车站附近，走路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

虽然之前我确实有点儿紧张，不过负责接待我的游戏制作人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其实这次想拜托你改编成小说的是一款日式恐怖游戏。”制作人说道。

我没回话，只是沉默着。

“啊，失礼了，还没有交换过名片呢。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说着，制作人递过来一张名片。

只见上面写着“冰室启介”。

“不好意思，请问这是……您的本名么？”我一边擦着汗，一边问道。

“当然是我的本名，怎么了？”

“……”

“啊，说来我的亲戚实在是有些丢人现眼。作为分家来说，有些过于好大喜功……但我是本家，所以这次绝对不会失败的。”

冰室先生看着我，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全文完

幻想传说 TALES OF PHANTASIA

テイルズ オブ ファンタジア

沉寂的历史

原著/祭纪りゅーじ　译/子云

前情提要

为了帮助达奥斯找到能够拯救故乡的“巨大之实”，维诺娜带着他来到了精灵之森。虽然那里的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的确就是达奥斯所寻找的大树卡兰，但那棵树却已经渐渐地枯萎了。不得已，维诺娜只得带着失落的达奥斯暂时回哈梅尔村。平静的日子过去几天，达奥斯依然没能摆脱精灵之森的巨大打击，而更可怕的是维诺娜的好友莉雅一家竟惨遭毒手，成了阴谋的牺牲品。为了找出真凶，维诺娜答应协助爱德华的研究工作。然而在前往米特加鲁兹的船上，达奥斯突然出现并代替维诺娜开始了研究工作。但是得知魔科学真相后达奥斯离开米特加鲁兹，回到了第一次与维诺娜相遇的古城。维诺娜在古城找到他后，一群士兵却在莱泽恩的带领下紧随而至。维诺娜本想阻止强行带走达奥斯的士兵，但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右臂被砍断了。这一切不仅让维诺娜曾经的噩梦变为现实，更逼迫达奥斯向全人类宣战，拉开了历史的帷幕。也是从那时起，维诺娜消失了……

登场人物简介



维诺娜·匹克福德

本作的主人公，曾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马戏团的台柱。遇到达奥斯后，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好感。在古城被莱泽恩砍断右臂后，她便下落不明了。



达奥斯

出现在维诺娜面前的神秘青年，曾为拯救故乡而寻找“巨大之实”，需要依靠玛娜维持体力。达奥斯得知魔科学的真相后离开米特加鲁兹，回到了古城，然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却让他决心向人类宣战……



爱德华·D·莫里森

十分热衷于研究的学者，对维诺娜的秘密非常感兴趣，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因此一直被维诺娜所厌恶。爱德华是特里尼克斯·D·莫里森的祖先。



阿兰·艾尔文

大大咧咧、桀骜不驯的剑士，曾担任尤格里特贵族的保镖，之后来到米特加鲁兹，以佣兵为生，梦想是在故乡开设剑术道场，是克雷斯·艾尔文的祖先。



凯萝尔·安德妮特

法术师的开山鼻祖，见习僧侣，战争期间主要在米特加鲁兹担任医务兵工作。凯萝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正当行为，平时总是彬彬有礼。她是敏特·安德妮特的祖先。



莱泽恩

米特加鲁兹军队的指挥官，负责指挥瓦尔哈拉战役。莱泽恩曾砍断了维诺娜的右臂。他主张为了人类的未来，应当牺牲自然界。

第3幕

4202

去年发生的一切就仿佛虚幻一般，都城再次回归平静。

怪物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大概不会再有人为新年宴会操心了。人们只能把自己藏在屋子里，仰天咒骂神明。在这群人当中，也有一部分因忍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而离开了都城。他们放弃了每天都被怪物盯着、不知何时便会遭到袭击的生活，前往遥远的异国他乡，寻求新的开始。

居民们的外逃更给都城平添了几分荒凉。人们一批接着一批地流亡国外，米特加鲁兹王都也因此渐渐衰落了。

爱德华正从王城的走廊里看着这样的城市，破败的都城让他苦恼不已。由于自己涉足了时间转移的研究，世界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爱德华的行为让留在故乡的家人陷入了重重危机，并伤害了本就怨恨自己的少女，还切断了那个为故乡着想的男人的退路。

一切的导火索，都是自己点燃的。

“我到底在干什么？到底该怎么负起责任！帮帮我……谁来帮帮我吧！”爱德华拼命用额头撞着映出街市的窗子，哀怨地吼着。

就在这时，一个士兵跑了过来。看到正在窗边痛苦不堪的爱德华，士兵的脸上不

禁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神情："……莫里森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爱德华注意到士兵的表情，随便敷衍了两句，"你看到杰斯特纳了么？我跟他约好有事商量……"虽然问题本身是随意想起来的，不过找不到杰斯特纳也是事实。这几天，无论是研究所、王城还是整个首都，哪里都找不到他。大概又跑出去了吧。

被问起的士兵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快："管辖范围不同，所以我也不知道。您应该去问研究所的人，而不是我。"

"……嗯，说得是啊。问了多余的问题，不好意思。我可能是有点儿累了。"爱德华叹了口气，继续演着戏，然后他的目光突然停在了士兵手中握着的信封上，信封的封口处用蜡印着贵族的印章。那是统治尤格利特大陆北部的尤格利特家族所使用的印章。

"出什么事了？"从这封异国贵族直接送来的信上，爱德华感觉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态。

问过之后，士兵的脸上再次出现了不快的神情，仿佛是在嘲笑学者所谓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信上的消息早就轰动全世界了。

"您没有听说吗？尤格利特的哈梅尔村消失了。"

"哈梅尔！"爱德华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据说尤格利特家族的私人部队在领地上巡逻时目击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

大约一周前的一个下午，部队在经由罗恩岛至贝内切亚巡逻的过程中，发现哈梅尔村失火了。整个村子被火舌吞噬，烈焰冲天而起。士兵正准备救出里面的居民，但就在那一刹那，虚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焰弹，接着整个村子便烟消云散了……

私人部队到达时已为时过晚，哈梅尔化作一片残砖碎瓦，居民早已变成了焦炭。

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就连镇子上的行商人和旅行者也未能幸免。据前一晚离开村子、从而逃过一劫的行商人说，当时那里还有一个在尤格利特巡回演出的马戏团。

据之后的调查表明，火灾发生原因是人为纵火。毁灭哈梅尔村的火焰弹是由魔法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肯定会有嫌疑犯，而其范围已经被确定为住在哈梅尔村以西孤岛上的一个像魔法师的人。

但一切都到此为止。

虽然已经确定嫌疑犯，但尤格利特家族却决定置之不理。统治南北尤格利特大陆各地的豪族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没能完成统一、军事实力不足的尤格利特各地豪族是无法与一夜之间便毁灭一座村庄的魔法师相抗衡的。

还有传闻说，那个魔法师与统率怪物侵袭米特加鲁兹的达奥斯有关，结果军队进攻的时候反被倒打了一耙。

豪族为求自保，禁止人们再谈起此事。也许他们所考虑的是只要不去触犯那人，今后也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于是就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旁观者态度。

但尽管如此，尤格利特的豪族依然一致同意对米特加鲁兹进行裁决，以哈梅尔消失与达奥斯肆意妄为为由，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断绝与米特加鲁兹的所有贸易往来。

米特加鲁兹的土地贫瘠而干涸，统治阶层得知这一决定后一片哗然。王城大会议室里，莱泽恩召集了几名部队长官，其中也包括爱德华。将他们召集起来是为了召开一个军事机密作战会议。

“达奥斯的势力正在不断扩大，他们已经开始进犯瓦尔哈拉平原了。”莱泽恩铺开米特加鲁兹全境地图，开始作战说明。达奥斯一直居住的那座古城所在的岛屿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怪物的据点。大概是因为军备不足，怪物始终都在岛上死守，并没有向米特加鲁兹本土发动进攻。

但大约一个月前，怪物大军从世界各地集结起来，开始蠢蠢欲动。

据一个在岛屿附近的无名小村里监视的士兵报告，怪物已经开始向本土移动，准备登陆。怪物的数量已经数倍于米特加鲁兹全军，如果它们在本土登陆，米特加鲁兹将束手无策，王都陷落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这种情况下本应进行周密的计划准备，但现在却没有时间了，于是只得决定奇袭。首先为防止敌方主力部队进军王都，米特加鲁兹全军将在瓦尔哈拉平原构建防御工事。在防止怪物的军队由东北岛屿进攻的同时完成包围网。这期间，本次会议上召集来的部队长官将组成先头别动队，向敌主力部队发动奇袭。由机动灵活的小队组编而成的别动队将深入敌方主力部队的中枢，直取指挥官。在“本土登陆”这枚大炮发射之前，必须首先把对方的炮手解决掉。

打倒指挥官之后，别动队开始牵制敌主力部队。与此同时，米特加鲁兹军将在平原展开突击，之后歼灭敌先头部队继续北上，与己方别动队会合。在惟一一座连接岛屿与大陆的桥上设下伏兵，切断怪物的行进路线和退路。

“将敌方主力部队的指挥官锁定为达奥斯就可以了吧？”会议上，一名部队长官举起了手。

“……那种可能性为零吧？”同席的爱德华代替莱泽恩回答了问题。

“为什么？”莱泽恩有些讶异地插嘴问道。

“只是那么觉得而已。”没有确凿证据……但是，有近乎确信的想法。

这场战役中也许达奥斯不会现身。他不会亲率军队出现在战场上，也不会攻入都城。如果真有那个打算，那天夜里达奥斯向人类宣战时，都城就已经陷落了。不，不要说都城，恐怕全人类都会从世界上消失吧。达奥斯可以利用时间转移能力，在人类强盛之前就将其抹杀。

但他却没有那么做。

有可能是因为维诺娜的存在，可又不仅如此。也许有人在达奥斯的庇护下，指挥着这场战役。这场战争可能不是达奥斯发动的，而是另有其人。

爱德华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自问自答，显得有些苦恼。

是进？

还是退？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出错误的选择。

既是为了达奥斯，也是为了下落不明的维诺娜。

陷入沉思的爱德华被会议室中突然传来的消息惊醒了。

“阿尔法尼斯坦撤军！”

“什么！”莱泽恩一脸茫然，双手抱住了头。

阿尔法尼斯坦无视参战请求等承诺条款，突然单方面表明要撤军。对于米特加鲁兹的试探，他们也采取沉默态度。为避免遭受与米特加鲁兹相同的灾难，尤格利特的豪族也采取了旁观政策。

“一群懦夫！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如果放任不管人类就完了么！”莱泽恩激动地大喊起来。本次作战是以阿尔法尼斯坦援军为后盾的，因此莱泽恩的这种愤怒不知会延续到何时。

“……他说的是真的么……”爱德华静观怒发冲冠的莱泽恩，小声说道。在爱德华的研究员同事当中有一个叫做龙格洛姆的人。那个男人是半妖精魔法师，现在正担任阿尔法尼斯坦国立魔法研究所所长。之前爱德华到阿尔法尼斯坦时，龙格洛姆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他对削减研究经费十分不满，还提起了王室内部的纷争，说是心智混乱的王子要颠覆国家。当时爱德华以为龙格洛姆只是单纯地对统管研究所的王室十分不满，但现在看来，那些话应该是事实。如果真像爱德华想像的那样，阿尔法尼斯坦撤军也就说得通了。

“说不定心智混乱的王子身边潜伏着达奥斯的人。阿尔法尼斯坦王室受其胁迫，只得撤军。”

但不管怎么说，米特加鲁兹在开战前失去了大批兵力，而怪物又已经开始行动，事到如今改变计划已经不可能了。但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又来了。

“魔科学研究所传来消息，魔科学兵器在启动试验过程中失控，损坏严重！研究员当中出现伤亡！”

士兵带来的新消息几乎令莱泽恩崩溃，他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旁边的爱德华悄悄把耳朵凑近，屏住呼吸盯着士兵看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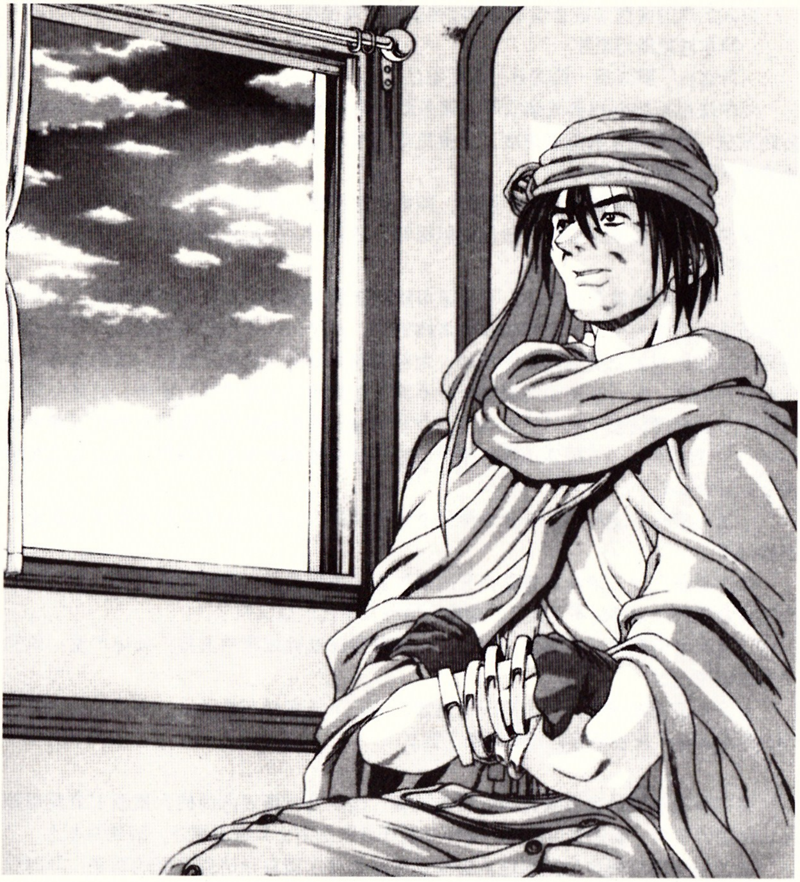
爱德华在王城的宿舍里为旅行做着准备。他从几乎埋没房间的大量图书资料里翻找出必要的东西，装进了包袱里。整理好的行李已经由士兵搬出屋外，装到马车上。

爱德华要前往阿尔法尼斯坦，去找龙格洛姆寻求魔科学研究方面的帮助，同时侦查王室的内情，设法使阿尔法尼斯坦参战。

“拜托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可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出发前，莱泽恩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爱德华。

“我明白。”爱德华将最后的行李搬运到车上，点头说道。之后他坐上马车，让车夫准备出发。车轮慢慢转动起来，马车离开都城，带着一阵风向停靠着临时驶往阿尔法尼斯坦船只的海岸飞奔而去。

车上，爱德华回过头望着渐渐远去的米特加鲁兹，不禁有些愤愤地说道：“兵器……说什么兵器！”这是对刚刚那条消息所表现出的不满。报告中提到了“魔科学兵器”，也就是运用魔科学的武器。



虽然爱德华也参与了研究，但却从来没听说过兵器制造。为什么造福世界的技术要被军事所利用？他们那些研究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制造了那样的东西……

“……达奥斯知道这些事么？”

“什么事？”爱德华自言自语时，驾车的士兵误以为他要与自己聊天，于是回过头问道。

“没什么。”爱德华随便敷衍士兵两句，便不再开口。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没有与怪物军团相对抗的手段了，除了依靠魔科学兵器便别无他法，而且不知怪物何时会向全世界发起进攻。为了保护故乡的家人，守护人类的

未来，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击退怪物军团。

天空被诡异的阴云笼罩着，覆盖在北方达奥斯城的云正慢慢向整个天空扩散开来。

爱德华看着仿佛预知战争未来的阴云，心中想到了维诺娜。

她到底去哪里了？

爱德华希望维诺娜能尽早回到这里，然后回到达奥斯身边去。如今，这个世界上能阻止达奥斯的人只有维诺娜一个了。

……拜托！快回来吧！

爱德华一边想着下落不明的维诺娜，一边在心中恳求道。

大平原南侧，士兵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远离都城的士兵一直在为战斗做准备。他们推着大炮、投石机前进，马匹列队整齐，士兵的队伍从西北向东南贯穿着大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容。平原周围的小村镇被告知避难，传令兵有条不紊地穿梭往来于其中。

都城北侧附近驻扎着军队的营地。在一个各个部队往来通信、交换情报的地方，还聚集着先行攻入敌阵的特种部队，共四个班。这个由不到四十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排列整齐，队伍的前面是全军总指挥莱泽恩。与气势汹汹的莱泽恩相比，别动队士兵的情绪就显得有些不安了。毕竟，一支不满四十人的部队必须要深入敌阵，牵制敌人主力部队。而且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根本就不是人类，那群怪物的首领还是达奥斯，那个半年前曾瞬间杀死十几个士兵的魔王。

虽然士兵们拼命鼓足勇气，但心中却依然惴惴不安。说敌军主力部队指挥不是达奥斯也根本不是可靠情报。就算他们能解决敌军指挥官，己方的包围网恐怕也会被轻易突破。而且大陆实在是太过宽广，各部队之间甚至只能望见地平线，而无法看到对方。己方部队还在调配的空隙，敌人很可能已经开始进攻都城了。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士兵们忐忑不安。

但，时间不容许他们犹豫。

“出击！”莱泽恩下达了命令，别动队开始进军。同时，这声号令也是开战的信号，在宽广的平原上，莱泽恩的喊声不断回荡着。

亚瑟利亚历4202年　瓦尔哈拉平原

以占据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大平原为舞台，米特加鲁兹大陆最大的战役打响了。人们将这场赌上人类未来的战役称为“瓦尔哈拉战役”。

“不要胆怯！冲啊！剩下的只有指挥官了！”开战后第四天的日落时分，在别动队的带领下，战斗一直持续到了连接达奥斯城的桥上。率先到达敌军主力部队本阵的第三奇袭小队在那里发现了貌似是指挥官的怪物。那是一只身如巨熊、能够使用魔法的金色飞龙。超乎想像的指挥官登场令士兵们有些哑然，但他们还是打倒了护卫怪物，一步步逼近指挥官。日暮西沉时，决战开始了。在四面八方皆是怪物的战场上，

士兵们将目标锁定为了敌军指挥官的头颅。

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人类总算取得胜利，迎来了欢呼时刻。失去指挥官的怪物军队变得一片混乱，开始向达奥斯城撤退。在其余别动队的配合下，米特加鲁兹军占领了通往岛屿的桥。两天后到达的主力部队开始追击向岛屿方向撤退的怪物，平原守卫战胜利了。

但是，战争却没有就此终结。

由于米特加鲁兹没能同步完成魔科学兵器，决战丧失了致命性的王牌。虽然部队进军至达奥斯城附近，但却只能被敌方空中部队逼迫撤军。很快，战线又被压制回米特加鲁兹境内，战斗逐渐发展为持久战。以连接本土与岛屿的桥为中心，战场不断地扩大。分布在瓦尔哈拉平原的无名小村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毁，变为荒野。不过由于居民早已撤离，伤亡人员就只有参战的士兵，可即使如此，大量居民还是流离失所了。同时，都城也遭到了数次袭击，城里的居民不得不开始避难。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国民的数量就越少，在战场上拼死相搏的战士们开始寻找守护这个正慢慢消失的国家的理由。

大平原化为一片焦土。

都城渐渐荒废。

为了阻止这一切，战斗持续着。

没有结果的战争，耗费了五年的光阴……

第4幕

4207

〔上部〕

亚瑟利亚历4207年

米特加鲁兹王城已成为一座野战医院。伤兵被抬到这里，挤满了住家、商店、广场甚至街道，整个城市里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都城中，充满了痛苦的叹息。

各地的神官作为医务兵被召集起来，虽然他们不停地忙着治疗，但人手却明显不足。由于一些士兵没能得到及时救治，被送到首都后便死了。

这时，一个少女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不得已，请以还有希望治愈的人为优先治疗对象！”少女的名字是凯萝尔·安德妮特，一位来自遥远的尤格利特大陆的见习僧侣。“国王到底在想什么啊？”凯萝尔握着面前已经死去的士兵的手，向躲藏在王城里的米特加鲁兹国王发泄着心中的怨气。

米特加鲁兹所有的兵力都已经投入到了战争中。刚刚开战的时候，还只有都城周

边的士兵参战。但现在，战线不断拉长，米特加鲁兹全境的士兵都被召集了起来。而且国王还投入重金，在世界寻求佣兵参战。世界各地为奖赏而来的佣兵络绎不绝，结果，伤兵和遗骸如山一般埋没了都城。因此凯萝尔对王座上走投无路的国王显得愤怒不已。

“卫兵，请把国王带到这里来！我们必须要让国王明白，在这里承受痛苦的每个人都是他的牺牲品！”凯萝尔缠住城门口的一个卫兵，想要强行进入王城。

“安德妮特，快住手！如果国王是看到这种景象就会感到痛苦的人，那么他早就选择停战了。”

“但是，修女！”被来自同一所修道院的修女如此一说，凯萝尔也只得闭口不言。

“现在应当优先治疗伤员。”

“……明白了，您说得对。”

“那么，请先去确认药品的储备情况。如果已经快用完，我们就要派人去阿尔法尼斯坦了。”

“好的，马上就去。”凯萝尔轻轻点了下头，朝都城北部的药品仓库走去。

面朝广场的民房中，有一间被当成了仓库，里面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神殿、修道院的药品。由于伤兵数量过多，药品每日的消耗激增，一个月之内就能把商店一年的储备全部用光。

“……就没什么办法了么？”陷入沉思的凯萝尔加快脚步赶到仓库，突然她在门前看到了一个穿着披风的人影，那人正盯着仓库一动不动地站着。又是从什么地方跑来的佣兵吧。虽然全身被披风覆盖，体型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其散发的气质上可以判断，那很可能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他所散发的是一种冰冷的杀气。

“如果要参战，请先到城里大厅的报名处登记，然后领取纹章。”

凯萝尔有些生气地说道，接着穿披风的人微微朝她看去。凯萝尔透过那人头上的遮帽看到他的眼睛，顿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那眼神让人背后发凉，不寒而栗，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

凯萝尔全身的汗毛倒竖，屏住了呼吸。难不成魔王的手下入侵到都城里了？她想叫来卫兵，但却因恐惧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正当凯萝尔的嘴唇微微颤抖时，穿披风的人低声说了句“谢谢”，便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一动不动的凯萝尔缓过神来，回过头时，看到的依然是如地狱一般的城市，残留下来的只有恐怖与悲哀的叹息声，穿披风的人早已消失无踪。

都城被久违了的喧哗笼罩着。前年，第二次突击达奥斯城的部队出征以来，这里就再没热闹过。

五年前，出使阿尔法尼斯坦而一直没有返回的爱德华终于回来了。他带回了两个好消息：第一，阿尔法尼斯坦王室的纷争已经解决，他们将重新加入到战争中。控制第一王子雷亚德的魔法师贾米尔也被打倒了，他的阴谋被协助调查的爱德华和王宫骑士团揭发之后被当场处决，

另一个好消息则是，爱德华与阿尔法尼斯坦魔法研究所所长龙格洛姆一起研究出了一项新技术。利用这项新技术，早已被搁置的魔科学将真正完成。

这场令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的战争终于显露出一丝希望。

就要结束了。

战士、研究人员将这些话铭记于心，终于卸下了压在身上的重负。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都城忙碌的气氛让爱德华放松下来。在阿尔法尼斯坦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曾不止一次梦到过米特加鲁兹消失。实际上，在亲眼见到都城之前爱德华始终没有安心过。

“我直接过去啦。”爱德华身边的青年叹口气，说道。他叫阿兰·艾尔文，是尤格利特出身的佣兵。前往米特加鲁兹时，他刚好遇上回国的爱德华，于是便接下了保护工作。

“真是个性急的家伙。你稍微休息一下又不会有人说什么。”爱德华一边向着已闲置了五年的宿舍走去，一边懒散地说着。

“我可是在赚钱，哪有闲工夫休息……”阿兰捶捶肩，笑道。

据说阿兰在尤格利特的时候以担任贵族保镖为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与贵族的契约终于到期，阿兰便兴奋地来到了米特加鲁兹，打算挣够钱回故乡开办剑术道场。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还像以前一样，在城里做研究吧。”听阿兰这么问，爱德华从路过的窗口往下面看了一眼。在那里，有魔科学研究所。由于属于国家机密，“魔科学”这个名字不怎么被人提起。

“什么啊，跟我也没多大差别嘛。”

“我是为结束战争而回来的。我已经受不了战争了，哪有闲工夫休息。”爱德华想要结束战争。他凭着这个念头，在遥远的阿尔法尼斯坦将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研究上。但回到米特加鲁兹后，爱德华感到了一种诡异的不安。

为什么战争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时至今日依然不准备结束战争？

五年前，刚开战时的奇袭也一样。作战计划那么顺利就成功了么？

当时的兵力差距大概是一比三，听说达奥斯的军队是米特加鲁兹的三倍，而且他还拥有飞行兵。对于只能进行海陆两栖作战的米特加鲁兹来说，达奥斯占尽了空中优势。

如此悬殊的军事实力，为什么达奥斯没能战胜米特加鲁兹？

……不，是他不打算获胜么？

爱德华皱起了眉头。

获胜并不是挑起战争的目的……达奥斯真正想做的是拖延战争的时间，而且他似乎还另有打算。爱德华边想边在走廊上走着。

“喂，你打算往哪儿走啊？”

就在爱德华错过楼梯的时候，他被阿兰叫住了，抬起头看到的是走廊尽头：“啊，没什么……我在想工作的事。”爱德华朝楼梯跑去，然后跟着阿兰进了大厅。

“辛苦啦。可别减了我的工作呀！”阿兰轻松地说道，接着往大厅的报名处走去，准备登记参战。

爱德华站在楼梯上，抬头透过台阶上方的窗户望向阴沉的天空，脸上浮现出一丝忧郁的神情。

几天后，阿兰的身影出现在了都城的广场上。“哟，老兄，这东西不错嘛。你用不着了？不如给我吧。”他从广场角落的伤兵手上借来把剑，鉴定了一番。经爱德华的介绍，阿兰在瓦尔哈拉平原战略部队谋了份差事，但刚参战不久，他的剑就坏掉了。于是他一边物色着伤兵的武器，一边返回了都城。正规兵的武器全部由国家分配，可是佣兵就必须要自己准备了。阿兰实在是太想开设剑术道场，他连一点儿便宜都不会放过。

四处奔走治疗伤员的凯萝尔刚好看到阿兰的行为，于是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位佣兵！你竟然从伤员手中抢夺物资！真是恬不知耻！”

“那从健康人手中抢行么？”阿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问道。

“问题不在那里！”

“啊，真是的，你这个小丫头还真挺烦人。”

“等等！我还没有说完！”看着无视自己转身要走的阿兰，凯萝尔忍不住大怒起来，接着也跟了过去。

“怎么？你没被怪物追，反而被女人追得到处乱跑？”爱德华的研究告一段落，他便打算去看看战场的情况，刚好碰到阿兰被凯萝尔追。

听爱德华这么一说，阿兰立刻白了他一眼：“哦，学者老师，好久不见——我有点儿事找你帮忙，能不能帮我从城里找把好点儿的武器？”

“莫里森先生！这个无法无天之徒到底是什么人？”

“先等一下，到底出什么事了？”被阿兰戏弄，又被凯萝尔逼问，爱德华一时不知所措。现在他正赶往军队的营地查看战场的情况，但却不得不停留在这个地方听他们两人争吵。就在这时，爱德华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路过广场的人身上，那是一个穿着披风的人。大概是为了参战而从什么地方赶来的佣兵吧。

那个人在广场旁一间已被用作药品仓库的民宅前停下了脚步。他在民宅前站了一会儿，便往广场走去。

“哎？那个人又来了。”凯萝尔留意到那个穿披风的人，说道。

“又？”爱德华显得有些惊讶。

“对，我经常在这儿看到他。几天前他来到这里，像刚才那样看着仓库，然后就离开了。他也参战吗？”

“没有吧，我没见过他。不过那平原骑马走一圈都要十多天，我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见过。”听到凯萝尔的问题，阿兰摇了摇头。旁边的爱德华朝那个消失在城中的穿披风的人望去。

“学者老师，怎么了？”

“他不去战场，就在这附近晃悠么？”爱德华皱起眉头。

“说不定是魔王的刺客吧。”

听到阿兰的这句玩笑，爱德华轻轻皱了下眉，之后便离开了。就好像是要去追穿披风的人一样，他加快脚步，穿过了街道。

“出什么事了？”凯萝尔跟在爱德华身后问道。

“可能有好戏看了。”阿兰有些兴奋地说道，也追上了爱德华。三人在通往王城的路上跑了起来。

莱泽恩正带着几个部下走在王城的走廊里，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神情。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得到了上层的一项决策，一项足以左右战局的决策。莱泽恩必须将其传达到战场上，因此他正准备前往瓦尔哈拉平原的米特加鲁兹军营地。莱泽恩兴奋地走在连接着大厅的楼梯上，他的部下小跑似的跟在后面。来到大厅后，莱泽恩被设置在角落里的报名处吸引了。

“请问你叫什么？”

“……罗米·卡尔迪纳雷……”

报名处正在处理新兵登记事项，来的是一个穿着披风的佣兵，听声音好像是个女人。莱泽恩有些鄙夷地看着现在才来报名的新兵，因为在他心目中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时候才来参战，总让人觉得有些厚颜无耻。不过，莱泽恩还不能向不知内情的人透露胜利在望的消息。突然他被等在大厅出口的部下催促，于是缓过神来，加快速度朝城外走去。

但莱泽恩刚跨出门口便停下了脚步。“你们先走。”他命令部下代替自己传达上层的决策，之后便又转身回去了。他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回王城里。报名处还在继续登记，那个女战士身上装备着的武器吸引了莱泽恩的目光。他走回大厅，慢慢朝女战士走去，同时示意报名处的人不要惊动她，然后把手伸向了毫无察觉的女战士，准备掀起她身上的披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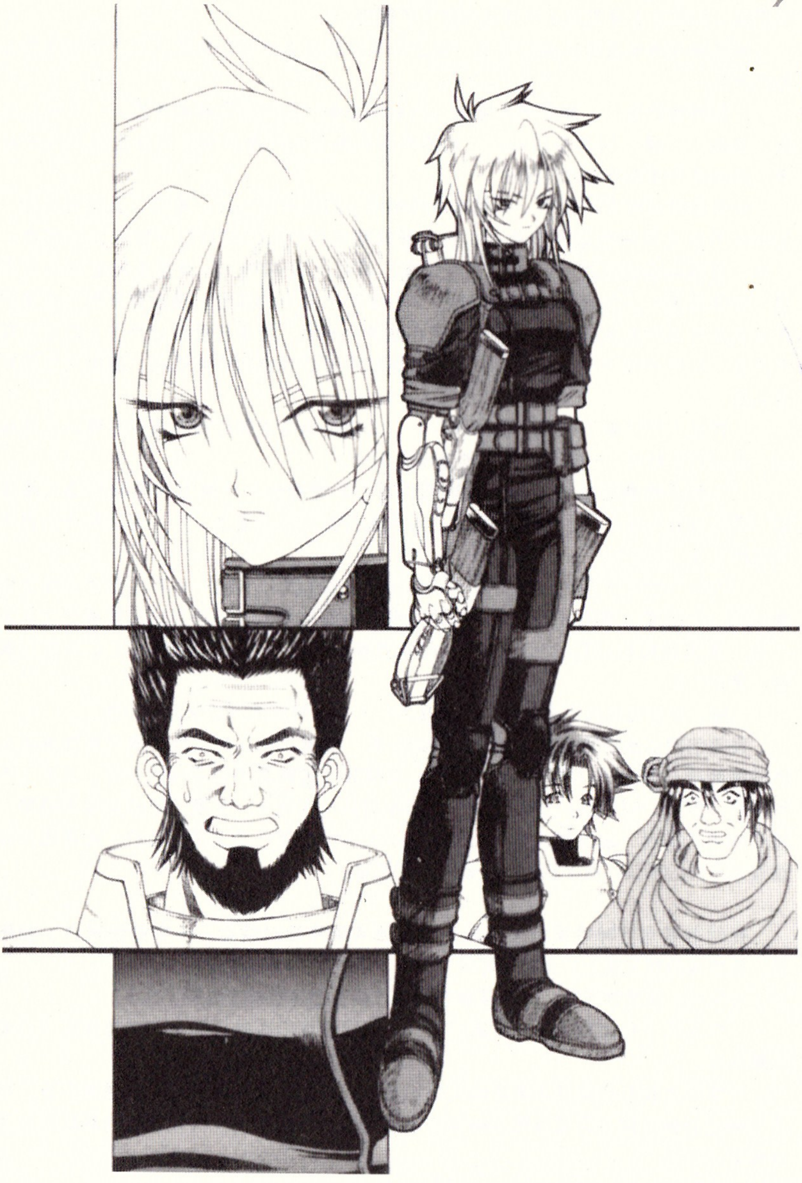
“维诺娜！”正当莱泽恩即将得手之时，闯进大厅的爱德华大声叫道。与此同时，莱泽恩也掀起了披风，女战士的真面目展现在众人面前。她穿着一身连体的皮甲，黑色的底上描绘着血红的线条。皮甲包裹着战士强健的身躯，身上装备的各种各样的弓弩将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件兵器。

战士的眼睛透过垂坠下来的金发盯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如同野兽般敏锐，如寒月般冰冷刺骨。

过去的神情一丝也没有留下来。

但，她就是五年前失踪的维诺娜。

虽然叫出了名字，但看到本人时，爱德华还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站在那里的真的是维诺娜么？从身上装备的弓弩来看，应该没错。爱德华惶恐地开口说道：“……这五年来我们一直在找你。你到底去哪儿做什么了？”他本想走上前稍稍庆祝一下久



别重逢，但对方不寻常的杀气却让他停下了脚步。

维诺娜全身散发出拒绝的气息，披上从莱泽恩手上抢回来的披风后，便转身准备离开大厅。

“你给我站住！”莱泽恩大喝道，随后抽出剑，指向维诺娜的背后，“卫兵！卫兵！有敌人入侵！快准备战斗！”他的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接着士兵从各处赶来，瞬间便将维诺娜死死包围住。

但维诺娜却根本不在乎。她用冰冷的眼神一扫周围的士兵，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最后她将目光停留在莱泽恩身上，脸上好像察觉到什么似的掠过一丝淡淡的笑容：“……我想起你这张脸了。你竟然还活着，真让人高兴啊。”在覆盖她全身的皮甲里，隐藏着惟一一件金属制成的部分——右手肘部向下的部分。维诺娜将那个金属护手似的部分展示给莱泽恩，一两个金属零件被拆开后，护手与手臂分开了。维诺娜取下护手，从肘部往下什么都没有。那个金属护手是能够感知肌肉运动、自由活动手掌的义肢。

“我找人帮忙做了一个，为了战斗。”义肢是给维诺娜打造表演用弓弩的人制造的，是以岩之精灵——矮人的技术创造出的杰作。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她可是价值六百万的通缉犯——魔王达奥斯的情人维诺娜·匹克福德！杀了她，砍下她的头！没有头怪物就不会复活了！”莱泽恩开始蛊惑周围的士兵。

“哎呀，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当成怪物了？竟然都不知道……不过算了，随你们喜欢吧。”说着，维诺娜一跃而起，她的身手依然矫健敏捷，甚至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把刺向自己的剑当成跳台，朝着更高的地方飞去，轻松越过了士兵的包围圈，落在外面。

“哦，这位姐姐挺厉害的嘛。”站在大厅入口看热闹的阿兰吹起了口哨。

突破包围的维诺娜将右手的义肢指向士兵，接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取出箭筒装在义肢的缝隙里，然后一口气将箭射了出去。箭贯穿了追赶而来的卫兵的手脚，那些人不得不停下脚步。箭筒里的箭射光后，维诺娜将其扔在地上，又取下了挂在腰间的弩。接着她再次跳起，越过痛苦挣扎的卫兵，不慌不忙地落在了莱泽恩面前。维诺娜用弩指着莱泽恩的额头，脸上掠过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在回荡着痛苦呻吟声的大厅里，维诺娜与莱泽恩对峙着。一旁的爱德华不知所措，看热闹的阿兰脸上一直挂着坏笑，而凯萝尔在门口不断地徘徊着。

“你……我跟你没完！”莱泽恩怒吼道，接着他的脸被狠狠戳了几下。

“快点儿下令让我参战，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归西的日子，你的那些部下也会追随而去。”

“你以为我们会放过达奥斯的人吗！蠢货！哇啊……”说着，莱泽恩蹲下身，按住了自己的脚。除了顶着他额头的弩，维诺娜还取出另一柄，将莱泽恩的脚趾钉在了地板上。

“下命令？还是不下？”维诺娜冷冷地问道。

“请住手！同为人类，请不要争执！”凯萝尔制止道，并试图将维诺娜从莱泽恩身边拉开，但却被推倒在地。

“我已经受够了。我用不着为这些可有可无的人类着想，再说我好像都不是人类吧。快决定吧，如果不想死，就下命令！”维诺娜把弩指向了蹲在地上的莱泽恩。她就像是要用自己，而不是箭射穿对方一样，将身体的重量压在了弩上。

“……白痴，你现在才出现已经晚了！”莱泽恩一边听着额头被碾压的声音，一边嘲笑维诺娜。

突然王城被一阵奇怪的振动包围了。振动的频率很高，而且断断续续，接着窗外的夕阳里扬起了一阵尘埃。不一会儿，城里的警钟响起，躁动不安的气氛很快扩散开来。

“你完了，叛徒！不要小看了站在生物链顶层的最强生命——人类。”莱泽恩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充斥在整个大厅里，与警钟的鸣响混杂在一起。

王城里出现了奇怪的变化。

主塔石壁的接缝处冒出奇怪的沙尘，飘荡在空气之中，警钟的鸣响与城下传来的野兽咆哮似的声音重叠一起。整个都城被来自王城的断断续续的振动摇摆着，躺在路边的伤兵不安地望向四周。从王城里跑出来的维诺娜、爱德华、阿兰和凯萝尔四人对周围的情况感到困惑，他们站在庭院里，开始搜寻骚乱的原因。

“快看！”首先发现异样的是阿兰，他指着王城的主塔，对众人说道。

主塔顶部的圆顶房间上建有女神雕像，雕像头顶的圆形装饰围在屋顶上。那些圆形部分发出了奇怪的光芒，就如同下雪一般，光的粒子飘落而下。伴随着光芒的飘落，众人脚下的振动慢慢停止，就好像被吸收了一样。接着塔开始升起来，伴随着响动，还有东西从塔中出现，不久便在顶部显露出来。

那是如金色镜子一般的物体。

“……要用这个吗？”看着出现在女神雕像之间的物体，爱德华显得有些震惊。

镜子开始在塔上旋转，像是在搜索什么一样不停转动着。不久它好像找到什么，朝着某个方向停了下来。

是王城的东北方。

维诺娜注意到镜子的朝向，拍了拍爱德华的肩，问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要干什么？”

反射在镜子上的是矗立在大平原另一端的达奥斯城。

“那是由魔科学创造的兵器……‘魔导炮’。”主塔散射出一阵看不见的波动，包围了都城一带。爱德华被伴随着强压的波动所冲击，感到有些反胃。他可以肯定，主塔上的镜子正是魔科学兵器。那是用爱德华从阿尔法尼斯坦带来的新技术重建并完成的人类的王牌。

主塔上的光芒越来越强，甚至超越了太阳的光辉。光芒照耀着整个都城，与此同时，主塔所发出的咆哮声令大地颤动起来。那一刹那，所有人都震惊了。

炸裂的巨响回荡在都城里。镜子所发射出的光线穿越天空，化为一支光枪直飞而去，混杂着炸裂的巨响冲过平原，掠过正在交战的士兵和怪物，向着另一端的达奥斯城飞去。

光枪越过连接大陆与岛屿的桥，到达岛屿后便插在了地上。紧接着，烈焰在城前熊熊燃烧起来，将周围映成了一片深红。之后，爆炸所产生的气流又返回到平原，造成更大的损害，并气势汹汹地向都城奔涌而来。树木植被枝零叶落，住家民宅砖飞瓦散，就连在路边喘息的伤兵也遭波及。

地平线被染成了一片深红……

大平原被惨叫和末日降临的轰鸣包围……

都城被倒塌民宅掀起的烟尘笼罩……

自负的人类所进行的愚蠢行为不仅给敌人，甚至给己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隐藏着未知之力的强大兵器发射后，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惨状，那根本就不是终结战争，而是引发更恐怖的灾难。魔导炮第一次发射，就让米特加鲁兹大陆变成了一片灼热与痛苦的地狱。

看着熊熊燃烧的北方大陆，爱德华震惊得只能呆立在原地。兵器的威力远远超出了想像，让人哑口无言。

“喂，魔王的城堡安然无恙……”阿兰用远望魔法侦查着达奥斯城的情形，然后抓起被魔导炮的威力吓得一言不发的学者，说道。他的表情与学者一样惊讶。

似乎是因为威力过大而出现误差，目标产生了偏差。此外，达奥斯城似乎还采取了某种防御措施，在城前发生那么剧烈的爆炸后城堡才得以安然无恙。看来魔导炮只是给战乱带来了更大的损失而已，在平原上大概也有被卷入爆炸气流的伤兵吧。

俯下身避过气流的维诺娜站起身，向爱德华走去。突然她使尽全身的力气，死死抓起了爱德华的衣襟：“毁灭世界的不是达奥斯，而是人类吧！你好好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维诺娜指着庭院里种着的树，那些树竟已枯萎。原因不只是爆炸所产生的气流。它们就好像是被遗弃在遗迹中千百年的木乃伊，突然化为焦炭消失了。而且不光是王城里的植被，连街道和广场上的树木也同样枯萎了。甚至连都城周边的草原和森林都变得一片焦黑。魔导炮的使用还吞噬了周围的玛娜，致使其消失。

“草木枯萎，鸟兽灭绝，人类打算怎么在荒芜的大地上生存下去！消灭了自然界的魔科学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未来！”维诺娜大声斥责着爱德华。

伤兵的数量急剧上升，治疗、看护也变得紧张起来。医务兵们一刻不停地四处奔走，同时还要照顾受轻伤的士兵。

“啊啊，可恶！烦死了！你怎么了？脚骨折？烦人！自己随便弄两下不就好了么！”被抓来帮忙照看伤兵的阿兰烦躁起来，朝挤满路边的伤兵大吼，然后转身去取药品了。这时，他刚好遇到路过的修女们，其中也包括凯萝尔。

“喂，你放下病人不管，打算去什么地方？”

“药品用完了，我离开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剩下的事就拜托给您了。”阿兰被凯萝尔叫住，戏谑地说了几句便离开了，与走在前面的修女们一起消失在城市中。

“……说了要拜托给你……”看着大批伤兵，阿兰深深地叹了口气。

还有一个人与维诺娜一样，也从人前消失了数年。被卫兵搀扶，走进谒见大殿的人正是米特加鲁兹国王。战线不断拉长，为增强兵力而投入的大量物资让国王心力憔悴，现在他显得非常虚弱，甚至都无法一个人走路。国王之所以离开卧室，是因为处决维诺娜的争论。爱德华和莱泽恩因为该如何处置她争吵了起来，因此要由国王出面进行裁决。维诺娜冷冷地看着就好像事不关己的争吵，然后用鼻音嘲笑着走出来的国王。虽然押着她的卫兵瞪了她一眼，但维诺娜根本就不在乎。

莱泽恩瞥了维诺娜一眼，继续更加激烈地争吵起来：“使用魔导炮减少了敌人的数量，我们已经开始围攻达奥斯城了！现在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这种胜利在望的时刻，这个女人根本没有丝毫利用价值！必须在她谋反之前处决掉！”莱泽恩的喊声回荡在谒见大殿里。

国王没有一丝反应，他只是仰起头看着王座上方的天花板一言不发。爱德华将这种沉默当成否决，开始向莱泽恩反击：“达奥斯拥有时间转移能力！使用武力进攻只会逼迫他逃亡！要想真正终结这场战争，就必须说服他放弃战斗！能让达奥斯放弃的，全人类中只有一个，就是维诺娜！”

“有魔导炮他就没机会逃跑！”

“你想继续放火烧掉更多的平原吗！”

“我们已经开始调整了！下次发射就是达奥斯的末日！”

爱德华和莱泽恩再次争执起来，然后双方都不说话，陷入了僵局。他们已经吵到两条平行线上，双方没有交集，也不会妥协。就在这时，早已厌烦的维诺娜开口了：“我只想获得参战的许可。如果有了纹章之类的东西，就可以自由出入战场，把那个给我就行了。”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叛变，我们怎可能把你看成同胞！”莱泽恩推开爱德华走向维诺娜，气势逼人地开口说道。他打算封住维诺娜的出路，让她得不到参战许可。

“如果你不给我许可，我就要把五年前在古城发生的事全盘托出，向其他国家公开。”“五年前的事”指的是达奥斯宣战的那件事。如果米特加鲁兹军没有强迫带达奥斯回都城，如果莱泽恩没有伤害维诺娜，这场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导致这场也许会毁灭全人类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其实是米特加鲁兹……

虽然不像米特加鲁兹那么严重，但其他国家也遭受了怪物的袭击。如果五年前的事被公诸于众，恐怕不会轻易了结。就算这场战争胜利，达奥斯撤退，其他国家大概也要追究米特加鲁兹的责任，最坏的结果便是人类对其群起而攻之。

“这场战争消耗了多少武力？剩下来的还能与阿尔法尼斯坦以及尤格利特的攻势相抗衡么？”说着，维诺娜抬头望向高高在上的国王。正精神恍惚地坐在王座上的国王被她的话震慑住了。

可莱泽恩却并没有注意到国王的反应，对维诺娜的威胁轻蔑地一笑："蠢货！别忘了这里对你来说就是敌方阵营！所有的士兵都是你的敌人！在你说出来之前我们就能杀了你！"

"请自便。不过你要是那么做就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一派胡言！"

"我在尤格利特有熟人，那人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如果我来到米特加鲁兹后有任何闪失，她就会代替我说出真相。"

"什么！"

"那样的话可就危险了。她是半妖精魔法师，还会使用降灵术。所以如果我死了，她就会召回我的亡灵，我可以比现在活得更长，然后四处散播米特加鲁兹的丑事。"维诺娜得意地笑着，她的威胁让莱泽恩哑口无言，而维诺娜的这种改变也同样让爱德华大惊失色。其中，最为紧张的人当然是国王。在无休无止的战乱中，国王拼命地想要保住自己的王座，生怕被人赶下台。

"好、好吧！就依了她！让她参战！"国王对士兵下达命令，准许维诺娜参战。

问题终于解决，维诺娜开始向战场进发。由于障碍已经消失，她可以去实现当初的目的了。

……我已经不会继续沉浸在回忆当中了。

维诺娜在心中喃喃地说着，然后绷紧了神经。事情都已经结束，她迅速离开了王城。就在这时，维诺娜察觉到了爱德华，但她却并没有回过头，而是继续向城门走去。

"等等，维诺娜！"爱德华大声喊着维诺娜，但对方却无视他，一直朝都城的街道走去。爱德华也知道维诺娜不会理睬自己，于是跑过去搭话道："如果你的计策实现了，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问题！不光是导火索莱泽恩，连国王、王室、士兵和在外国避难的难民都会受到牵连！"

"……"

"你想惩罚无辜的人吗！"爱德华追上维诺娜，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接着那只手被迅速甩开，他被一种锋利如尖刀的目光刺透了。

维诺娜瞪着爱德华，不久便开口说道："我和莉雅的好友完成了约定。不过，是另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爱德华皱起眉头。

"少废话，你以为我还会对你这种伪君子说什么秘密么！"维诺娜厉声骂道，然后她马上将爱德华的存在从脑海中清除，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米特加鲁兹城上，"真是太妙了，莱泽恩那慌张的表情。这样一来，我右手的痛也会减轻一些吧。"

维诺娜笑了。那笑容宛如愚弄死者的恶魔一般，仿佛不止是莱泽恩，她还怨恨着全人类。

"……你……你究竟是人类的同胞，还是敌人？"爱德华的背后窜过一阵恶寒，

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维诺娜像是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着，不一会儿便开口反问道："那么你是人类的同胞？还是敌人？"

这句话中包涵着极大的讽刺意味。人类依靠魔科学的力量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一切有呼吸的东西都会消失，世界将变得不再适合生存。

即使面临如此大的风险，也还是要继续么？

即使把世界变得空无一人……

维诺娜的嘲讽令爱德华无言以对。因为他终于明白，拯救人类与拯救世界并不是等同的。

即使能拯救人类，也拯救不了这个世界。这个想法在爱德华的脑海中浮现，促使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第5幕

4207

〔中部〕

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把瓦尔哈拉的米特加鲁兹军营地搞得一团混乱。据说在东北尽头，敌人的阵地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浓雾，达奥斯城所在的岛已经渐渐被大地上涌起的雾气所笼罩。

但仅仅如此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视野会变窄，行军不会受到什么影影响。围攻达奥斯城已将近一个月，敌方并没有新增兵力，平原上只剩下几只数得清的怪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攻陷城堡，取下达奥斯的首级。

但是士兵的报告却让进军陷入了停滞状态。岛上的浓雾能阻止人类侵犯，如果人类接触到雾，就会立刻尸骨无存。也就是说，只要碰到雾，人就会死亡。负责调查的学者和魔法师认为，浓雾是"瘴气"，也就是怪物原本生存的世界——魔界的大气，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空气。那种气体正飘浮在达奥斯城所在的岛屿上，而且不光是岛屿，瘴气还在向外扩散。

只要有瘴气的存在，就无法接近敌人的根据地。

胜利就在眼前，但却突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障碍，米特加鲁兹全军被失望的阴影笼罩着。为战争的终结立下汗马功劳的士兵更显消沉，他们与参战时日不多的佣兵之间不断发生着摩擦。

王城里也同样发生了争执。

由爱德华带领的研究员和城里的卫兵将魔科学研究所封锁，为了不让几乎毁灭三

分之一个瓦尔哈拉平原的魔导炮再次发射。就连莱泽恩下达的撤离命令都被他们无视了，因为研究员和卫兵隶属于王室，而不受军队管辖，因此隶属于军队的莱泽恩所下达的命令起不到任何作用。

害怕下台的国王根本听不进莱泽恩的话，他开始焦急起来。由于瘴气的影响，进军已经不可能，现在惟一的手段便是魔导炮了。如果继续耽误时间，达奥斯可能增加新的兵力，进而反扑。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已被失望笼罩的米特加鲁兹军会瞬间崩溃，都城将陷落，国家也会随之灭亡。

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事态朝那样的方向发展。

战士之间开始飘荡着一股自暴自弃的阴云，维诺娜就身处在这样的战场上。她躲在平原东侧的海岸岩石后，忍受住夹杂着腐烂和尸臭气味的海风，一直盯着北边的达奥斯城。城堡的略影在浓密的瘴气中若隐若现，而瘴气就像牢固的壁垒弥漫在周围，从人类入侵者手中保护着城堡。

由陆路进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渡过桥到达达奥斯城所在的岛屿，也无法穿越城前的瘴气壁垒。要走海路，首先就必须要在岛上登陆，那样的话也会遇到瘴气。如果不消除瘴气，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无法接近达奥斯城，只要碰到那雾，人就会溃烂。必须要找到一条确实能通往城堡的路径，否则到达城堡前人就已经死了。

……如果连城里都充满了那种浓雾……

维诺娜的心中躁动不安，她轻轻摇了摇头。

首先必须要找到接近城堡的方法才行。

雾气产生的源泉似乎是大地，战斗过后的地面上就混杂有浓雾。如果能铲除地面就能继续前进了，不过怎可能有那么好的事。维诺娜望着城堡，仔细思索着突破口。

一望无垠的群星之海，浮现在黑暗中的璀璨星斗，没有地上让人痛苦的战争，只有时间静静流淌。

看着尽展人类丑恶嘴脸的悲壮景象，达奥斯倒了下去。最后一滴泪从他悲伤与寂寥的眼中划过，渐渐腐朽的身体流逝在时光之中。

淡淡的光点出现了。浮现在虚空之中的光点开始闪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光芒，将周围染成了纯白，耀眼的光芒在达奥斯的头上闪烁。

“喂喂，还活着吗？”

维诺娜被猛地叫醒了。她藏在岩石后面寻找前往达奥斯城方法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站在她上方岩石上的人正是阿兰。

“你还真清闲啊，不愧是魔王的女人。”阿兰说得好像十分钦佩一样，然后在岩石上坐了下来。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剑，开始检查身上的装备。

维诺娜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冲上岩石又散开来的浪花。

刚才的梦是怎么回事？



我又预见到未来了？

那么，那个光又是什么？

包围在达奥斯身边的悲伤光芒究竟是……

维诺娜陷入了沉思，接着阿兰一边继续检查装备一边搭话道：“我说，你雇用我吧。怎么样？”

听到如此唐突的话，维诺娜不禁睁大了眼睛。她微微转过身，听阿兰继续往下说。

“我的部队被全歼，就剩我一个人了，现在只能等着突袭敌军大本营时被分配进新部队，不过太浪费时间了。得到命令之前我又不能擅自行动，而且那样的话奖赏也可能飞走了。”但如果维诺娜能雇用阿兰，他就可以继续参战，奖赏就不会飞走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同胞，但维诺娜毕竟也加入了米特加鲁兹阵营。她不属于任何指挥系统，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组成自己的部队单独行动了。如果能被维诺娜雇用，那么除了军队的奖赏，还能拿到她那份佣金，可谓一石二鸟。

“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阿兰自信满满地提议道。

“我拒绝。”维诺娜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

“没关系，由我来决定。好，就这样了，再说成为你的部下肯定很有乐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大，多关照啊。”阿兰擅自决定了下来。在他放荡不羁的微笑里，总是隐藏着一些独断专行。

正在维诺娜感到厌烦时，另一个麻烦人物也出现了。骑着马赶到海边的正是爱德华。

“哎呀，真是的，总部那边无视你的存在，我连一点儿消息都得不到。光找你就花了三天时间。”爱德华跳下马，小心翼翼地走在岩石上，向维诺娜靠了过去。既然说来找她，必然是有事。

维诺娜察觉到了这一点，在爱德华开口之前便拒绝了：“我一个人足够了，不需要什么同伴。那种东西只会给我添麻烦。”先发制人的维诺娜让爱德华无言以对，接着她继续咄咄逼人地说道：“无法战斗的人只会成为包袱，我可不是来玩的。毫无用处的学者还是坐在书桌前比较安全。”

爱德华看着气势逼人的维诺娜，手足无措，他只好向阿兰寻求帮助。可阿兰却微微笑着，滑稽地耸了耸肩。话题就这么结束了，爱德华只得灰溜溜地回到都城去。正当他牵起马，准备沿着来时的路回去时，维诺娜和阿兰突然站了起来，然后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向。

“学者老师！别管马了，快老老实实地躲在我身后！”阿兰拔出剑，死死盯住了一块诡异的石头。爱德华在他的催促下急忙跑了过去，与此同时，诡异的岩石开始和周围的石头结合成一个高大的巨人，然后站起身来。

“还真是什么都有啊！”阿兰看着岩石巨人，开口说道。依附类的怪物附在了岩石上，于是变成了岩石怪物。

维诺娜迅速架好弩，射出的箭从蜷缩成一团的爱德华耳边掠过，朝着巨人飞去，但这一次的攻击却没有对巨人造成任何伤害。

"攻击完全无效！必须把这家伙弄成沙粒才行！学者老师，你不会手无寸铁吧？总得有点儿防身的东西啊……"毕竟是跑到战场上来，就算是个不起眼的学者也一定会有战斗的手段。即便没有舞刀弄剑的力气，肯定也有打倒敌人的方法。阿兰觉得那可能是炸弹一类的东西，于是回头朝爱德华喊道。

"……有倒是有……"

"有的话就赶快用啊！你想死吗？"

听到阿兰的催促，爱德华犹豫了片刻，但很快他就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面向巨人摊开双手，接着冥想一般地闭上眼，口中念念有词地嘀咕着诗词一类的东西。

看到爱德华的样子，一丝讶异的神情掠过维诺娜的脸庞。不一会儿，她注意到爱德华的举动，变得愤怒起来。与此同时……

"烈焰啊！"爱德华一声大喝，摊开的手掌中闪现出深红色的光芒，接着光芒化为烈焰，朝巨人飞去，将岩石巨人炸得粉碎。

是魔法，爱德华刚刚使用的是魔法。除非他自己是妖精，或者他的祖先中有妖精的血统，否则决不可能使用魔法。

看着落在地上的岩石，爱德华有些悔恨地死死握住了拳头。

阿兰吹响了口哨，以示钦佩。岩石巨人没有复活的迹象了。看着地上粉碎的小石子，阿兰不禁再次感叹魔法的强大威力。与之相对的维诺娜表现得十分恼火，她推开阿兰，走到爱德华面前："你明明继承了妖精的血统，可为什么还要协助人类的暴行？你的祖先中明明有妖精，为什么还要帮人类破坏自然界！难道你想背叛自己的祖先吗！"

爱德华被责骂得说不出一句话。

阿兰摆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开始查看周围的情形。他四处查找可能隐藏着的怪物，突然发现西方有东西正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舞，地点大概是都城附近。应该是鸟，如果是怪物，战场上早已乱作一团。

就在三人看着成群结队的鸟时，他们感到了不同寻常的异样。突然涌现在空中的鸟群以一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接着就像被天敌追赶一般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疾飞而去。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奇怪现象，维诺娜也注意到了。三人所在的海岸与都城中间左右的位置上矗立着一座山，那山似乎已开始失去活力。山上树木的叶子被冬日的冷风吹得凋零，而那些树竟然像弱不禁风的纸片一样歪歪斜斜地倒着。不止是山，异变还扩大到了平原上。分布在各处的森林枯萎倒掉，连维诺娜等人所在的海岸也受到了波及，他们藏身的岩石碎为沙粒，崩塌而下。

"……我说，是不是和上次一样啊？"阿兰嘀咕道。

"……又打算用了吧。"维诺娜愤愤地说。

"……莱泽恩……"爱德华的声音更小了。

王城安静了下来。如果是平时，各种关于战场的报告满天飞，士兵也会奔走忙

碌。但现在，城门紧闭，被用作报名处的大厅中空无一人。突然一阵惨叫声从大厅角落的楼梯深处传来了。通往地下的楼梯对面，也传来一阵惨叫，接着又消失了。

前方就是魔科学研究所。似乎有人入侵、袭击了那里，楼梯上沾满血迹，卫兵和研究员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

“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发射。”在研究所里进行汇报的并不是达奥斯派来的刺客，而是米特加鲁兹的士兵。十几个米特加鲁兹兵袭击了魔科学研究所，而下达命令的人正是莱泽恩。

“莫里森想用伪善来终结战争么！说什么为了降低灾害禁止使用，那么因此而牺牲的士兵们宝贵的性命又算什么！要降低自然界的损失，就要牺牲人类吗！”莱泽恩盛气凌人地吼道，然后向研究所深处的房间走去。对爱德华等禁止使用魔导炮的人，就只能采取强硬措施。“人类是从生命之树上落下的果实！我们从自然界的轮回中分离，开始了独自的生存发展之路！自然界已经没有容纳人类的地方了！我们和自然界走上了相悖的道路！就是因为这种相悖，所以双方才不可能共存！一方生存，另一方就必须得死亡！”

迎接莱泽恩的是几个被士兵用剑胁迫的学者。房间中，如巨大的炮身一般的东西从房顶缓缓升了起来，接着各种奇怪机器发出的声响充斥在整间屋子里，炮身开始诡异地振动起来。

“但是，我们有造福未来的魔科学！只要有了魔科学，即使自然界消失我们也一样能繁荣昌盛下去！为了让人类生存下去，必须牺牲自然界！”为了坚定那些与志向相投的士兵们的意志，让他们明白已无后路可退，莱泽恩环视着周围的人。那些士兵都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神情。

莱泽恩满足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命令：“目标达奥斯城！发射！——”

“住手！莱泽恩！”爱德华从海岸望向都城，大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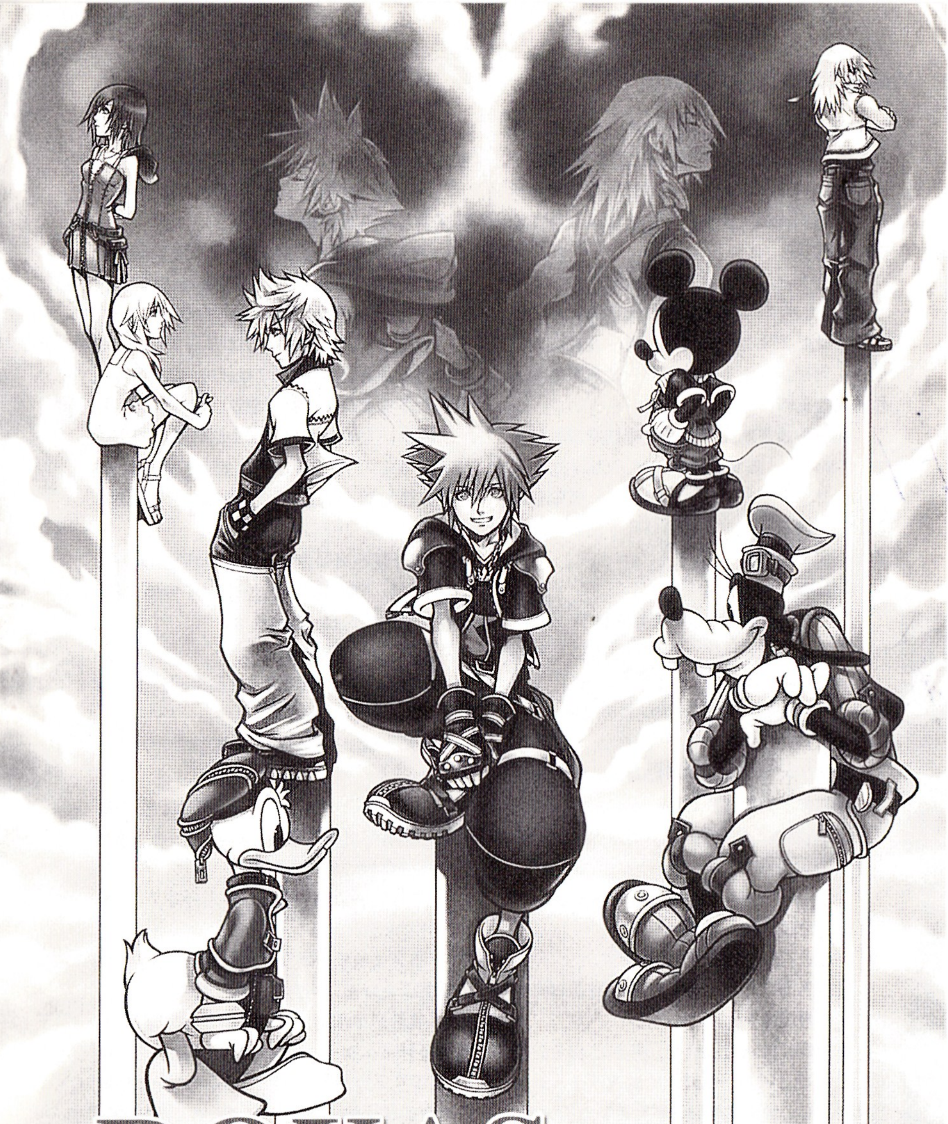
闪耀的光芒化作光枪，在空中留下了一条连接都城的光带，向着达奥斯城疾驰而去，掀起了卷走士兵与怪物的强烈气浪。魔导炮的第二次射击撕裂了平原的上空。

光枪直直地朝着达奥斯城飞去，但突然，其力量被扰乱了。光枪的行进路线开始变为“S”型，就如同一条痛苦的巨蟒在空中扭动着身躯，掠过了地面。光枪的力量正急剧减弱，刚刚接触到达奥斯城便已经消失无踪。而与此同时，一阵猛烈的爆炸轰鸣声响了起来……

待续

To Be Continue

（完结篇下期登场）



ROXAS
——Somewhere in time

原著／金卷友子　原案／野村哲也
译／YULA

◎罗克萨斯 逝去的时光◎

他从沉睡中醒来，在一片混沌的世界里慢慢睁开眼睛。原本梦里充斥的就是混沌，但这个位于世界夹缝之中的城堡此刻也到处弥漫着稀薄的昏暗和模糊，罗克萨斯认为这跟梦境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天他经常做梦，梦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产生过快乐的感觉，也经历过痛苦的心情。倒是每晚都会做梦这一点一直残留在记忆中，而那记忆也不过是自己一忙起来就会很快忘掉的东西。

大概是由于刚做完梦还有些睡眼惺松的缘故，他感到头一阵发晕似地沉重。正想从床上爬起来，却发现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张紧紧盯着自己的脸孔，突如其来的惊吓令他条件反射地坐起身来。

“好痛……”

这样的结果是两人的头重重地撞到了一起，红发男子一边捂着被撞的额头一边蹲了下去。

“都是因为你突然冒出来才会这样的，阿克塞尔。”罗克萨斯一脸无奈地叹着气说道。

“你也不道歉哦？”

红发的阿克塞尔撅着嘴站起来，双眼俯视着还坐在床上的罗克萨斯。

“该道歉的不是我吧？明明是在别人起床时来吓人的你不对。”

“好不容易才完成长期任务的好朋友回来了，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吗！”

“我不记得有你这样一个好朋友。”

罗克萨斯下了床，完全无视阿克塞尔似的背过身去披上黑袍。

阿克塞尔刚刚说他们是“朋友”，但这只是发生在人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的游戏而已，对自己这种没有心的无存来说是不可能建立的关系。不过在机关里罗克萨斯和阿克塞尔还算是比较亲近的——不，和其他成员比起来他们的亲近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这种关系。

“说吧，你有什么事？”



“塞姆纳斯叫我们过去。”阿克塞尔坐到了罗克萨斯的床上。

“玛尔夏他们呢？”听罗克萨斯这么一问，阿克塞尔稍稍皱着眉低下了头。

“他们没跟你一起回来吗？”罗克萨斯再次发问，阿克塞尔缓缓抬起头来盯着他，感到其目光里一丝不怀好意的罗克萨斯于是移开了视线。

数月前，阿克塞尔被派遣到一个叫做忘却之城的地方执行任务。除了他以外，以玛尔夏为首的若干成员应该也去了那里，因为机关正在一个由数个白色小屋连接而成的特殊城堡里进行着某项研究。罗克萨斯并不知道研究的内容，也没兴趣知道。而现在阿克塞尔回来了，难道是忘却之城发生了什么事吗？

“反正现在只要去见塞姆纳斯就行了是吧。”

“没错。”阿克塞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随后搭着罗克萨斯的肩一起走出去。

“完了去黄昏镇吃雪糕如何？”

“好啊。”罗克萨斯朝侧着脸的阿克塞尔看过去，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在那个镇上吃雪糕——挺不错的。

罗克萨斯在一张冰凉的大理石椅上坐下来，静静地听塞姆纳斯说着。原来玛尔夏一行5名成员已经被键刃的勇者消灭了。

“这么说键刃的勇者已经停止行动了？”札尔丁将手腕抱在胸前。

“奈米妮被抢走是个重大损失，这个责任你打算怎么负起来，阿克塞尔？”塞克斯问。

“我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拼了命才逃回来，你还要我怎么样？”阿克塞尔反问道。

“好了不说那个——我们还是听一下这位键刃勇者的意见吧。”西格巴尔说着将目光转向了罗克萨斯。

“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确是没什么意见。键刃——世界的钥匙。对同样拥有特别之键的罗克萨斯来说，键刃的勇者不过是有着相同能力的伙伴，除此以外

便什么都不是。留在机关内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抑或只是想找回自己失去的心。

“索拉。”

突然从西格巴尔口里说出来的这个词让罗克萨斯一下抬起脸来。

索拉？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

“那是什么？”迪米克斯缩着肩问道。

“呵呵……我明白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西格巴尔咯咯地笑，旁边的塞克斯叹了口气，阿克塞尔眉头紧锁，迪米克斯歪着脑袋，鲁克索德，札尔丁和塞姆纳斯则面无表情……各人均报以不同的反应，对此罗克萨斯感到很在意。

“就算键刃的勇者进入沉睡状态，也不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丝毫影响，我们必须朝着目标继续前进。”塞姆纳斯开了口，以缓解因西格巴尔的话而造成的紧张气氛，“阿克塞尔，你带罗克萨斯去虚空城，锁孔那边似乎发生了情况。”

“才刚刚回来又叫我去？”阿克塞尔愤愤然地向塞姆纳斯提出了抗议。

“这是对你弄丢奈米妮的惩罚。”说完塞姆纳斯的身影就消失了。

在夹层的黑暗道路上，罗克萨斯和阿克塞尔朝着目的地虚空城前进。能在连通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暗之回廊中穿行自如也是机关成员的一项能力。

“真是的……就不愿让我休息一会儿！”阿克塞尔还在不住地骂骂咧咧，头戴帽子的罗克萨斯则一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

索拉……键刃……不知为何总觉得很在意。

“对付完这个我们就去吃雪糕，罗克萨斯！记住没？”阿克塞尔转身对罗克萨斯说道。

“……索拉。”罗克萨斯继续对阿克塞尔的话充耳不闻，嘴里喃喃地念着这个词，阿克塞尔不禁皱起眉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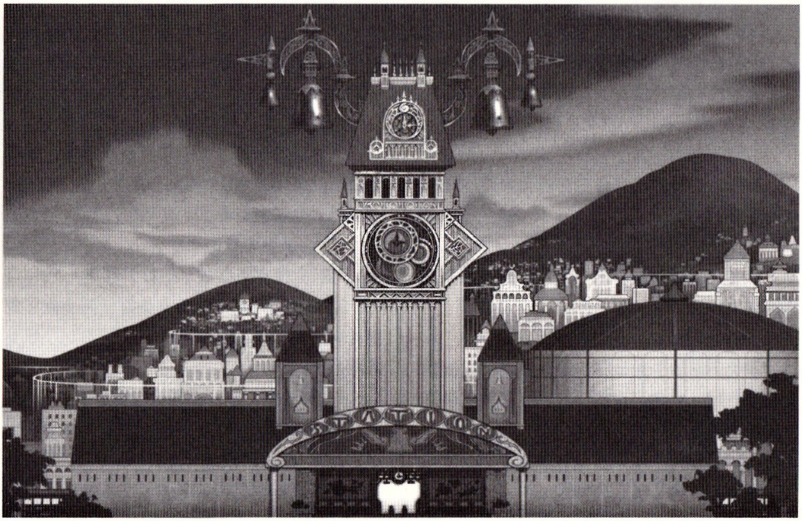
“不要去在意西格巴尔的话。”

“这跟在不在意没关系……我只是觉得他话里有话。”罗克萨斯停下了脚步。

“阿克塞尔……你是知道索拉的对吧？”罗克萨斯的问话让阿克塞尔在一瞬间感到有些窘迫，但很快他就恢复镇定凝视着罗克萨斯的脸。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需要知道。”

阿克塞尔在说这话时把身子转了过去背对着罗克萨斯。现在没必要让他知道自己和索拉的关系——不，是不能让他知道。

因为罗克萨斯是特殊的无存——同时也是，键刃的勇者。

阿克塞尔不知道自己还要向塞姆纳斯说多久的谎，对罗克萨斯也是一样。

“阿克塞尔！”

“干嘛？”阿克塞尔心烦地朝罗克萨斯转回身来。

“我想知道。”

“知道什么？”

“……我也说不清。”罗克萨斯再度垂下了视线。

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也都不知道，却隐隐察觉到在某个自己不知道的角落正发生着什么，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机关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为了获得心。”阿克塞尔对罗克萨斯的提问似乎早有准备，回答得十分流畅。但罗克萨斯还是一副迷惑的样子。

“好了，那种问题就不要再想下去了，没有意义……快走吧，我还等着结束了去吃雪糕呢。”

阿克塞尔把手搭在罗克萨斯的肩上朝前方望去，黑暗的尽头——虚空城已经近在咫尺了。

罗克萨斯和阿克塞尔在已成为废墟的城堡中行走着。

“这种地方会有什么东西？”

就在阿克塞尔嘀咕的当头，周围的气氛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无心。”

罗克萨斯的手里出现了键刃。紧接着，就像是信号一般，突然出现的一群无心将罗克萨斯他们团团围住。

“真麻烦啊。”阿克塞尔背靠着罗克萨斯站着，手里也出现了自己的武器。

“难道所谓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些东西？”

“我怎么知道！”

罗克萨斯一边回答阿克塞尔一边跳起来挥动手中的键刃，超帅的姿势令阿克塞尔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

“不错嘛，罗克萨斯！”

“别说废话了，你也快点行动啊！”

“是，是。”

阿克塞尔也跳到无心中间和它们打斗起来。两人十分神速地将所有的无心清除干净，很快城堡就又恢复了之前的寂静，寂静得令人感觉不到一丝气息。

“我们的任务真的就是这样？”阿克塞尔转过头，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鸟类扇动翅膀的声音。

“那是什么？”

罗克萨斯抬头朝上方望去，发现天花板下吊着一个鸟笼，鸟翅膀的声音应该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要把它放走吗？”

罗克萨斯点点头，于是阿克塞尔用手里的武器击落了鸟笼，从里面飞出来一只乌鸦（注）。

“那我们回去吧。”

“……嗯。”罗克萨斯朝带着满足的笑容目送乌鸦远去的阿克塞尔答道，目光落在破碎的鸟笼上。

此时的黄昏镇已处于落日余辉之中，远处是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两人各买了一只雪糕，向车站的方向慢慢走着。

“我们是要去那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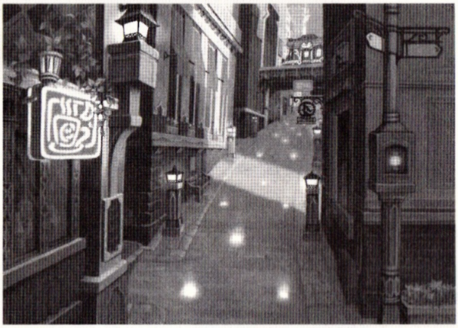
“嗯。”罗克萨斯咬了一口雪糕。

“不要自己先吃啊，罗克萨斯。”阿克塞尔向罗克萨斯抱怨道。正在这时，一个球滚到了罗克萨斯的脚边。

“不好意思！”一个男孩飞奔而来。

“海涅你真是的！”一个女孩在他身后边喊边跑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胖胖的男孩。罗克萨斯捡起脚下的球扔男孩子们，三人道谢之后抱

注：这只乌鸦就是当初被索拉等人击败并封印起来的魔女梅尔菲森特，塞姆纳斯之所以要将其放出，是想利用她手中的无心完成机关的计划。





着球离开了。

“……看起来年龄差不多呢。”

“什么？”阿克塞尔没听清罗克萨斯的话。

“没什么。”罗克萨斯轻轻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并回头看了一眼从前方飞走的鸟。

机关所驻扎的那座城堡就像一个巨大的鸟笼，而什么都不知道的自己就这样在城堡里借担当被赋予的各种职责茫然度日。

没错……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只要待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别发呆了，快坐啊。”

“嗯？啊，好。”两人在位于车站的钟塔上方坐了下来。这里可以将整个黄昏镇的景色一览无遗，同时也是对他们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罗克萨斯和阿克塞尔第一次相遇时就是在这里吃的雪糕。

“雪糕要化了哦。”经阿克塞尔这么一提醒，罗克萨斯才慌忙把雪糕往嘴里送。

“总觉得这个任务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嗯……”罗克萨斯表示同意地应了一声。

“那只乌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面对罗克萨斯模棱两可的回答，阿克塞尔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莫非你还在介意西格巴尔说的话？”

“没有……”话音刚落，一只鸟拍着翅膀从罗克萨斯眼前飞过。

“像那样乘空而翔应该是挺快乐的事吧。”

“……我想是的。”阿克塞尔也咬了一口雪糕。

“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就好了。”

听了罗克萨斯的话，阿克塞尔停下来定定地看着他。罗克萨斯一定是对每天都重复执行同样的任务感到厌倦了吧，而事实上他每天被赋予的任务也的确是如出一辙，就是消灭无心。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罗克萨斯是特别的，对机关来说如此，对阿克塞尔来说也如此。机关不希望罗克萨斯知道的事，阿克塞尔自己也不想让罗克萨斯知道。

这是对罗克萨斯的背叛吗？

“我们大概是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

“哎？”这次轮到罗克萨斯对阿克塞尔的喃喃自语吃惊了。

“什么啊，别用那么可怕的表情看着我好不好。”

阿克塞尔别过脸去继续吃雪糕，罗克萨斯无从知晓他的不安，而罗克萨斯的不安他也不得而知。

“……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啊……”罗克萨斯轻声重复着阿克塞尔的话。

“我们来制造许许多多的回忆吧！”阿克塞尔笑着说。

“那是什么呀？”罗克萨斯也跟着笑起来。

是啊，对没有心的他们而言，真的存在回忆这种东西吗？

“没有，总觉得……”

总觉得……罗克萨斯很快就要从自己面前消失，那一天势必会到来的。但自己明明没有心，为什么此刻会感到胸口隐隐作痛呢？

“回忆么……”罗克萨斯自言自语，双眼凝视着远处的夕阳。身旁的阿克塞尔咬了一口雪糕，也朝着夕阳眺望过去。昏黄的天空下，是两人静静的身影。

完

文/KD0080　编/暗星

童年
《格斗之王》同人小说

ROUND 1

我有记忆是从2岁开始的。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飘落着无数雪花，我兴冲冲地跑到庭院中央，笨笨地伸出手，抓住一片就往嘴里送，想尝尝雪花是什么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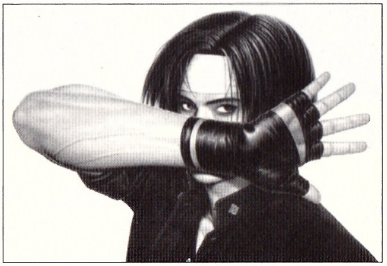
坐在檐下的父母一边悠闲地聊天，一边微笑着看着我的壮举。

那是我第一次吃雪。

当时我感到又冻又咸，味道远没大门叔昨天买给我的那一大串白白嫩嫩的棉花糖香甜；舌头更变得冰冰凉凉的，冻得我只好把舌头伸出来，捧在手心里呵气。

奇怪的是，手心却非常烫，把我的小舌头几乎都烤熟了。我痛得大哭了起来。

刚才因目睹我吃雪壮举而笑成一团的父母总算止住了笑声，朝着哭闹的我走来。父亲



轻轻掰开我蜷起的双手，只见一团小小的火苗，像有着可笑的生命般，在我的掌心里欢快地跳动着。

可怜的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手里为什么会有火苗，却一点也不痛，还有种很舒心的感觉。正当我怀疑自己的痛感神经是否已经退化了时，父亲却大为高兴地将我高高地举过头顶。

"哈，真不愧是我柴舟的儿子，才2岁就能用草稚之火！京，你真是个天才！"

ROUND 2

我是个天才。虽然从没有人当面这样告诉我，但我早从他们惊讶的表情里看了出来。因为父亲经常对母亲夸耀说，只有他才能生下我这个天才。母亲依然微笑着对他说道，哦，是这样吗？那么麻烦你自己再生一个吧。

我其实并不知道"天才"是什么，它代表了什么。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教我"功夫"，我只是觉得练功很好玩，跟看电视、堆积木、骑马打仗一样，都是些很好玩的事情嘛。

但后来我发现了练功原来也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打架。

那时几乎每个电视台每天都在播放很热血的动画片和连续剧，尽管现在我连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但有一天，这些东西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当时我看了某部热血的电视后，电视里那近乎白痴的热血不知怎么传上了我的脑袋，于是我拿条扫帚想找个坏人发泄一下自己那已沸腾得燃烧起来的热血。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犯了个相当白痴的愚蠢错误，我当时随机找到的"坏人"，不巧正是自己的父亲。

结果我自然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能是父亲看的这种片子比我多得多，所以他的血自然比我热得多，而且他更想找人切磋一下吧。

父亲将我痛扁一顿后，不知为何开始不停大笑。

我全身痛得要死，心想原来这就是什么热血青春啊，怎么会这么疼啊，以后打死也再不玩这个了。

闻声而来的母亲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但父亲依然笑得上气接不上下气地说道："阿奈，京这小子竟然、竟然拿个扫把……拿个扫把就找我打架……哈哈哈哈……"

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微笑着答道："哦，是这样啊。不过阿舟，你以前不是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吗？"

父亲的笑声立马止住，连忙反驳道："胡说！我才没做过那样的蠢事呢！阿奈，你别在京面前诽谤我的光辉形象啊！"

"哦，是吗？烈公公都告诉我了呢。"

"胡、胡说！那个混帐老头子，难道真的……等等，你在诓我的话吗？"

"呵呵，哪有啊。你3岁时候不是劈不动木板，就专门练习劈饼干吗？"

"什、什么？这个你都知道？那个混帐老头……呵呵，其实当年我只是好玩而已嘛。"

……

当时我虽然在一边傻笑个不停，但心里却想：他们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父母啊，只顾自己打情骂俏，却把受伤的儿子扔在一边不管。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打情骂俏"的，就像我当时不知道"天才"是什么意思一样，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ROUND 3

我4岁时，不记得从哪里听到了一句话：天才和白痴，往往只相隔了一线。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天才"是什么意思，而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

我认为自己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白痴，而是他们之间那个"一线"的普通人。

所以我给自己下的结论是：我很正常。

我对这个结论很满意。但之后我突然想起，父亲当初到底是怎样找爷爷打架的呢？这个问题只在我的脑袋里停留了两秒钟，然后便屁颠屁颠地去找父亲问个清楚去了。

父亲的回答自然又是一顿爆扁。

母亲似乎从不阻止父亲扁我，可能她也认为父亲那极高的热血值需要适当地发泄一下吧，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和儿子一起烧烧热血也倒是快事一件。

她只是在父亲扁我的时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父亲，似乎是在看两个白痴干着白痴该干的白痴事情。

父亲似乎很怕这时候的母亲，后来我长大了他曾私下对我说："京，你记住，沉默的女人和沉默的羔羊一样，是最最最可怕的。"

有一天我被扁后，母亲一反常态地认真告诫我："京，你记住，虽然你爸爸吊儿郎当，平时发呆的时候像个白痴，在家里除了洗碗拖地练功就完全没什么用了……但是！"

她注意到了父亲的脸色由红转黑又转白，赶紧加了个音调很高的"但是"。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太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你爸爸是现在世界上最强的格斗家。"

父亲听了这话大为振奋，单手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摆了个极为难看的POSE。

驱暗炎！鬼烧！胧车！父亲向我兴奋地演示着眼花缭乱的招式，在他身上四处飞舞游走的红炎让我看得呆了。

当时我发呆的原因是，我觉得父亲是个危险的纵火犯或伟大的魔术师。

"阿舟，住手吧，别在家里玩火。"

母亲这时的责备语气，似乎把父亲当作和我一样的孩子。

父亲略微尴尬地收招，好像很忿忿不平的样子。

母亲没有理他，转过头来问我："京，想对你父亲说些什么吗？"

父亲的脸上立即写满了期待，但我当时的回答差点把他气昏了过去。

"原来爸爸是世界上最强的格斗家啊……那么——什么是格斗家啊？"

ROUND 4

5岁那年，父亲决定开始正式传授我草稚流的古武术。

虽然父亲之前也教过我一些，但只限于俯卧撑站马步那种级别的庶民功夫。

第一次他交给我一本据说是草稚流祖传秘笈的破书，叫我照着上面练功。

父亲刚离开，我便立刻以一个标准的凌空抽射英姿把那破书踢到了墙角。

但我觉得这样的POSE太过于丢脸，为了给这个动作找出个更帅点的形象，我跑到道场隔壁的书房里搬来一叠新书，在硕大的道场里疯狂练习射门。

当父亲和母亲闻声赶来时，整个道场都飘扬着洒脱的书页，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舞。

"爸爸，不用惊奇了，艺术就是这样诞生的。"当时不知大祸临头的我还傻呵呵地对气变了脸色的父亲笑道。

父亲的回答更加强悍："追求艺术的后果，就是对肉体的折磨。"

男人之间火星迸发的热血互殴结束后，母亲终于淡淡地开口说道。

"阿舟，京才5岁啊。"

"我5岁的时候，老头子还不是这样逼我练习的啊！"父亲立刻反驳道。

"哦？那么，烈公公是如何教你的呢？"

"那个恐怖的老头子？当然是……算了，别讲了吧，提起来我都心寒。那种毫无意义的单方面威压型教育方式不适合京嘛，你也明白吧？再说我很忙也很宽容的，这不交给了京一本草稚流秘笈，让他自己自由练习的吗？"

"哦，是这样吗？阿舟，你忙得去看棒球比赛才是真的吧？"

"哪、哪里！虽然那场球赛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我相信京他一定……"

母亲再次打断了父亲的话："阿舟，你5岁的时候认得字吗？"

……我又一次被忽略了。

ROUND 5

我6岁时，草稚道场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来踢馆了。

其实我觉得踢馆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就跟踢球差不多的嘛。

只不过一个是若干人分成两边抢着把皮球往对方门里踢，另一个是几个人拼命护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牌子不让另一边抢着踢而已。

说实话，踢馆的事情在我家跟吃饭一样平常。通常在午餐的时候大门叔会向父亲报告说刚才外面又来了两个踢馆的我已经像平常一样打发了，接下来父亲会一边狼吞虎咽一边随口问那这批家伙现在怎么样了，大门叔则回答说一视同仁统统住院两个礼拜，而母亲则皱皱眉头说大门叔我们出手要有点分寸啊，大门叔满口答应，过几天便报告说夫人今天我格外留情了，早上那四个家伙只要在床上躺半个月就可以下地了，母亲则满意地说是啊，人家辛辛苦苦大老远跑过来好歹也是个来踢馆的嘛，我们总不能太亏待啊，大门叔麻烦你以后就照这个标准办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对付踢馆的就像打

发乞丐一样，随便应付一下就搞定了。

但今天来踢馆的听说是父亲的朋友。

这个复杂的逻辑关系在我的脑袋里转了好久。为什么父亲的好友和踢馆的乞丐会是同一类呢？以此类推父亲不就跟哪些乞丐一个水准吗？既然大家都一样为什么非要玩拆牌子呢？一起坐下来搓搓麻聊聊天打打架多好啊。

我从来没看过踢馆。

虽然道场里踢馆的事情很频繁，几乎是一周两次，和家里倒垃圾的频率一样，但我以前从来没亲眼见过踢馆是怎么玩的。

每次总是当我热血沸腾地跑到道场时，只看到大门叔在安静地扫地。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上。

幸运的是，终于被我赶上了。

但我很失望。

根本就没有我所期待的群殴壮观场面。

父亲只是在跟一个酷酷的男人喝茶。

顺便一提，那位穿黑和服的男人看起来比父亲顺眼得多。

我还没无聊到看父亲怎么演示他那拙劣茶道的地步，立即转身准备闪人。

不幸的是，眼尖的父亲却看到了我。

"京，过来。"

我当然没有兴趣听从父亲长篇大论的毁人不倦，装作没听到地转身就跑。

"驱暗炎！"突然传来一声断喝，却不像是父亲的声音。

我吃惊地回过头，驱暗炎是我们草稚家的祖传必杀技，我想不到父亲会突然对我出手，而且还是就算防御也会受点小伤的招式。

而眼前的火焰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却不是父亲常用的红焰，而是紫炎。

已来不及躲闪，看来只能硬挡了。

不行！老老实实防御一点都不符合我的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点都不帅！

眼前那团紫炎正不断扩大。我突然冷静地想到，把它击溃不是很有型吗？

父亲曾说过，必杀只能用必杀来破。对了，就用那招！草稚家最强的必杀技！

"草稚流·鬼烧！"我夸张地喝道，八成他们会以为我想用嗓门来破招吧。

我借匆忙鼓出的火劲跃起，将那团紫炎的火劲卸到了空中。

驱暗炎是依附地表燃烧的飞行道具型招式，但只要离开依附物便威力大减。出乎意料的是，那道紫炎并无父亲日常的强劲力度，刚好和我的程度差不多。

紫炎被卸到了空中后，离开地表的火劲已无法继续燃烧，总算被我漂亮击散。

我正窃喜不已，却忘了落地的姿势，一滑顿时摔了个四脚朝天。

失败！

我大为愤慨，父亲也太过分了吧，竟然故意叫大门叔把地板擦得这么滑。

"爸爸！"

我愤怒地立即爬起来大声叫道，但父亲还是安静地坐着陪客人喝茶，似乎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

但我却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你是怎么把火染成紫色的啊？我的也要染个绿色！"

父亲差点把口里的茶喷了出来，幸亏没有喷到对面大笑的客人脸上。

"喂！刚才的驱暗炎可是我打出的啊！"

我觅声看去，原来那位客人身旁还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红发小孩，正向我抗议。

他虽然跟我差不多高，但客人的身材过于高大，几乎完全把他遮住了。

"庵，不得无礼！"客人终于忍住笑，勉强板起面孔对那小孩训斥道。

"咳咳。"终于尝到一回被忽略滋味的父亲总算开口了，"京，过来。"

这次我倒像姜太公钩上的鱼一样，心甘情愿地跑过去了。

其实令我感兴趣的，是另一条和我差不多的鱼。

"草稚家的火焰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环

境都是这种热烈绚烂的红色。”父亲的手心里已升起一团红焰，向我演示着说明道。“而刚才的紫炎，是八神家的秘技，就像我们草稚家的红焰一样。”

八神家的客人手里亦升起了一团紫炎，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只觉得又多了一个跟父亲一样危险的纵火犯或一样伟大的魔术师。

“京，还不向八神叔问好？”

我怀着对又一个魔术师的尊敬之情向他施礼，但那个叫庵的小孩却趁机向我扮鬼脸。

我不甘示弱，马上趁父亲向八神叔添茶的时候向他还了个更难看的鬼脸。

小庵马上还击，但他明显脸皮没我厚，几个回合后生气了。

我洋洋得意，虽然扮鬼脸不是什么光彩的大事，但获胜的感觉总是很爽的。

于是我继续向小庵扮鬼脸，脸薄的他终于受不了我的无理挑逗，猛然站起。我吓了一跳，立刻摆出防御姿势。

“爸爸，草稚叔，我想和京出去打、打扑克，可以吗？”

我晕倒，这家伙连谎话都不会编啊，想打架就直说嘛。何况我本来就不讨厌……不，应该说是很喜欢打架嘛。

在得到两人漫不经心的允许后，我把小庵引离了道场。

“我家的扑克很难的，你会玩儿吗？”我故意逗他说。

“笨蛋，谁想跟你打扑克，我要打架！”

“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架啊～”我故意逗他道。

小庵一愣，立即反驳：“胡说！打架有什么好玩？我最讨厌的就是打架了！”

“你才胡说！你要是讨厌打架，那为什么还要把我拉出来打架啊？”

“切，还不是我老爸教的，要我随便找个理由找你打架啊！”

“八神叔竟然叫你陪我打架？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太棒了！八神叔真好，不但知道我爱玩这个，还叫你陪我玩，不像我爸……”

“哦？怎么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我开始对小庵吹牛，渐渐越侃越远，似乎都忘记我们本来的打架目的了。

后来不知怎么吹到了“天才”这个话题上，我得意洋洋地自称是十年难见的天才小庵立即不服气地反驳说那他是二十年难见的天才于是我马上增加年数说自己是三十年的天才小庵也随即成为了四十年的天才……

等到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到第七百六十年时，我们终于决定换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就是动武打架。

“让你尝尝八神家的最强奥义：禁千二百十一式·八稚女！”小庵的嗓门儿不大，但却摆出了极其夸张的起手式。

“谁怕谁啊？看我草稚家的最强奥义：里百八式·大蛇稚！”我不甘示弱，起手式的动作摆得比他更夸张。

俗话有云，输人不输阵！

虽然我的心里紧张得要死……

不过，他摆出起手式以后就一直没动过。

“搞什么搞？你想打架就放马过来啊！怎么没动静了？”

“对了，他在找我的破绽。”

俗话又有云，敌不动，我不动！

所以我也不动。

我们就这样对持着，一动不动。

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想和我比耐性。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半天。

然后被偶然经过的大门叔当成了两个被点了穴道的傻瓜……

大门叔吓了一跳，心想在我眼皮底下竟然还有两个深藏不露的点穴高手，这还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过这样两败俱伤可不行，还是先把老爷叫过来解穴吧。

于是大门叔立即转身去找父亲，扔下大眼瞪小眼的我们继续对峙。

又等了几乎半个钟头，我几乎累得放弃时，父亲懒洋洋的声音终于传来了。"真有你们的，打扑克都能练禅定啊。"

"不对啊，柴舟兄，这哪里是禅定，小京这不正是大蛇稚的起手式吗？"

"哦，真的啊……咦，小庵这也不是八稚女的起手式吗？你看看这马步，这气势……多彪悍啊，简直就是标准教材，我来看看……"

"柴舟兄太客气了，小庵还不成气候呢……倒是小京才是气宇轩昂啊，你看看他这个大蛇稚的姿势多帅，我也来试试……"

"哎呀，我还做得没他标准啊……恭喜恭喜，小庵真是难得一见的武学天才啊……"

"哪里哪里，小庵还早着呢，小京才是二十年难见的格斗奇才啊……"

…………

我傻眼了。老天啊，我们俩都贫成这样了，他们俩咋又开始贫上了。

我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一屁股躺到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整个人组成一个标准的大字。

我不忘看了看对面，发现那里同时也躺着一个大字，而且造型比我还要标准。

哈哈！平局。

这时大门叔则一脸羡慕道："真是后生可畏啊，都能自行冲穴了……"

FINAL ROUND

我和八神庵第一场哑剧般的决斗，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事后父亲曾严肃地问过我，为什么当时只打出起手式就收手了。

我貌似认真地想想，然后以背书般的口吻回答说，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乃最高境界。吾等愚昧之辈，距进窥上乘之道甚远矣，仅知武学切磋，讲究点到即止。相持便是心战，无招便是有招，不杀便是和平，方乃英雄之真谛。

父亲对我胡乱拼凑的答案很满意。

ROUND ?

"喂，你那时为什么不出招？"

"切，你不也只摆个起手式吗？你又怎么不出招？"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不准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其他人，特别是我爸爸和八神叔。"

"好啊，我保证不对他们讲。"

"其实我哪里会那么难的招式啊，我刚才只是摆个起手式想吓吓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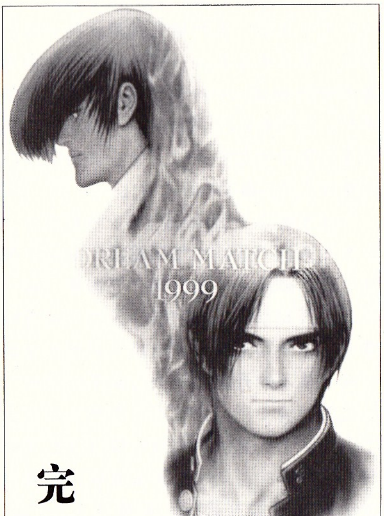
"……"

"怎么了？你不会想反悔吧？"

"当然不是……这样吧，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条件跟刚才你的一样。"

"好吧，我答应你，快说吧！"

"我也一样～"



CartirsQgre
皇家骑士团II



皇家骑士团II	机种：SFC	发售时间：1995年10月6日
	制作公司：Quest	类型：S·R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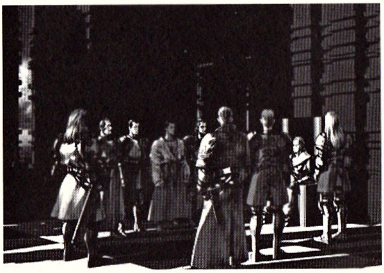
在游戏中，艺术究竟能走多远，《皇家骑士团2》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

每个游戏都有其忠实的爱好者们长久铭记，但如同《皇家骑士团2》（以下简称为《皇骑2》）这样让爱好者们十几年都不能忘怀的游戏却并不多。在如今的日本游戏排行榜上依旧能看到的本作，几乎成了斜四十五度角类战棋游戏的代名词。游戏的故事起源于塞提基内亚大陆的一个传说，在原作者的最初构思中共分为七个章节，而本作是其中的第六个章节。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种事先构思作品大体世界观，然后截取其中一段历史作为故事背景的做法很像Square的著名RPG《异度装甲》。但《皇骑2》显然在个人体验之外更注重对某些话题的探讨，这也使得本作成为游戏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皇骑2》的故事源于某女性的身分，这和后来的《最终幻想战略版》有很多相似之处。故事的序幕充满了电影感，从一场屠杀开始引出故事的核心人物和前期的重点。主角德尼姆和其姐姐卡秋娅的复仇构成了故事的开端，而圣与暗两位同叫兰斯洛特的骑士则成为故事中的两枚硬币。不过，小小的复仇序曲很快被淹没在战争和利益争夺的漩涡中。随着故事的发展，复仇逐渐被利益替代，梦想也被现实打击。个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在公爵庇护下的德尼姆无论是否选择屠杀，都将面对激进派好友维斯的背叛和打击。选择是游戏的一大主题，每个人也要在游戏中面对选择之后的结果。

做为故事的缔造者，松野在亲眼目睹了波黑地区战争惨状之后强化了主题，并对战争中民众的位置作了深思。从这一点上来说，之前的战棋游戏要么突出主角的强大，要么表现国家兴衰，很少会将笔墨直接放在民众和底层方面。与《皇骑2》相比，《火焰之纹章》更像是一个充满了贵族和骑士梦想的童话，虽也有强烈悲欢离合，却离现实有些距离。《皇骑2》的故事里，更多的内容除了放在主要角色各自立场的冲突上之外，也花了许多篇幅来描绘战争中民众的状况。在以往的游戏作品中，尤其是幻想题材的架空类作品里，第一次有这样贴





近现实和底层的描绘，可以说这也是电子游戏艺术达到某种高度之后的一次爆发。

关于《皇骑2》，不得不提的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反面角色——暗骑士兰斯洛特。独眼骑士出场时以其威风凛凛的造型震撼了许多玩家，游戏序幕中的屠杀场面里，村庄火焰映在暗骑士脸上，将一个冷酷的角色塑造得相当完美。随着游戏不断深入，玩家开始慢慢深入了解这个角色。当暗骑士兰斯洛特与圣骑士兰斯洛特两个名字相同的角色终于碰面时，这位一直处在最大反派位置的角色说出了一番让人震撼的台词。这一段台词堪称整个《皇骑2》中最精彩的对白，暗骑士兰斯洛特怒斥了所有渴望自由又不肯去追寻自由的人，也痛骂了软弱的民众，而圣之兰斯洛特根本无法反驳。“他们之所以软弱，是因为成为受害者更容易！他们不是因为软弱才抱怨，而是选择成为弱者！喋喋不休的抱怨，相信这是‘弱者’的权力！”这一段对白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这也是游戏艺术中让人难以忘怀的闪耀星辰。

其实，《皇骑2》讲的是一个类似于民主和自由之间矛盾的故事。自由的定义是当一个人所作所为不会伤害别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即可以拥有自由。而当这个人所做的一切能够伤害别人的时候，他是否也拥有这种自由呢？拥有兵权的公爵，强大的黑暗骑士团，这些强者握有左右他人命运的力量，他们的选择带给人民苦难。这样的矛盾中，德尼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的选择正确，也并非他拥有正义（游戏中可以选择“非正义”的路线），而是因为他拥有较强的力量。当这种力量达到某种程度之后，德尼姆甚至能改写瓦伦利亚分裂的历史。关于力量和权力的讨论，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的思想家们都在古时有过精彩的思辨，但在游戏中表现得如此强烈的场合并不多，这也是本作能够成为游戏艺术精品的另一个理由。

总的来说，本作之所以能够在很多年后依然被无数人记起，除了其精彩严谨又深度十足的系统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这恰恰是许多游戏作品无法做到的一点。一部游戏能够从哲学角度将人世间最常见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出来，用幻想故事的外衣灌输给年轻人们，让他们在精彩的游戏之余想到一些什么，甚至深思一些什么，乃至学会了选择和分辨……这难道不是电子游戏号称第九艺术应有的面貌吗？

时至今日，只要听见那悠扬的风笛开场，许多人仍难抑心中激动。不为别的，只因为游戏曾经如此接近艺术，哪怕次数很少，也让人心中稍慰。



TALES OF THE ABYSS™



深渊传说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5年12月5日
制作公司：Namco	类型：RPG

人不是为了谁而活的，活着本身就没有意义。当知道自己将死之时，我希望活下去。

——卢克·冯·法布雷

刚接触到《深渊传说》时，也许主角卢克的性格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反传统的。但随着剧情发展，玩家就会发现，这依然是一款传统日式RPG，以主角为中心，描述他与同伴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因此，通过卢克的命运变迁，玩家基本就可以看到整个故事的剧情发展方向了。卢克和缇娅接触并产生超振动后，两人离开了公爵邸，从那一刻开始，卢克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整个故事也就此展开。而“改变”正是《深渊传说》的主题之一。当任性的卢克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时，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必须改变；当世界不再需要尤莉亚的预言时，人们开始寻找不同的改变之路：彻底废弃预言，凭自己的力量走下去；或者彻底毁灭世界，让复制品取而代之。在如何改变世界这一点上，游戏中出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矛盾。卢克和自己所尊敬的老师梵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为了各自的理想，为了不可让步的执着，双方只得刀枪相见。这也就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死亡。改变的矛盾，改变中的矛盾，就这样一步步地推进着剧情不断向前发展。

本作的另一个主题则是“成长”。关于成长，主要是围绕着卢克进行的。当他还是一个任性的少爷时，玩家甚至能从同伴的一言一行中体会到一种放任自流。这一阶段的剧情其实多少都有些让人窝火和不爽，卢克因买水果不付钱被当成小偷，接着又任性地要找出真正的犯人，成为亲善大使后对众人傲慢无礼的态度等等，肯定有不少玩家都会觉得他很欠抽吧。（说



得有点儿过分了……）转折发生在阿克泽琉斯，这里也是整个游戏的一个转折点。卢克听从梵老师的话发动超振动并使阿克泽琉斯崩塌，刚开始他甚至连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同伴也因此选择了放弃他。卢克得知自己只是阿修的复制品，意识被阿修控制后，他渐渐明白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渐渐明白自己必须要看到更多的人和事。白色的花圃中，卢克剪断了飘舞的长发，当风将手中的长发带走时，他也开始了真正的成长，而《深渊传说》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紧随而至的是“迷惘”。“是谁，为了什么让我存在的！”在吸收之门，卢克不禁向梵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而剧情也随着他的迷惘继续发展。成功完成使命——将外壳大地降落到魔界后，卢克将自己关在了家中。为了寻找真正的自己，为了找到存在的价值，他重新与同伴们一起开始了冒险。而再次冒险的导火线便是本应死去的六神将，他们的复活又一次将剧情推到了预言的矛盾上。此时，关于预言的另一个矛盾出现了：大多数人依然希望得到预言的帮助，依靠预言生存下去；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即使没有预言，人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其中的代表便是福林克斯，他临死前就留下了“希望在没有预言的世界自由地活下去”这句遗言。接着复制人的大批出现又带来了他们与原型之间的矛盾。在各种矛盾交替进行中，剧情达到了最高潮。为了解决瘴气问题，卢克选择了牺牲自己，而同时阿修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雷姆之塔上，卢克与阿修为了抢夺罗雷莱之剑而大打出手。就在卢克感觉到自己即将消失时，他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意义——不是为了谁，也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希望活下去，想要活下去。仅此而已。当两人联手发动超振动时，也许会有不少玩家都为之感动了吧。

充满紫色瘴气的天空再次变得蔚蓝时，游戏也渐渐进入了尾声。打败梵老师，解放罗雷莱，拯救世界。剧情发展到这里，也许就没什么悬念了，可阿修的死却再一次让玩家心如刀绞。深红的长发散落，绿色的眼中光芒尽逝，温暖的光柱冲天而起，这里也就是给结尾处留的一个伏笔——融合。至于结局中最后回来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大概每个玩家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其实，《深渊传说》的故事大致就是围绕着卢克的改变、成长与迷惘发展的。游戏中贯穿了该系列的传统——“矛盾”，但本作却不再是单一的表现形式，而是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比如魔界与外壳大地、复制人与原型、如何对待预言、如何改变世界等等，这些矛盾贯穿起整个游戏，推动着剧情一步步发展。也许，《深渊传说》给玩家带来的感动，还会更多吧……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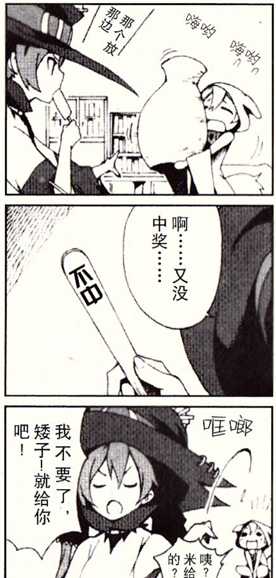
四格漫赏

Shining Force EXA

阿米塔莉莉



Wa~i!



再见了阿米





光明力量 EXA

法柯林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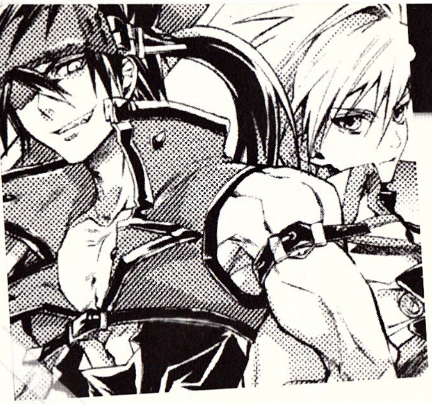


我行我素的王



我行我素的女王





GUILTY GEAR XX Λ CORE

罪恶装备XX

哪一个？



真好对付



请饶了我吧





真正的爱国者

客座主持：卡伦

◎出处：潜龙谍影3 食蛇者　◎地点：百合花海

遥远湖边，飞机马达轰鸣。

花海林外，白马垂首小憩。

飘浮于风的云彩在落日余辉下悄悄改变着颜色，和着满天飘扬的百合花瓣幻化成一幅迷梦般的画卷。

她和他相隔数米之遥，面对面静静地站在这片洁白的花海中。

“生命的尽头……不是很美吗？”

被称为“引领者”的女子将目光从男子身上慢慢移向花海，嘴角扬起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当生命终结的时候，它会发出久久不能散去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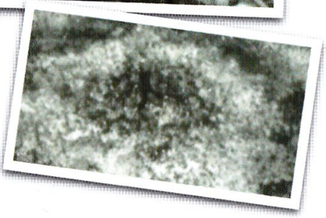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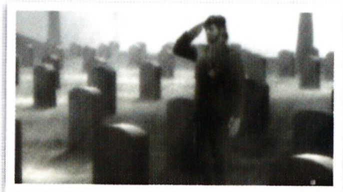
“让我们开始吧。”　她淡淡说着，从腰间拔出了名为“爱国者”的轻机枪。

“我养育了你，我爱上了你，我给了你武器，传授你技巧，教导你知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了，惟一剩下的只有我的生命，你亲手拿去吧。一个必须死去，一个必须活着，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生存下来的将会继续战斗，这是我们的宿命，活下来的这个人才有资格继承‘BOSS’的称号，而继承了这个称号的人，将继续面对永无止境的战斗。”

十分钟，这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只有在这期间内取得胜利的人，才有机会逃离米格战机即将到来的轰炸。

伴随着话音落下，灰色的披风飞舞于空。而曾生死与共的男人与女人，也展开了这场最终的搏杀。

战斗结束后，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她将磁

碟，以及手中的轻机枪都交给了他。

'爱国者'？为什么要把它给我？"

"杰克……或者我该叫你……斯内克？"她凝视着自己心爱的弟子，嘴角微微抽动着，"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杀了我吧……现在就杀了我。动手吧，这里只能容下一个'BOSS'，和一条'蛇'……"

当女子闭上眼睛后，他缓缓站起身来，将枪口慢慢对准了自己的老师。在那一刻，时光仿佛静止了，静止的两人就如同是雕塑一般良久一动不动。

她等待着期盼已久的生命的终结。

他面临着亲情与爱国间的无奈抉择。

在这无声的空间中，只有无数的白花，依然在两人身旁静静地飘舞着。

飞旋，升起，舞动，飘落……

"砰！"

引领者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二战时的传奇英雄，被誉为美国特种部队之母，曾创立了特种部队眼镜蛇部队，也不是因为她曾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协助盟军取得胜利，曾创设了包括CQC在内的各种战斗技能，而是由于她对祖国那种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精神。

在内华达沙漠的核试验中，她的血液永远凝结成了白色。

在载人飞行火箭的秘密实验中，她的身体受到了宇宙射线的强烈辐射。

在摧毁V2火箭的指令中，她失去了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

在执行CIA的秘密任务中，她被迫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她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牺牲了一切，即使这个国家愚弄了她、背叛了她、抛弃了她，她依然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即使为此失去生命，为此身败名裂被后人所唾弃也在所不惜。

那时在太空中，她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界线的地球，没有东方，没有西方，更没有政治、经济、军备竞赛，以及冷战。但回到地面后，出现在她面前的却依然是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在21世纪，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地球这个小行星上的居民而已，一个没有任何主义的世界……才是我想看到的世界。"

结束无休止的冲突循环，创造出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引领者最大的梦想，也许有人会觉得幼稚可笑，但对于她来说，那却是她一直坚定不移为之努力的目标。

为了得到"哲学家的遗产"，华盛顿指派她假装叛变投奔到沃尔金上校一方。可是，沃尔金向索科洛夫研究所发射美制核弹头这个事

伴随着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在那一刻，斯内克忽然感到自己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片血红。红色的白色花海，红色的湛蓝天空，红色的青青树丛。

是血迹模糊了自己的视线？那为什么在这血红的世界中，安详地进入长眠的那个女子依然保留着那无垢的银白？甚至，就连她胸前的蛇状疤痕也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百合花海，红色花瓣风中乱舞；暗云下，尤见白马对空悲鸣……





实却让高层的如意算盘彻底破灭了。为了避免与苏联产生正面冲突并证明自己的“清白”，华盛顿对计划进行了延伸和修改。此时的她不允许活着回到美国，也不能自杀，而政府给予她最后的任务和职责则是——她的生命必须被她心爱的弟子所解决……

“耻辱的污点将伴随她入土，后人将永世唾骂她，在美国，她是一个毫无荣誉感的可耻叛徒，在苏联，她是一个制造核灾难的凶手，在官方历史里，她将被作为一个战犯而记载，没有人会理解她……这就是她最后的任务，像一名真正的士兵那样，自始至终忠于职守。斯内克，历史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所作出的贡献，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她的事迹只在你的心里永存。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祖国，她将她的生命和荣誉奉献给了她的祖国，她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通过夏娃最后留下来的那盒磁带，斯内克终于明白了一切。在继承了“BOSS”之名，被总统亲自授予“大首领”（BIG BOSS）称号后，他独自走到了那个墓碑前，默默地献上了一束白花和“爱国者”。

“爱国者，拯救世界的人，192×–1964”

在没有铭刻死者姓名，只有上面这行话存在的墓碑前，男子双腿并拢，严肃而庄重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立正、敬礼——为良师，为挚友，为真正的爱国者……

格林魔书 主要角色设定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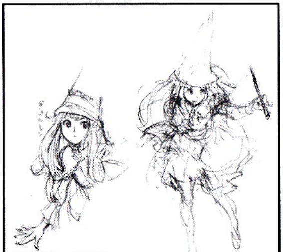
编/YULA

CHARACTER FILE of IMGRIMOIRE

厂商：Vanillaware	机种：PS2	类型：SLG
美术设计：シガタケ；人物原案：神谷盛治；人物设定：前纳浩一		

魔法学校・学生

在大魔导师卡梅尔开设的魔法学校内，学生们遵照格林魔书学习魔法。



●前纳・草图

↑右边的草图和人物画像感觉基本相同，左边这幅则显露出了勤奋的表情。



●前纳・就寝穿着形象

←莉蕾的睡衣装彩图。和下边シガタケ先生绘制的插图的不同之处是穿着鞋子。



↓神谷先生绘制的莉蕾初期设计形象。将卷发扎成2束的发型和眼镜与定稿的形象完全不同，感觉很有意思。



●神谷设计・莉蕾形象

→莉蕾的完成稿形象和原有的草图相同，不过小仙女由2人减为了1人，姿势和位置也有所变更。



●神谷设计・莉蕾形象



受困于时光轮回的勤奋魔法少女
莉蕾・布络
（CV：大久保蓝子）

在魔法学校学习魔法的少女，拼命努力想成为一名出色魔法使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弟弟们还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然而在她入学5天后学校就遭遇了灾难，莉蕾因此被禁锢在不断轮回的时光圆环内……



●神谷设计・玛露嘉丽塔初期形象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初期设计图，和定稿风格完全不同，身穿与莉蕾款式相近的服装。

→虽说是草图，但也很好地体现出了她淘气可爱的特征。

莉蕾懒散任性的朋友

玛露嘉丽塔・弗洛兹

（CV：早崎千香子）

莉蕾在魔法学校最早遇到的朋友。性格懒散任性，生活在魔法使曾被迫害的小城里。头上趴着一只使魔青蛙。



●前纳・草图



脸上浮现着梦幻般微笑的谜样女学生

阿玛蕾特・威尔吉妮

（CV：西泽广香）

从入学仪式举行前2个月就开始上课的神秘女生，不知为何对莉蕾的相貌很有兴趣。她那梦幻一般的微笑，连非人类的存在也为之倾倒。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设定图，除了发型和发色以外已经无限接近于定稿了。

●神谷设计・阿玛蕾特



●神谷设计・阿玛蕾特初期形象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初期形象图，浑身散发着一种更加成熟的妖艳气息。怀里则抱着一只使魔黑猫。



操纵炼金术的狂野前辈

巴蒂德·巴伦泰

（CV：山内悠椰）

专攻炼金术的魔法学校前辈。放言自己“更擅长打架”，而魔法本领也是相当的强。粗鲁冷淡的态度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神谷设计·巴蒂德

↑神谷先生绘制的设定图，形象看上去感觉比定稿更加高贵。



●前纳·草图

←由前纳先生绘制、巴蒂德身上所穿大衣的设定图。

师从欧帕尔老师的优等生

海拉姆·格林

（CV：大里雅史）

能让人感到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等生，却不知为何跟巴蒂德关系很好。他师从于欧帕尔奈拉老师学习交灵术，似乎非常受后者所吸引。



●前纳·草图

↑外套上缝着精致的刺绣，但定稿并没有采用。



●前纳·草图

→尽管只是粗粗几笔，但人物认真、酷酷的性格很好地传达了出来。



魔法学校・教师

在魔法学校指导学生的教师们全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而其中还存在着令人感到异样的老师……


●前纳・草图

↑夏鲁特琉兹被变成狮子前的一张草图。其素颜和野兽正好相反，是位线条纤细的青年。

↓狮面人身的概念似乎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的。


●前纳・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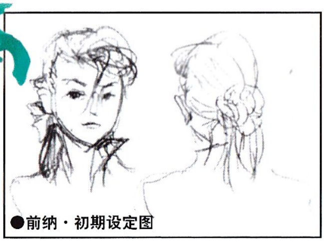
因诅咒而变成狮子的炼金术教师

夏鲁特琉兹・格兰德

（CV：山本兼平）

因受诅咒而被变成了狮子容貌的炼金术教师。虽然诅咒似乎可以被爱所解除，但本人却只对探求真理有兴趣。




●前纳・初期设定图

←摘掉眼镜以后的欧帕尔奈拉，是稍微有点变形的写实性风格。

↓「かわいげをのこす」（保留一丝可爱）的注解意味深长。面部表情值得注意。


●前纳・初期设定图

钟情夏鲁特琉兹老师的交灵术女教师

欧帕尔奈拉・莲

（CV：田中凉子）

连卡梅尔校长也很信赖的交灵术女教师。和外在的酷帅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心中一直难以抑制对夏鲁特琉兹的强烈爱意。



阿德博卡特

（CV：大桥隆昌）

凭借和卡梅尔校长的契约而担任黑魔术教师的恶魔。喜欢绅士风度的举止，在学校很自觉地不随便召集幽魂，但有时也会暴露出些许的恶魔本性。

凭借和校长的契约教授黑魔术的恶魔



●神谷设计・阿德博卡特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设定图。和定稿几乎完全相同，而蕾丝状的衣领和金丝带更强烈体现出了一种贵族般的气质。

↓前纳先生绘制的3幅草图。虽然线条简单，但很巧妙地描绘出了绅士态度下隐约显现的恶意。



●前纳・草图





●神谷设计・卡梅尔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设定图。兼具威严和温和的表情实际上意味深长。



●前纳・卡梅尔形象

↑由前纳先生绘制的形象图。飞扬的胡子等细节比起定稿的形象来更显震慑人心的威风。

在魔王居城开设魔法学校的校长
卡梅尔・特拉斯库

（CV：上别府仁资）

制造出“贤者之石”的3名魔法使中的1人。和露杰一起将魔王卡尔法德斯封印后，在其居城“银色星体之塔”创立了魔法学校。

其他

在这所曾经是魔王居城的学校里，拥有强大魔力的可怕存在至今仍然栖息在此……





●神谷・露杰形象图



●神谷・露杰形象图



●神谷・露杰初期形象图

↑由神谷先生绘制的初期设定图。左边2幅表现的是被残杀的少女，右边那幅以蝴蝶为基础的妖艳魔女图则跟定稿风格更加接近。



●シガタケ・露杰初期形象图

→和定稿几乎完全相同的设计。手杖前端挂着背叛她的弟子的骷髅。

变成亡灵、徘徊在深夜校园内的魔女

露杰・贝茜（CV：长谷川知子）

制造出"贤者之石"的3名魔法使中的1人。被最爱的弟子杀害，如今仍以亡灵的姿态游荡在夜晚的校园中。



●前纳・草图

←左下角的图上写的台词"咒咒咒咒"很有意思。



被卡梅尔和露杰消灭的前魔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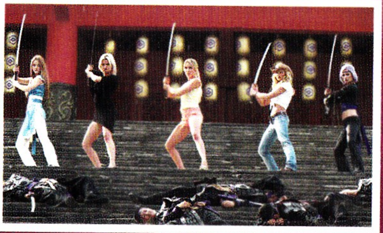
卡尔法德斯（CV：前田俊文）

为了独占卡梅尔、露杰制造的"贤者之石"，他和古代的恶魔订立了契约。虽然被2人封印了，但他把"贤者之石"藏了起来，用以谋划以后的复活。



火热的夏天就要来啦，众所周知，火热的夏天就该看些火爆的电影！当然——也许大家觉得看些清凉的电影更加享受，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的主题既火爆又清凉、既热闹又爽快、既有美女又有华丽的格斗，可称之夏日休闲度假必备之良品。

毫无疑问，本期的主题就是《生死格斗》。



生死格斗

用华美的画面 杀死你的大脑

希望越小，失望越小

毫无疑问，就叙事和剧情的角度来说，《生死格斗》是一部还没有上映就可以基本确定基调的电影。可悲的是它甚至还来不及与大家见上一面，就立刻变成了"剧情垃圾、除了打架和美女没啥好看"的电影，可喜的是至少在观众的视觉要求上，它几乎可以拿到满分。本片不管是美女们还是格斗招数均像模像样，更厚道的是没有像其他游戏改编电影的恶习看齐，把游戏故事背景以及人物乱改一气，当电影中的角色出现时，我们几乎立刻就能认出她们的原型，从这一点来说，本片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一个足够让观众为接下来的热闹喝彩的头。

可以说，在一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中，元奎邪恶的动作指导没有让我们失望，为了美女们和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展露曼妙身段的花哨打斗，你的眼睛大部分时间处于双目圆睁的状态，另一部分时间则因为还算有趣的喜剧桥段嘴角微微有些上勾。

对于这样一部从来也没指望过进军奥斯卡，挑战金熊奖的电影，热闹和好看就是衡量其优劣的最高标准，既然谁也没期待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哲理，那么我们也不用反复声称剧情是多么的俗套无聊。尽管美女们的衣服怎么折腾也不会乱，漂亮的表情即便打架仍旧迷人，眩目的动作更像是一场华丽的舞蹈，监视器上的两条血槽简直滑稽得有些可笑，但是，《生死格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是部热闹又好看的电影，而且可以和朋友嚼着薯片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对于炎热的夏天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DOA的天使们

说到了游戏改编，当然要谈一谈角色的相似度问题，让人满意的是，虽然本片也许不是那么神形具备，但还是十分养眼。

蒂娜vs杰米·普莱斯利(Jaime Pressly)相似度：8

和蒂娜相似，杰米·普莱斯利也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健将，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肌肉，都是在她平时艰苦的训练中磨炼出来的，而她也



同样经历过当模特的时期，最终踏入电影世界，这些过去都让她和蒂娜有着说不出的相似之处——只是杰米显然要更剽悍且粗犷得多，在她身上，你确实可以看到摔跤手所应具有的强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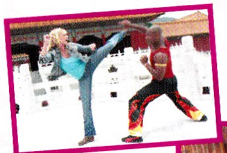
克里斯蒂vs荷莉·凡蕾斯(Holly Valance)相似度：5

在看到荷莉·凡蕾斯的瞬间，可能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欧美版的藤原纪香，她能在任何时候看起来都非常甜美妩媚，和我们所认识的克里斯蒂多少有些区别。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克里斯蒂的杀手身分被改成了国际大盗，但是荷莉·凡蕾斯的笑容和美丽的动作会让你立刻忘记这些微不足道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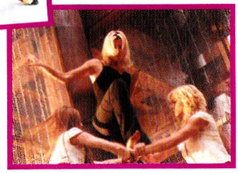
 

海莲娜vs莎拉·卡特(Sarah Carter)相似度：3

莎拉·卡特是个颇具实力的人物，她是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的舞者，曾经在多部音乐剧担纲演出，爱好是看书、写作、弹吉他和跳舞，也许导演正是看中了她这份艺术气息和海莲娜的相似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光从长相这个部分看，两个人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霞vs戴文青木(Devon Aoki)相似度：6

霞的人选是一个大难题，想找到这种完美东方面孔和魔鬼西方身材相结合的演员并不容易，所以身为英日混血的戴文青木确实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如果你忘记掉她那张美得很有争议的面孔，或许就能找到两个人内心中的奇妙契合了。

绫音vs娜塔莎·迈尔兹(Natassia Malthe)相似度：5

看起来很可爱的绫音变成了轮廓分明的混血女，这其中的巨大落差简直让人难以言表——当然，美女还是美女，充满了爱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区别而愤怒。

闲言碎语

我生怕一些和我一样饱受所谓“大片”毒害的忠实影迷们错过了这部我认为今年最好的，影片风格最欢快的，动作拍摄最干净利落的、美女演技最火辣的、故事情节最紧凑的动作片。

——一位游戏迷在论坛上针对本片的发言

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反之就是希望越小，失望越小，或许还能够有所惊喜。本片，就属于后一种。

——另一位游戏迷在讨论本片时说道

比最近几年的功夫片打得精彩多了！

——从不打游戏的电影迷如此说

幕后花絮

★霞的扮演者戴文青木是通过弟弟才认识《死或生》的世界，她的弟弟才15岁，非常迷这个游戏，“霞非常酷，如果你不去参加试镜，我一定会杀死你”。在弟弟这么说了之后，她真的得到了这个角色。

★为了保留游戏中的东方味道，好让电影传达出东方情调，所以全片在中国拍摄。多数都在横店的影视城，这个片场有25.6公里长，13个布景，包括浩瀚的复制紫禁城，《英雄》也是在此拍摄的。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生死格斗》，那么也有可能喜欢以下电影：

《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

导演：约瑟夫—迈吉提(Joseph McGinty)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片，它最有名的地方当然还是那三个可以用眼神杀死你的佳人。

《夕阳天使》(So Close)

导演：元奎(Corey Yuen)

元奎奉上的另一部视觉享受片——《霹雳娇娃》东方版。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月度记事

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从本期开始，一个真正属于《游小说》读者的交流平台诞生了，篇幅也由上期的3页扩充到5页！在内容的设置上，首先我们会对一个月以来的工作作一个总体回顾，名曰“月度记事”，并和读者分享一些编辑部趣闻；然后是读编之标志性版块的读者来信摘登“互动空间”，在这里，主角永远是你们！最后则少不了向大家报告众编生活动向的“小编寄语”，这也是读者了解编辑的最直接途径。

有3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1.鉴于不少读者对文字的饥渴，我们决定从本期起再增加32页，且加量不加价！2.光盘也将收录文本版的读者调查表，可直接填写后以E-MAIL发至g-novel@vip.163.com，同样能参加抽奖！3.《游小说》已开通官方BLOG，大家也可在上面对我们提意见和建议，地址：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为了PSP，为了ACG周边，更为了杂志的成长，请大家更加踊跃地来信，大把大把地砸过来都没关系！（众人：你以为是钞票啊……）

而本期的主题，自然就是众编辑——暗星、子云、YULA、夜蓝、清雨的集体登场！话说大家的名字都好有诗情画意啊，又是云又是雨的，惟独我一个人格格不入……（众人：还敢说？画小编形象时你最早提出的思路也是最不合群的一个……）

OK，解说完毕，下面就是众小编依次向各位Say Hello的时间了！

暗星



游戏剧情控，美女控，同时也是动漫美剧文学控。曾从事职业：学生，然后毕业就都是做编辑、编辑、编辑……梦想有很多，譬如买彩票中大奖30岁和喜欢的人结婚之类的，自我目标则是在10年后就能尽情享受生活。

子云：作为ACG行业编辑，老大你的兴趣梦想未免太正常了！

夜蓝：现在的世道，正常人果然吃不开了么？

暗星：……

子云



常年被遗忘的路人甲，宅人一个。职业是战士，兴趣为游戏，特技是睡觉，弱点是逛街及所有鸟类，特质上火，一年中半年上火，半年泻火。

清雨：弱点是逛街？子云，身为非女同胞的我也不得不鄙视你！

YULA：一整年都在跟火较劲哪，孩子你太苦了，不如改名叫“火云”。（UCG某小编：咳！）

子云：……



YULA

爱音乐（日本每天的海量CD发售导致下班回家后自动进入丧心病狂的下载状态）、喜动漫（没有游戏？请参考下边某人的相关叙述），控御姐（虽然常常被几个萝莉萌得要死），恋美声（最爱盐泽兼人和YOSHIKA，只是一个已驾鹤西去，一个已活动休止无限期）；怕黑怕鬼（观《咒怨3》后抵制一切恐怖片），怕麻烦（容易造成间歇性发怒）；讨厌写字……

清雨：拜托以后听歌时音量别开太大，免得每次来找你都被吓到而怪人走路没脚步声。

夜蓝：居然讨厌写字……这家伙到底怎么混进来的！

YULA：……



夜蓝

正常人类男性，有着男人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如果男人还有优点的话……）。爱好是睡觉、美食、电影、旅游等（PS：排名分先后，别问我为什么没有游戏……）。非典型80后，自毕业起做过多份工作，做过贸易、搞过IT、当过翻译，目前是编辑。至于梦想……梦想这种私人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拿出来和别人分享？

暗星：说！爱好里为什么没有游戏？

YULA：至于梦想……类似于“女孩子的脚怎么可以随便露出来给别人看”么？

夜蓝：……



清雨

贫僧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平时的爱好除了游戏以外就是看书，手机里随时都有四十本以上的各类书籍。闲暇时或学那些酸儒对着一堆文言文摇头晃脑，或偷偷摸摸地躲在被窝里看些儿女情长的文字。希望能有机会与各位读者交流读书心得。

暗星：贫僧，儿女情长，贫僧，儿女情长，贫僧，儿女情长……

子云：不要欺负人家！虽然我也挺想知道那台PSP上到底是游戏画面还是啥啥文字……

清雨：……

互动空间

（上海·张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有这么一本杂志的诞生。后来有一次我偶然在UCG中看到这本杂志即将出版，当时我就激动地叫出声来（那时在上课……）。总之对于这本杂志，我觉得是很完美的，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只能祝它越办越好！


衷心感谢支持！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老师是教语文的么？他（她）也喜欢游戏么？你的书有事么？

（鞍山·夏沛）最希望看到的过往游戏小说之一：《俄罗斯方块》。


标题为“方块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南京·徐玉珍）在之后两个月发售的游戏中，最希望刊登小说的游戏是《一骑当千》。（注：调查表上书写为40岁女性）

虽然其他小编一致认为是这位读者拿性别开了个玩笑，但即使是真的我也并不吃惊，又不是没见过漫展上有大妈级人物端着相机对身材好的COSER专注地拍照……

（合肥·潘杰）书中一些插图是必要的，但建议以文章为主（Sorry！本人性子比较急，讨厌没看几个字就翻页）。

请您放120万个心，以文章为主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的杂志叫《游小说》，而不是《游画册》……

（上海·王维俊）请不要把小说写成流程攻略；请不要再用“拨动命运齿轮”这种出现频率过高的词句；请把杂志纸的材料换成更有质感的，顺便也提高书页的解析度，不要总是墨黑一团；请把赠品做得更考究一些，不要显得很寒酸；请搞些不要看上去很冷的四格漫画。

同感，YULA也不喜欢枯燥的文字，今后我们会多加注意的；的确，就像小学作文的“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我们一定会不断完善工作中的不足，请继续监督；杂志刚刚诞生，有条件了一定会做出更丰富的赠品；事实证明，不同国家的人思维方式确实很不同……

（上海·于伟联）对CD-ROM的看法：称赞的话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呢？说嘛！（扭动）

（佛山·杜静仪）1.阅读量太大；2.可增加一些介绍游戏新闻的栏目；3.希望读编往来加重分量；P.S.有爱情故事吗……

1.想起之前的潘杰读者……这就叫“众口难调”，看来插图量不是个小问题；2.估计难以实现，毕竟作为一本游戏题材的小说欣赏杂志，初衷就是要和资讯类杂志区别开来；3.本期就加重了！欢迎提宝贵意见；4.果然是女孩子啊（女读者哦）……

★最具演讲天赋的读者

万物苏春，貌似春天已然过去，但我却感受到了《游小说》所显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我承认，我买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那三篇官方小说，尤其是《火纹》。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追求目标，能达成目标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追求目标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一味追求结果而忽略了沿途的美景。这是我在看了这本书后的感悟，同时也是我所想跟编辑们说的。我知道，卷首语的那幅插图表明了编辑们的心际，同时也是《游小说》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既然我们明确了方向，就勇敢地走下去吧！

——玉林·黄赟

◆最知足的读者

本人觉得应该在剧情小说讲到精彩、高潮以及结局的时候多加些游戏中对应的原画，要是能用铜版纸印刷出来更好，这样我们就赚大了。

——天津·刘震宇

●最有正气的读者

不要再长期连载啦，你这不是坑人嘛，看得正起劲呢你就待续，没这么坑读者的啊。就算不一期登完你也该多连载点啊，再这样我可不再买了，呼吁广大读者一起来抗议。读者很生气，小编请注意！

——鞍山·夏沛

《游小说》Tot.2中奖名单



★PSP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钟翔

★ACG精美周边

武汉 于德志　上海 陈之理　铁洲 邓　浩
北京 徐晓云　武汉 李　龙　宜昌 黄宇翔
重庆 曹嘉兮　天津 刘震宇　苏州 朱昊诚
深圳 黄奇伟

《游小说》Tot.3光盘介绍

电子书苑：《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电子书

名场面赏析：潜龙谍影3

广告欣赏：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最终幻想Ⅻ　亡灵之翼

幻彩花园：近百张PC及PSP壁纸，《战神2》珍藏设定画稿

游音盒：女神异闻录3 FES、圣剑传说　玛娜英雄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小编寄语



●本季追的美剧中，《英雄》和《24》都已步入尾声。前者随着剧情的进展愈发精彩，而《24》第五季就略显疲态了。不过……我天朝在剧中真是威风凛凛呀！凭这点就可以为其加上一分了！

◆"《寄生前夜》新作公布了？必买！"

"……你再说一遍，手机游戏？"

"SE，你怎么不去死啊！？"

以上，就是本人在得知《PE》新作情报时的心理波动。

★竟然能0:1输给泰国队，中国队您真是太有才了。



▲作为《游小说》团队中经验最少、最需要大家监督和提携的小编，清雨希望各位读者能睁大你们雪亮的眼睛，积极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和《游小说》共同进步。小生在这里先谢过大家。

▲清雨在与一众好友欢宴之后写下了这段百十言的寄语。天生酒精过敏的我因抵挡不住损友的一再相邀，勉力饮了几杯，虽说只是些啤酒，但也让清雨头晕眼花，一脸醉态。不过转念一想，在座的诸位友人不日便要各奔前程，我也就不再计较翻江倒海的脾胃，一改常态跟大伙儿一起笑骂痛饮了一番。过后再"醉里挑灯敲键盘"，滋味果然非同寻常。



●近日心情标签：右手梨花、索尼NW—A806、没空听歌

●特写：《蝉鸣2》要到7月份才播，但心急的我还是时不时地上其官网去溜达溜达，不料这次就溜出了事情……Fan Disc啊！内容不是重点，无非就是些秀剪辑的东西，关键是封套封套封套！！天啊梨花酱你不要这么可爱好不好？我的鼻血可受不了……6月22号快点到吧！好心人快点放出清晰扫描大图吧！梨花快点投入我的怀抱吧！！……终于，在我带着陶醉+怨念的表情喊了几分钟后，身边的某人一脸无法理解地凑过来："你怎么跟个猥琐大叔似的……"



←就是这幅图害我这个堂堂正正的女性被人说成是大叔－ －



★关于PSP

据说，我的PSP是编辑部变砖最快的一台，买了大概十多天就挂了。变砖过程很复杂，大致就是……（太复杂，所以忘了。总之结果就是板砖，能拍人的那种）后来拿去给同事修理，路过的L君见状，不禁嘲笑："看看，PSP多脆弱，NDSL就没事。"我反驳："你以为我的NDSL就没砖过么！"同事以为那是编辑部惟一一台变砖的，其实……当时我弄坏了两台。后来我得到了"掌机杀手"的称号，并被严格禁止靠近一切精密数码产品，包括L君的笔记本……



◆连载了三期的《零 ZERO》终于完结了，五月的天气让人烦闷，可每每在翻译、审阅这篇稿子时我总会感到一阵寒意。希望本作能给喜欢恐怖小说的读者们带来一丝凉意，让你们清凉一"夏"。

◆由于夜蓝住在郊区，每天上班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汽。某次在回家的路上，我透过车窗看到天边的云被落日染成金色，那景色真是美得让人窒息。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乘客，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听MP3……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在于你有没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好～下次争取看日出。



■光环3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第4辑
6月下旬全国上市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CAPCOM官方评选最强小说
《生化》小说大赛最高奖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肖邦最后的三小时之梦
时代最后的天籁幻境



寄生前夜
铭刻在所有人记忆深处的圣诞前夜
人类与线粒体的战争，还剩七天……



奥丁领域
诸神之黄昏即将来临
以北欧神话为基础构成的奇幻世界



死魂曲　羽生蛇村异闻
真正的绝望由此开始
被红海所吞噬的羽生蛇村秘闻始末记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4辑

ISBN 7-89491-959-5
9 787894 919595 >

ISBN 7-89491-959-5
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